

鹿鼎記



金庸作品集“三联版”序

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。低年级时看《儿童画报》、《小朋友》、《小学生》，后来看内容丰富的“小朋友文库”，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。到五六年级时，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。到现在，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。那是个性使然。有很多朋友，就只喜欢新文学，不爱古典文学。

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、记忆最深的，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《萍踪寄语》、《萍踪忆语》等世界各地旅行记，以及他所主编的《生活周报》（新的和旧的）。在童年时代，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。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十多年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，后因事未果。这次重行筹划，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，我不但感到欣慰，回忆昔日，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。

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《作品集》，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，前后约十二、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，两篇中篇小说，一篇短篇小说，一篇历史人物评传，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。出版的过程很奇怪，不论在香港、台湾、海外地区，还是中国大陆，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，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、授权的正版本。在中国大陆，在这次“三联版”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，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《书剑恩仇录》。他们校印认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税。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，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。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。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经授权的。

不付版税，还在其次。许多版本粗制滥造，错讹百出。还有人借用“金庸”之名，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写得好的、我不敢掠美；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我笔名出版发行。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，大表愤慨。相信“三联版”普遍发行之后，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。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、讲道义，可不能太过份吧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还说我和古龙、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“冰比冰水冰”征对，真正是大开玩笑了。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，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，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，但“冰”字属蒸韵，是平声。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。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，大家浪费时间心力。

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，我把我十四部长、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，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我写第一部小说时，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；写第二部时，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，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。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，“飞雪”不能对“笑书”，“白”与“碧”都是仄声。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，用字完全自由，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。

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：“你所写的小说之中，你认为哪一部最好？最喜欢哪一部？”这个问题答不了。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：“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、情节、感情，甚至是细节。”限于才能，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，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，大致来说，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，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，有时会非常悲伤。至于

写作技巧，后期比较有些进步。但技巧并非最重要，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。

这些小说在香港、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，有的还拍了三、四个不同版本，此外有话剧、京剧、粤剧等。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：“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？”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，很难拿来比较。电视的篇幅长，较易发挥；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。再者，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，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，脑中听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，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、个性、情感和喜憎。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为一体，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，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其后是《水经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，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、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，有些事实上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传统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。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，然后从他口中跃出，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，然而聂隐娘的故事，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我初期所写的小说，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。到了后期。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，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。这在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、《鹿鼎记》中特别明显。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任阿一族之人。即使在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。每一个种族、每一门宗教、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。有坏的皇帝，也有好皇帝；有很坏的大官，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。书中汉人、满人、契丹人。蒙古人、西藏人……都有好人坏人。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书生、武士之中，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。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，好坏分明，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，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。宋辽之际、元明之际，明清之际，汉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；蒙古、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。小说所想描述的，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，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。我写小说，旨在刻画个性，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。小说并不影射什么，如果有所斥责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。政治观点、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，人性却变动极少。

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，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。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明友。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。

金庸
一九九四年一月

那书生奔到船头，提起竹篙，挥手掷出。月光之下，竹篙犹似飞蛇，急射而前。但听得瓜管带“啊”的一声长叫，竹篙插入他后心，将他钉在地上，篙身兀出自不住晃动。

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

北风如刀，满地冰霜。

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，一队清兵手执刀枪，押着七辆囚车，冲风冒寒，向北而行。

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，都作书生打扮，一个是白发老者，两个是中年人。后面四辆中坐的是女子，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，怀中抱着个女婴。女婴啼哭不休。她母亲温言相呵，女婴只是大哭。囚车旁一名清兵恼了，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，喝道：“再哭，再哭！老子踢死你！”那女婴一惊，哭得更加响了。

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，屋檐下站着个中年文士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。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，不禁长叹一声，眼眶也红了，说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”

那小孩子问道：“爹爹，他们犯了什么罪？”那文士道：“又犯了什么罪？昨日和今朝，已逮去了三十几人，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，个个都是无辜株连。”他说到“无辜株连”四字，声音压得甚低，生怕给押送囚车的官兵听见了。那小孩道：“那个小女孩还在吃奶，难道也犯了罪？真没道理。”那文士道：“你懂得官兵没道理，真是好孩子。唉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人为鼎镬，我为糜鹿！”

那小孩子道：“爹，你前几天教过我，‘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’，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。人家是切菜刀，是砧板，我们就是鱼和肉。‘人为鼎镬，我为糜鹿’这两句话，意思也差不多么？”那文士道：“正是！”眼见官兵和囚车已经去远，拉着小孩的手道：“外面风大，我们回屋里去。”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。

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，在纸上写了个“鹿”字，说道：“鹿这种野兽，虽是庞然大物，性子却极为和平，只吃青草树叶，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。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，它只有逃跑，倘若逃不了，那只有给人家吃了。”又写了“逐鹿”两字，说道：“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。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，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。《汉书》上说：‘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。’那就是说，秦朝失了天下，群雄并起，大家争夺，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，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。”

那小孩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小说书上说‘逐鹿中原’，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。”那文士甚是喜欢，点了点头，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，道：“古人煮食，不用灶头锅子，用这样三只脚的鼎，下面烧柴，捉到了鹿，就在鼎里煮来吃。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，心里不喜欢谁，就说他犯了罪，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。《史记》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：‘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，臣请就鼎镬。’就是说：‘我该死，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！’”

那小孩道：“小说书上又常说‘问鼎中原’，这跟‘逐鹿中原’好像意思差不多。”

那文士道：“不错。夏禹王收九州之金，铸了九口大鼎。当时的所谓‘金’其实是铜。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，后世为天下之主的，便保有九鼎。《左传》上说：“楚子观兵于周疆。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。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。”只有天下之主，方能保有九鼎。楚王只是楚国的诸侯，他问鼎的轻重大小，便是心存不轨，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。”

那小孩道：“所以‘问鼎’、‘逐鹿’，便是想做皇帝。‘未知鹿死谁手’，就是不知哪一个做成了皇帝。”

那文士道：“正是到得后来，‘问鼎’、‘逐鹿’这四个字，也可借用于别处，但原来的出典，是专指做皇帝而言。”说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咱们做老百姓的，总是死路一条。‘未知鹿死谁手’，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，这头鹿，却是死定了的。”

他说着走到窗边，向窗外望去，只见天色阴沉沉地，似要下雪，叹道：“老天爷何其不仁，数百个无辜之人，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。下起雪来，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。”

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戴着斗笠，并肩而来，走到近处，认出了面貌。那文士大喜，道：“是你黄伯伯、顾伯伯来啦！”快步迎将出去，叫道：“梨洲兄、亭林兄，哪一阵好风，吹得你二位光临？”

右首一人身形微胖，颀下一部黑须，姓黄名宗羲，字梨洲，浙江余姚人氏。左首一人又高又瘦，面目黝黑，姓顾名炎武，字亭林，江苏昆山人氏。黄顾二人都是当世大儒，明亡之后，心伤国变，隐居不仕，这日连袂来到崇德。顾炎武走上几步，说道：“晚村兄，有一件要紧事，特来和你商议。”

这文士姓吕名留良，号晚村，世居浙江杭州府崇德县，也是明末、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士。他眼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，又知顾炎武向来极富机变，临事镇定，既说是要紧事，自然非同小可，拱手道：“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怀，解解寒气。”当下请二人进屋，吩咐那小孩道：“葆中，去跟娘说，黄伯伯、顾伯伯到了，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。”

不多时，那小孩吕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，布在书房桌上，一名老仆奉上酒菜。吕留良待三人退出，关上了书房门，说道：“黄兄，顾兄，先喝三杯！”

黄宗羲神色惨然，摇了摇头。顾炎武却自斟自饮，一口气连干了六怀。

吕留良道：“二位此来，可是和‘明史’一案有关吗？”黄宗羲道：“正是！”顾炎武提起酒杯，高声吟道：“‘清风虽细难吹我，明月何尝不照人？’晚村兄，你这两句诗，真是绝唱！我每逢饮酒，必诵此诗，必浮大白。”

吕留良心怀故国，不肯在清朝做官。当地大史仰慕他声名，保荐他为“山林隐逸”，应征赴朝为官，吕留良誓死相拒，大吏不敢再逼。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“博学鸿儒”，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，显是轻侮朝廷，不免有杀身之祸，于是削发为僧，做了假和尚。地方官员见他意坚，从此不再劝他出山。“清风、明月”这两句诗，讥刺满清，怀念前明，虽然不敢刊行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之间传诵已遍，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。黄宗羲道：“真是好诗！”举起酒杯，也喝了一杯。吕留良道：“两位谬赞了。”

顾炎武一抬头，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、宽约丈许的大画，绘的是一大片山水，笔势纵横，气象雄伟，不禁喝了声彩，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：“如此江山”，说道：“看这笔路，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。”吕留良道：“正是。”那“二瞻”姓查，名士标，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，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。黄宗羲道：“这等好画，如何却无题跋？”吕留良叹道：“二瞻先生此画，颇有深意。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，既个落款，亦无题跋。他上个月在舍间盘桓，一时兴到，画了送我，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？”

顾黄二人站起身来，走到画前仔细观看，只见大江浩浩东流，两岸峰峦无数，点缀着奇树怪石，只是画中云气漫，山川虽美，却令人一见之下，

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意。

顾炎武道：“如此江山，沦于夷狄。我辈忍气吞声，偷生其间，实令人悲愤填膺。晚村兄何不便题诗一首，将二瞻先生之意，表而出之？”吕留良道：“好！”当即取下画来，平铺于桌。黄宗羲研起了墨。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。顷刻诗成，诗云：

“其为宋之南渡耶？如此江山真可耻。其为崖山以后耶？如此江山不忍视。吾今始悟作画意，痛哭流涕有若是。以今视昔昔犹今，吞声不用枚衔嘴。画将皋羽西台泪，研入丹青提笔泚。所以有画无诗文，诗文尽在四字里。尝谓生逢洪武初，如瞽忽瞳破可履。山川开霁故壁完，何处登临不狂喜？”

书完，掷笔于地，不禁泪下。

顾炎武道：“痛快淋漓，真是绝妙好辞。”吕留良道：“这诗殊无含蓄，算不得好，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了出来，好教观画之人得知。”黄宗羲道：“何日故国重光，那时‘山川开霁故壁完’，纵然是穷山恶水，也令人观之大畅胸怀，真所谓‘何处登临不狂喜’了！”顾炎武道：“此诗结得甚妙！终有一日驱除胡虏，还我大汉山河，比之徒抒悲愤，更加令人气壮。”

黄宗羲慢慢将画卷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画是挂不得了，晚村兄须得妥为收藏才是。倘若给吴之荣之类奸人见到，官府查究起来，晚村兄固然麻烦，还牵累了二瞻先生。”

顾炎武拍桌骂道：“吴之荣这狗贼，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。”吕留良道：“二位枉顾，说道有件要紧事。我辈书生积习，作诗题画，却搁下了正事。不知究是如何？”黄宗羲道：“我二人此来，乃是为了二瞻先生那位本家伊璜先生。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，原来这场‘明史’大案，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。”吕留良惊道：“伊璜兄也受了牵连？”

黄宗羲道：“是啊。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，伊璜先生并不在家，说是出外访友去了。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，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；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，特来探访。”吕留良道：“他……他却并没有来。不知到了何处。”顾炎武道：“他如在府上，这会儿自己出来相见。我已在他书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，他若归家，自然明白，知所趋避，怕的是不知讯息，在外露面，给公人拿住，那可糟了。”

黄宗羲道：“这‘明史’一案，令我浙西名士几乎尽遭毒手。清廷之意甚恶，晚村兄名头太大，亭林兄与小弟之意，要劝晚村兄暂且离家远游，避一避风头。”

吕留良气愤愤的道：“鞑子皇帝倘若将我捉到北京，拚着千刀万剐，好歹也要痛骂他一场，出了胸中这口恶气，才痛痛快快的就死。”

顾炎武道：“晚村兄豪气干云，令人好生钦佩。怕的是见不到鞑子皇帝，却死于一般下贱的奴才手里。再说，鞑子皇帝只是个小孩子，什么也不懂，朝政大权，尽操于权臣鳌拜之手。兄弟和梨洲兄推想，这次‘明史’一案所以如此大张旗鼓，雷厉风行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。”

吕留良道：“两位所见甚是。清兵入关以来，在江北横行无阻，一到江南，却处处遇到反抗，尤其读书人知道华夷之防，不断跟他们捣蛋。鳌拜乘此机会，要对我江南士子大加镇压。哼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除非他把咱们江南读书人杀得干干净净。”

黄宗羲道：“是啊。因此咱们要留得有用之身，和鞑子周旋到底，倘若逞了一时血气之勇，反是堕入鞑子的算中了。”

吕留良登时省悟，黄顾二人冒寒枉顾，一来固是寻觅查伊璜，二来是劝自己出避，生怕自己一时按捺不住，枉自送了性命，良友苦心，实深感激，说道：“二位金石良言，兄弟哪敢不遵？明日一早，兄弟全家便出去避一避。”黄顾二人大喜，齐声道：“自该如此。”

吕留良沉吟道：“却不知避向何处才好？”只觉天涯茫茫，到处是鞑子的天下，真无一片干净土地，沉吟道：“桃源何处，可避暴秦？桃源何处，可避暴秦？”顾炎武道：“当今之世，便真有桃源乐土，咱们也不能独善其身，去躲了起来……”吕留良不等他辞毕、拍案而起，大声道：“亭林兄此言责备得是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暂时避祸则可，但若去躲在桃花源里，逍遥自在，忍令亿万百姓在鞑子铁蹄下受苦，于心何安？兄弟失言了。”

顾炎武微笑道：“兄弟近年浪迹江湖，着实结交了不少朋友。大江南北，见闻所及，不但读书人反对鞑子，而贩夫走卒、屠沽市井之中，也到处有热血满腔的豪杰。晚村兄要是有意，咱三人结伴同去扬州，兄弟给你引见几位同道中人如何？”吕留良大喜，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咱们明日便去扬州，二位少坐，兄弟去告知拙荆，让她收拾收拾。”说着匆匆入内。

不多时吕留良回到书房，说道：“‘明史’一案，外间虽传说纷纷，但一来传闻未必确实，二来说话之人又顾忌甚多，不敢尽言。兄弟独处蜗居，未知其详，到底是何起因？”

顾炎武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部明史，咱们大家都是看过的了，其中对鞑子不大恭敬，那也是有的。此书本是出于我大明朱国桢相国之手，说到关外建州卫之事，又如何会对鞑子客气？”吕留良点头道：“听说湖州庄家花了几千两银子，从朱相国后人手中将明史原稿买了来，以自己名刊行，不想竟然酿此大祸。”

浙西杭州、嘉兴、湖州三府，处于太湖之滨，地势平坦，土质肥沃，盛产稻米蚕丝。湖州府的首县今日称为吴兴县，清时分为乌程、归安两县。自来文风甚盛，历代才士辈出，梁时将中国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的沈约，元代书画皆臻极品的赵孟頫，都是湖州人氏。当地又以产笔著名，湖州之笔，徽州之墨，宣城之纸，肇庆端溪之砚，文房四宝，天下驰名。

湖州府有一南浔镇，虽是一个镇，却比寻常州县还大，镇上富户极多，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庄。其时庄家的富户名叫庄允城，生有数子，长子名叫廷，自幼爱好诗书，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。到得顺治年间，庄廷因读书过勤，忽然眼盲，寻遍名医，无法治愈，自是郁郁不欢。

忽有一日，邻里有一姓朱的少年携来一部手稿，说是祖父朱相国的遗稿，向庄家抵押、求借数百两银子。庄家素来慷慨，对朱相国的后人一直照顾，既来求借，当即允诺，也不要他用什么遗稿抵押。但那姓朱少年说道借得银子之后，要出门远游，这部祖先的遗稿带在身边，恐有遗失，存在家里又不放心，要寄存在庄家。庄允城便答应了。那姓朱少年去后，庄允城为替儿子解闷，叫家中清客读给他听。

朱国桢这部明史稿，大部分已经刊行，流传于世，这次他孙子携来向庄家抵押的，是最后的许多篇列传。庄廷听清客读了数日，很感兴味，忽然想起：“昔时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，却因一部史书《左传》，得享大名于千载之后。我今日眼盲，闲居无聊，何不也撰述一部史书出来，流传后世？”

大富之家，办事容易，他既兴了此念，当即聘请了好几位士人，将那部明史稿从头至尾的读给他听。他认为何处当增，何处当删，便口述出来，由

宾客笔录。

但想自己眼盲，无法博览群籍，这部明史修撰出来，如内容谬误甚多，不但大名难享，反而被人讥笑，于是又花了大批银两，延请许多通士鸿儒，再加修订，务求尽善尽美。有些大有学问之人非钱财所能请到，庄廷 便辗转托人，卑辞相邀。太湖之滨向来文士甚多，受到庄家邀请的，一来怜其眼盲，感其意诚；二来又觉修撰明史乃是一件美事，大都到庄家来作客十天半月，对稿本或正其误，或加润饰，或撰写一两篇文章。因此这部明史确是集不少大手笔之力。书成不久，庄廷 便即去世。

庄允城心伤爱子之逝，即行刊书。清代刊印一部书，着实不易，要招请工匠，雕成一块块木版，这才印刷成书。这部明史卷帙浩繁，雕工印工，费用甚巨。好在庄家有的是钱，拨出几间大屋作为工场，多清工匠，数年间便将书刊成了，书名叫作《明书辑略》，撰书人列名为庄廷 ，请名士李令晰作序。所有曾经襄助其事的学者也都列名其上，有茅元锡、吴之铭、吴之熔、李初涛、茅次莱、吴楚、唐元楼、严云起、蒋麟徵、韦金祐、韦一园、张隽、董二西、吴炎、潘恂章、陆圻、查继佐、范骧等，共一十八人。书中又提到此书是根据朱氏的原稿增删而成，不过朱国桢是明朝相国，名头太大，不便直书其名，因此含含糊糊的只说是“朱氏原稿”。

《明书辑略》经过这许多文人学士撰改修订，是以体例精备，叙述详明，文字又华瞻雅致，书出后大获士林赞誉。庄家又是志在扬名，书价取得极廉。原稿中涉及满洲之时，本有不少攻讦指摘的言语，修史诸人早已一一删去，但赞扬明朝的文字却也在所不免。当时明亡未久，读书人心怀故国，书一刊行，立刻就大大畅销。庄廷 之名噪于江北江南。庄允城虽有丧子之痛，但见儿子成名于身后，自是老怀弥慰。

也是乱世之时，该当小人得志，君子遭祸。湖州归安县的知县姓吴名之荣，在任内贪赃枉法，百姓恨之切齿，终于为人告发，朝廷下令革职。吴之荣做了一任归安县知县，虽然搜刮了上万两银子，但革职的廷令一下，他东贿西赂，到处打点，才免得抄家查办的处分，这上万两赃款却也已荡然无存，连随身家人也走得不知去向。他官财两失，只得向各家富室一处处去打秋风，说道为官清苦，此番丢官，连回家也没有盘缠，无法成行。有些富人为免麻烦，便送他十两八两银子。待得来到富室朱家，主人朱佑明却是个嫉恶如仇的正直君子，非但不送仪程，反而狠狠讥刺，说道阁下在湖州做官，百姓给你害得好苦，我朱某就算有钱，也宁可去周济给阁下害苦了的贫民。吴之荣虽然恼怒，却也无法可施，他既已被革职，无权无势，又怎能再奈何得了富家巨室？当下又来拜访庄允城。

庄允城平素结交流名士，对这赃官很瞧不起，见他到来求索，冷笑一声，封了一两银子给他，说道：“依阁下的为人，这两银子本是不该送的，只是湖州百姓盼望阁下早去一刻好一刻，多一两银子，能早去片刻，也是好的。”

吴之荣心下怒极，一瞥眼见到大厅桌上放得有一部《明书辑略》，心想：“这姓庄的爱听奉承，人家只要一赞这部明史修得如何如何好，白花花的银子双手捧给人家，再也不皱一皱眉头。”便笑道：“庄翁厚赐，却之不恭。兄弟今日离别湖州，最遗憾的便是无法将‘湖州之宝’带一部回家，好让故乡孤陋寡闻之辈大开眼界。”

庄允城问道：“什么叫做‘湖州之宝’？”吴之荣笑道：“庄翁这可太

谦了。士林之中，纷纷都说，令郎廷 公子亲笔所撰的那部《明书辑略》，史才、史识、史笔，无一不是旷古罕有，左马班庄，乃是古今良史四大家。这‘湖州之宝’，自然便是令郎亲笔所撰的明史了。”

吴之荣前一句“令郎亲笔所撰”，后一句“令郎亲笔所撰”，把庄允城听得心花怒放。他明知此书并非儿子亲作，内心不免遗憾，吴之荣如此说，正是大投所好，心想：“人家都说此人贪脏，是个龌龊小人，但他毕竟是个读书人，眼光倒是有的。原来外间说 儿此书是‘湖州之宝’，这话倒是第一次听见。”不由得笑容满脸，说道：“荣翁说什么左马班庄，古今四大良史，兄弟可不大明白，还请指教。”吴之荣见他脸色顿和，知道马屁已经拍上，心下暗暗喜欢，说道：“庄翁未免太谦了。左丘明作《左传》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班固作《汉书》，都是传诵千载的名作，自班固而后，大史家就没有了。欧阳修作《五代史》，司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，文章虽佳，才识终究差了。直到我大清盛世，令郎亲笔所撰这部煌煌巨作《明书辑略》出来，方始有人能和左丘明、司马迁、班固三位前辈并驾齐驱，‘四大良史，左马班庄’，这句话便是由此而生。”

庄允城笑容满面，连连拱手，说道：“谬赞，谬赞！不过‘湖州之宝’这句话，毕竟当不起。”吴之荣正色道：“怎么当不起？外间大家都说：‘湖州之宝史丝笔，还是庄史居第一’！”蚕丝和毛笔是湖州两大名产，吴之荣品格卑下，却有三分才情，出口成章，将“庄史”和湖丝、湖笔并称。庄允城听得更是喜欢。

吴之荣又道：“兄弟来到贵处做官，两袖清风，一无所得。今日老着脸皮，要向庄翁求一部明史，作为我家传家之宝。日后我吴家子孙日夕诵读，自必才思大进，光宗耀祖，全仗庄翁之厚赐了。”庄允城笑道：“自当奉赠。”吴之荣又谈了几句，不见庄允城有何举动，当下又将这部明史大大恭维了一阵，其实这部书他一页也未读过，只是史才如何如何了得，史识又如何如何超卓，不着边际的瞎说。庄允城道：“荣翁且请宽坐。”回进内堂。

过了良久，一名家丁捧了一个包裹出来，放在桌上。吴之荣见庄允城尚未出来，忙将包裹掂了一掂，那包裹虽大，却是轻飘飘地，内中显然并无银两，心下好生失望。过得片刻，庄允城回到厅上，捧起包裹，笑道：“荣翁瞧得起敝处的土产，谨以相赠。”

吴之荣谢了，告辞出来，没回到客店，便伸手到包裹中一阵掏摸，摸到的竟是一部书，一束蚕丝，几十管毛笔。他费了许多唇舌，本想庄允城在一部明史之外，另有几百两银子相赠，可是赠送的竟是他信口胡诌的“湖州三宝”，心下暗骂：“他妈的，南浔这些财主，都如此小气！也是我说错了话，倘若我说湖州三宝乃是金子银子和明史，岂不是大有所获？”

气愤愤的回到客店，将包裹往桌上一丢，倒头便睡，一觉醒来，天已大黑，客店中吃饭的时候已过，他又舍不得另叫饭菜，愁肠饥火，两相煎熬，再也睡不着觉，当下解开包裹，翻开那部《明书辑略》阅看。看得几页，眼前金光一闪，赫然出现一张金叶。吴之荣一颗心怦怦乱跳，揉了揉眼细看，却不是金叶是什么？当下一阵乱抖，从书中抖了十张金叶出来，每一张少说也有五钱，十张金叶便有五两黄金。其时金贵，五两黄金抵得四百两银子。

吴之荣喜不自胜，寻思：“这姓庄的果然狡狴，他怕我讨得这部书去，随手抛弃，翻也不翻，因此将金叶子夹在书中，看是谁读他儿子这部书，谁便有福气得此金叶。是了，我便多读几篇，明天再上门去，一面谢他赠金之

惠，一面将书中文章背诵几段，大赞而特赞。他心中一喜，说不定另有几两黄金相送。”

当下剔亮油灯，翻书诵读，读到明万历四十四年，后金太祖努儿哈赤即位，国号金，建元“天命”，突然间心中一凛：“我太祖于丙辰建元，从这一年起，就不该再用明朝万历年号，该当用大金天命元年才是。”

一路翻阅下去，只见丁卯年后金太宗即位，书中仍书“明天启七年”，不作“大金天聪元年”。丙子年后金改国号为清，改元崇德，这部书中仍作“崇祯九年”，不书“大清崇德元年”；甲申年书作“崇祯十七年”，不书“大清顺治元年”。又看清兵入关之后，书中于乙酉年书作“隆武元年”、丁亥年书作“永历元年”，那隆武、永历，乃明朝唐王、桂王的年号，作书之人明明白白是仍奉明朝正朔，不将清朝放在眼里。他看到这里，不由得拍案大叫：“反了，反了，这还了得！”

一拍之下，桌子震动，油灯登时跌翻，溅得他手上襟上都是灯油。黑暗之中，突然间灵机一动，不由得大喜若狂：“这不是老天爷赐给我的一注横财？升官发财，皆由于此。”想到开心处，不由得大声叫唤起来。忽听得店伴拍门叫道：“客官，客官，什么事？”

吴之荣笑道：“没什么！”点燃油灯，重新翻阅。这一晚直看到雄鸡啼叫，这才和衣上床，却又在书中找了七八十处忌讳犯禁的文字出来，便在睡梦之中，也是不注的嘻笑。

换朝代之际，当政者于这年号正朔，最是着意。最犯忌者，莫过于文字言语之中，引人思念前朝。《明书辑略》记叙的是明代之事，以明朝年号纪年，原无不合，但当文字禁网极密之际，却是极大的祸端。参与修史的学者文士，大都只助修数卷，未能通阅全书，而修撰最后数卷之人，偏是对清朝痛恨入骨，决不肯在书中用大青年号。庄廷 是富室公子，双眼又盲，未免粗疏，终予小人以可乘之隙。

次日中午，吴之荣便即乘船东行，到了杭州，在客店中写了一张稟帖，连同这部明史，送入将军松魁府中。他料想松魁收到稟帖后，便会召见。其时满清于检举叛逆，赏赐极厚，自己立此大功，开复原官固是意料中事，说不定还会连升三级。不料在客店中左等右等，一连等上大半年，日日到将军府去打探消息，却如石沉大海一般，后来那门房竟厉声斥责，不许他再上门啰唆。

吴之荣心焦已极，庄允城所赠金叶兑换的银子即将用尽，这场告发却没半点结果，又是烦恼，又是诧异。这日在杭州城中闲逛，走过文通堂书局门口，踱进去想看看白书，以消永日，只见书架上陈列着三部《明书辑略》，心想：“难道我所找出的岔子，还不足以告倒庄允城？且再找几处大逆不道的文字出来，明日再写一张稟帖，递进将军府去。”浙江巡抚是汉人，将军则是满洲人，他生怕巡抚不肯兴此文字大狱，是以定要向满洲将军告发。

他打开书来，只看得几页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全身犹如堕入冰窖，一时宛如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，只见书中各处犯忌的文字竟已全然无影无踪，自大清太祖开国以后，也都改用了大金大清的年号纪年，至于攻讦建州卫都督（满清皇帝祖宗的亲戚），以及大书隆武、永历等年号的文字，更是一字不见。但文字前后贯串，书页上干干净净，更无丝毫涂改痕迹，这戏法如何变来，实是奇哉怪也。

他双手捧书，在书铺中只呆呆出神，过得半晌，大叫一声：“是了！”

眼见此书书页封函，洁白崭新，向店倌一问之下，果然是湖州贩书客人新近送来，到货还不过七八天。他心道：“这庄允城好厉害！当真是钱可通神。他收回旧书，重行镌版，另刊新书，将原书中所有干犯禁忌之处，尽行删削干净。哼，难道就此罢了不成？”

吴之荣所料果然不错。原来杭州将军松魁不识汉字，幕府师爷见到吴之荣的禀帖，登时全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知道此事牵连重大之极，拿着禀帖的双手竟不由自主的颤抖不已。

这一幕客姓程，名维藩，浙江绍兴人氏。明清两朝，官府的幕僚十之八九是绍兴人，所以“师爷”二字之上，往往冠以“绍兴”，称为“绍兴师爷”。这些师爷先跟同乡先辈学到一套秘诀，此后办理刑名钱谷，处事便十分老到。官府中所有公文，均由师爷手拟，大家既是同乡，下级官员的公文呈到上级衙门去，也就不易遇到挑剔批驳。因此大小新官上任，最要紧的便是重金礼聘一位绍兴师爷。明清两朝，绍兴人做大官的并不多，却操纵了中国庶政达数百年之久，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项奇迹。那程维藩宅心忠厚，信奉“公门之中好修行”这句名言。那是说官府手操百姓生杀大权，师爷拟稿之际几字略重，便能令百姓家破人亡，稍加开脱，即可使之死里逃生，因之在公门中救人，比之在寺庙中修行效力更大。他见这明史一案倘若酿成大狱，苏南浙西不知将有多少人丧身破家，当即向将军告了几天假，星夜坐船，来到湖州南浔镇上，将此事告知庄允城。

庄允城陡然大祸临头，自是魂飞天外，登时吓得全身瘫软，口涎直流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过了良久，这才站起身来，双膝跪地，向程维藩叩谢大恩，然后向他问计。

程维藩从杭州坐船到南浔之时，反复推考，已思得良策，心想这部《明书辑略》流传已久，隐瞒是瞒不了的，唯有施一个釜底抽薪之计，一面派人前赴各地书铺，将这部书尽数收购回来销毁，一面赶开夜工，另镌新版，删除所有讳忌之处，重印新书，行销于外。官府追究之时，将新版明史拿来一查，发觉吴之荣所告不实，便可消弭一场横祸了。当下便将此计说了出来。庄允城惊喜交集，连连叩头道谢。程维藩又教了他不少关节，某某官府处应送礼苦干，某某衙门处应如何疏通，庄允城一一受教。

程维藩回到杭州，隔了半个多月，才将原书及吴之荣的禀帖移送浙江巡抚朱昌祚，轻描淡写的批了几个字，说道投禀者是因赃已革知县，似有挟怨吹求之嫌，请抚台大人详查。

吴之荣在杭州客店中苦候消息之时，庄允城的银子却如流水价使将出去。其时庄允城的重赂，已经送到将军衙门、巡抚衙门和学政衙门。朱昌祚接到公事，这等刊书之事，属学政该管，压了十多天后，才移牒学政胡尚衡。学政衙门的师爷先搁上大半个月，又告了一个月病假，这才慢吞吞的拟稿发文，将公事送到湖州府去。湖州府学官又耽搁了二十几天，才移文归安县和乌程县的学官，要他二人申复。那两个学官也早得到庄允城的大笔贿赂，其时新版明史也已印就，二人将两部新版书缴了上去，回说道：“该书平庸粗疏，无裨世道人心。然细查全书，尚无讳禁犯例之处。”层层申复，就此不了了之。

吴之荣直到在书铺中发现了新版明史，方知就里，心想唯有弄到一部原版明史，才能重揭此案。杭州各家书铺之中，原版书

早给庄家买清，当下前赴浙东偏僻州县搜购，岂知仍是一部也觅不到。

他穷愁潦倒，只好废然还乡。也是事有凑巧，旅途之中，却在一家客店中见到店主人正在摇头晃脑的读书，一看之下，所读的便是这部《明书辑略》，借来一翻，竟是原版。这一下大喜过望，心想若向客店主人求购，一来他未必肯售，二来自己也无银子，买不起，只好偷。深夜之中悄悄起床，偷了书便即溜出店门，心想浙江全省有关官员都已受了庄允城之贿，一不做，二个休，索性告到北京城去。

吴之荣来到北京，便写了禀帖，告到礼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三处衙门，说明庄家如何贿赂官员，改铸新版。

不料在京中等不到一个月，三处衙门先后驳复下来，都称细查庄廷所著《明书辑略》一书，内容并无违禁犯例，该革职知县吴之荣所告，并非实情，显系挟嫌诬告，至于贿赂官员云云，更系捕风捉影之辞。那通政司的批驳更是严厉，说道：“该吴之荣以贪墨被革，遂以天下清官，皆如彼之贪。”原来庄允城受了程维藩之教，早将新版明史送到了礼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三处衙门，有关官吏师爷，也早已送了厚礼打点。

吴之荣又碰了一鼻子灰，眼见回家已无盘缠，势将流落异乡。其时清廷对待汉人文士极为严峻，文字中稍有犯禁，便即处死，吴之荣所告的若是寻常文人，早已得手，偏生遇着对手是富豪之家，这才阻难重重。既无退路，心想拼着坐牢，也要将这件案子干到底，当下又写了四张禀帖，分呈四位顾命大臣；同时又在客店中写了数百张招纸，揭露其事，在北京城中到处张贴。他这一着却大是行险，倘若官府追究起来，说他危言耸听，扰乱人心，不免有杀头的重罪。

那四个顾命大臣，名叫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遏必隆、鳌拜，均是满洲的开国功臣。顺治皇帝逝世之时，遗诏命这四大臣辅政。其中鳌拜最为凶横，朝中党羽极众，清廷大权，几乎尽操于他一人之手。他生怕敌党对其不利，是以派出无数探子，在京城内外打探动静。这日得到密报，说道北京城中出现许多招贴，揭发浙江庄姓百姓著书谋叛，大逆不道，浙江官员受贿、置之不理等情。

鳌拜得悉之下，立即查究，登时雷厉风行的办了起来。便在此时，吴之荣的禀帖也已递入鳌拜府中。他当即召见吴之荣，详问其事，再命手下汉人幕客细阅吴之荣所呈缴的那部原版明史，所言果是实情。

鳌拜以军功而封公爵、做大官，向来歧视汉官和读书人，掌握大权后便想办几件大案，镇慑人心，不但使汉人不敢兴反叛之念，也令朝中敌党不敢有甚异动，当即派出钦差，赴浙江查究。这一来，庄家全家固然逮入京中，连杭州将军松魁、浙江巡抚朱昌祚以下所有大小官员，也都革职查办。在明史上列名的文学之士，无一不 铛入狱。

顾炎武、黄宗羲二人在吕留良家中，将此案的来龙去脉，详细道来，吕留良听得只是叹息。当晚三人联榻长谈，议论世事，说到明末魏忠贤等太监陷害忠良，把持朝政，种种倒行逆施，终至明室覆亡，入清后汉人惨遭屠戮，祸难方深，无不扼腕切齿。

次日一早，吕留良全家和顾黄二人登舟东行。江南中产以上人家，家中都自备有船，江南水乡，河道四通八达，密如蛛网，一般人出行都是坐船，所谓“北人乘马，南人乘舟”，自古已然。

到得杭州后，自运河折而向北，这晚在杭州城外听到消息，清廷已因此案而处决了不少官员百姓：庄廷 已死，开棺戮尸；庄允城在狱中不堪虐待

而死；庄家全家数十口，十五岁以上的尽数处斩，妻女发配沈阳，给满洲旗兵为奴。前礼部侍郎李令晰为该书作序，凌迟处死，四子处斩。李令晰的幼子刚满十六岁，法司见杀得人多，心肠软了，命他减供一岁，按照清律，十五岁以下者得免死充军。那少年道：“我爹爹哥哥都死，我也不愿独生。”终于不肯易供，一并处斩。松魁、朱昌祚入狱候审、幕客程维藩凌迟弃市。归安、乌程的两名学官处斩。因此案牵连，冤枉而死的人亦是不计其数。湖州府知府谭希闵到任还只半月，朝廷说他知情不报，受贿隐匿，和推官李焕、训导王兆祯同处绞刑。

吴之荣对南浔富人朱佑明心下怀恨最深，那日去打秋风，给他抢白了一场，逐出门来，当下向办理此案的法司声称，该书注明依据“朱氏原稿增删润饰而成”，这朱氏便是朱佑明了；又说他的名字“朱佑明”，显是心存前朝，咒诅本朝。这样一来，朱佑明和他五个儿子同处斩首，朱家的十余万财产，清廷下令都赏给吴之荣。

最惨的是，所有雕版的刻工、印书的列工、装订的钉工，以及书贾、书铺的主人、卖书的店员、买书的读者，查明后尽皆处斩。据史书记载，其时苏州浒墅关有一个榷货主事（关吏）李尚白，喜读史书，听说苏州阊门书坊中有一部新刊的明史，内容很好，派一个工役去买。工役到时，书店主人外出，那工役便在书铺隔壁一家姓朱的老家家中坐着等候，等到店主回来，将书买回。李尚白读了几卷，也不以为意。过了几个月，案子发作，一直查到各处贩书买书之人。其时李尚白在北京公干，以购逆书之罪，在北京立即斩决。书店主人和奉命买书的工役斩首。连那隔壁姓朱老者也受牵累，说他既知那人来购逆书，何以不即举报，还让他在家中闲坐？本应斩首，姑念年逾七十，免死，和妻子充军边远之处。

至于江南名士，因庄廷 慕其大名、在书中列名参校者，同日凌迟处死，计有茅元锡等十四人。所谓凌迟处死，乃是一刀一刀，将其全身肢体肌肉慢慢切割下来，直至犯人受尽痛苦，方才处死。因这一部书而家破人亡的，当真难以计数。

吕留良等三人得到消息，愤恨难当，切齿痛骂。黄宗羲道：“伊璜先生列名参校，这一会只怕也难逃此劫。”他三人和查伊璜向来交好，都十分挂念。

这一日舟至嘉兴，顾炎武在城中买了一份邸报，上面详列明史一案中获罪诸人的姓名。却见上谕中有一句说：“查继佐、范骧、陆圻三人，虽列名参校，然事先未见其书，免罪不究。”顾炎武将邸报拿到舟中，和黄宗羲、吕留良三人同阅，啧啧称奇。

黄宗羲道：“此事必是大力将军所为。”吕留良道：“大力将军是谁？倒要请教。”黄宗羲道：“两年之前，兄弟到伊璜先生家中作客，但见他府第焕然一新，庭园宽大，陈设富丽，与先前大不相同。府中更养了一班昆曲戏班子，声色曲艺，江南少见。兄弟和伊璜先生向来交好，说得上互托肝胆，便问起情由。伊璜先生说出一段话来，确是风尘中的奇遇。”当下便将这段故事转述了出来。

查继佐，字伊璜（《觚剩》）一书中有“雪遘”一文，述此奇事，开首说：“浙江海宁查孝廉，字伊璜，才华丰艳，而风情潇洒，常谓满眼悠悠，不堪愁对，海内奇杰，非从尘埃中物色，未可得也。”这一天家居岁暮，命酒独酌，不久下起雪来，越下越大。查伊璜独饮无聊，走到门外观赏雪景，

见有个乞丐站在屋檐下避雪，这丐者身形魁梧，骨格雄奇，只穿一件破单衫，在寒风中却丝毫不以为意，只是脸上颇有郁怒悲愤之色。查伊璜心下奇怪，便道：“这雪非一时能止，进来喝一杯如何？”那乞丐道：“甚好！”查伊璜便邀他进屋，命书僮取出杯筷，斟了杯酒，说道：“请！”那乞丐举杯便干，赞道：“好酒！”

查伊璜给他连斟三杯，那丐者饮得极是爽快。查伊璜最喜的是爽快人，心下喜欢，说道：“兄台酒量极好，不知能饮多少？”那乞丐道：“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”这两句虽是熟套语，但在一个乞丐口中说出来，却令查伊璜暗暗称异，当即命书僮捧出一大坛绍兴女儿红来，笑道：“在下酒量有限，适才又已饮过，不能陪兄畅饮。老兄喝一大碗，我陪一小杯如何？”那乞丐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

当下书僮将酒烫热，分斟在碗中杯内。查伊璜喝一杯，那乞丐便喝一大碗。待那乞丐喝到二十余碗时，脸上仍无甚酒意，查伊璜却已颓然醉倒。要知那绍兴女儿红酒入口温和，酒性却颇厉害。绍兴人家生下儿子女儿，便酿酒数坛至数十坛不等，埋入地下，待女儿长大嫁人，将酒取出宴客，那酒其时作琥珀色，称为“女儿红”。想那酒埋藏十七八年以至二十余年，自然醇厚之极。至于生儿子人家所藏之酒，称为“状元红”，盼望儿子日后中状元时取出宴客。状元非人人可中，多半是在儿子娶媳妇时用以飨客了。酒坊中酿酒用以贩卖的，也袭用了状元红、女儿红之名。

书僮将查伊璜扶入内堂安睡，那乞丐自行又到屋檐之下。次晨查伊璜醒转，忙去瞧那乞丐时，只见他负手而立，正在欣赏雪景。一阵北风吹来，查伊璜只觉寒入骨髓，那乞丐却是泰然自若。查伊璜道：“天寒地冻，兄台衣衫未免过于单薄。”当即解下身上的羊皮袍子，披在他肩头，又取了十两银子，双手捧上，说道：“些些买酒之资，兄台勿却。何时有兴，请再来喝酒。昨晚兄弟醉倒，未能扫榻留宾，简慢勿怪。”那乞丐接过了银子，说道：“好说。”也不道谢，扬长而去。

第二年春天，查伊璜到杭州游玩。一日在一座破庙之中，见到有口极大的古钟，少说也有四百来斤，他正在鉴赏钟上所刻的文字花纹，忽有一名乞丐大踏步走进佛殿，左手抓住钟钮，向上一提，一口大钟竟然离地数尺。那乞丐在钟下取出一大碗肉、一大钵酒来，放在一旁，再将古钟置于原处。查伊璜见他如此神力，不禁骇然，仔细看时，竟然便是去冬一起喝酒的那乞丐，笑问：“兄台还认得我吗？”那乞丐向他望了一眼，笑道：“啊，原来是你。今日我来作东，大家再喝个痛快，来来来，喝酒。”说着将土钵递了过去。

查伊璜接过土钵，喝了一大口，笑道：“这酒挺不错啊。”那乞丐从破碗中抓起一大块肉，道：“这是狗肉，吃不吃？”查伊璜虽觉肮脏，但想：“我既当他是酒友，倘若推辞，未免瞧他不起了。”当下伸手接过，咬了一口，咀嚼之下，倒也甘美可口。两人便在破庙中席地而坐，将土钵递来递去，你喝一口，我喝一口，吃肉时便伸手到碗中去抓，不多时酒肉俱尽。那乞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只可惜酒少了，醉不倒孝廉公。”

查伊璜道：“去年冬天在敝处邂逅，今日又再无意中相遇，实是有缘。兄台神力惊人，原来是一位海内奇男子，得能结交你这位朋友，小弟好生喜欢。兄台有兴，咱们到酒楼去再饮如何？”那乞丐道：“甚妙，甚妙！”两人到西湖边的楼外楼酒楼，呼酒又饮，不久查伊璜又即醉倒。待得酒醒，那乞丐已不知去向。

那是明朝崇祯末年之事，过得数年，清兵入关，明朝覆亡。查伊璜绝意进取，只在家中闲居，一日忽有一名军官，领兵四名，来到查府。

查伊璜吃了一惊，只道是祸事上门，岂知那军官执礼甚恭，说道：“奉广东省吴军门之命，有薄礼奉赠。”查伊璜道：“我和贵上素不相识，只怕是弄错了。”那军官取出拜盒，拿出一张大红泥金名帖，上写“拜上查先生伊璜，讳继佐”，下面写的是“眷晚生吴六奇顿首百拜”。查伊璜心想：“我连这吴六奇的名字也没听说过，为何送礼于我？”当下沉吟不语。那军官道：“敝上说道，些些薄礼，请查先生不要见笑。”说着将两只朱漆烫金的圆盒放在桌上，俯身请安，便即别去。

查伊璜打开礼盒，赫然是五十两黄金，另一盒中却是六瓶洋酒，酒瓶上缀以明珠翡翠，华贵非凡。查伊璜一惊更甚，追出去要那军官收回礼品，武人快步，早已去得远了。

查伊璜心下纳闷，寻思：“飞来横财，非福是祸，莫非有人陷害于我？”当下将两只礼盒用封条封起，藏于密室。查氏家境小康，黄金倒也不必动用，只是久闻洋酒之名，不敢开瓶品尝，未免心痒。

过了数月，亦无他异。这一日，却有一名身穿华服的贵介公子到来。那公子不过十七八岁，精神饱满，气宇轩昂，带着八名从人，一见查伊璜，便即跪下磕头，口称：“查世伯，侄子吴宝宇拜见。”查伊璜忙即扶起，道：“世伯之称，可不敢当，不知尊大人是谁？”那吴宝宇道：“家严名讳。上六下奇，现居广东省通省水陆提督之职，特命小侄造府，恭请世伯到广东盘桓数月。”

查伊璜道：“前承令尊大人厚赐，心下好生不安。说来惭愧，兄弟生性疏阔，记不起何时和令尊大人相识。兄弟一介书生，素来不结交贵官。公子请少坐。”说着走进内室，将那两只礼盒捧了出来，道：“还请公子携回，实在不敢受此厚礼。”他心想这吴六奇在广东做提督，必是慕己之名，欲以重金聘去做幕客。这人官居高位，为满洲人作鹰犬，欺压汉人，倘若受了他金银，污了自己清白，当下脸色之间颇为不悦。

吴宝宇道：“家严吩咐，务必请到世伯。世伯若是忘了家严，有一件信物在此，世伯请看。”在从人手中接过一个包裹，打了开来，却是一件十分敝旧的羊皮袍子。

查伊璜见到旧袍，记得是昔年赠给雪中奇丐的，这才恍然，原来这吴六奇将军，便是当年共醉的酒友，心中一动：“鞑子占我天下，若有手握兵符之人先建义旗，四方响应，说不定便能将鞑子逐出关外。这奇丐居然还记得我昔日一饭一袍之惠，不是没良心之人，我若动以大义，未始没有指望。男儿建功报国。正在此时，至不济他将我杀了，却又如何？”

当下欣然就道，来到广州。吴六奇将军接入府中，神态极是恭谨，说道：“六奇流落江南，得蒙查先生不弃，当我是个朋友。请我喝酒，送我皮袍，倒是小事，在那破庙中肯和我同钵喝酒，手抓狗肉，那才是真正瞧得起我了。六奇其时穷途潦倒，到处遭人冷眼，查先生如此热肠相待，登时令六奇大为振奋。得有今日，都是出于查先生之赐。”查伊璜淡淡的道：“在晚生看来，今日的吴将军，也不见得就比当年的雪中奇丐高明了。”

吴六奇一怔，也不再问，只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当晚大开筵席，遍邀广州城中的文武官员与宴，推查伊璜坐了首席，自己在下首相陪。

广东省自巡抚以下的文武百官，见提督大人对查伊璜如此恭敬，无不暗

暗称异。那巡抚还道查伊璜是皇帝派出来微服察访的钦差大臣，否则吴六奇平素对人十分倨傲，何以对这个江南书生却这等必恭必敬？酒散之后，那巡抚悄悄向吴六奇探问，这位贵客是否朝中红员。吴六奇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兄当真聪明，鉴貌辨色，十有九中。”这句话本来意存讥刺，说他这第十次却猜错了。岂知那巡抚竟会错了意，只道查伊璜真是钦差，心想这位查大人在吴提督府中居住，已给他巴结上了，吴提督和自己向来不甚投机，倘若钦差大人回京之后，奏本中对我不利，那可糟糕；回去后备了一份重礼，次日清晨，便送到提督府来。

吴六奇出来见客，说道查先生昨晚大醉未醒，抚台的礼物一定代为交到，一切放心，不必多所挂怀。巡抚一听大喜，连连称谢而去。消息传出，众官员都知巡抚大人送了份厚礼给查先生。这位查先生是何来头，不得而知，但连巡抚都送厚礼，自己岂可不送？数日之间，提督府中礼物有如山积。吴六奇命帐房一一照收，却不令查先生得知。他每日除了赴军府办理公事外，总是陪着查伊璜喝酒。

这一日傍晚时分，两人又在花园凉亭中对坐饮酒。酒过数巡，查伊璜道：“在府上叨扰多日，已感盛情，晚生明日便要北归了。”吴六奇道：“先生说哪里话来？先生南来不易，若不住上一年半载，决计不放先生回去。明日陪先生到五层楼去玩玩。广东风景名胜甚众，几个月内，游览不尽。”

查伊璜乘着酒意，大胆说道：“山河虽好，已沦夷狄之手，观之徒增伤心。”吴六奇脸色微变，道：“先生醉了，早些休息罢。”查伊璜道：“初遇之时，我敬你是个风尘豪杰，足堪为友，岂知竟是失眠了。”吴六奇问道：“如何失眠？”查伊璜朗声道：“你具大好身手，不为国为民出力，却助纣为虐，作鞑子的鹰犬，欺压我大汉百姓，此刻兀自洋洋得意，不以为耻。查某未免羞与为友。”说着霍地站起身来。

吴六奇道：“先生禁声，这等话给人听见了，可是一场大祸。”查伊璜道：“我今日还当你是朋友，有一番良言相劝。你如不听，不妨便将我杀了。查某手无缚鸡之力，反正难以相抗。”吴六奇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查伊璜道：“将军手绾广东全省兵符，正是起义反正的良机。登高一呼，天下响应，纵然大事不成，也教鞑子破胆，轰轰烈烈的干它一场，才不负了你天生神勇，大好头颅。”

吴六奇斟酒于碗，一口干了，说道：“先生说得好痛快！”双手一伸，嗤的一声响，撕破了自己袍子衣襟，露出黑毛毵毵的胸膛，拨开胸毛，却见肌肤上刺着八个小字：“天父地母，反清复明。”

查伊璜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吴六奇掩好衣襟，说道：“适才听得先生一番宏论，可敬可佩。先生不顾殒身灭族的大祸，披肝沥胆，向在下指点，在下何敢再行隐瞒。在下本在丐帮，此刻是天地会的洪顺堂红旗香主，誓以满腔热血，反清复明。”

查伊璜见了吴六奇胸口刺字，更无怀疑，说道：“原来将军身在曹营心在汉，适才言语冒犯，多有得罪。”吴六奇大喜，心想这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那是将自己比作关云长了，道：“这等比喻，可不敢当。”查伊璜道：“不知何谓丐帮，何谓天地会，倒要请教。”

吴六奇道：“先生请再喝一杯，待在下慢慢说来。”当下二人各饮了一杯。

吴六奇道：“那丐帮由来已久，自宋朝以来，便是江湖上的一个大帮。

帮中兄弟均是行乞为生，就算是家财豪富之人，入了丐帮，也须散尽家资，过叫化子的生活。帮中帮主以下是四大长老，其下是前后左右中五方护法。在下位居左护法，在帮中算是八袋弟子，位份已颇不低。后来因和一位姓孙的长老不和，打起架来，在下其时酒醉，失手将他打得重伤。不敬尊长已是大犯帮规，殴打长老更是大罪，帮主和四长老集议之后，将在下斥革出帮。那日在府中相遇，先生邀我饮酒，其时在下初遭斥逐，心中好生郁闷，承先生不弃，还当在下是个朋友，胸怀登时舒畅了不少。”查伊璜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吴六奇道：“第二年春，在西湖边上再度相逢，先生折节下交，誉我是海内奇男子。在下苦思数日，心想我不容于丐帮，江湖上朋友都瞧我不起，每日里烂醉如泥，自暴自弃，眼见数年之间，就会醉死。这位查先生却说我是个奇男子，我吴六奇难道就此一蹶不振，再无出头之日？过不多时，清兵南下，我心下愤激，不明是非，竟去投效清军，立了不少军功，残杀同胞，思之好生惭愧。”

查伊璜正色道：“这就不对了。兄台不容于丐帮，独往独来也好，自树门户也好，何苦出此下策，前去投效清军？”吴六奇道：“在下愚鲁，当时未得先生教诲，干了不少错事，当真该死之极。”查伊璜点头道：“将军既然知错，将功赎罪，也还不迟。”

吴六奇道：“后来满清席卷南北，我也官封提督。两年之前，半夜里忽然存人闯入我卧室行刺。这刺客武功不是我对手，给我拿住了，点灯一看，竟然便是昔年给我打伤的那位丐帮孙长老。他破口大骂，说我卑鄙无耻，甘为异族鹰犬。他越骂越凶，每一句话都打中了我心坎。这些话有时我也想到了，明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是不对，深夜抚心自问，好生惭愧，只是自己所想，远不如他骂得那么明白痛快。我叹了口气，解开他被我封住的穴道，说道：‘孙长老，你骂得很对，你这就去罢！’他颇为诧异，便即越窗而去。”

查伊璜道：“这件事做得对了！”

吴六奇道：“其时提督衙门的牢狱之中，关得有不少反清的好汉子。第二天清早，我寻些借口，一个个将他们放了，有的说是捉错了人，有的说不是主犯，从轻发落。过了一个多月，那位孙长老半夜又来见我，开门见山的问我，是否已有悔悟之心，愿意反清立功。我拔出刀来，一刀斩去左手两根手指，说：‘吴六奇决心痛改前非，今后听从孙长老号令。’”伸出左手，果然无名指和小指已然不见，只剩下三根手指。

查伊璜大拇指一竖，赞道：“好汉子！”

吴六奇继续说道：“孙长老见我意诚，又知我虽然生性鲁莽，说过的话倒是从未食言，便道：‘很好，待我回复帮主，请帮主的示下。’十天之后，孙长老又来见我，说帮主和四长老会商，决定收我回帮，重新由一袋弟子做起。又说丐帮已和天地会结盟，同心协力，反清复明。那天地会是台湾国姓爷郑大帅手下谋主陈永华陈先生所创，近年来在福建、浙江、广东一带，好生兴旺。孙长老替我引见会中广东洪顺堂香主，投入天地会。天地会查了我一年，交我办了几件要事，见我确是忠心不贰，最近陈先生从台湾传下讯来，封我为洪顺堂红旗香主之职。”

查伊璜虽不明天地会的来历，但台湾国姓爷延平郡王郑成功孤军抗清，精忠英勇，天下无不知闻。这天地会既是他手下谋主陈永华所创，自然是同道中人，当下不住点头。

吴六奇又道：“国姓爷昔年率领大军，围攻金陵，可惜寡不敌众，退回台湾，但留在江浙闽三省不及退回的旧部官兵却着实不少。陈先生暗中联络老兄弟，组成了这天地会，会里的口号是‘天父地母，反清复明’，那便是在下胸口所刺的八个字。寻常会中兄弟，身上也不刺字，在下所以自行刺字，是学一学当年岳武穆‘尽忠报国’的意思。”

查伊璜心下甚喜，连喝了两杯酒，说道：“兄台如此行为，才真正不愧为海内奇男子之称了。”吴六奇道：“‘海内奇男子’五字，愧不敢当。只要查先生肯认我是朋友，姓吴的便已快活不尽。我们天地会总舵主陈永华陈先生，又有一个名字叫作陈近南，那才真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，江湖上说起来无人不敬，有两句话说得好：‘平生不识陈近南，就称英雄也枉然。’在下尚未来见过陈总舵主之面，算不了什么人物。”查伊璜想象陈近南的英雄气概，不禁神往。斟了两杯酒，说道：“来，咱们来为陈总舵主干一杯！”

两人一口饮干。查伊璜道：“查某一介书生，于国于民，全无裨益。只须将军哪一日乘机而动，奋起抗清，查某必当投效军前，稍尽微劳。”

自这日起，查伊璜在吴六奇府中，与他日夜密谈，商讨抗清的策略。吴六奇说道：“天地会的势力已逐步扩展到北方诸省，各个大省之中都已开了香堂。”查伊璜在吴六奇幕中直耽了六七月之久，这才回乡。回到家里，却大吃一惊，旧宅旁竟起了好大一片新屋，原来吴六奇派人携了广东大小官员所送的礼金，来到浙江查伊璜府上大兴土木，营建楼台。

查伊璜素知黄宗羲和顾炎武志切兴复，奔走四方，聚合天下英雄豪杰，共图反清，因此将这件事毫不隐瞒的跟他说了。

黄宗羲在舟中将这件事源源本本的告知了吕留良，说道：“此事若有泄漏，给鞑子们先下手为强，伊璜先生和吴将军固是灭族之祸，而反清的大业更是折了一条栋梁。”吕留良道：“除了你我三人之外，此事自是决不能吐露只字，纵然见到伊璜先生，也决不能提到广东吴将军的名字。”黄宗羲道：“伊璜先生和吴将军有这样一段渊源，朝中大臣对吴将军倚界正殷，吴将军出面给伊璜先生说项疏通，朝廷非卖他这个面子不可。”吕留良道：“黄兄所见甚是，只不知陆圻、范骧二人，如何也和伊璜先生一般，说是‘未见其书，免罪不究’？难道他二人也有朝中有力者代为疏通吗？”黄宗羲道：“吴将军替伊璜先生疏通，倘若单提一人，只怕惹起疑心，拉上两个人来陪衬一下，也未可知。”吕留良笑道：“这等说来，陆范二人只怕直到此刻，还不知这条命是如何拾来的。”顾炎武点头道：“江南名士能多保全一位，也就多保留一份元气。”（按：《聊斋志异》中有“大力将军”一则，叙查伊璜遇吴六奇，结语说：“后查以修史一案，株连被收，卒得免，皆将军力也。”评语称：“厚施而不问其名，真侠烈古丈夫哉。而将军之报，慷慨豪爽，尤千古所仅见。如此胸襟，自不应老于沟渎。以是知两贤之相遇，非偶然也。”

《觚剩》一书中叙此事云：“先是苕中有富人庄廷者，购得朱相国史稿，博求三吴名士，增益修饰，刊行于世，前列参阅姓氏十余人，以孝廉夙负重名，亦借列焉。未几私史祸发，凡有事于是书者，论置极典。吴力为孝廉奏辩得免。”至于吴六奇参与天地会事，正史及过去裨官皆所未载。）

他三人所谈，乃当世最隐秘之事，其时身在运河舟中，后舱中只有吕氏母子三人，黄宗羲又是压低了嗓子而说，自不虞为旁人窃听，舟既无墙，也不怕隔墙有耳了。不料顾炎武一句话刚说完，忽听得头顶一声怪笑。三人大吃一惊，齐喝：“什么人？”却更无半点声息。三人面面相觑，均想：“难

道真有鬼怪不成？”

三人中顾炎武最为大胆，也学过一点粗浅的防身武艺，一凝神间，伸手入怀，摸出一柄匕首，推开舱门，走上船头，凝目向船篷顶瞧去，突然间船篷窜起一条黑影，扑将下来。顾炎武喝道：“是谁？”举匕首向那黑影刺去。但觉手腕一痛，已给人抓住，跟着后心酸麻，已给人点中了穴道，匕首脱手，人也给推进了船舱之中。

黄宗羲和吕留良见顾炎武给人推进舱来，后面站着一个黑衣汉子，心中大惊，见那汉子身材魁梧，满面狞笑。吕留良道：“阁下黑夜之中，擅自闯入，是何用意？”

那人冷笑道：“多谢你们三个挑老子升官发财啦。吴六奇要造反，查伊璜要造反，鳌少保得知密报，还不重重有赏？嘿嘿，三位这就跟我上北京去作个见证。”

吕顾黄三人暗暗心惊，均深自悔恨：“我们深宵在舟中私语，还是给他听见了，我们行事鲁莽，死不足惜，这一下累了吴将军，可坏了大事。”

吕留良道：“阁下说什么话，我们可半点不懂。你要诬陷好人，尽管自己去干，要想拉扯上旁人，那可不行。”他已决意以死相拚，如给他杀了，那便死无对证。

那大汉冷笑一声，突然欺身向前，在吕留良和黄宗羲胸口各点一点，吕黄二人登时也都动弹不得。那大汉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众位兄弟，都进舱来罢，这一次咱们前锋营立的功劳可大着啦。”后梢几个人齐声答应，进来了四人，都是船家打扮，一齐哈哈大笑。

顾黄吕三人面面相觑，知道前锋营是皇帝的亲兵，不知如何，这几人竟会早就跟上了自己，扮作船夫，一直在船篷外窃听。黄宗羲和吕留良也还罢了，顾炎武这十几年来足迹遍神州，到处结识英雄豪杰，眼光可谓不弱，对这几名船夫却竟没留神。

只听一名亲兵叫道：“船家掉过船头，回杭州去，有什么古怪，小心你的狗命。”后梢上那掌舵的梢公应道：“是！”

掌舵梢公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，顾炎武雇船时曾跟他说过话，这梢公满脸皱纹，弯腰如弓，确是长年摇橹拉纤的模样，当时见了便毫不起疑。没想到这老梢公虽是货真价实，他手下的船夫却都掉了包，自是在众亲兵威逼之下，无可奈何，只怪自己单顾得和黄吕二人高谈阔论，陷身危局而不自知。

那黑衣大汉笑道：“顾先生，黄先生，吕先生，你三位名头太大，连京里大老们也知道啦，否则我们也不会跟上了你们，哈哈！”转头向四名下属道：“咱们得了广东吴提督谋反的真凭实据，就这赶紧去海宁把那姓查的抓了来。这三个反贼倔强得紧，逃是逃不了的，得提防他们服毒跳河。你们一个钉住一个，有什么岔子，干系可不小。”那四人应道：“是，谨遵瓜管带吩咐。”瓜管带道：“回京后见了鳌少保，人人不愁升官发财。”一名亲兵笑道：“那都是瓜管带提拔栽培，单凭我们四个，哪有这等福分。”

船头忽然有人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凭你们这四人，原也没这等福份。”

船舱门呼的一声，向两旁飞开，一个三十来岁的书生现身舱口，负手背后，脸露微笑。

瓜管带喝道：“官老爷们在这里办案，你是谁？”那书生微笑不答，迈步踏进船舱。刀光闪动，两柄单刀分从左右劈落。那书生闪身避过，随即欺向瓜管带，挥掌拍向他头顶。瓜管带忙伸左臂挡格，右手成拳，猛力击出。

那书生左脚反踢，端中了一名亲兵胸口，那亲兵大叫一声，登时鲜血狂喷。另外三名亲兵举刀或削或剁。船舱中地形狭窄，那书生施展擒拿功夫，劈击勾打，喀的一声响，一名亲兵给他掌缘劈断了颈骨。瓜管带右掌拍出，击向那书生后脑。那书生反过左掌，砰的一声，双掌相交，瓜管带背心重重撞上船舱，船舱登时塌了一片。那书生连出两掌，拍在余下两名亲兵的胸口，喀喀声响，二人肋骨齐断。

瓜管带纵身从船舱缺口中跳将出去。那书生喝道：“哪里走？”左掌急拍而出，眼见便将击到他背心，不料瓜管带正在此时左脚反踢，这一掌恰好击在他的足底，一股掌力反而推着他向前飞出。瓜管带急跃窜出，见岸边有一株垂柳挂向河中，当即抓住柳枝，一个倒翻筋斗，飞过了柳树。

那书生奔到船头，提起竹篙，挥手掷出。

月光之下，竹篙犹似飞蛇，急射而前。但听得瓜管带“啊”的一声长叫，竹篙已插入他后心，将他钉在地下，篙身兀自不住晃动。

那书生走进船舱，解开顾黄吕三人的穴道，将四名亲兵的死尸抛入运河，重点灯烛。顾黄吕三人不注道谢，问起姓名。

那书生笑道：“贱名适才承蒙黄先生齿及，在下姓陈，草字近南。”

注：

本书的写作时日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三日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二日。在构思新作之初，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文字狱。

我自己家里有过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。我的一位祖先查嗣庭，于清雍正四年以礼部侍郎被派去做江西省正考官，出的试题是“维民所止”。这句话出于《诗经商颂玄鸟》：“邦畿千里，维民所止。”意思说，国家广大的土地，都是百姓所居住的，含有爱护人民之意。那本来是一个很寻常的题目，但有人向雍正皇帝告发，说“维止”两字是“雍正”两字去了头，出这试题，用意是要杀皇帝的头。雍正那时初即位，皇位经过激烈斗争而得来，自己又砍了不少人的头，不免心虚，居然凭了“拆字”的方法，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。查嗣庭大受拷掠，死在狱中，雍正还下令戮尸，儿子也死在狱中，家属流放，浙江全省士人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六年。查慎行后来得以放归，不久即去世。

另有一种说法是，查嗣庭作了一部书，书名《维止录》。有一名太监向雍正说“维止”两字是去“雍正”两字之头，又据说《维止录》中有一则笔记：“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，天大雷电以风，予适乞假在寓，忽闻上大行，皇四子已即位，奇哉。”“大行”是皇帝逝世，皇四子就是雍正，书中用到“奇哉”两字，显然是讥刺雍正以不正当手段篡位。《维止录》中又记载，杭州附近的诸桥镇，有一座关帝庙，庙联是：“荒村古庙犹留汉，野店浮桥独姓诸。”诸、朱两字同音，雍正认为是汉人怀念前明。至于查嗣庭在江西出的试题，其实首题是《论语》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”，第三题是《孟子》：“山径之蹊间，介然用之而成路，为间不用，则茅塞之矣。今茅塞子之心矣。”这时候正在行保举，廷旨说他有意讪谤，三题茅塞于心，廷旨谓其“不知何指，居心殊不可问。”

雍正的上谕中说：“查嗣庭……朕令在内廷行走，后授内阁学士，见其语言虚诈，兼有狼顾之相，料其心术不端。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，显系心怀怨望，讽刺时事之意。料其居心乖张，平日必有记载，遣人查其离所行李

中，有日记二本，悖乱荒唐、怨诽捏造之语甚多。又于圣祖之用人行政，大肆讪谤……热河偶发水，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余人，又书雨中飞蝗蔽天：此一派荒唐之言，皆未有之事。……着即拿问，交三法司严审定拟。”雍正所公开的罪名是：看其相而料其心术不端；讽刺时事；日记中记录天灾。

本书初在《明报》发表时，第一回称为“楔子”，回目的是查慎行的一句诗“如此冰霜如此路”。查慎行本名嗣璫，是嗣庭的亲哥哥，他和二弟嗣璫、三弟嗣庭都是翰林。此外堂兄嗣韩是榜眼，侄儿查升是侍讲，也都是翰林。查慎行的大儿子克建、堂弟嗣璫都是进士。当时称为“一门七进士、叔侄五翰林”，门户科第甚盛。查慎行和嗣璫因受胞弟文字狱之累，都于严冬奉旨全家自故乡赴京投狱。当时受到牵连的还有不少名士，查慎行在投狱途中写诗赠给一位同科中进士的难友，有两句是：“如此冰霜如此路，七旬以外两同年。”

查慎行在清朝算得是第一流诗人，置之唐人宋人间大概只能算第二流了。清人王士禛、赵翼、纪晓岚等都评他的诗与陆游并驾齐驱，互有长短，恐怕有点过誉。康熙皇帝很喜欢他的诗，他中举后三次考不中进士，康熙召他进宫，在南书房当直。进宫之后再考，才中二甲第二名进士，这时他的堂兄、二弟、侄儿、儿子都已中了进士。和查慎行癸未年（康熙四十二年）同科中进士的有他堂弟嗣璫，以及同乡陈世倌（《书剑恩仇录》中陈家洛的父亲）。查慎行和二弟嗣璫都是黄宗羲的弟子。

查慎行有《敬业堂诗集》五十卷，续集六卷。他在北京狱中之时，仍不断做诗，今录其狱中诗数首，以见其诗风一斑：

“哭三弟润木”：“家难同时聚，多来送汝终，吞声自兄弟，泣血到孩童。地出阴寒洞，天号惨澹风。莫嗟泉路远，父子获相逢。”（原注：上侄先一日卒。）按：润木即查嗣庭，其子早一日死。

“闰三月朔作”：“年光何与衰翁事，也复时时唤奈何。为百草忧春雨少，替千花惜晓风多。”按：“春雨少”当暗指朝廷少恩，“晓风多”，当指政事严苛。

五言绝句：“南所对北监，传是锦衣狱。剩有围外人，追思瑯祸酷。”按“瑯祸”指明末魏忠贤等太监陷害无辜。“虫以臭得名，横行罪难掩，均为血肉害，虻虱当未减。”“人间有桃杏，怅望春维暮。风卷飞花来，谁家庭下树。”（原注：清明前一日大风，杏花数片，吹入墙内。）

“败群鹊”：“朝喳喳，暮嘎嘎，鹊声喜，乌声恶。儿童打乌不打鹊，道是纆干生处乐维南（按：纆干，山名，积雪极寒）。两鹊鸞不仁，占巢高树旁无邻，有如鹰化为鸠眼未化，以猛济贪四顾图并吞，每当下食群退避，六国何敢争强秦？我欲驱使去，举火兼巢焚，一回一叹还逡巡。天生万物何物无败群？吁嗟乎！天生万物何物无败群？”

“春已尽矣，孤柳尚未舒条，闲步其下偶成。”：“围外新叶树，出墙高亭亭，画地乃为牢，独来伴拘囹。我衰阿足道，日夜望汝荣。已经三月余，众眼终未青。将毋学病叟，尔作支离形？并生天地间，草木非无情。寄语后栽者，勿依问囚厅。”

查慎行的诗篇中极多同情平民疾苦之作，甚至对禽兽草木也寄以同情心。《敬业堂诗集》当时公开刊行，狱中诸诗也都保留。

本书五十回的回目都是集查慎行诗中的对句。《敬业堂诗集》篇什虽富，要选五十联七言句来标题每一回的故事内容，倒也不大容易。这里所用的方

法，不是像一般集句那样从不同诗篇中选录单句，甚至是从不同作者的诗中选集单句，而是选用一个人诗作的整个联句。有时上一句对了，下一句无关，或者下一句很合用，上一句却用不着，只好全部放弃。因此有些回目难免不很贴切。所以要集查慎行的诗。因为这些诗大都是康熙曾经看过的（“狱中诗”自是例外），康熙又曾为查慎行题过“敬业堂”三字的匾额。当然，也有替自己祖先的诗句宣扬一下的私意。当代读书人知道查慎行是清代一位重要诗人，但他的诗作到底怎样，恐怕很少人读到过，毕竟，他不能和真正的大诗人相比。

古人写文章提到自己祖先，决不敢直呼其名，通常在字号或官衔之下加一“公”字。记得小时候在祠堂中听长辈谈论祖先，说到查慎行时称“初白太公”，说到查升时称“声山太公”。现代人写白话文，不必这样迂了，要尊敬祖先，在自己心中尊敬就是了。

本回回目中，“钩党”是“牵连陷害”，“纵横钩党清流祸”的意思是：对许多有名的读书人株连迫害。“峭茜”是高峻鲜明，形容人格高尚、风采俊朗，“峭茜风期月旦评”的意思是：贤豪风骨之士，当会得到见识高超之人的称誉。

韦小宝吓得魂不附体，牢牢抓住马尾，但觉耳旁风生，身子不住倒退，大叫大嚷：“乖乖我的妈啊，辣块妈妈不得了，茅十八，你不再拉住马头，老子……”

第二回 绝世奇事传闻里 最好交情见面初

扬州城自古为繁华胜地，唐时杜牧有诗云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古人云人生乐事，莫过于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。”自隋扬帝开凿运河，扬州地居运河之中，为苏浙漕运必经之地。明清之季，又为盐商大贾所聚居，殷富甲于天下。

清朝康熙初年，扬州瘦西湖畔的鸣玉坊乃青楼名妓汇聚之所。这日正是暮春天气，华灯初上，鸣玉坊各家院子中传出一片丝竹和欢笑之声，中间又夹着猜枚行令、唱曲闹酒，当真是笙歌处处，一片升平景象。

突然之间，坊南坊北同时有五六人齐声吆喝：“各家院子生意上的朋友，姑娘们，来花钱玩儿的朋友们，大伙儿听着：我们来找一个人，跟旁人并不相干，谁都不许乱叫乱动。不听吩咐的，可别怪我们不客气！”一阵吆喝之后，鸣玉坊中立时静了片刻，跟着各处院子中喧声四起，女子惊呼声、男子叫嚷声，乱成一团。

丽春院中正在大排筵席，十余名大盐商坐了三桌，每人身边都坐着一名妓女，一听到这呼声，人人脸色大变。齐问：“什么事？”“是谁？”“是官府查案吗？”突然间大门上擂鼓也似的打门声响了起来。龟奴吓得没了主意，不知是否该去开门。

砰的一声，大门撞开，涌进十七八名大汉。

这些大汉短装结束，白布包头，青带缠腰，手中拿着明晃晃的钢刀，或是铁尺铁棍。众盐商一见，便认出是贩私盐的盐枭。当时盐税甚重，倘若逃漏盐税，贩卖私盐，获利颇丰。扬州一带是江北淮盐的集散之地，一般亡命之徒成群结队，逃税贩盐。这些盐枭极是凶悍，遇到大队官兵时一哄而散，逢上小队官兵，一言不合，抽出兵刃，便与对垒。是以官府往往眼开眼闭，不加干预。众盐商知道盐枭向来只是贩卖私盐，并不抢劫行商或做其他歹事，平时与百姓买卖盐斤，也公平诚实，并不仗势欺人，今日忽然这般强凶霸道的闯进鸣玉坊来，无不又是惊惶，又是诧异。

盐集中一个五十余岁的老者说道：“各位朋友，打扰莫怪，在下陪礼。”说着抱拳自左至右、又自右至左的拱了拱手，跟着朗声道：“天地会姓贾的朋友，贾老六贾老兄，在不在这里？”说着眼光向众盐商脸上逐一扫去。

众盐商遇上他的眼光，都是神色惶恐，连连摇头，心下却也坦然：“他们江湖上帮会自伙里闹事寻仇，跟旁人可不相干。”

那盐枭老者提高声音叫道：“贾老六，今儿下午，你在瘦西湖旁酒馆中胡说八道，说什么扬州贩私盐的人没种，不敢杀官造反，就只会走私漏税，做些没胆子的小生意。你喝炮了黄汤，大叫大嚷，说道扬州贩私盐的倘若不服，尽管到鸣玉坊来找你便是。我们这可不是来了吗？贾老六，你是天地会的好汉子，怎地做了缩头乌龟啦？”

其余十几名盐枭跟着叫嚷：“天地会的好汉子，怎么做了缩头乌龟？”“辣块妈妈，你们到底是天地会，还是缩头会哪？”

那老者道：“这是贾老六一个人胡说八道，可别牵扯上天地会旁的好朋友们。咱们贩私盐的，原只挣一口苦饭吃，哪及得上天地会的英雄好汉？可是咱们缩头乌龟倒是不做的。”

等了好一会，始终不听得那天地会的贾老六搭腔。那老者喝道：“各处屋子都去瞧瞧，见到那姓贾的缩头老兄，便把他请出来。这人脸上有个大刀

疤，好认得很。”众盐枭轰然答应，便一间间屋子去搜查。

忽然东边厢房中有个粗豪的声音说道：“是谁在这里大呼小叫，打扰老子寻快活？”

众盐枭纷纷喝道：“贾老六在这里了！”“贾老六，快滚出来！”“他妈的，这狗贼好大胆子！”

东厢房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老子不姓贾，只是你们这批家伙胡骂天地会，老子可听着不大顺耳。老子不是天地会的，却知道天地会的朋友们个个是英雄好汉。你们这些贩私盐的，跟他们提鞋儿、抹屁股也不配。”

众盐枭气得哇哇大叫，三名汉子手执钢刀，向东厢房扑了进去。却听得“哎唷”、“啊哟”连声，三人一个接一个的倒飞了出来，摔在地下。一名大汉手中钢刀反撞自己额头，鲜血长流，登时晕去。跟着又有六名盐枭先后抢进房去，但听得连声呼叫，那六人一个个都给摔了出来。这些人兀自喝骂不休，却已无人再抢进房去。

那老者走上几步，向内张去，朦胧中见一名虬髯大汉坐在床上，头上包了白布，脸上并无刀疤，果然不是贾老六。那老者大声问道：“阁下好身手，请问尊姓大名？”

房内那人骂道：“你爹爹姓什么叫什么，老子自然姓什么叫什么。好小子，连你爷爷的姓名也忘记了。”

站在一旁的众妓女之中，突然有个三十来岁的中年妓女“格格”一声，笑了出来。一名私盐贩子抢上一步，拍拍两记耳光，打得那妓女眼泪鼻涕齐流。那盐枭骂道：“他妈的臭婊子，有什么好笑？”那妓女吓得不敢再说。

蓦地里大堂旁钻出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，大声骂道：“你敢打我妈！你这死乌龟、烂王八，你出门便给天打雷劈，你手背手掌上马上便生烂疮，烂穿你手，烂穿舌头，脓血吞下肚去，烂断你肚肠。”

那盐枭大怒，伸手去抓那孩子。那孩子一闪，躲到了一名盐商身后。那盐枭左手将那盐商一推，将他推得摔了一交，右手一拳，往那孩子背心重重捶了下去。那中年妓女大惊，叫道：“大爷饶命！”那孩子甚是滑溜，一矮身，便从那盐枭胯下钻了过去，伸手抓出，正好抓住他的阴囊，使劲猛捏，只痛得那大汉哇哇怪叫。那孩子却已逃了开去。

那盐枭气无可泄，砰的一拳，打在那中年妓女脸上。那妓女立时晕了过去。那孩子扑到她身上，叫道：“妈，妈！”那盐枭抓住孩子后领，将他提了起来，正要伸拳打去，那老者喝道：“别胡吵！放下小娃子。”那盐枭放下孩子，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，将他踢得几个筋斗翻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撞在墙上。

那老者向那盐枭横了一眼，对着房门说道：“我们是青帮弟兄，只因天地会一位姓贾的朋友公然辱骂青帮，又说在鸣玉坊中等候我们来评理，因此前来找人。阁下既然不是天地会的，又跟敝帮河水不犯井水，如何便出口伤人？请阁下留下姓名，帮主他们查问起来，也好有个交代。”

房里那人笑道：“你们要寻天地会的朋友算帐，跟我什么相干？我自在这里风流快活，大家既然河水不犯井水，那便别来打扰老子兴头。不过我劝老兄一句，天地会的人，老兄是惹不起的，给人家骂了，也还是白饶，不如挟起尾巴，乖乖的去贩私盐、赚银子罢。”那老者怒道：“江湖之上，倒没见过你这等不讲理的人。”房里那人冷冷的道：“我讲不讲理，跟你有甚相干？莫非你想招郎进舍，要叫我姊夫？”

便在此时，门外悄悄闪进三个人来，也都是盐贩子的打扮。一个手拿链子枪的瘦子低声问道：“点子是什么来头？”那老者摇头道：“他不肯说，但口口声声的给天地会吹大气，说不定那姓贾的便躲在他房里。”那瘦子一摆链子枪，头一撇，那老者从腰间取出两柄尺来长的短剑。突然之间，四人一齐冲进房中。

只听得房中兵刃相交之声大作，那丽春院乃鸣玉坊四大院子之一，每间房都摆设得极为考究，梨木桌椅，红木床榻。乒乓喀喇之声不绝，显是房中用具一件件碎裂。老鸨脸上肥肉直抖，口中念佛，心痛无已。那四名盐梟不断吆喝呼叫，房中那客人却默不作声。厅堂上众人都站得远远地，唯恐遭上池鱼之殃。但听得兵刃碰撞之声越来越快，忽然有人长声惨呼，猜想是一名盐梟头目受了伤。

那踢倒了孩子的大汉阴囊兀自痛得厉害，见那孩子从墙边爬起身来，恼怒之下，挥拳又向他打去。那孩子侧身闪避，那大汉反手一记耳光，打得那孩子转了两个圈子。众龟奴、盐商眼见这盐梟如此凶狠，再打下去势必要将那孩子活活打死，可是谁也不敢出言相劝。那大汉右拳举起，又往孩子头顶击落。那孩子向前一冲，无地可避，便即推开厢房房门，奔了进去。厅上众人都是“啊”的一声。那大汉一怔，却不敢冲入房中追打。

那孩子奔进厢房，一时瞧不清楚，突然间兵刃相交，当的一声，迸出几星火花，只见床上坐着一人，满头缠着白布绷带，形状可怖。他只吓得“啊”的一声大叫。火星闪过，房中又黑，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，渐渐看清，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，挥舞格斗。四名盐梟头目已只剩下两名，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，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。那孩子心想：“这人头上受了重伤，站都站不起来，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。老子得赶快逃走。但不知妈妈怎样了？”

他想起母亲被人殴辱。气往上冲，隔着厢房门大骂：“贼王八，你奶奶的熊，我操你十八代祖宗的臭盐皮……你私盐贩子家里盐多，奶奶、老娘、老婆死了，都用盐腌了起来，拿到街上当母猪肉卖，一文钱三斤，可没人买这臭咸肉……”厅上那盐梟听他骂得恶毒阴损，心下大怒，想冲进房去抓来几拳打死，却又不敢进房。

房中那人突然间单刀一侧，刷的一声响，砍入那魁梧大汉的左肩，连肩骨都砍断了。那大汉惊天动地般大声呼叫，摇摇欲倒。那老者双剑齐出，刺向那人胸口。那人举刀格开，便在此时，拍的一声闷响，那大汉一鞭击中他右肩，单刀当啷落地。那老者一声吆喝，双剑疾刺。那人左掌翻出，喀喇喇几声响，那老者肋骨纷断，直飞出房，狂喷鲜血，晕倒在地。那大汉虽左肩重伤，仍然勇悍之极，举起钢鞭，向那人头顶击落。那人却不闪避，竟似筋疲力尽，已然动弹不得。那大汉的力气也所余无几，钢鞭击落之势甚缓。

那孩子眼见危急，起了敌忾同仇之心，疾冲而前，抱住那大汉的双腿，猛力向后拉扯。这大汉少说也有二百来斤，那孩子瘦瘦小小，平时休想动他分毫，但此刻他重伤之下，全仗一口气支持，突然给那孩子一拉，一交摔倒，躺在血泊中动也不动了。

床上那人喘了几口气，大声笑道：“有种的进来打！”那孩子连连摇手，要他不可再向外人挑战。当那老者飞出房外之时，撞得厢房门忽开忽合，此刻房门兀自来回晃动，厅上烛光射进房来。照在那人虬髯如草、满染血污的脸上，说不出的狰狞可畏。

厅上众盐枭瞧不清房中情形，骇然相顾，只听得房中那人又喝：“王八蛋，你们不敢进来，老子就出来一个个杀了。”众盐枭一声喊，抬起地下伤者，纷纷夺门而出。

那人哈哈大笑，低声道：“孩子，你……你去将门闩上了。”那孩子心想这门是非闩不可的，忙应道：“是！”将房门闩上，慢慢走到床前，黑暗中只闻到一阵阵血腥气。

那人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一句话未说完，忽然身子一侧，似是晕了过去，身子摇晃，便欲掉下床来。那孩子忙抢上扶住，这人身子极重，奋力将他扶正，将他脑袋放在枕上。那人呼呼喘气，隔了一会，低声道：“那些贩盐的转眼又来，我力气未复，可得避……避他妈的一避。”伸手撑起身子，似是碰到了痛处，大哼了一声。

那孩子过去扶他，那人道：“拾起刀，递给我！”那孩子拾起地下单刀，递入他右手，那人缓缓从床上下来，身子不住摇晃。那孩子走将过去，将右肩承在他左腋之下。那人道：“我要出去了，你别扶我。否则给那些贩盐的见到，连你也杀了。”那孩子道：“他妈的，杀就杀，我可不怕，咱们好朋友讲义气，非扶你不可。”那人哈哈大笑，笑声中夹着连连咳嗽，笑道：“你跟我讲义气？”那小孩道：“干么不讲？好朋友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

扬州市上茶馆中颇多说书之人，讲述《三国志》、《水游传》、《大明英烈传》等等英雄故事。这小孩日夜在妓院、赌场、茶馆、酒楼中钻进钻出，替人跑腿买物，揩点油水，讨几个赏钱，一有空闲，便蹲在茶桌旁听白书。他对茶馆中茶博士大叔前大叔后的叫得口甜，茶博士也就不赶他走。他听书听得多了，对故事中英雄好汉极是心醉，眼见此人重伤之余，仍能连伤不少盐枭头目，心下仰慕，书中英雄常说的语句便即脱口而出。

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两句话说得好。老子在江湖上听人说过了几千百遍，有福共享的家伙见得多了，有难同当的人却碰不到几个。咱们走罢！”

那小孩子以右肩承着那人左臂，打开房门，走到厅上。众人一见，都是骇然失色，四散避开。那小孩的母亲叫道：“小宝，小宝，你到哪里去？”那小孩道：“我送这位朋友出门去，就回来的。”那人笑道：“这位朋友！哈哈，我成了你的朋友啦！”小孩的母亲叫道：“不要去，你快躲起来。”那孩子笑了笑，迈着大步走出大厅。

两人走出丽春院，巷中静悄悄的竟然无人，想必盐枭遇上劲敌，回头搬救兵去了。

那人转出巷子，来到小街之上，抬头看了看天上星辰，道：“咱们向西走！”走出数丈，迎面赶来一辆驴车。那人喝道：“雇车！”赶车的停了下来，眼见二人满身血污，脸有讶异疑忌之色。那人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，约有四五两重，道：“银子先拿去！”那赶车的见银锭不小，当即停车，放下踏板。

那人慢慢将身子移到车上，从怀中摸出一只十两重的元宝，交给那小孩，说道：“小朋友，我走了，这只元宝给你。”

那小孩见到这只大元宝，不禁骨嘟一声，吞了口馋涎，暗暗叫道：“好家伙！”但他听过不少侠义故事，知道英雄好汉只交朋友，不爱金钱，今日好不容易有机会做上英雄好汉，说什么也要做到底，可不能脓包贪钱，大声道：“咱们只讲义气，不要钱财。你送元宝给我，便是瞧我不起。你身上有伤，我送你一程。”

那人一怔，仰天狂笑，说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有点意思！”将元宝收入怀中。那小孩爬上驴车，坐在他身旁。

车夫问道，“客官，去哪里？”那人道，“到城西，得胜山！”车夫一怔，道：“得胜山？这深更半夜去城西吗？”那人道：“不错！”手中单刀在车辕上轻轻一拍。车夫心中害怕，忙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放下车帷，赶驴出城。那人闭目养神，呼吸急促，有时咳嗽几声。

得胜山在扬州城西北三十里的大仪乡，南宋绍兴年间，韩世忠曾在此处大破金兵，因此山名“得胜”。

车夫赶驴甚急，只一个多时辰，便到了山下，说道：“客官，得胜山到啦！”那人见那山只七八丈高，不过是个小丘，呸的一声，问道：“这便是他妈的得胜山吗？”车夫道：“正是！”那小孩道：“这确是得胜山。我妈和姊妹们去英烈夫人庙烧香，我跟着来，曾在这里玩过。再过去一点子路，便是英烈夫人庙了。”那英烈夫人庙供奉的是韩世忠夫人梁红玉，扬州人又称之为“异娼庙”。梁红玉年轻时做过妓女，风尘中识得韩世忠。扬州妓女每年必到英烈夫人庙烧香许愿，祈祷这位宋朝的安国夫人有灵，照顾后代的同行姊妹。

那人道：“你既知道，就不会错，下去罢。”那小孩跳下车来，扶着那人下车。眼见四周黑沉沉地，心想：“是了，此地甚是荒野，躲在这里，那些贩盐的贼坯一定找不到。”

赶车的生怕这满身是血之人又要他载往别处，拉转驴头，扬鞭欲行。那人道：“且慢，你将这个小朋友带回城去。”车夫道：“是！”那小孩道：“我便多陪你一会。明儿一早，我好给你去买馒头吃。”那人道：“你真的要陪我？”那小孩道：“没人服侍你，可不大对头。”那人又是哈哈大笑，对车夫道：“那你回去罢！”车夫忙不迭的赶车便行。

那人走到一块岩石上坐下，眼见驴车走远，四下里更无声息，突然喝道：“柳树后面的两个乌龟王八蛋，给老子滚了出来。”

那小孩吓了一跳，心道：“这里有人？”果见柳树后面两人慢慢走了出来，两人白布缠头，青带系腰，自是盐梟一伙了。两人手中所握钢刀一闪一闪，走了两步，便即站住。那人喝道：“乌龟儿子王八蛋，从窑子里一直钉着老子到这里，却不上来送死，干什么了？”那小孩心道：“是了，他们要查明这人到了哪里，好搬救兵来杀他。”

那两人低声商议了几句，转身便奔。那人急跃而起，待要追赶，“噯”的一声，复又坐倒。他重伤之余，已无力追人。

那小孩心道：“驴车已去，我们两人没法走远，这两人去通风报讯。大队人马杀来，那可糟糕。”突然间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啊哟，你怎么死了？死不得啊，你不能死啊！”

二名盐梟正自狂奔，忽听得小孩哭叫，一怔之下，立时停步转身，只听得他大声哭叫：“你怎么死了？”不由得又惊又喜。一人道：“这恶贼死了？”另一人道：“他受伤很重，挨不住了。这小鬼如此哭法，自然是死了。”远远望去，只见那人蜷成一团，卧在地下。先一人道：“就算没死，也不用怕他了。咱们割了他脑袋回去，岂不是大功一件？”另一人道：“妙极！”两人挺着单刀，慢慢走近。只听那小孩兀自在捶胸顿足，放声号啕，一面叫道：“老兄，你怎么忽然死了？那些贩私盐的追来，我怎抵挡得了？”

那二人大喜，奔跃而前。一人喝道：“恶贼，死得正好！”抓住了那小

孩的背心，另一人便举刀往那人颈中砍去。突然间刀光一闪，一人脑袋飞去，抓住小孩之人自胸至腹，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那人哈哈大笑，撑起身来。

那小孩哭道：“啊哟，这位贩私盐的朋友怎么没了脑袋？你两位老人家去见了阎王，又有谁回去通风报信哪？这可不是糟了吗？”说到最后，忍不住大笑。

那人笑道：“你这小鬼当真聪明得紧，哭得也真像。若不是这么一哭，这两个王八蛋还真不会过来。”那小孩笑道：“要装假哭，还不容易？我妈要打我，鞭子还没上身，我已哭得死去活来，她下鞭时自然不会重了。”那人道：“你娘干么打你？”那小孩道：“那不一定，有时是我偷了她的钱，有时为了我作弄院中的闲婆、尤叔。”

那人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两个探子倘若不杀，可当真有些儿不妙。喂，刚才你假哭时，怎地你不叫我老爷、大叔，却叫我老兄？”那小孩道：“你是我朋友，自然叫你老兄。你是他妈的什么老爷了？你如要我叫你老爷，鬼才理你？”

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很好！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小孩道：“你问我尊姓大名吗？我叫小宝。”那人笑道：“你大名叫小宝，那么尊姓呢？”那小孩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尊姓韦。”

这小孩生于妓院之中，母亲叫做韦春花，父亲是谁，连他母亲也不知道，人人一向都叫他小宝，也从来无人问他姓氏。此刻那人忽然问起，他就将母亲的姓搬了出来。这韦小宝生于妓院，长于妓院，从没读过书。他自称“尊姓大名”，倒不是说笑，只是听说书的常常提到“尊姓大名”四字，不知乃是向别人说话时的尊敬称呼，用在自己身上，可不合适。

他跟着问道：“那你尊姓大名叫作什么？”那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既当我是朋友，我便不能瞒你。我姓茅，茅草之茅，不是毛虫之虫，排行第十八。茅十八便是我了。”

韦小宝“啊”的一声，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听人说过的，官府……官府不是正在捉拿你吗？说你是什么江洋大盗。”茅十八嘿的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你怕不怕我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怕什么？我又没金银财宝，你要抢钱，也不会抢我的。江洋大盗又打什么紧？《水浒传》上林冲、武松那些英雄好汉，也都是大强盗。”茅十八甚是高兴，说道：“你拿我仙林冲、武松那些大英雄相比，那可好得很。官府要捉拿我，你是听谁说的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扬州城里贴满了榜文，说是捉拿江洋大盗茅十八，又是什么格杀不论，只要有人杀了你，赏银二千两，倘若有人通风报信，因而捉到你，那就少赏些，赏银一千两。昨天我还在茶馆听大家谈论，说道你这样大的本事，要捉住你，杀了你，那是不用想了，最好是知道你的下落，向官府通风报信，领得一千两银子的赏格，倒是一注横财。”

茅十八侧着头看着他，嘿的一声。

韦小宝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：“我如得了这一千两赏银，我和妈娘儿俩可有得花了，鸡鸭鱼肉，赌钱玩乐，几年也花不光。”见茅十八仍是侧头瞧着自己，脸上神气颇有些古怪，韦小宝怒道：“你心里在想什么？你猜我会去通风报信，领这赏银？”茅十八道：“是啊，白花花的银子，谁又不爱？”韦小宝怒骂：“操你奶奶！出卖朋友，还讲什么江湖义气？”茅十八道：“那也只好由你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既信不过我，为什么说了真名字出来？你头上脸上缠了

这许多布条，和榜文上的图形完全不同了。你不说你是茅十八，谁又认得你？”茅十八道：“你说咱们有福共享，有难共当。我倘若连自己姓名身分也瞒了你，那还算什么他妈巴羔子的好朋友？”

韦小宝大喜，说道：“对极！就算有一万两、十万两银子的赏金，老子也决不会去通风报信。”心中却想：“倘若真有一万两、十万两银子的赏格，出卖朋友的事要不要做？”颇有点打不定主意。

茅十八道：“好，咱们便睡一会，明日午时，有两个朋友要来找我。我们约好在扬州城西得胜山相会，死约会，不见不散。”

韦小宝乱了一日，早已神困眼倦，听他这么一说，靠在树干上便即睡着了。

次日醒来，只见茅十八双手按胸，笑道：“你也醒了，你把这两个死人拖到树后面去，将三把刀子磨一磨。”

韦小宝依言拖开死人，其时朝阳初升，这才看清楚茅十八约莫四十来岁年纪，手臂上肌肉盘虬，目闪精光，神情威猛，当下将三柄钢刀拿到溪水之旁，蘸了水，在一块石头上磨了起来。心想：“对付盐贩子，有一把刀也够了。倘若这茅老兄给人杀了，余下两柄刀又磨来干什么？难道让人用来杀我韦小宝吗？”他向来懒惰，装模作样的磨了一会刀，道：“我去买些油条馒头来吃。”

茅十八道：“哪里有油条馒头卖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过去那边没多远，有个小市镇。茅大哥，你身边银子，借几两来使使？”茅十八一笑，又取出那只元宝，说过：“哥儿俩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拿去使便了，说什么借不借的？”

韦小宝大喜，心想：“这好汉真拿我当朋友看待，便有一万两银子的赏格，我也不能去报官。十万两呢？这倒有点儿伤脑筋。呸，凭他这副德性，值得这么多银子？我也不用伤脑筋啦。”接过银子，问道：“要不要给你买什么伤药？”茅十八道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有伤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我去了。茅大哥，你放心，倘若公差捉住了我，就算杀了我脑袋，我也决不说你就是茅十八。”茅十八见他说得真诚，点了点头。

韦小宝自言自语：“你还有两个朋友来，最好再买一壶酒，来几斤熟牛肉。”茅十八喜道：“有酒肉最好，快去快回，吃饱了好厮杀。”韦小宝惊道：“盐贩子知道你在这里？就要追来？”茅十八道：“不是！我约了别的人到得胜山来打架，否则巴巴的赶来干什么？”韦小宝吁了口气，道：“你身上有伤，怎么能再打架？这场架吗，等伤好了再打不迟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就怕人家不肯。”

茅十八道：“呸，人家是有名的英雄好汉，怎能不肯？是我不肯。今天是三月廿九，是不是？半年之前，这场架便约好了的。后来我给官府捉了关在牢里，牵记着这场约会，非来不可，只好越狱赶来，越狱时杀了几个鹰爪孙，扬州城里才这么闹得乱糟糟的，悬下他妈的赏格捉拿老子。他奶奶的，偏生前天又遇上好几个功夫很硬的鹰爪子，杀了他们三个，自己竟还受了点伤，也真算倒足了大霉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我赶去买些吃的，等你吃饱了好打架。”当即拔足快奔，转过山坡，奔了六七里路，便是一个小市镇，心下盘算：“茅大哥伤得路也走不动，怎能跟人家打架？他说对方是有名的英雄好汉，武功定然了得，我怎地帮他个忙才好。”手里捧着银子，心痒难搔，一生之中，手里从来没

拿过这许多银子，须得怎生大花一场，这才痛快，走到熟肉铺中，买了两斤熟牛肉，一只酱鸭，再去买了两瓶黄酒，剩下的银子仍是不少，又买了十来个馒头，八根油条，只多用了廿几文，忽想：“我去买些绳索，在地下结成了绊马索。打架之时，对方不小心在绳索上一绊，摔倒在地，茅大哥就可一刀将他杀死。”

他想起说书先生说故事，大将上阵交锋，马足被绊，摔将下来，敌将手起刀落，将之砍为两段，当下兴匆匆的去买绳索。来到一家杂货铺前，只见铺中一排放着四只大缸，一缸白米，一缸黄豆，一缸盐，另一缸是碎石灰。立时想起：“去年仙女桥边私盐帮跟人打架，给人家用石灰撒在眼里，登时反胜为败。我怎么不想到这个主意？”绳索也不买了，买了一袋石灰，负在背上，回到茅十八身边。

茅十八躺在树边睡觉，听到他脚步声，便即醒了，打开酒瓶，喝了两口，大声赞好，说道：“你喝不喝？”韦小宝从来不喝酒，这时要充英雄好汉，接过酒瓶便喝了一大口，只觉一股热气涌入肚中，登时大咳起来。茅十八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小英雄喝酒的功夫可还没学会。”忽听得远处有人朗声道：“十八兄，别来好啊？”

茅十八道：“吴兄、王兄，你两位也很清健啊！”韦小宝心中突突乱跳，抬头向声音来处瞧去，只见大路上两个人快步走来，顷刻间便到了面前。

一人是老头子，一部白胡须直垂至胸，但面皮红润泛光，没半点皱纹。另一个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矮矮胖胖，是个秃子，后脑拖着条小辫子，前脑光滑如剥壳鸡蛋。

茅十八拱手道：“兄弟腿上不方便，不能起立行礼了。”那秃头眉头微微一皱。那老者笑道：“何必客气？”韦小宝心想：“茅大哥为人太过老实，自己腿上有伤，怎能说给人家听？”茅十八道：“这里有酒有肉，两位吃一点吗？”那老人道：“叨扰了！”坐在茅十八身侧，接过酒瓶。韦小宝大喜：“原来这两人是茅大哥的朋友，不是跟他来打架的，那可妙得紧。待会敌人到来，这两人也可帮忙打架。”

那老者将酒瓶凑到口边，待要喝酒，那秃头说道：“吴大哥，这酒不喝也罢！”那老者一怔，随即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十八兄是铁铮铮的好汉子，酒中难道还会有毒？”骨嘟、骨嘟喝了两口，将酒瓶递给秃头，道：“你不喝酒，那可瞧不起好朋友了。”那秃头神色有些犹豫，但对老者之言似是不便违拗，接过酒瓶，刚放到口边，茅十八夹手夺过，说道：“酒不够啦！王兄又不爱喝酒，省几口给我。”仰头喝了两大口。那秃头脸上一红，坐下来抓起牛肉便吃。

茅十八道：“我给两位引见一位好朋友。”指着老者道：“这位吴老爷子，大名叫作大鹏，江湖上人称‘摩云手’，拳脚功夫，武林中大大有名。”那老者笑道：“茅兄给我脸上贴金了。”说着左右顾视，不见另有旁人，不禁颇为诧异。茅十八指着那秃子道：“这位王师傅单名一个‘潭’字，外号‘双笔开山’，一对判官笔使将出来，当真出神入化。”那秃头道：“茅兄取笑了，在下是你的手下败将，惭愧得紧。”

茅十八道：“不敢当。”指着韦小宝道：“这位小朋友是我新交的好兄弟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吴王二人愕然相顾，跟着一齐凝视韦小宝，实看不出这个又干又瘦的十二三岁小孩子是什么来头，只听茅十八续道：“这位小朋友姓韦，名小宝，江湖上人称……人称，嗯，他的外号，叫作……叫作……”

顿了一顿，才道：“叫作‘小白龙’，水上功夫，最是了得，在水中游上三日三夜，生食鱼虾，面不改色。”

他要给这个新交的小朋友挣脸，不能让他在外人之前显得泄气，有心要吹嘘几句，可是韦小宝全无武功，吴王二人都是行家，一伸手便知端的，难以瞒骗，一凝思间，便说他水上功夫十分厉害，吴王二人是北地豪杰，不会水性，那便无法得知真假。他接着说道：“你们三位都是好朋友，多亲近亲近。”吴王二人抱拳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”

韦小宝依样学样，也抱拳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”又惊又喜：“茅大哥给我吹牛，其实我是什么江湖好汉了？这西洋镜却拆穿不得。”

四人过不多时，便将酒肉馒头吃得干干净净。这秃头王潭食量甚豪，初食时有些顾忌，到后来放量嚼，他独个儿所吃的牛肉、馒头和油条，比三人加起来还多。

茅十八伸衣袖抹了抹嘴，说道：“吴老爷子，这位小朋友水性固是极好，陆上功夫却还没学，在下只好一对二。这可不是瞧不起两位。”吴大鹏道：“咱们这个约会，我看还是再推迟半年罢。”茅十八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吴大鹏道：“茅兄身上有伤，显不出真功夫。老朽打赢了固然没什么光采，打输了更是没脸见人。”

茅十八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有伤没伤，没多大分别，再等半年，岂不牵肚挂肠？”左手扶着树干，慢慢站起身来，右手已握单刀，说道：“吴老爷子向来赤手空拳，王兄便亮兵刃罢！”王潭道：“好！”伸手入怀，呛啷一声轻响，摸出一对判官笔来。

吴大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王贤弟，你替愚兄掠阵。愚兄要是不成，你再上不迟。”王潭应道：“是！”退开三步。吴大鹏左掌上翻，右手兜了个圈子，轻飘飘挥掌向茅十八拍来。

茅十八单刀斜劈，径砍他左臂。吴大鹏一低头，自他刀锋下抢进，左手向他右臂肘下拍去。茅十八一侧身转在树旁，拍的一声响，吴大鹏那掌击在树干之上。这棵大树高五六丈，树身粗壮，给吴大鹏这么一拍，树上黄叶便似雨点般撒下来。茅十八叫道：“好掌力！”单刀拦腰挥去。吴大鹏突然纵起身子，从半空中扑将下来，白须飘扬，甚是好看。茅十八一招“西风倒卷”，单刀自下拖上。吴大鹏在半空中一个倒翻筋斗，跃了出去。茅十八这一刀和他小腹相距不到半尺。刀势固然劲急，吴大鹏的闪避却也迅速灵动之极。

韦小宝一生之中，打架是见得多了，但都是市井流氓抱腿拉辫、箍颈撞头的烂打，除了昨日丽春院中茅十八恶斗盐枭之外，从未见过高手如此凶险的比武。但见吴大鹏忽进忽退，双掌翻飞，茅十八将单刀舞得幻成一片银光，挡在身前。吴大鹏几次抢上，都被刀光逼了出来。

正斗到酣处，忽听得蹄声响动，十余人骑马奔来，都是满清官兵的打扮。十余骑奔到近处，散将开来，将四人围在核心，为首的军官喝道：“且住！咱们奉命捉拿江洋大盗茅十八，跟旁人并不相干，都退开了！”

吴大鹏一听，住手跃开。茅十八道：“吴老爷子，鹰爪子又找上来啦！他们冲着我来，你不用理会，再上啊！”吴大鹏向众官兵道：“这位兄台是安分良民，怎地是江洋大盗？你们认错了人罢？”为首的军官冷笑道：“他是安分良民，天下的安分良民未免太多了。茅朋友，你在扬州城里做下了天大的案子，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乖乖的跟我们去罢！”

茅十八道：“你们等一等，且瞧我跟这两位朋友分了胜败再说。”转头

向吴大鹏和王潭道：“吴老爷子，王兄，咱们今日非分胜负不可，再等上半年，也不知我姓茅的还有没有性命。爽爽快快，两位一起上罢！”

那军官喝道：“你们两个若不是跟茅十八一伙，快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别惹事上身。”

茅十八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大呼小叫干什么？”

那军官道：“茅十八，你越狱杀人，那是扬州地方官的事，本来用不着我们理会。不过听说你在妓院里大叫大嚷，说道天地会作乱造反的叛贼都是英雄好汉，这话可是有的？”

茅十八大声道：“天地会的朋友们当然是英雄好汉，难道倒是你这种给靴子抵卵蛋的汉奸，反而是英雄好汉？”

那军官眼露凶光，说道：“鳌少保派我们从北京到南方来，为的是捉拿天地会反贼。茅十八，你跟我们走。”说着转头向吴大鹏与王潭道：“两位正在跟这逆贼相斗，想来不是一路的了，两位这就请便罢。”

吴大鹏道：“请教阁下尊姓大名？”那军官在腰间一条黑黝黝的软鞭上一拍，说道：“在下‘黑龙鞭’史松，奉了鳌少保将令，擒拿天地会反贼。”

吴大鹏点了点头，向茅十八道：“茅兄，天父地母！”

茅十八睁大了双眼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吴大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没什么，茅兄，你好像并不是天地会中的兄弟，却干么要大说天地会的好话？”茅十八道：“天地会保百姓，杀靴子，做的是英雄好汉的勾当，自然是英雄好汉了。江湖上有言道：‘为人不识陈近南，就称英雄也枉然。’陈近南陈总舵主，便是天地会的头脑。天地会的朋友们，都是陈总舵主的手下，岂有不是英雄好汉之理？”吴大鹏道：“茅兄可识得陈总舵主么？”茅十八怒道：“什么？你讥笑我不是英雄吗？”他为此发怒，自然是不识陈近南了。吴大鹏微笑道：“不敢。”茅十八又道：“难道你又识得陈总舵主了？”吴大鹏摇了摇头。

史松向吴王二人问道：“你们两个识得天地会的人吗？要是有什么讯息，说了出来，我们拿到了天地会的头目，好比那个陈近南什么的，鳌少保必定重重有赏。”

吴大鹏和王潭尚未回答，茅十八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发你妈的清秋大梦，凭你这块料，也想去拿天地会的陈总舵主？你开口闭口的鳌少保，这鳌拜自称是满洲第一勇士，武功到底怎样？”史松道：“鳌少保天生神勇，武功盖世，曾在北京街上一拳打死一头疯牛，你这反贼也知道吗？”茅十八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我就不信鳌拜有这等厉害，我正要去北京去斗他一斗。”史松冷笑道：“凭你也配和鳌少保动手？他老人家伸一根手指头，就将你捺死了。姓茅的，闲话别多说了，跟我们走罢！”

茅十八道：“哪有这般容易？你们这里一共一十三人，老子以一敌十三，明知打不过，也得打一打。”

吴大鹏微笑道：“茅兄怎能如此见外？咱们是以三敌十三，一个打四个，未必便输。”

史松和茅十八都是一惊。史松道：“两位别转错了念头，造反助逆，可不是好玩的。”

吴大鹏笑道：“助逆那也罢了，造反却是不敢。”史松道：“助逆即是造反！你们两个想清楚些，是不是帮定了这反贼？”吴大鹏道：“半年之前，茅兄和这位王兄弟约定了，今日在这里以武会友，并将在下牵扯在内。想不

到官府不识趣，将茅兄关在狱里。他是言而有信的好汉子，今日若不践约，此后在江湖上如何做人？他越狱杀人，都是给官府逼出来的。这叫做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。史大人，你如卖老汉的面子，那就收队回去，待老汉和茅兄较量一下手底下功夫，明日你捉不捉他，老汉和王兄弟就管不了啦！”史松道：“不成！”

军官队中忽有一人喝道：“老家伙，哪有这么多说的？”说着拔刀出鞘，双腿一夹，纵马冲将过来，高举单刀，便向吴大鹏头顶砍落。吴大鹏斜身一闪，避过了他这一刀，右臂探出，身子纵起，抓住了他背心，顺手一甩，将他摔了出去。

众军官大叫：“反了，反了！”纷纷跃下马来，向吴大鹏等三人围了上去。

茅十八大腿受伤，倚树而立，手起刀落，便劈死了一名军官，钢刀横削，又一名军官被他拦腰斩死。余人见他悍勇，一时不敢逼近。史松双手叉腰，骑在马上掠阵。

韦小宝本给军官围在核心，当史松和茅十八、吴大鹏二人说话之际，他一步一步的退出圈子。众军官也不知这干瘦小孩在这里干什么？谁也不加理会。待得众人动上手，他已躲在数丈外的一株树后，心想，“我快快逃走呢，还是在这里瞧着？茅大哥他们只三个人，定会给这些官兵杀了。这些军爷会不会又来杀我？”转念又想：“茅大哥当我是好朋友，说过有难同当，有福共享。我若悄悄逃走，可太也不讲义气。”

吴大鹏挥掌劈倒了一名军官。王潭使开双笔，和三名军官相斗，这时茅十八又将一名军官右腿砍断。这军官倒在血泊之中，大声呼叫喝骂，声音凄厉。

史松一声长啸，黑龙鞭出手，跟着纵身下马，他双足尚未落地，鞭梢已向茅十八卷去。茅十八使开“五虎断门刀”刀法，见招拆招，史松的软鞭一连七八招厉害招数，都给他单刀挡了回来。但听得吴大鹏长声吆喝，一人飞了出去，拍哒一响，掉在地下，军官中又少了一人。

这边王潭以一敌三，却渐渐落了下风，左腿上被锯齿刀拉了一条口子，鲜血急喷。他一跛一拐，浴血苦斗。和吴大鹏急斗的三人武功均颇不弱，双刀一剑，在他身边转来转去，吴大鹏的摩云掌力一时击不到他们身上。

史松的软鞭越使越快，始终奈何不了茅十八，突然间一招“白蛇吐信”，鞭梢向茅十八右肩点去。茅十八举刀竖挡，不料史松这一招乃是虚招，手腕抖动，先变“声东击西”，再变“玉带围腰”，黑龙鞭倏地挥向左方，随即圈转，自左至右，远远向茅十八腰间围来。

茅十八双腿难以行走，全仗身后大树支撑。史松这一招“玉带围腰”卷将过来，本来只须向前窜出，或是往后纵跃，即能避过，但此刻却非硬接硬架不可，当下单刀对准黑龙鞭的鞭梢拍落。史松斗然放手，松脱鞭柄，那软鞭一沉，忽儿兜转，迅疾无伦的卷将过来，将茅十八绕在树上，一共绕了三匝，噗的一声，鞭梢击中他右胸。史松要将茅十八生擒，以便逼问天地会的讯息，眼见吴大鹏和王潭尚未降服，急欲取下黑龙鞭使用，当即俯身拾起地下丢弃的一柄单刀，要砍下茅十八的一条右臂。

他拾刀在手，刚抬起身，蓦地里白影晃动，无数粉末冲进眼里、鼻里、口里，一时气为之窒，跟着双眼剧痛，犹似万枚钢针同时扎刺一般，待欲张口大叫，满嘴粉末，连喉头嗑住了，再也叫不出声来。这一下变故突兀之极，

饶是他老于江湖，却也心慌意乱，手一松，单刀跌落，双手去揉擦眼睛，擦得一擦，这才恍然：“啊哟，敌人将石灰撒入了我眼睛。”生石灰遇水即沸，立即将他双眼烧烂，便在此时，肚腹上一阵冰凉，一柄单刀插入了肚中。

茅十八为软鞭绕身，眼见无幸，陡然间白粉飞扬，史松单刀脱手，双手去揉擦眼睛，正诧异间，只见韦小宝拾起单刀，一刀插入了史松肚中，随即转身又躲在树后。

史松摇摇晃晃，转了几转，翻身摔倒。几名军官大惊，齐叫：“史大哥，史大哥！”吴大鵬左掌一招“铁树开花”，掌力吐处，一名军官身子飞出数丈，口中鲜血狂喷，余下五人眼见不敌，再也无心恋战，转身便奔，连坐骑也不要了。

吴大鵬回头说道：“茅兄当真了得，这黑龙鞭史松武功高强，今日命丧你手！”他眼见史松肚腹中刀而死，想来自然是茅十八所杀。

茅十八摇头道：“惭愧！是韦小兄弟杀的。”吴王二人大为诧异，齐声道：“是这小孩所杀？”他二人适才忙于对付敌人，没见到回韦小宝撒石灰。地下满是死尸鲜血，伤者身上滚得满身是泥，虽有石灰粉末撒在地下，他二人也没留意。

茅十八左手抓住黑龙鞭鞭梢，抖开软鞭，呼的一声，抽在史松头上。史松肚腹中刀，一时未死。给这一鞭击正在天灵盖上，立时毙命。茅十八叫道：“韦兄弟，你好功夫啊！”

韦小宝从树后转出，想到自己居然杀了一个官老爷，心中有一分得意，倒有九分害怕。吴王二人将信将疑，上上下下的向韦小宝打量，但见他脸色苍白，全身发抖，双目含泪，摇摇晃晃的立足不定，只像随时随刻要放声大哭，又或是大叫：“我的妈啊！”说什么也不像是杀了黑龙鞭史松之人。吴大鵬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使什么招式杀了此人？”韦小宝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是我杀了这……官……官老爷吗？不，不是我杀的，不……不是我……”他知道杀官之罪极大，心慌意乱之下，惟有拚命抵赖。

茅十八皱起眉头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吴老爷子，王兄，承你二位拔刀相助，救了兄弟性命。咱们还打不打？”吴大鵬道：“救命之话，休得提起。王兄弟，我看这场架是不必打了？”王潭道：“不打了！我和茅兄原没什么深仇大怨，大家交上了朋友，岂不是好？茅兄武功高强，有胆量，有见识，兄弟是十分佩服的。”吴大鵬道：“茅兄，咱们就此别过，山长水远，后会有期。茅兄十分钦佩天地会的陈总舵主，这一句话，兄弟当设法带给陈总舵主他老人家知晓。”

茅十八大喜，抢上一步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识得陈总舵主？”

吴大鵬笑道：“我和这位王兄弟，都是天地会宏化堂属下的小脚色。承茅大哥对敝会如此瞧得起，别说大伙儿本来没什么过节，就算真有梁子，那也是一笔勾销了。”茅十八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原来……原来你果然识得陈近南。”吴大鵬道：“敝会弟兄众多，陈总舵主行踪无定，在下在会中职司低下，的确没见过陈总舵主的面，刚才并不是有意相欺。”茅十八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吴大鵬一拱手，转身便行，双掌连扬，拍拍之声不绝，在每个躺在地下的军官身上补了一掌，不论那军官本来是死是活，再中了他的摩云掌力，死者筋折骨裂，活着的也即气绝。

茅十八低声喝彩：“好掌力！”眼见二人去得远了，喃喃的道：“原来

他二人倒是天地会的。”隔了一会，向韦小宝道：“去牵匹马过来！”

韦小宝从未牵过马，见马匹身躯高大，心中害怕，从马匹身后慢慢挨近。茅十八喝道：“向着马头走过去。你从马屁股过去，马儿非飞腿踢你不可。”韦小宝绕到马前，伸手去拉缰绳，那马倒甚驯良，跟着他便走。

茅十八撕下衣襟，裹了右臂的伤口，左手在马鞍上一按，跃上马背，说道：“你回家去罢！”韦小宝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茅十八道：“你问来干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咱们既是朋友，我自然要问问。”茅十八脸一沉，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谁是你朋友？”韦小宝退了一步，小脸儿胀得通红，泪水在眼中滚来滚去，不明白他为什么好端端突然大发脾气。

茅十八道：“你为什么用石灰撒在那史松的眼里？”声音严厉，神态更是十分凶恶。

韦小宝甚是害怕，退了一步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见他要杀你。”茅十八问道：“石灰哪里来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买的。”茅十八道：“买石灰来干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说要跟人打架，我见你身上有伤，所以……所以买了石灰粉帮你。”茅十八大怒，骂道：“小杂种，你奶奶的，这法子哪里学来的？”

韦小宝的母亲是娼妓，不知生父是谁，最恨的就是人家骂他小杂种，不由得怒火上冲，也骂道：“你奶奶的老杂种，我操你茅家十七八代老祖宗，乌龟王八蛋，你管我从哪里学来的？你这臭王八，死不透的老甲鱼……”一面骂，一面躲到了树后。

茅十八双腿一挟，纵马过来，长臂伸处，便将他后颈抓住，提了起来，喝道：“小鬼，你还骂不骂？”韦小宝双足乱踢，叫道：“你这贼王八，臭乌龟，路倒尸，给人斩上一千刀的猪猡……”他生于妓院之中，南腔北调的骂人言语，学了不计其数，这时怒火上冲，满口的污言秽语。

茅十八更是恼怒，拍的一声，重重打了他一记耳光。韦小宝放声大哭，骂得更响了，突然之间，张口在茅十八手背上狠狠咬了一口。茅十八手背一痛，脱手将他摔在地下。韦小宝发足便奔，口中兀自骂声不绝。茅十八纵马自后缓缓跟来。

韦小宝虽然跑得不慢，但他人小步短，哪里撇得下马匹的跟踪？奔得十几丈，便已气喘力竭，回头一看，茅十八的坐骑和他相距不过丈许，心中一慌，失足跌倒，索性便在地上打滚，大哭大叫。他平日在妓院之中，街巷之间，时时和人争闹，打不过时便耍这无赖手段，对手都是大人，总不成继续追打，将他打死？生怕被人说以大欺小，只好摇头退开。

茅十八道：“你起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韦小宝哭叫：“我偏不起来，死在这里也不起来！”茅十八道：“好！我放马过来，踹死了你！”

韦小宝最不受人恐吓，人家说：“我一拳打死你，我一脚踢死你”这等言语，他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一两次，根本就没放在心上，当即大声哭叫：“打死人啦，大人欺侮小孩哪！乌龟王八蛋骑了马要踏死我啦！”茅十八一提马缰，坐骑前足腾空，人立起来。韦小宝一个打滚，滚了开去。茅十八笑骂：“小鬼，你毕竟害怕。”韦小宝叫道：“我怕了你这狗入的，不是英雄好汉！”

茅十八见他如此惫赖，倒也无法可施，笑道：“凭你也算英雄好汉？好啦，你起来，我不打你了。我走啦！”韦小宝站起身来，满脸都是眼泪鼻涕，道：“你打我不要紧，可不能骂我小杂种。”茅十八笑道：“你骂我的话，还多了十倍，更难听十倍，大家扯直，就此算了。”韦小宝伸衣袖抹了抹，

当即破涕为笑，说道：“你打我耳光。我咬了你一口，大家扯直，就此算了。你到哪里？”

茅十八道：“我上北京。”韦小宝奇道：“上北京？人家要捉你，怎么反而自己送上门去？”茅十八道：“我老是听人说，那鳌拜是满洲第一勇士，他妈的，还有人说他是天下第一勇士。我可不服气，要上北京去跟他比划比划。”

韦小宝听他说要去跟满洲第一勇士比武，这热闹个可不看，平时在茶馆中，听茶客说起天子脚下北京的种种情状，心下早就羡慕，又想到自己杀了史松，官老爷查究起来可不是玩的，虽然大可赖在茅十八身上，但万一拆穿西洋镜，那可乖乖不得了，还是溜之大吉为妙，说道：“茅人哥，我求你一件事，成不成？这件事不大易办，只怕你不敢答应。”

茅十八最恨人说他胆小，登时气往上冲，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小……”他本想骂“小杂种”，总算及时收口，道：“什么敢不敢的？你说出来，我一定答应。”又想自己性命是他所救，天大的难事，也得帮他。

韦小宝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什么马难追，你说过的话，可不许反悔。”茅十八道：“自然不反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！你带我上北京去。”茅十八奇道：“你也要上北京？去干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要看你跟那个鳌拜比武。”

茅十八连连摇头，道：“从扬州到北京，路隔千里，官府又在悬赏捉我，一路上甚是凶险，我怎能带你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早知道啦，你答应的事定要反悔。你带着我，官府容易捉到你，你自然不敢了。”茅十八大怒，喝道：“我有什么不敢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你就带我去。”茅十八道：“带着你累赘得很。你又没跟你妈说过，她岂不挂念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常常几天不回家，妈从来也不挂念。”

茅十八一提马缰，纵马便行，说道：“你这小鬼头花样真多。”

韦小宝大声叫道：“你不敢带我去，因为你打不过鳌拜，怕我见到了丢脸！”茅十八怒火冲天，兜转马头，喝道：“谁说我打不过鳌拜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不敢带我去，自然因为怕我见到你打输了的丑样。你给人家打得爬在地下，大叫：‘鳌拜老爷饶命，求求鳌拜大人饶了小人茅十八的狗命’，给我听到，羞也羞死了！”

茅十八气得哇哇大叫，纵马冲将过来，一伸手，将韦小宝提将起来，横放鞍头，怒道：“我就带你去，且看是谁大叫饶命。”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我若不是亲眼目睹，猜想起来，大叫饶命的定然是你，不是鳌拜。”

茅十八提起左掌，在他屁股上重重打了一记，喝道：“我先要你大叫饶命！”韦小宝痛得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笑道：“狗爪子打人，倒是不轻！”

茅十八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小鬼头，当真拿你没法子。”韦小宝半点也不肯吃亏，道：“老鬼头，我也当真拿你没法子。”茅十八笑道：“我带便带你上北京，可是一路上你须得听我言语，不可胡闹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谁胡闹了？你入监牢，出监牢，杀盐贩子，杀军官，还不算是胡闹？”茅十八笑道：“我说不过你，认输便是。”将韦小宝放在身前鞍上，纵马过去，又牵了一匹马，辨明方向，朝北而行。

韦小宝从未骑过马，初时有些害怕，但靠在茅十八身上，准定不会摔下来，骑了五六里路后，胆子大了，说道：“我骑那匹马，行不行？”茅十八道：“你会骑便骑，不会骑趁早别试，小心摔断了你腿。”

韦小宝要强好胜，吹牛道：“我骑过好几十次马，怎么不会骑？”从马背上跳了下来，走到另一匹马左侧，一抬右足，踏入了马蹬，脚上使劲，翻身上了马背。不料上马须得先以左足踏蹬，他以右足上蹬，这一上马背，竟是脸孔朝着马屁股。

茅十八哈哈大笑，脱手放开了韦小宝坐骑的缰绳，挥鞭往那马后腿上打去，那马放蹄便奔。韦小宝吓得魂不附体，险些掉下马来，双手牢牢抓住马尾，两只脚挟住了马鞍，身子伏在马背之上，但觉耳旁生风，身子不住倒退。幸好他人小体轻，抓住马尾后竟没掉下马来，口中自是大叫大嚷：“乖乖我的妈啊，辣块妈妈不得了，茅十八，你再不拉住马头，老子操你十八代的臭祖宗，啊哟，啊哟……”

这马在官道上直奔出三里有余，势道丝毫未缓，转了个弯，前面右首岔道上一辆骡车缓缓行来，车后跟着一匹白马，马上骑着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。这一车一马走上大道，也向北行。韦小宝的坐骑无人指挥，受惊之下，向那一车一马直冲过去，相距越来越近。赶车的车夫大叫：“是匹疯马！”忙要将骡车拉到一旁相避。那乘马汉子掉转马头，韦小宝的坐骑也已冲到了跟前。那汉子一伸手，扣住了马头。那马奔得正急，这汉子膂力甚大，一扣之下，那马立时站住，鼻中大喷白气，却不能再向前奔。

车中一个女子声音问道：“白大哥，什么事？”那汉子道：“一匹马溜了缰，马上有个小孩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”

韦小宝翻身坐起，转头说道：“自然是活的，怎么会死？”只见这汉子一张长脸，双目炯炯有神，穿一袭青绸长袍，帽子上镶了块白玉，衣饰打扮显是个富家子弟，韦小宝出身微贱，最憎有钱人家的子弟，在地下重重吐了口唾沫，说道：“他妈的，老子倒骑千里马，骑得正快活，却碰到拦路尸，阻住了……阻住了老子……”一口气喘不过来，伏在马屁股上大咳。那马屁股一耸，左后腿倒踢一脚。韦小宝“啊哟”一声，滑下马来，大叫：“哎唷喂，哎唷喂！”

那汉子先前听韦小宝出口伤人，正欲发作，便见他狼狈万分的摔下马来，微微一笑，转过马头，随着骡车自行去了。茅十八骑马赶将上来，大叫：“小鬼头，你没摔死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摔倒没摔死，老子倒骑马儿玩，却给个臭小子拦住路头，气得半死。哎唷喂……”哼哼唧唧的爬起身来，膝头一痛，便即跪倒。茅十八纵马近前，拉住他后领，提上马去。

韦小宝吃了这苦头，不敢再说要自己乘马了。两人共骑，驰出三十余里，见太阳已到头顶，到了一座小市镇上。茅十八慢慢溜下马背，再抱了韦小宝下马，到一家饭店去打尖。

韦小宝在妓院中吃饭，向来是坐在厨房门槛上，捧只青花大碗，白米饭上堆满嫖客吃剩下的鸡鸭鱼肉。菜肴虽是不少，却从来不曾跟人并排坐在桌边好好吃过一顿饭。这时见茅十八当他是平起平坐的朋友，眼前虽只几碗粗面条，一盘炒鸡蛋，心中却也大乐。

他吃了半碗面，只听得门外马嘶人喧，涌进十七八个人来，瞧模样是官面上的。韦小宝暗暗吃惊，低声道：“是官兵，怕是来捉你的。咱们快逃！”茅十八哼了一声，放下筷子，伸手按住刀柄。却见这群人对她并不理会，一叠连声的只催店小二快做菜做饭。

小镇上的小饭店中无甚菜肴，便只酱肉、熏鱼、卤水豆腐干、炒鸡蛋。那群人中为首的吩咐取出自己带来的火腿、风鸡佐膳。一人说道：“咱们在

云南一向听说，江南是好地方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我瞧啊，单讲吃的，就未必比得上咱们昆明。”另一人道：“你老哥在平西王府享福惯了，吃的喝的，自是大不相同。那可不是江南及不上云南，要知道，世上及得上平西王府的，可就少得很了。”众人齐声称是。

茅十八脸上变色，寻思，“这批狗腿子是吴三桂这大汉奸的部下？”

只听一个焦黄脸皮的汉子问道：“黄大人，你这趟上京，能不能见到皇上啊？”一个白白胖胖的人道：“依我官职来说，本来是见不着皇上的，不过凭着咱们王爷的面子，说不定能陛见罢！朝廷里的大老们，对咱们‘西选’的官员总是另眼相看几分。”另一人道：“这个当然，当世除了皇上，就数咱们王爷为大了。”

茅十八大声道：“喂，小宝，你可知道世上最不要脸的是谁？”韦小宝说：“我自然知道，那是乌龟儿子王八蛋！”他其实不知道，这句话等于没说。茅十八在桌上重重一拍，说道：“不错！乌龟儿子王八蛋是谁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妈的，这乌龟儿子王八蛋，他妈的不是好东西。”说着也在桌上重重一拍。茅十八道：“我教你个乖，这乌龟儿子王八蛋，是个认贼作父的大汉奸，将咱们大好江山，花花世界，双手送了给鞑子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那十余名官府中人都瞪目瞧着他，有的已是满脸怒色。

茅十八道：“这大汉奸姓吴，他妈的，一只乌龟是吴一龟，两只乌龟是吴二龟，三只乌龟呢？”韦小宝大声道：“吴三龟！”茅十八大笑，说道：“正是吴三桂这大……”

突然之间，呛啷啷声响，七八人手持兵刃，齐向茅十八打来。韦小宝忙往桌底一缩。只听得乒乒乓乓，兵刃碰撞声不绝，茅十八手挥单刀，已跟人斗了起来。韦小宝见他坐在长凳上不动，知他大腿受伤，行走不便，心中暗暗着急。过了一会，当的一声，一柄单刀掉在地下，跟着有人长声惨呼，摔了出去。但对方人多，韦小宝见桌子四周一条条腿不住移动，这些腿的脚上或穿布鞋，或穿皮靴，自然都是敌人，茅十八穿的是草鞋。只听得茅十八边打边骂：“吴三桂是大汉奸，你们这批小汉奸，老子不将你们杀个干干净净……啊哟！”大叫一声，想是身上受了伤，跟着只见一人仰天倒下，胸口汩汩冒血。

韦小宝伸出手去，拾起掉在地下的一柄钢刀，对准一只穿布鞋的脚，一刀向脚背上剁了下去，擦的一声，那人半只脚掌登时斩落。那人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向后便倒。

桌子底下黑蒙蒙地，众人又斗得乱成一团，谁也不知那人因何受伤，只道是给茅十八打伤的。韦小宝见此计大妙，提起单刀，又将一人的脚掌斩断。

那人却不摔倒，痛楚之下，大叫：“桌子底……底下……”弯腰察看，却给茅十八一刀背打上后脑，登时昏晕。便在此时，韦小宝又是一刀斩在一人的小腿之上。

那人大叫一声，左手一掀桌子，一张板桌连着碗筷汤面，飞将起来。那人随即举刀向韦小宝当头砍去。茅十八挥刀格开，韦小宝连爬带滚，从人丛中钻了出来。那小腿被斩之人怒极，挺刀追杀过来。韦小宝大叫：“辣块妈妈！”又钻入了一张桌子底下，那人叫道：“小鬼，你出来！”韦小宝道：“老鬼，你进来！”

那人怒极，伸左手又去掀桌子。突然之间，砰的一声响，胸口中拳，身子飞了出去，却是坐在桌旁的一人打了他一拳。

出拳之人随即从桌上筷筒中拿起一把竹筷，一根根的掷将出去。只听得“唉唷”、“啊哟”惨呼声不绝，围攻茅十八的诸人纷纷被竹筷插中，或中眼睛、或插脸颊，都是伤在要紧之处。一人大声叫道：“强盗厉害，大伙儿走罢！”扶起伤者，夺门而出。跟着听得马蹄声响，一行人上马疾奔而去。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从椅子底下钻出来，手中兀自握着那柄带血的钢刀。茅十八一跷一拐的走过去，抱拳向坐在桌边之人说道：“多谢尊驾出手助拳，否则茅十八寡不敌众，今日的事可不好办。”韦小宝回头看去，微微一怔，原来坐着的那人，便是先前在道上拉住了他坐骑的汉子，自己曾骂过他几句的。

那汉子站起身来还礼，说道：“茅兄身上早负了伤，仍是激于义愤，痛斥汉奸，令人好生相敬。”茅十八笑道：“我生平第一个痛恨之人，便是大汉奸吴三桂，只可惜这恶贼远在云南，没法找他晦气，今日打了他手下的小汉奸，当真痛快。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”那汉子道：“此处人多，说来不便。茅兄，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着转身去扶桌边的一个女客。那女客始终低下了头，瞧不见她脸容。

茅十八怫然道：“你姓名也不肯说，太也瞧不起人啦。”那人并不答理，扶着那女客走了出去，经过茅十八身畔时，轻轻说了一句话。

茅十八全身一震，立时脸现恭谨之色，躬身说道：“是，是。茅十八今日见到英雄，实是……实是三生有幸。”

那人竟不答话，扶着那女客出了店门，上车乘马而去。

韦小宝见茅十八神情前倨后恭，甚觉诧异，问道：“这小子是什么来头？瞧你吓得这个样子。”茅十八道：“什么小子不小子的？你嘴里放干净些。”眼见饭店中的老板与店伴探头探脑，店堂中一塌糊涂，满地鲜血，说道：“走罢！”扶着桌子走到门边，拿起一根门闩撑地，走到店门外，从店外马桩子上解开马缰，说道：“你扳住马鞍，左脚先踏马镫子，然后上马……对了，就是这样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本来会骑马的，好久不骑，这就忘了。哪有什么希奇？”

茅十八一笑，跃上另一匹马，左手牵着韦小宝坐骑的缰绳，纵马北行，说道：“我身上有伤，遇上了鹰爪对付不了。咱们不能再走官道，须得找个隐僻所在，养好了伤再说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刚才那人武功倒也了得，一根根竹筷掷了出去，便将人打走。茅大哥，我瞧你是及不上他了。”茅十八道：“那自然。他是云南沐王府中的英雄，岂有不了得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是云南沐王府的吗？我还道是天地会中那个什么陈总舵主呢，瞧你吓得这副德性。”茅十八怒道：“我吓什么了？小鬼头胡说八道。我是尊敬沐王府，对他自当客气三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人家可没对你客气哪！你问他尊姓大名，他理也不理，只说‘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’”茅十八道：“他后来不是跟我说了吗？否则的话，我怎知他是沐王府的？”韦小宝问道：“他在你耳朵边说了句什么话？”茅十八道：“他说：‘在下是云南沐王府的，姓白。’”韦小宝道：“嗯，姓白，原来是个吃白食的。”茅十八道：“小孩儿别胡说八道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见了沐王府的人便吓得魂不附体，老子可不放在心上。茅大哥，你不怕鳌拜，不怕大汉奸吴三桂，却去怕什么云南沐王府，他们当真有三头六臂不成？啊，我知道啦，你怕他用两根筷子戳瞎了你一对眼睛，茅十八变成了茅瞎子。”

茅十八道：“我也不是怕他们，只不过江湖上的好汉倘若得罪了云南沐王府，丢了性命不打紧，却惹得万人唾骂，给人瞧不起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云南沐王府到底是什么脚色，又有这等厉害？”茅十八道：“你不是武林中人，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妈的，好神气吗？我压根儿就不希罕。”

茅十八道：“咱们在江湖上行走，要见到云南沐王府的人，本来已挺不容易，要他们结交，那更是千难万难了。今天刚好碰上老子跟吴三桂的手下人动手，沐王府跟吴三桂是死对头，他们自然要帮我。偏偏你这小子不学好，尽使些下三滥的手段，连带老子也给人家瞧不起了。”说着不由得满脸怒色。

韦小宝道：“啊哟，啧啧，人家摆臭架子，不肯跟你交朋友，怎么又怪起我来啦？”

茅十八怒道：“你钻在桌子底下，用刀子去剁人家脚背，他妈的，这又是什么武功了？人家英雄好汉瞧在眼里，怎么还能当咱们是朋友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若不是老子剁下几只脚底板，只怕你的性命早没了，这时候却又怪起我来。”

茅十八想到给云南沐王府的人瞧得低了，越想越怒，说道：“我叫你不要跟着我，你偏要跟来。你用石灰撒人眼睛，这等下三滥的行径，江湖上最给人瞧不起，比之下蒙药、烧闷香，品格还低三等。我宁可给那黑龙鞭史松杀了，也不愿让你用这等卑鄙无耻的下流手段来救了性命。他妈的，你这小鬼，我越瞧越生气。”

韦小宝这才明白，原来用石灰撒人眼睛，在江湖上是极其下流之事，自己竟是犯了武林中的大忌。而钻在桌子底下剁人脚板，显然也不是什么光彩武功，但给他骂得老羞成怒，恶狠狠的道：“用刀杀人是杀，用石灰杀人也是杀，又有什么上流下流了？要不是我这小鬼用下流手段救你，你这老鬼早就做了上流鬼啦。你的大腿可不是受了伤么？人家用刀子剁你大腿，我用刀子剁人家脚板，大腿跟脚板，都是下身的东西，又有什么分别？你不愿我跟你上北京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以后大家各不相识便是。”

茅十八见他身上又是尘土，又是血迹，心想这小孩所以受伤，全是因己而起，此地离扬州已远，将这小孩撇在荒野之中，毕竟太也说不过去，何况这小孩于自己有两番救命之德，岂能忘恩负义？便道：“好，我带你上北京是可以的，不过你须得依我三件事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说道：“依你三件事，那有什么打紧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什么马难追！”他曾听说书先生说过“驷马难追”，但这个“驷”字总是记不起来。

茅十八道：“第一件是不许惹事生非，污言骂人，口中得放干净些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还不容易？不骂就不骂，可是倘若人家惹到我头上呢？”茅十八道：“好端端地，人家为什么会来惹你？第二件，倘若跟人家打架，不许张口咬人，更不许撒石灰坏人眼睛，至于在地下打滚，躲在桌子底下剁人脚板，钻人裤裆，捏人阴囊，打输了大哭大叫，躺着装死这种种勾当，一件也不许做。这都是给人家瞧不起的行径，不是英雄好汉之所为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打不过人家，难道尽挨揍不还手？”茅十八道：“还手要凭真武功，似你这等无赖流氓手段，可让别人笑歪了嘴巴。你在妓院中鬼混，那也不打紧，跟着我行走江湖，趁早别干这一套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你说打架要凭真实武功，我一个小孩子，有什么真实武功？这也不许，那也不

许，还不是挨揍不还手？”

茅十八又道：“武功都是学的，谁又从娘肚子里把武功带出来了？你年纪还小，这时候起始练武，正来得及。你磕头拜我为师，我就收了你这个徒弟。我一生浪荡江湖，从没几天安静下来，好好收个徒弟。算你造化，只要你听话，勤学苦练，将来未始不能练成一身好武艺。”说着凝视韦小宝，颇有期许之意。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不成，我跟你的是平辈朋友，要是拜你为师，岂不是矮了一辈？你奶奶的，你不怀好意，想讨我便宜。”

茅十八大怒，江湖之上，不知有多少人曾想拜他为师，学他江湖上赫赫有名的“五虎断门刀法”，只是这些人若非心术不正，便是资质不佳，又或是机缘不巧，自己身有要事，无暇收徒传艺，今日感念韦小宝救过自己性命，想授他武功，哪知他竟一口拒绝，大怒之下，便欲一掌打将过去，手已提起，终于忍住不发，说道：“我跟你讲，此刻我心血来潮，才肯收你为徒，日后你便磕一百个响头求我，我也不收啦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有什么希罕？日后你便是磕三百个响头求我，哀求我拜你为师，我也还是不肯。做了你徒弟，什么事都得听你吩咐，那有什么味道？我不要学你的武功。”

茅十八气愤愤的道：“好，不学便不学，将来你给敌人拿住了，死不得，活不成，可别后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又有什么后悔了？就算学成跟你一般的武功，又有什么好？你给黑龙鞭缠住了，动也动不得；见到云南沐家一个吃白食的家伙，恭恭敬敬的只想拍马屁，跟人家结交，人家却偏偏不睬你。我武功虽不及你，却……”

茅十八越听越怒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拍的一声，重重打了他个嘴巴。韦小宝料知他要打，竟然不哭，反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给我说中了心事，这才大发脾气。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想跟人家交朋友，人家不睬你，你就把气出在老子头上？”

茅十八拿这小孩真没办法，打也不是，骂也不是，撇下他不理又不是，他本是霹雳火爆的脾气，这时只好强自忍耐，哼了一声，鼓起了腮帮子生气，松手放开了缰绳，叫道：“马儿，马儿，快来个老虎跳，把这小鬼头摔个半死。”他本来要韦小宝依他三件事，但第二件便说不拢，第三件事也想不起来了。

韦小宝自行拉缰，那坐骑倒乖乖的行走，并不跟他为难。韦小宝心下大乐，心道：“你不教我骑马，老子可不是自己会了吗？”又想：“今后我跟着你行走江湖，总会时时见你和人家动手打架。你不教我，难道我没生眼珠，不会瞧么？我不但会学你的武功，连你对头的武功也一起学了。几个人的武功加在一起，自然就比你强了。呸，他妈的，好希罕吗？那吃白食的小子掷筷子的本事倒挺管用，倘若他向老子磕头，求我学他这门功夫，老子倒不妨答应了他。他妈的，他为什么要向我磕头，求我学他这门功夫？”想到这里，不禁嗤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茅十八回头问道：“什么事好笑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想沐王府这吃白食的小子……”茅十八道：“什么吃白食的小子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可不是姓白吗？”茅十八道：“姓白管姓白，怎么姓白的就吃白食？他们姓白的，在云南沐王府中可大大的了不起哪。刘、白、方、苏，是云南沐王府的四大家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三大家将、四大家将？沐王府又是什么鬼东西？”

茅十八道：“你口里干净些成不成？江湖之上，提起沐王府，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什么鬼不鬼的？”韦小宝嗯了一声。

茅十八道：“当年明太祖起兵反元，沐王爷沐英立有大功，平服云南，太祖封他沐家永镇云南，死后封为什么王，子孙代代，世袭什么国公。”韦小宝一拍马鞍，大声道：“原来云南沐王府什么的，是沐英沐王爷家里。你老说云南沐王府，说得不清不楚，要是早说沐英沐王爷，我哪还有不知道的？沐王爷早死了几千年啦。你也不用这么害怕。”

茅十八道：“什么几千年？胡说八道。咱们江湖上汉子敬重沐王府，倒不是为了沐英沐王爷，而是为了他的子孙沐天波。明朝末代皇帝桂王逃到云南，黔国公沐天波，对了，记起来啦，是黔国公，他忠心耿耿，保驾护主。吴三桂这奸贼打到云南，黔国公保了桂王逃到缅甸。缅甸的坏人要杀桂王，沐天波代主而死。这等忠义双全的英雄豪杰，当真古今少有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啊，这位沐天波老爷，原来就是《英烈传》中沐英的子孙。沐王爷勇不可当，是太祖皇帝的爱将，这个我知道得不想再知道啦。”他曾听说书先生说《英烈传》，徐达、常遇春、胡大海、沐英这些大将的名字，他听得极熟，又问：“你怎不早说？我如早知沐王府便是沐英沐王爷家中，对那吃白食的朋友也客气三分了。刘、白、方、苏四大家将，又是什么人？”

茅十八道：“刘白方苏四家，向来是沐王府的家将，祖先随着沐王爷平服云南。天波公护驾到缅甸，这四大家将的后人也都力战而死。只有年幼的子弟逃了出来。我见了那位姓白的英雄所以这样客气，一来他帮我打退大汉奸的鹰犬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也帮你打退大汉奸的鹰犬，你对我怎么又不客气？”茅十八瞪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二来他是忠良的后人，江湖上人人敬重。倘若得罪了云南沐家之人，岂不为天下万人唾骂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见到忠良之后，自然是要客气些。”

茅十八道：“识得你以来，第一次听到你说一句有道理的话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可不知要等到几时，才听到你说一句有道理的话。沐王爷铜角渡江，火箭射象，这样的大英雄，谁不敬重？又何必要你多说个屁？”茅十八问道：“什么叫做铜角渡江，火箭射象？”

韦小宝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只知道拍云南沐王府的马屁，原来不知道沐王爷是多大的英雄。你可知沐王爷是太祖皇帝的什么人？”茅十八道：“沐王爷是太祖皇帝手下大将，谁不知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呸，大将？大将自然是大将，难道是无名小卒？哪，太祖手下，共有六王，徐达徐王爷、常遇春常王爷，你自然知道啦，还有四王是谁？”

茅十八是草莽豪杰，于明朝开国的史实一窍不通，徐达、常遇春的名字当然听说过，却不知他们是什么六王，也不知此外还有四个什么王。韦小宝却在扬州茶坊之中将这部《英烈传》听得滚瓜烂熟。其时明亡未久，人心思旧，却又不肯公然谈论反清复明之事，茶坊中说书先生讲述各朝故事，听客最爱听的便是这部敷演明朝开国、驱逐鞑子的《英烈传》。明太祖开国，最艰巨之役是和陈友谅鄱阳湖大战，但听客听来兴致最高的，却是如何将蒙古鞑子赶出塞外，如何打得众鞑子落荒而逃。大家耳中所听，是明太祖打蒙古鞑子，心中所想，打的却变成了满洲鞑子。汉人大胜而鞑子大败，自然志得意满。是以明朝开国诸功臣中，尤以徐达、常遇春、沐英三人最为听众所崇拜。说书先生说到三人如何杀鞑子之时，加油添酱，如火如荼，听众也便眉飞色舞，如醉如痴。

韦小宝见茅十八答不上来，甚是得意，说道：“还有四王，便是李文忠、邓愈、汤和以及沐英沐王爷。这四位王爷封的是什么王，跟你说了，料你也记不到，是不是？”其实他自己也根本记不起这六王封的是什么王。茅十八点了点头。

韦小宝又道：“汤和是明太祖的老朋友，年纪大过太祖；邓愈也是很早就结识了太祖，一直跟他打江山的。李文忠是太祖的外甥。沐王爷是太祖的义子，跟太祖姓朱，叫做朱英，后来立功大了，太祖叫他复姓，才叫做沐英。”茅十八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么铜角射象什么的，又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铜角渡江，不是铜角射象。太祖打平天下，最后只有云南、贵州的梁王未曾降服。那梁王叽哩咕嗜花，是元朝末代皇帝的侄儿，守住了云南、贵州，不肯投降。”那梁王本名把匝刺瓦尔密，韦小宝记不住他的名字，随口胡诌。茅十八虽觉奇怪，也不敢反驳，只听韦小宝续道：“太祖皇帝龙心大怒，便点三十万军马，命沐王爷带领前去攻打，来到云南边界，遇到元兵。元兵的元帅叫做达里麻，此人身高十丈，头如巴斗……”

茅十八道：“哪有身高十丈之人？”韦小宝知道说溜了嘴，辩道：“鞑子自然生得比咱们中国人高大些。那达里麻身披铁甲，手执长枪，在江边哇啦啦一声大叫，便如半空中连打三个霹雳，只听得扑通、扑通、扑通，响声不断，水花四溅。你道是什么事？”茅十八道：“不知道，是什么事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原来达里麻哇哇大叫，声音传过江去，登时有十名明兵给他吓破胆子，摔下马来，掉进江中。沐王爷一见不对，心想再给他叫得几声，我军纷纷堕江，大事不好，于是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”

韦小宝平时说话，出口便是粗话，“他妈的”三字片刻不离口，但讲到沐英平云南的故事，学的是说书先生的口吻，粗话固然一句没有，偶然还来几句或通或不通的成语。

他继续说道：“沐王爷眼见得达里麻张开血盆大口，又要大叫，于是弯弓搭箭，飏的一箭，便向达里麻口中射去。沐王爷的箭法百步穿杨，千步穿口，这一箭呼呼风响，横过了江面，直向达里麻的大嘴射到。那达里麻也是英雄好汉，眼见这箭来得势道好凶，急忙低头，避了开去。只听得后军齐声呐喊：‘不好了！’达里麻回头一看，只见十名将军胸口都穿了个洞，鲜血狂喷。却原来沐王爷这一箭连穿十名将军，从第一名将军胸口射进，背后出来，又射入了第二名将军胸口，一共穿了十人。”

茅十八摇头道：“哪有此事？沐王爷就算天生神力，一箭终究也射穿不了十个人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沐王爷是天上星宿下凡，玉皇大帝派他来保太祖皇帝驾的，岂同凡人？你道是你茅十八吗？这一箭穿十，有个名堂，叫做‘穿云箭’。”

茅十八将信将疑，问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达里麻一见大怒，心想你会射箭，难道我就不会？提起硬弓，也是一箭向沐王爷射将过来。沐王爷叫声：‘来得好！’左手两根手指伸出，轻轻便将来箭挟住了，正在此时，天空一群大雁飞过，啼声嘹亮，沐王爷心生一计，叫道：‘我要射中第三只雁儿的左眼！’飏的一箭，向那雁儿射去。达里麻心想：‘你要射第三只雁儿，已不容易，怎地还分左眼右眼？’抬头看去。便在此时，沐王爷连珠箭发，三箭齐向达里麻射到。”

茅十八拍腿叫道：“妙极！这是声东击西的法子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也算达里麻命不该绝，第一箭正中他的左眼，仰后便倒，

第二箭、第三箭又接连射死了鞑子八名大将。鞑子身上多毛，明军叫他们毛兵毛将。沐王爷连射三箭，射死了一十八员毛将，这叫做‘沐王爷隔江大战，三箭射死毛十八！’”

茅十八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沐王爷隔江射死毛十八！”说到这里，忍不住格格格笑了出来。茅十八这才明白，他果然是绕着弯儿在骂自己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胡说八道！沐王爷隔江大战，三箭射死韦小宝！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那时我还没生，沐王爷又怎射得死我？”茅十八道：“你休得乱说。达里麻左眼中箭，却又如何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元兵见元帅中箭，倒下马来，登时大乱。沐王爷正要下令大军渡江，忽然听得隔江响号，元兵已有援兵开到，对岸乱箭齐发，只遮得天都黑了。沐王爷又生一计，派了手下四员大将，悄悄领兵到下游渡江，绕到元兵阵后，大吹铜角。”

茅十八道：“这四员大将，想必便是刘白方苏四人了？”韦小宝也不知是与不是，却不愿被茅十八猜中，说道：“不对，那四员大将，乃是赵钱孙李。刘白方苏四将，随在沐王爷身边。”茅十八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沐王爷传下号令，叫刘白方苏四将手下兵士，齐声呐喊，同时将小船、木排推下江中，派出一千明兵，装腔作势。假作渡江。元兵眼见明兵要渡过江来，更是没命的放箭。沐王爷当即收兵，过不到半个时辰，又派兵装模装样的假渡江，元兵又再放箭，江中也不知射死了多少鱼鳖虾蟹。”

茅十八道：“这个我又不信了。射死鱼儿，那也罢了。虾儿极细，螃蟹甲鱼身上有甲，又怎射得它死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若不信，那就到前面镇上买一只甲鱼，买一只螃蟹，再买一只虾儿，用绳穿了，挂将起来，再放箭射过去，且看射得死呢还是射不死。”茅十八心想：“咱们赶路要紧，哪有这等闲功夫去胡闹。”他听得入神，生怕韦小宝放刁不说，便道：“好，你说射得死便射得死，后来怎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后来沐王爷手下的兵士，从江中抬起十八只给射死了的、身上有毛的老甲鱼，煮来吃了，便没事了。”

茅十八笑骂：“小鬼头，偏爱绕着弯儿骂人。你说沐王爷怎生渡江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沐王爷一见鞑子兵放箭，便吩咐擂鼓呐喊，作势渡江，如此多次，却并不真的渡江。只听得鞑子兵阵后铜角之声大作，知道赵钱孙李四将已从下游渡江，绕到鞑子兵阵后，这才下令杀将过去。众兵将竖起盾牌，挡在身前，撑动小船筏子，渡江进攻。鞑子兵放了大半天箭，这箭已差不多射完啦，听得阵后敌人杀来，主将又中箭重伤，不由得军心大乱：沐王爷一马当先，冲将过去，鞑子兵东奔西逃，乱成一团。沐王爷眼见鞑子兵阵中有一大将横卧马上，许多鞑子兵前后保护，知道必是达里麻，当即拍马追上，喝道：‘鞑子达里麻，还不下马投降？’达里麻道：‘我……我不是达里麻！我是茅……’沐王爷见他左眼之中插着一根羽箭，箭梢上有个金字，正是一个‘沐’字，却不是自己的羽箭是什么、哪里还肯客气，轻伸猿臂，一把抓将过来，往地下一掷，喝道：‘绑起来！’早有刘白方苏四将过来。揪住达里麻，绑得结结实实，这一仗鞑子兵大败，溺死在江中的不计其数。江中的王八吃了不少长毛鞑子的尸首，从此身上有毛，这种王八叫做毛王八，那是别处没有的。”

茅十八觉得韦小宝又在骂自己了，哼了一声，却也不敢确定，或许云南江中真有毛王八亦未可知。

韦小宝道：“沐王爷大获全胜，当即进兵梁王的京城。来到城外，只见城中无声无息。沐王爷下令擂鼓讨战，只见城头挑起一块木牌，写着‘免战’二字。”茅十八道：“原来梁王知道打不过，挂起免战牌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沐王爷仁慈为怀，心想这梁王高挂免战牌，多半是要投降，我如下今攻城，城破之后，百姓死伤必多，不如免战三日，让他投降，免得杀伤百姓。”茅十八一拍大腿，大喊道，“是啊，沐王爷一家永镇云南，与明朝同始同终，便因沐王爷爱护百姓，一片仁心，所以上天保佑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当晚沐王爷坐在军营之中，挑灯夜看春秋。”茅十八道：“关王爷才看《春秋》，难道沐王爷也看《春秋》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大家都是王爷，自然都看《春秋》，不看《春秋》，难道看夏冬吗？那夏冬是张飞看的书，莽张飞有勇无谋。沐王爷是天上武曲星转世，和关王爷一般，只看《春秋》，不看夏冬。”茅十八也不知道《春秋》和夏冬是什么东西，点头称是。

韦小宝道：“沐王爷看了一会，忽然要小便，站起身来，拿起太祖皇帝御赐的金夜壶，正要小便，忽听得城中传来几声大吼，声音极响，既不是虎啸，亦不是马嘶。沐王爷一听，暗叫不好……”茅十八道：“那是什么叫声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倒猜猜看。”茅十八道：“定是又有几个鞑子，好像达里麻一般，在城中大声吼叫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不是！沐王爷一听之下，登时也不小便了，将金夜壶恭恭敬敬的往桌上一放……”茅十八道：“怎地将便壶放在桌上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是太祖皇帝御赐的金便壶，你道是寻常便壶吗？所以沐王爷放的时候，定要恭恭敬敬。他放下便壶，立即击鼓升帐，召集众将官，取过一枝金批令箭，说道：‘刘将官听着：令你带领三千士兵，连夜去捕捉田鼠，捕多者有赏，捉不到者军法从事。’刘将官道：‘得令！’接了令箭，便去捕捉田鼠。”

茅十八大奇，问道：“捕捉田鼠又干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沐王爷用兵如神，军机岂可泄漏。元帅有令，照办就是。接令的将军倘若多问一句，沐王爷一怒之下，立刻推出帐外斩首。你要是做沐王爷手下的将官，老是这样问长问短，便有十八颗脑袋瓜子，他妈的也都给沐王爷砍了。”茅十八道：“我倘若做了将官，自然不问。你又不是沐王爷，难道就问不得吗？”

韦小宝摇手道：“问不得，问不得！沐王爷取过第二枝金批令箭，叫白将官听令，说道：‘命你带二万官兵，在五里之外掘下一条长坑，长二里，宽二丈，深三丈，连夜赶掘，不得有误。’白将官领命而去。沐王爷随即下令退兵，拔营而去，退到离城六里扎营。”

茅十八愈听愈奇，道：“那当真奇怪，我可半点也猜不到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哼！沐王爷用兵之法倘若给你猜到，沐王爷变成茅十八，茅十八变成沐王爷了。第二日早晨，刘白二将回报：田鼠已捉到一万多只，长坑也已掘成。沐王爷点头道：‘好！’命探子到城边探看劝静。午牌时分，忽听得城中金鼓雷鸣，齐声呐喊。探子飞马回报：‘启禀元帅：大事不好！’沐王爷一拍桌子，喝道：‘他妈的，何事惊慌？’探子说道：“启禀元帅：鞑子大开北门、城中涌出几百只长鼻子牛妖，正向我军冲锋而来！”沐王爷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‘什么长鼻子牛妖！再探。’探子得令而去。”

茅十八奇道：“长鼻子牛妖是什么家伙？”韦小宝正色道：“我早料到你不识的了。这些家伙身子比牛还大。皮粗肉厚，鼻子老长，两根尖牙

向前突出，一双大耳朵晃啊晃的，模样儿凶猛无比，可不是长鼻子牛妖吗？”茅十八“嗯”了一声，点点头，凝思这长鼻子牛妖的模样。韦小宝道：“沐王爷自言自语：‘这探子是个胡涂蛋，少见多怪，见到骆驼说是马背肿，见到大象说是长鼻子牛妖！’”

茅十八一怔，随即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探子果然胡涂，竟管大象叫作长鼻子牛妖。不过他是北方人，从来没见过大象，倒也怪不得。”

扬州城说书先生说到“长鼻子牛妖”这一节书时，茶馆中必定笑声大作，此刻韦小宝依样葫芦的说来，果然也引得茅十八放怀大笑。韦小宝继续说道：“沐王爷摆开阵仗，远远望去，但见尘头大起，几百头大象头上都缚了尖刀，狂奔冲来，象尾上都是火光。原来云南地近缅甸，那梁王向缅甸买了几百头大象，摆下了一个火象阵，用松枝缚在大象尾上，点着了火。大象受惊，便向朋军冲来。大象皮坚肉厚，弯箭射它不倒，明军只消一乱，鞑子兵便可跟在象后，掩杀过来。明军都是北方人，从未见过大象，一见之下，不由得心头发慌，暗暗叫道：‘牛魔王尾巴会喷火，今日大事不好了！’”

茅十八脸有忧色，沉吟道：“这火象阵果然厉害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沐王爷不动声色，只是微微冷笑，待得大象冲到十丈之外，喝道：‘放田鼠！’那一万多只田鼠放了出来，霎时之间，满地都是老鼠，东奔西窜。要知道大象不怕狮熊虎豹，最怕的却是老鼠。老鼠如果钻入了大象的耳朵，吃它脑髓，大象半点奈何不得。众大象一见老鼠，吓得魂飞天外，掉头便逃，冲入鞑子阵中，只踏得鞑子将官兵卒头破腿断。有些大象不辨东南西北，向明军继续冲将过来，便一一掉入陷坑之中。沐王爷叫道，‘放火箭！’他老人家这一声令下，只见天空中千朵万朵火花，好看煞人。”

茅十八问道：“怎么箭上会发火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道火箭是有火的箭么？错了！火箭便是烟花炮仗。明军之中，有放炮放铳用的硝磺火药，沐王爷早一晚已传下号令，命军士用火药做成烟火炮仗，射出去时，火花满天，砰砰的响成一片。那些大象更加怕了，没命价的奔跑，鞑子的阵势被大象冲了个稀巴烂，希里呼卢，一塌胡涂。沐王爷下令擂鼓进攻，众兵将大声呐喊，跟着大象冲进城去，梁王带了妃子正在城头喝酒，等候明军大败的消息，却见几百头大象冲进城来。梁王大叫：‘咕噜阿布吐，呜里呜！咕噜阿布吐，呜里呜！’”

茅十八奇道：“他呜野鸣的，叫些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他是鞑子，叫的自然还是鞑子话，他说，‘啊哟不好了，大象起义了！’奔下城头，青见一口井，便跳将下去，想要自杀。不料那梁王太过肥胖，肚子极大，跳下了一半，肚子塞在井口，上不上，下不下，大叫，‘啊哟不好了！孤王半天吊！’”

茅十八道：“怎么他这次不叫鞑子话了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他叫的还是鞑子话，反正你义不懂，我便改成了咱们的话。沐王爷一马当先，冲进城来，看见一个老鞑子身穿黄袍，头戴金冠，知道必是梁王，见他一个大肚皮塞在井口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抓住他头发，一把提了起来，只闻得臭气冲天，却原来梁王慌得很了，屎尿直流！”

茅十八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小宝，你说的故事当真好听，原来沐王爷平云南，全仗智勇双全。倘若他不摆老鼠阵，梁王那火象阵冲将过来，明军非大败不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还用说？沐王爷打仗用老鼠，咱们打仗用石灰，哥儿俩半斤八两。”茅十八摇头道：“不对！常言道兵不厌诈，打仗用计策

是可以的。诸葛亮可不是会摆空城计吗？咱们一刀一枪，行走江湖，却得光明磊落，打仗和打架全然不同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看也差不多。”

两人一路上谈谈说说，倒也颇不寂寞。茅十八将江湖上的种种规矩禁忌，一件件说给韦小宝听，最后说道：“你不会武功，人家知道你不是会家子，就不会辣手对付，千万不可冒充，反而吃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‘小白龙’韦小宝只会水底功夫，伏在水底，生吃鱼虾，这陆上功夫嘛，却不怎么考究。”茅十八哈哈大笑。

当晚两人在一家农家借住。茅十八取出几两银子给那农家，将养了十来日，身上各处伤势大好，这才雇了大车上道。

注：“最好交情见面韧”是“一见如故”的意思，并不是说初见面交情最好，后来就渐渐不好了。

一名大汉扑将过来，茅十八飞脚踢去，正中小腹，那大汉直飞出去。其余五名大汉破口大骂，纷纷扑来。茅十八使开擒拿手法，时撞掌劈，顷刻间打倒了四个。

第三回 符来袖里围方解 椎脱囊中事竟成

不一日到了北京，进城之时，已是午后，茅十八叫韦小宝说话行动，须得小心，京城之地，公差耳目众多，可别露出了破绽。韦小宝道：“我有什么破绽？你自己小心别露出破绽才是。你不是要找鳌拜比武吗？上门去找便是。”

茅十八苦笑不答，当日说要找鳌拜比武，只是心情激荡之际的一句壮语，他虽然卤莽粗豪，毕竟已在江湖上混了二十来年，岂不知鳌拜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大官，怎肯来跟他这么个江湖汉子比武，自己武功不过是二三流脚色，鳌拜倘若真是满洲第一勇士，多半打他不过，不过既已在韦小宝面前夸下海口，可不能不上北京，心想带着这小孩在北京城里逛得十天半月，瞧瞧京城的景色，大吃大喝个痛快，送他回扬州便是。鳌拜是一定不肯跟自己比武的，然而他是不肯，可不是自己不敢，韦小宝也不能讥笑我没种。万一鳌拜当真肯比，那么茅十八拼了这条命也就是了。

两人来到西城一家小酒店中，茅十八要了酒菜，正饮之间，忽见酒店外走进两个人来，一老一小。那老的约莫六十来岁，小的只十二三岁。两人穿的服色都甚古怪，韦小宝不知他们是何等样人，茅十八却知他们是皇宫中的太监。

那老太监面色蜡黄，弓腰曲背，不住咳嗽，似是身患重病。小太监扶住了他，慢慢走到桌旁坐下。老太监尖声尖气的道：“拿酒来！”酒保诺诺连声，忙取过酒来。

老太监从身边摸出一个纸包，打了开来，小心翼翼的用小指甲挑了少许，溶在酒里，把药包放回怀中，端起酒杯，慢慢喝下。过得片刻，突然全身痉挛，抖个不住。那酒保慌了，忙问：“怎么？怎么？”那小太监喝道：“走开！啰里啰唆干什么？”那酒保哈腰陪笑，走了开去，却不住打量二人。老太监双手扶桌，牙关格格相击，越抖越厉害，再过得片刻，连桌子也不注摇晃起来，桌上筷子一根根掉在地下。

小太监慌了，说道：“公公，再服一剂，好不好？”伸手到他怀中摸出了药包，便要打开。老太监尖声叫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不要……！”脸上神色甚是紧迫。小太监握着药包，不敢打开。

就在这时，店门口脚步声响，走进七名大汉来。都是光着上身，穿了牛皮裤子，辫子盘在头顶，全身油腻不堪，晶光发亮，似是用油脂自顶至腿都涂满了。七人个个肌肉虬结，胸口生着毳毳黑毛，伸出手来，无不掌巨指粗。七人分坐两张桌子，大声叫嚷：“快拿酒来，牛肉肥鸡，越快越好！”

酒保应道：“是！是！”摆上杯筷，问道：“客官，吃什么菜？”一名大汉怒道：“你是聋子吗？”另一名大汉突然伸手，抓住了酒保后腰，转臂一挺，将他举了起来。酒保手足乱舞，吓得哇哇大叫。七名大汉哈哈大笑。那大汉一甩手，将酒保摔了到店外，砰的一声，掉在地下。酒保大叫：“啊哟，我的妈啊！”众大汉又是齐声大笑。

茅十八低声道：“这是玩摔交的。他们抓起了人，定要远远摔出，免得对手落在身边，立即反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会不会摔交？”茅十八道：“我没学过。这种硬功夫遇上了武功好手，便没多大用处，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你打得过他们了？”茅十八微笑道：“跟这种莽夫有什么好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一个打他们七个，一定要输。”茅十八道：“他们不是我对手。”

韦小宝突然大声道：“喂，大个儿们，我这个朋友说，他一个人能打赢你们七个。”茅十八忙喝：“别惹事生非。”但韦小宝最爱的偏偏就是惹事生非，眼见那七名大汉无缘无故的将酒保摔得死去活来，心头有气，听茅十八说一人能打赢他们七个，便从中挑拨，好叫茅十八教训教训他们。

七名大汉齐向茅韦二人瞧来。一人问道：“小娃娃，你说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这朋友说，你们欺侮酒保，不算英雄好汉，有种的就跟他斗斗。”一名大汉怒目圆睁，对着茅十八道：“王八蛋，是你说的吗？”

茅十八知道这七人都是玩摔交的满洲人，本来不想闹事，但他一见满洲人便心中有气，又听那大汉开口骂人，提起酒壶，劈面使飞了出去。那大汉伸手一格，岂知茅十八在这一掷之中使上了内劲，喀喇一声，酒壶撞上他手臂，那大汉手臂剧痛，“啊哟”一声，叫了出来，另一名大汉扑将过来，茅十八飞脚向他踢去。满洲人摔交极少用腿，这一腿闪避不了，正中小腹、登时直飞出去。

其余五名大汉“混帐王八蛋”的乱骂，纷纷扑来。茅十八身形灵便，使开擒拿手法，时撞掌劈，顷刻间打倒了四个，另一个斜身以肩头受了茅八一掌，伸手抓住他后腰、举将起来，随即将他身子倒转，要将他头顶往阶石上捣去。茅十八双腿连环，噗噗两声，都踢在他胸口。那大汉口一张，鲜血狂喷，双手立时松开。

茅十八顺着那大汉仰面跌倒之势，双足已踹上他胸口，双掌一招“回风拂柳”，斜劈而出，正中第一名被酒壶掷中的大汉后心，喀喇一声响，那大汉断了几根肋骨，爬在桌上。茅十八一手拉住韦小宝，道：“小鬼头，就是会闯祸，快走！”两人发足往酒店门口奔去。

只跨出两步，却见那老太监弯着腰，正站存门口，茅十八伸手往他右臂轻轻一推，要想把他推开，不料手掌刚和他肩头相触，只觉得全身剧震，不由自主的一个踉跄，向旁跌出数步，右腰撞在桌上，那张桌登时倒塌，这一退之势，带得韦小宝也摔了出去。韦小宝大叫：“哎唷喂，我的妈啊，痛死人啦。”茅十八猛拿桩子，这才站住，只觉得全身发滚，便如火烧一般。他心下大骇，看那老太监时，只见他弓腰曲背，不住咳嗽，于适才之事似乎浑若不知。

茅十八知道今日遇上了高人，对方多半身怀邪术，否则武功纵比自己为高，也决不能将自己轻轻一推之力，化为偌大力道。武功中虽有“借力反打”之术，“四两拨千斤”之法，但都是对方有多大力量打来，便有多大力量反击出去，决无将小力化为大力之理。他急忙转身，提起兀自在大呼小叫的韦小宝，向后堂奔去。

只奔出三步，只听得一声咳嗽，那老太监已站在面前。茅十八一惊，足底使劲，上身向前一扑，似是向对方扑击，身子却已向后翻出。他双足尚未落地，忽觉背心上有股轻柔的力量撞到，急忙左手反掌击出，却击了个空，身子向前扑出，摔在两名大汉身上。

这一交摔得极重，幸好那两名大汉又肥又壮，做了厚厚的肉垫子，才没受伤。那两名大汉腿骨折断，站不起来，手臂却是无恙，当即施展摔交手法，将他牢牢抓住，茅十八欲待抗拒，手脚上竟使不出半点力道，原来背心穴道已给人封了。

他背脊向天，看不见身后情景，但听得那老太监不住咳嗽。有气无力的在责备小太监：“你又要给我服药，那不是存心害死我吗？这药只要多服得

半分，便要了我的老命，咳……咳……咳……咳，你这孩子，真是胡闹。”小太监道：“孩儿实在不知道，以后不敢了。”老太监道：“还有以后？唉，也不知道活得几天，咳……咳……咳……”小太监道：“公公，这家伙是什么来头？只怕是个反贼。”

老太监道：“你们这几位朋友，是哪里的布库？”一名大汉道：“回公公的话，我们都是郑王爷府里的，今天若不是公公出手，擒住了这反贼，我们的脸可丢得大了。”老太监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……那也是碰巧罢啦，咳……咳咳……你们也别惊动旁人，就将这汉子和那孩子，都送到大内尚膳监来，说是海老公要的人。”几名大汉齐声答应。

老太监道：“还不去叫轿子？你瞧我这等模样，还走得动吗？”小太监答应一声，飞奔出去。老太监伏在桌上，不停的咳嗽。

韦小宝见茅十八被擒，想起说书先生曾道，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须得脚底抹油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他沿着墙壁，悄悄溜向后堂，眼见谁也没留意到他，正自暗暗欢喜，那老公公伸指一弹，一根筷子飞将出来，戳在他右腿的腿弯之中。韦小宝右腿麻软，摔倒在地，再也动弹不得，张口便骂：“痲病成精老乌龟……”转眼见到一名大汉恶狠狠的模样，心中一吓，此后十来句恶毒的言语都缩入了肚里。

过不多时，门外抬来一乘轿子。小太监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公公，轿子到啦！”老太监咳嗽连声，在小太监扶持之下，坐进轿子，两名轿夫抬着去了。小太监跟随在后。

七名大汉中四人受伤甚轻，当下将茅十八和韦小宝用绳索牢牢绑起。绑缚之时，不住向茅十八拳打足踢。韦小宝忍不住口中不干不净，但两个重重的耳刮子一打，也只好乖乖的不敢作声。众大汉叫了两顶轿子来，又在二人口中塞了布块，用黑布蒙了眼，放入轿中抬走。韦小宝只在七岁时曾跟母亲去烧香时坐过轿子，此刻只好自己心下安慰：“他妈的，老子好久没坐轿了，今日孝顺儿子服侍老子坐轿，真是乖儿子、乖孙子！”但想到不知会不会陪着茅十八一起杀头，却也不禁害怕发抖。

他在轿中昏天黑地，但觉老是走不完。有时轿子停了下来，有人盘问，听得轿外的大汉总是回答：“尚膳监海老公叫给送去的。”韦小宝不知尚膳监是什么东西，但那海老公似乎颇有权势，只一提他的名头，轿子便通行无阻。有一次盘问之人揭开轿帷来张了张，说道：“是个小娃娃！”韦小宝想说：“是你祖宗！”苦于口中被塞了布块，说不出话来。

一路行去，他迷迷糊糊几乎要睡着了，忽然轿子停住，有人说道：“海公公要的人送到啦。”一个小孩声音道：“是了，海公公在休息，将人放在这里便是。”韦小宝听他声音，便是酒店中遇到的那小孩。只听先前那人道：“咱们回去禀告郑王爷，王爷必定派人来谢海老公。”那小孩道：“是了，你说海老公向王爷请安。”那人道：“不敢当。”跟着便有人将茅十八和韦小宝从轿中拖了出来，提入屋中放下。

耳听得众人脚步声远去，却听得海老公的几下咳嗽之声。韦小宝闻到一股极浓的药味，心想：“这老鬼病得快死了，偏偏不早死几日，看来还要我和茅大哥，替他到阎王跟前打个先锋。”四周静悄悄地，除了海老公偶尔咳嗽之外，更无别般声息。韦小宝手足被绑，手指脚趾都已发麻，说不出的难受，偏偏海老公似乎将他二人忘了，浑没理会。

过了良久良久，才听得海老公轻声叫了一声：“小桂子！”那小孩应道：

“是！”韦小宝心想：“原来你这臭小子叫作小桂子，跟你爷爷的名字有个“小”字相同。”只听海老公道：“将他二人松了绑，我有话问他们。”小桂子应道：“是！”

韦小宝听得喀喀之声，想是小桂子用刀子在割茅十八手脚上的绳子，过了一会，自己手脚上的绳子也割断了，跟着眼上黑布揭开。韦小宝睁开眼来，见置身之所是一间大房，房中物事稀少，只一张桌子，一张椅子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。海老公坐在椅中，半坐半躺，双颊深陷，眼睛也是半开半闭。此时天色已黑，墙壁上安着两座铜烛台，各点着一根蜡烛，火光在海老公蜡黄的脸上忽明忽暗的摇晃。

小桂子取出茅十八口中所塞的布块，又去取韦小宝口中的布块，海老公道：“这小孩子嘴里不干不净，让他多塞一会。”韦小宝双手本来已得自由，却不敢自行挖出口中的布块，心中所骂的污言秽语，只怕比之海老公所能想得到的远胜十倍。

海老公道：“拿张椅子，给他坐下。”小桂子到隔壁房里搬了张椅子来，放在茅十八身边，茅十八便即坐下。韦小宝见自己没有座位，老实不客气便往地下一坐。

海老公向茅十八道：“老兄尊姓大名，是哪一家哪一派的？阁下擒拿手法不错，似乎不是我们北方的武功。”茅十八道：“我姓茅，叫茅十八，是江北泰州五虎断门刀门下。”海老公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茅十八茅老兄，我也曾听到过你的名头。听说老兄在扬州一带，打家劫舍，杀官越狱，着实做了不少大事。”茅十八道：“不错。”他对这瘠病鬼老太监的惊人武功不由得不服。也就不敢出言顶撞。海老公道：“阁下来到京师，想干什么事，能跟我说说吗？”

茅十八道：“既落你手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姓茅的是江湖汉子，不会皱一皱眉头。你想逼供，那可看错人了。”海老公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谁不知茅十八是铁铮铮的好汉子，逼供可不敢。听说阁下是云南平西王的心腹亲信……”

他一句话没说完，茅十八大怒而起，喝道：“谁跟吴三桂这大汉奸有什么干系了？你这么说，没的污了我茅十八豪杰的名头。”海老公咳嗽几声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平西王有大功于大清，主子对他甚是倚重，阁下倘若是平西王亲信，咱们瞧着王爷的面子，小小过犯，也不必计较了。”茅十八大声道，“不是，不是！茅十八跟吴三桂这臭贼粘不上半点边儿，姓茅的决不叨这汉奸的光，你要杀便杀，若说我是吴贼的什么心腹亲信，姓茅的祖宗都倒足了大霉。”

吴三桂带清兵入关，以致明室沦亡，韦小宝在市井之间，听人提起吴三桂来，总是加上几个：“汉奸”、“臭贼”、“直娘贼”的字眼，心想：“听这老乌龟的口气，只要茅大哥冒认是吴三桂的心腹，便可放了我们。偏偏茅大哥骨头硬，不肯冒充。但骨头硬，皮肉就得受苦了。常言道得好：‘好汉不吃眼前亏’，吃眼前亏的自然不是好汉。咱们不妨胡说八道一番，说道吴三桂对咱哥儿俩如何如何看重，等到溜之大吉之后，再骂吴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不迟。”他手脚上血脉渐和，悄悄以袖子遮口，将嘴里塞着的布块挖了出来。

海老公正注视着茅十八的脸色，没见到韦小宝在暗中捣鬼，他见茅十八声色俱厉，微笑道：“我还道阁下是平西王派来京师的，原来猜错了。”

茅十八心想：“这一下在北京被擒，皇帝脚下的事，再要脱身是万万不能的了。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，茅十八一死不打紧，做人可不能含糊。”眼见韦小宝眼睁睁的正瞧着自己，便大声道：“老实跟你说，我在南方听得江湖上说道，那鳌拜是满洲第一勇士，什么拳毙疯牛，脚踢虎豹，说得天花乱坠。姓茅的不服，特地上北京来，要跟他比划比划。”

海老公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想跟鳌少保比武？鳌少保官居极品，北京城里除了皇上、皇太后，便数鳌少保了。老兄在北京等上十年八年，也未必见得着，怎能跟他比武？”

茅十八当时还当海老公使邪术，后来背心穴道被封，直到此刻才缓缓解开，已知这是极上乘的内功武术。瞧这老太监的神情口音，自是满人，自己连一个满洲老病夫都打不过，还说什么跟满洲第一勇士比武？他在扬州得胜山下恶战史松等人之时，虽情势危急，却毫不气馁，此刻对着这个瘠病鬼太监，竟不由得豪气尽消，终于叹了口气。

海老公问道，“阁下还想跟鳌少保比武吗？”茅十八道：“请问那鳌拜的武功，及得上尊驾几成？”海老公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鳌少保是出将入相的顾命大臣，富贵极品，荣华无比。我是个苦命的下贱人。跟鳌少保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，怎能相比？”他说的是二人身分地位，于武功一节竟避而不提。茅十八道：“那鳌拜的武功倘若有你一半，我就已万万不是对手。”海老公微笑道：“老兄说得太谦了。以老兄看来，在下的粗浅功夫，若和陈近南相比，却又如何？”

茅十八一跳而起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海老公道：“我问的是贵会总舵主陈近南。听说陈总舵主练有‘凝血神抓’，内功之高，人所难测，只可惜缘悭一面，我这下贱人，没福拜见陈总舵主。”茅十八道：“我不是天地会的，也没福气见过陈总舵主。听说陈总舵主武功极高，到底怎样高法，可就知道了。”

海老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茅兄，我早知你是杀好汉子，以你这等好身手，却为什么不跟皇家效力？将来做提督、将军，也不是难事。跟着天地会作乱造反，唉……”摇了摇头，又道，“那总是没有好下场。我良言相劝，你不如临崖勒马，退出了天地会罢。”

茅十八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是天地会。”突然放大喉咙，说道：“我这可不是抵赖不认。姓茅的只盼加入天地会，只是一直没人接引。江湖上有句话道：‘为人不识陈近南，就称英雄也枉然，’海老公，这话想来你也听说过。姓茅的是堂堂汉人，虽然没入天地会，然而决意反清复明，哪有反投满清去做汉奸的道理？你快快把我杀了罢！姓茅的杀人放火，犯下的事太大，早就该死了，只是没见过陈近南，死了有点不闭眼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你们汉人不眼满人得了天下，原也没什么不对。我敬你是一条好汉子，今日便不杀你，让你去见了陈近南之后，死得眼闭。盼你越早见到他越好，见到之时说海老公很想见见他，要领教领教他的‘凝血神抓’功夫，到底是怎样厉害，盼望他早日驾临京师。唉，老头儿没几天命了，陈总舵主再不到北京来，我便见他不到了。嘿嘿，‘为人不识陈近南，就称英雄也枉然！’陈近南又到底如何英雄了得？江湖上竟有偌大名头？”

茅十八听他说竟然就这么放自己走，大出意料之外，站了起来却不就走。海老公道：“你还等什么？还不走吗？”茅十八道：“是！”转身去拉了韦小宝的手，想要说几句活交待，却不知说什么活才好。

海老公又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亏你也是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久的人，这一点规矩也不懂。你不留点什么东西，就想一定了之？”

茅十八咬了咬牙道：“不错，是我姓茅的粗心大意。小兄弟，借这刀子一用，我断了左手给你。”说着向小太监小桂子身旁的匕首指了指。这匕首长约八寸，是小桂子适才用来割他手脚上绳索的。

海老公道：“一只左手，却还不够。”茅十八铁着脸道：“你要我再割下右手？”海老公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两只手。本来嘛，我还得要你对招子，咳……咳……可是你想见一见陈近南，没了招子，便见不到人啦。这么着，你自己废了左眼，留下右眼！”

茅十八退了两步，放开拉着韦小宝的手，左掌上扬，右掌斜按，摆了个“犀牛望月”的招式，心想：“你要我废了左眼，再断双手，这么个残废人活着干么？不如跟你一拚，死在你的掌底，也就是了。”

海老公眼睛望也不望他，不住咳嗽，越咳越厉害，到后来简直气也喘不过来，本来蜡黄的脸忽然胀得通红。小桂子道：“公公，再服一剂好么？”海老公不住摇头，但咳嗽仍是不止，咳到后来，忍不住站起身来，以左手扞住自己头颈，神情痛苦已极。

茅十八心想：“此时不定，更待何时？”一纵身，拉住了韦小宝的手，便往门外窜去。

海老公右手拇指和食指两根手指往桌边一捏，登时在桌边上捏下一小块木块，嗤的一声响，弹了出去。茅十八正自一大步跨将出去，那木片撞在他右腿“伏兔穴”上，登时右脚酸软，跪倒在地，跟着嗤的一声响，又是一小块木片弹出，茅十八左腿穴道又被击中，在海老公咳嗽声中，和韦小宝一齐滚倒。

小桂子道：“再服半剂，多半不打紧。”海老公道：“好，好，只……只要一点儿，多了危……危险得很。”小桂子应道：“是！”伸手到他怀中取出药包，转身回入内室，取了一杯酒出来，打开药包，伸出小指，用指甲挑了一些粉末。海老公道：“太……太多……”小桂子道：“是！”将指甲中一些粉末放回药包，眼望海老公。海老公点了点头，弯腰又大声咳嗽起来，突然间身子向前一扑，爬在地下，不住扭动。

小桂子大惊，抢过去扶，叫道：“公公，公公，怎么啦？”海老公喘息道：“好……好热……扶……扶我……去水……水缸……水缸里浸……浸……”小桂子道：“是！”用力扶了他起来。两人踉踉跄跄的抢入内室，接着便听到扑通一响的溅水之声。

这一切韦小宝都瞧在眼里，当即悄悄站起，蹑足走到桌边，伸出小指，连挑了三指甲药粉，倾入酒中，生怕不够，又挑了两指甲，再将药包折拢、重新打开，混去药粉中指甲挑动过的痕迹。只听得小桂子在内室道：“公公，好些了吗？别浸得太久了。”海老公道，“好热……好……热得火烧一般。”韦小宝见那柄匕首放在桌上，当即拿在手中，回到茅十八身边，伏在地下。

过不多时，水声响动，海老公全身湿淋淋地，由小桂子扶着。从内房中出来，仍是不住咳嗽。小桂子拿起酒杯，喂到他口边。海老公咳嗽不止，并不便喝：韦小宝一颗心几乎要从心窝中跳将出来，海老公道：“能够不吃……最好不……不吃这药……”小桂子道：“是！”将酒杯放在桌上，将药包包好，放入海老公怀中。可是海老公跟着又大咳起来，向酒杯指了指。小桂子拿起酒杯，送到他嘴边，这一次海老公一口喝干。

茅十八沉不住气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，海老公道：“你……你如想……活着出去……”突然间喀喇一声响，椅子倒塌。他身子向桌上伏去，这一伏力道奇大，喀喇、喀喇两声，桌子又塌，连人带桌，向前倒了下去。

小桂子大惊，大叫，“公公，公公！”抢上去扶，背心正对着茅十八和韦小宝二人。韦小宝轻轻跃起，提起匕首，向他背心猛戳了下去。小桂子低哼一声，便即毙命。海老公却兀自在地下扭动。

韦小宝提起匕首，对准了海老公背心，又侍戳下。便在此时，海老公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小……小桂子，这药不对啊。”韦小宝只吓得魂飞天外，匕首哪里还敢戳下去？海老公转过身来，一伸手，抓住了韦小宝左腕，道：“小桂子，刚才的药没弄错？”

韦小宝含含糊糊的道：“没……没弄错……”只觉左腕便如给一道铁箍箍住了，奇痛入骨，只吓得抓着匕首的右手缩转了尺许。

海老公颤声道：“快……快点蜡烛，黑漆漆一团，什么……什么也瞧不见。”

韦小宝大奇，蜡烛明明点着，他为什么说黑漆漆一团？“莫非他眼睛瞎了？”便道：“蜡烛没熄，公公，你……你没瞧见吗？”他和小桂子虽然都是孩子口音，但小桂子说的是旗人官腔，一时怎学得会，只好说得含含糊糊，只盼海老公不致发觉。

海老公叫道：“我……我瞧不见，谁说点了蜡烛？快去点起来！”说着便放开了韦小宝的手腕。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急忙走开，快步走到安在墙壁上的烛台之侧，伸手拨动烛台的铜圈，发出叮当之声，说道：“点着了！”

海老公道：“什么？胡说八道！为什么不点亮了蜡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身子一阵扭动，仰天摔倒。

韦小宝向茅十八急打手势，叫他快逃。茅十八向他招手，要他同逃，韦小宝转身走向门口，却听海老公呻吟道：“小……小桂子，小……桂子……你……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，我在这儿！”左手连挥，叫茅十八先逃出去再说，自己须得设法稳住海老公。

茅十八挣扎着想要站起，但双腿穴道被封，伸手自行推拿腰间和腿上穴道，劲力使去，竟没半点动静，心想：“我双腿无法动弹，只好爬了出去。这孩子鬼精灵，一个小孩儿家，旁人也不会留神，他要脱身不难，倘若跟我在一起，一遇上敌人，反而牵累了他。”当下向韦小宝挥了挥手，双手据地，悄悄爬了出去。

海老公的呻吟一阵轻，一阵响。韦小宝不敢便走，生怕他发觉小桂子已死，声张起来，他手下出动围捕，自己和茅十八定然难以逃脱，心想：“这次祸事，都是我惹出来的。茅大哥欢腿不能行走，不知要多少时候才能逃远。我在这里多挨一刻好一刻。只要海老乌龟不发觉我是冒牌货，那便没事。这老乌龟病得神志不清，等他昏过去时，我一刀杀了他，就可逃走了。”

过得片刻，忽听得远处传来的笃的笃挡、的笃的笃铛的打更之声，却是已交初更。韦小宝见烛光闪耀，突然一亮，左首的蜡烛点到尽头，跟着便熄了，眼见小桂子的尸首蜷曲成一团，很是害怕：“这人是杀我的，他变成了鬼，会不会找我索命？”又想：“等到天一亮，那就难以脱身了，须得半夜里乘黑逃走。”

可是海老公呻吟之声不绝，始终不再昏迷，他仰天而卧，韦小宝胆子再大，也不敢提起匕首往他胸膛或小腹上插将下去，知道这老人武功厉害之极，

只要刀尖碰到他肌肤，他立时知觉，一掌打来，自己非脑浆迸裂不可。又过了一会，另外一枝蜡烛也熄了。

黑暗之中，韦小宝想到小桂子的尸首触手可及，害怕之极，只盼尽早逃出去，但只要他身子一动，海老公便叫道：“小……小桂子，你……在这里么？”韦小宝只好答应：“我在这里！”

过了大半个时辰，他蹑手蹑脚的走到门边。海老公又叫：“小桂子，你上哪里去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去小便。”海老公问：“为……为什么不在屋里小便？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他走到内室，那是他从未到过的地方，刚进门，只走得两步，便砰的一声，膝头撞在桌子脚上。海老公在外面问道：“小……桂子，你……你干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没……没什么！”伸出手去摸索，在桌上摸到了火刀火石，忙打着了火，点燃纸媒，见桌上放着十几根蜡烛，当即点燃一根，插上烛台。

见房中放着一张大床，一张小床，料想是海老公和小桂子所睡。房中有几只箱子，一桌一柜，此外无甚物件。东首放着一只大水缸，显得十分突兀，地下溅得湿了一大片。他正在察看是否可从窗子中逃出去，海老公又在外面叫了起来：“你干么还不小便？”

韦小宝一惊：“他怎地一停不歇的叫我？莫非他听我的声音不对，起了疑心？否则我小便不小便，管他屁事？”当即应道：“是！”从小床底下摸到便壶，一面小便，一面打量窗子，见窗子关得甚实，每一道窗缝都用棉纸糊住，想是海老公咳得厉害，生怕受寒，连一丝冷风也不让进来。倘若用力打开窗子，海老公定然听到，多半还没逃出窗外，便给擒住了。

他在将新衣披在身上。

海老公又在外面叫道：“小桂子、你……你在干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来啦！来啦！”一面结扣子，一面走了出去，抬起小桂子的帽子，戴在头上，说道：“蜡烛熄了，我去点一枝。”回到内室，取了两根蜡烛、点着了出来。

海老公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你当真已点着了蜡烛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难道你没瞧见？”海老公半晌不语，咳嗽几声，才道：“我明知这药不能多吃，只是咳得实在……实在……太苦，唉，虽然每次只吃一点点，可是日积月累下来，毒性太重，终于……终于眼睛出了毛病。”韦小宝心中一宽：“老家伙不知我在他酒中加了药粉，还道是服药多日，积了下来，这才发作。”

只听海老公又道：“小桂子，公公平日待你怎样？”韦小宝半点也不知道海老公平日待小桂子怎样，忙道：“好得很啊。”海老公道：“唔，公公现下……眼睛瞎了，这世上就只有你一个人照顾我，你会不会离开公公，不……不理我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当然不会。”海老公道：“这话真不真啊？”

韦小宝忙道：“自然半点不假。”回答得毫不犹疑，而且语气诚恳，势要海老公非大为感动不可。他又道：“公公，你没人相陪，如果不陪你，谁来陪你？我瞧你的眼病过几天就会好的，那也不用担心。”

海老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不了啦，好不了啦！”过了一会，问道：“那姓茅的已逃走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海老公道：“他带来的那个小孩给你杀了？”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，答道：“是！他……他这尸首怎么办？”

海老公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咱们屋中杀了人，给人知道了，查问起来，啰唆得很。你……你去将我的药箱拿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走进内室，不

见药箱，拉开柜子的抽斗，一只只的找寻。

海老公突然怒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谁……谁叫你乱开抽斗？”韦小宝吓了一跳，心道：“原来这几只抽斗是开不得的。”道：“我找药箱呢，不知放在哪里去了。”海老公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药箱放在哪里都不知道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杀了人，心……心里害怕得紧。你……你公公……又瞎了眼睛，我……我完全胡涂了。”说到后来，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他不知药箱的所在，只怕单是这件事便露出了马脚，说哭便哭，却也半点不难。

海老公道：“唉，这孩子，杀个人又打什么紧了？药箱是在第一口箱子里。”

韦小宝抽抽噎噎的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我……我怕得很。”见两口箱子都用铜锁锁着，又不知钥匙在什么地方，伸手在锁扣上一推，那锁应手而开，原来并未锁上，暗叫：“运气良好！这锁中的古怪我如又不知道，老乌龟定要大起疑心。”除下了锁，打开箱子，见箱中大都是衣服，左边有只走方郎中所用的药箱，当即取了，走到外房。

海老公道：“挑些‘化尸粉’，把尸首化了。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拉出药箱的一只只小抽斗，但见抽斗中尽是形状颜色各不相同的瓷瓶，也不知哪一瓶是化尸粉，问道：“是哪一只瓶子？”海老公道：“这孩子，怎么今天什么都胡涂了，当真是吓昏了头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怕得很，公公，你的眼睛……会……会好吗？”语气中对他眼病的关切之情，着实热切无比。

海老公似乎颇为感动，伸手轻轻摸了摸他头，说道：“那个三角形的、青色有白点的瓶子便是了。这药粉挺珍贵，只消挑一丁点便够了。”

韦小宝应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拿起那青色白点的三角瓶子，打开瓶塞，从药箱中取了一张白纸，倒了少许药末出来，便即撒在小桂子的尸身之上。

可是过了半天，并无动静。海老公道：“怎么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没见什么。”海老公道：“是不是撒在他血里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啊，我忘了！”又倒了些药末，撒在尸身伤口之中。海老公道：“你今天真有些古里古怪，连说话声音也大大不同了。”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小桂子尸身的伤口中嗤嗤发声，升起淡淡烟雾，跟着伤口中不住流出黄水，烟雾渐浓，黄水也越流越多，发出又酸又焦的臭气，眼见尸身的伤口越烂越大。尸身肌肉遇到黄水，便即发出烟雾，慢慢的也化而为水，连衣服也是如此。

韦小宝只看得桥舌不下，取过自己换下来的长衫，丢在尸身上，又见自己脚下一对鞋子已然踢破了头，忙除下小桂子的鞋子，换在自己脚上，将破鞋投入黄水。

约莫一个多时辰，小桂子的尸身连着衣服鞋袜，尽数化去，只剩下一滩黄水。韦小宝心想：“老乌龟倘若这时昏倒，那就再好也没有了，我将他推入毒水之中，片刻之间也教他化得尸骨无存。”

可是海老公不断咳嗽，不断唉声叹气，却总是不肯昏倒。

眼见窗纸渐明，天已破晓，韦小宝心想：“我已换上了这身衣服，便堂而皇之的出去，也没人认得我。那倒不用发愁。”

海老公忽道：“小桂子，天快亮了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你舀水把地下冲冲干净，这气味不太好闻。”韦小宝应了，回到内室，用水瓢从水缸中舀了几瓢水，将地下黄水冲去。

海老公又道：“待会吃过早饭，便跟他们赌钱去。”韦小宝大是奇怪，料想这是反话，便道：“赌钱？我才不去呢！你眼睛不好，我怎能自己去玩？”海老公怒道：“谁说是玩了？我教了你几个月，几百两银子已输掉了，为来为去，便是为了这件大事，你不听我吩咐么？”

韦小宝不明白他的用意，只得含糊其辞的答道：“不……不是不听你吩咐，不过你身子不好，咳得又凶，我去干……干这件事，没人照顾你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你给我办妥这件事，比什么都强。你再掷一把试试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掷一把？掷……掷哪一把？”海老公怒道：“快拿骰子来，推三阻四的，就是不肯下苦功去练，练了这许久，老是没长进。”

韦小宝听说是掷骰子，精神为之一振，他在扬州，除了听说书，大多数时候便在跟人掷骰子赌钱，年纪虽小，在扬州街巷之间，已算得是一把好手，只是不知骰子放在什么地方，说道：“这一天搞得头昏脑胀，那几粒骰子也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。”

海老公骂道：“不中用的东西，听说掷骰子便吓破了胆，输钱又不是输你的。那骰子不是好端端放在箱子中吗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也不知是不是。”进内室打开箱子，翻得几翻，在一只锦缎盒子中果然见到有只小瓷碗，碗里放着六粒骰子。当真是他乡遇故知，忍不住一声欢呼，侍得拿起六粒骰子，又是一声欢呼。原来遇到的不但是老朋友，而且是最最亲密的老朋友，这六粒骰子一入手，便知是灌了水银的骗局骰子。

他将瓷碗和骰子拿到海老公身边，说道：“你当真定要我去赌钱？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没人服侍，成吗？”

海老公道：“你少给我啰唆，限你十把之中，掷，一只‘天’出来。”

当时掷骰子赌钱，骰子或用四粒，或用六粒；如用六粒，则须掷成四粒相同，余下两粒便成一只骨牌，两粒六点是“天”，两粒一点是“地”，以此而比大小。韦小宝心想：“这骰子是灌水银的，要我十把才掷成一只‘天’，太也小觑老子了。”但用灌水银骰子作弊，比之灌铅骰子可难得多了，他连掷四五把，都掷不出点子，掷到第六把上，两粒六点，三粒三点，一粒四点，倘若这四点的骰子是三点，这只“天”便掷出来了，他小指头轻轻一拨，将这粒四点的拨成三点，拍手叫道：“好，好，这不是一只‘天’吗？”

海老公道：“别欺我瞧不见，拿过来给我摸。”伸手到瓷碗中一摸，果然六粒骰子之中四粒三点，两粒六点。海老公道：“今天运气倒好，给我掷个‘梅花’出来。”

韦小宝提起骰子，正要掷下去时，心念一动：“听他口气，小桂子这小乌龟掷骰子的本事极差，我要是掷什么有什么，定会引来老乌龟的疑心。”手劲一转，连掷了七八把都是不对，再掷一把之后叹了口气。

海老公道：“掷成了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”海老公哼了一声，伸手入碗去摸，摸到是四粒两点，一粒四点，一粒五点，是个“九点”。海老公道：“手劲差了这么一点儿，梅花变成了九点。不过九点也不小了，你再试试。”

韦小宝试了十七八次，掷出了一只“长三”，那比“梅花”只差一级。海老公摸清楚之后，颇为高兴，说道：“有些长进啦，去试试手气罢。今天带五十……五十两银子去。”

韦小宝适才在箱中翻寻骰子之时，已见到十来只元宝。说到赌钱，原是

他平生最喜爱之事，只是一来没本钱，二来太爱作假，扬州市井之间，人人均知他是小骗子，除了外来的羊牯，谁也不上他的当。此刻惊魂略定，忽然能去赌钱，何况赌本竟有五十两之多，那是连做梦也难得梦到的豪赌，更何况有骗局骰子携去，当真是甫出地狱，便上天堂，就算赌完要杀头，也不肯就此逃走了，只是不知对手是谁，上哪里去赌，倘若一一询问，立时便露出了马脚、那可是个大大的难题。

他开箱子取了两只元宝，每只都是二十五两，正自凝思，须得想个什么法子，才能骗出海老公的话来，忽听得门外有人嘎声叫道，“小桂子，小桂子！”

韦小宝走到外堂，答应了一声。海老公低声道：“来叫你啦。这就去罢。”韦小宝欣然正要出门，猛然间肚子里叫一声苦，不知高低：“那些赌鬼可不是瞎子，他们一眼便知我不是小桂子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只听门外那人又叫：“小桂子，你出来，有话跟你说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来啦！”当即回到内室，取了块白布，缠在头上脸上，只露出了一只眼睛与嘴巴，向海老公道：“我去啦！”快步走出房门，只见门外一名三十来岁的汉子，低声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输了钱，给公公打得眼青脸肿。”那人嘻的一笑，更无怀疑，低声问道：“敢不敢再去翻本？”韦小宝拉着他衣袖，走开几步，低声道：“别给公公听见。当然要翻本啦。”那人大拇指一竖，道：“好小子，有种！这就走！”

韦小宝和他并肩而行，见这人头小额尖，脸色青白。走出数丈后，那人道：“温家哥儿俩、平威他们都已先去了。今日你手气得好些才行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今天要不赢，那……那可糟了！”

一路上走的都是回廊，穿过一处处庭院花园。韦小宝心想：“他妈的，这财主真有钱，起这么大的屋子。”眼见飞檐绘彩，栋梁雕花，他一生之中哪里见过这等富丽豪华的大屋？心想：“咱丽春院在扬州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大院子了，比这里可又差得远啦。乖乖弄的东，在这里开座院子，嫖客们可有得乐子了。不过这么大的院子里，如果不坐满百来个姑娘，却也不像样。”

“韦小宝跟着那人走了好一会，走进一间偏屋，穿过了两间房间，那人伸手敲门，笃笃笃三下，笃笃两下，又是笃笃笃三下，那门呀的一声开了，只听得耐玲玲、玎玲玲骰子落碗之声，说不出的悦耳动听。房里已聚着五六个人，都是一般的打扮，正在聚精会神的掷骰子。”

一个二十来岁的汉子问道：“小桂子干嘛啦？”带他进来那人笑道：“输了钱，给海老公打啦。”那人嘿嘿一笑，口中啧啧的数声。韦小宝站在数人之后，见各人正在下注，有的一两，有的五钱，都是竹签筹码。他拿出一只元宝来，买了五十枚五钱银子的筹码。

一人说道：“小桂子，今日偷了多少钱出来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呸！什么偷不偷，输不输的？难听得紧！”他本要乌龟儿子王八蛋的乱骂一起，只是发觉自己说话的腔调跟他们太也不像，骂人更易露出马脚，心想少开口为妙，一面留神学他们的说话。

带他进来的那汉子拿着筹码，神色有些迟疑。旁边一人道：“老吴，这会儿霉庄，多押些。”老吴道：“好！”押了二两银子，说道：“小桂子，怎么样？”韦小宝心想：“最好不要人家留心自己，不要赢多，不要输多，

押也不要押得大。”于是押了五钱银子。旁人谁也不来理他。

那做庄的是个肥胖汉子，这些人都叫他平大哥，韦小宝记得老吴说过赌客中有一人叫作平威，这平大哥自是平威了。只见他拿起骰子，在手掌中一阵抖动，喝道：“通杀！”将骰子掷入碗中。韦小宝留神他的手势，登时放心：“此人是个羊牯！”在他心中，凡是不会行骗的赌客，便是羊牯。平威掷了六把骰子，掷出个“牛头”，那是短牌中的大点子。

余人顺次一个个掷下去，有的赔了，有的吃了。老吴掷了个“八点”，给吃了。

韦小宝每见到一人挪骰，心中便叫一声：“羊牯！”他连叫了七声“羊牯”，登时大为放心。

他怀中带着海老公的水银骰子，原拟玩到中途，换了进去，赢了一笔钱后，再设法换出来。掷假骰子的手法固然极为难练，而将骰子换入换出，也须眼明手快，便如变戏法一般，先得引开旁人的注意，例如忽然踢倒一只凳子、倒翻一碗茶之类，众人眼光都去瞧瞧凳子茶碗时，真假骰子便掉了包。但若是好手，自也不必出到踢凳翻茶的下等手法，通常是在手腕间暗藏六粒骰子，手指上抓六粒骰子，一把掷下，落入碗中的是腕间骰子，而手指中的六粒骰子一合手便转入左掌，神不知、鬼不觉的揣入怀中，这门本事韦小宝却没学会。

有道是：“骰子灌铅，赢钱不难：灌了水银，点铁成金。”水银和铅均极沉重，骰子一边轻一边重，能依己意指挥。只是铅乃硬物，水银却不住流动，是以掷灌铅骰子甚易而掷水银骰子极难。骰子灌铅易于为人发觉，同时你既能掷出大点，对方亦能掷出大点，但若灌的是水银，要什么点子，非有上乘手法不可，非寻常骗徒之所能。韦小宝掷灌铅骰子有六七成把握，对付水银骰子，把握便只一成二成。虽只一成二成，但十把中只须多赢得一两把，几个时辰赌将下来，自然大占赢面。至于真正的一流高手，则能任意投掷寻常骰子，要出几点便是几点，丝毫不爽，决不需借助于灌铅灌水银的骰子，这等功夫万中无一，韦小宝也未曾遇上过，就算遇上了，他也看不出来。

他见入局的对手全是羊牯，心想骰子换入换出全无危险，且不忙换骰子，他入局时有两只二十五两的元宝，一只兑了筹码，当下将另一只元宝放在左手边，以作掉换骰子的张本，又想：“小桂子既常常输钱，我也得先输后赢，免得引人疑心。”掷了几把，掷出一只么六来，自然是给吃了。

如此输一注，赢一注，拉来拉去，输了五两银子。赌了半天，各人下注渐渐大了，韦小宝仍下五钱。庄家平威将他的竹筹一推，说道：“至少一两，五钱不收。”韦小宝当即添了一根筹码。庄家掷出来是张“人”牌，一注注吃了下来。韦小宝恼他不收自己的五钱赌注，这一次决意赢他，心道：“你不肯输五钱，定要输上一两，好小子，有种，算盘挺精。我若用天牌赢你，不算好汉。”他右手抓了骰子，左手手肘一挺，一只大元宝掉下地去，托的一声，正好掉在他左脚脚面。他大叫一声：“啊哟，好痛！”跳了几下。同赌的七人都笑了起来，瞧着他弯下腰去拾元宝。韦小宝轻轻松松的便换过了骰子，一手掷下去，四粒三点，”两粒一点，是张“地”牌，刚好比“人”牌大了一级。平威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小鬼今天手气倒好。”

韦小宝心中一惊：“不对，我这般赢法，别人一留神，便瞧出我不是小桂子了。”下一次掷时，他便输了一两。眼见各人纷纷加注，有的三两，有的二两，他便下注二两，赢了二两，下一次却输一两。

赌到中午时分，韦小宝已赢得二十几两，只是每一注进出甚小，谁也没加留神。老吴却已将带来的三十几两银子输得精光，神情甚是懊丧，双手一摊，说道：“今儿手气不好，不赌啦！”

韦小宝赌钱之时，十次中倒有九次要作弊骗人，但对赌友却极为豪爽。他平时给人辱骂殴打，无人瞧他得起，但若有人输光了，他必借钱给此人，那人自然十分感激，对他另眼相看。韦小宝生平偶有机会充一次好汉，也只在借赌本给人之时。那人就算借了不还，他也并不在乎，反正这钱也决不是他自己掏腰包的。这时见老吴输光了要走，当即抓起一把筹码，约有十七八两，塞在他手里，说道：“你拿去翻本，赢了再还我！”

老吴喜出望外。这些人赌钱，从来不肯借钱与人，一来怕借了不还，二来觉得钱从己手面出，彩头不好，本来赢的会变成输家。他见韦小宝如此慷慨，大为高兴，连连拍他肩头，赞道：“好兄弟，真有你的。”

庄家平威气势正旺，最怕人输干了散局，对韦小宝的“义举”也是十分赞许，说道：“哈，小桂子转了性，今天不怎么小气啦！”

再赌下去，韦小宝又赢了六七两。忽然有人说道：“开饭啦，明儿再来玩过。”众人一听到“开饭啦”三字，立即住手，匆匆将筹码换成了银子。韦小宝来不及换因水银骰子，心想反正这些羊牯也瞧不出来，倒也没放在心上。

韦小宝跟着老吴出来，心想：“不知到哪里吃饭去？”老吴将借来的十几两银子又输得差不多了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只好明天还你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自己兄弟，打什么紧？”老吴笑道：“嘿嘿，这才是好兄弟呢，你快回去，海老公等你吃饭呢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心想：“原来是回去跟老乌龟一起吃饭，此刻再不逃之夭夭，更待何时？”眼见老吴穿入一处厅堂，寻思：“这里又是大厅，又是花园，又是走廊，不知大门在什么地方。”只好乱闯乱走，时时撞到他一般服色之人，可不敢问人大门所在。

他越走越远，心下渐渐慌了：“不如先回到海老乌龟那里去再说。”可是此刻连如何回到海老公处，也已迷失了路径，所行之处都是没到过的，时时见到厅上、门上悬有匾额，反正不识，也没去看。

再走一会，连人也不大碰到了，肚中已饿得咕咕直响。他穿过一处月洞门，见左侧有间屋子，门儿虚掩，走过门边，突然一阵食物香气透了出来，不由得馋涎欲滴，轻轻推门，探头一张。

只见桌上放着十来碟点心糕饼，眼见屋内无人，便即蹑手蹑脚的走了进去，拿起一块千层糕，放入口中。只嚼得几嚼，不由得暗暗叫好。这千层糕是一层面粉夹一层蜜糖猪油，更有桂花香气，既松且甜。维扬细点天下闻名，妓院中款待嫖客，点心也做得十分考究。韦小宝往往先嫖客之尝而尝，尽管老鸨龟奴打骂，他还是偷吃不误。此刻所吃的这块糕，显然比妓院中的细点更精致得多，心道：“这千层糕做得真好，我瞧这儿多半是北京城里的第一大妓院。”

他吃了一块千层糕，不听得有人走近，又去取了一只小烧卖放入口中。他偷食的经验极丰，知道一碗一碟之中不能多取，这才不易为人发觉。吃了一只烧卖后，又吃一块豌豆黄，将碟中糕点略加搬动，不露偷食之迹。

正吃得兴起，忽听得门外靴声橐橐，有人走近，忙拿了一个肉未烧饼，但见屋中空空洞洞，墙壁边倚着几个牛皮制的人形，梁上垂下来几只大布袋，

里面似乎装着米麦或是沙土，此外便只眼前这张桌子，桌前挂着块桌帷，当下更不细思，便即钻入了桌底。

小玄子见韦小宝扑到，侧身让开，伸手在他背上重重一推。韦小宝扑了个空，本已收脚不住，再给他顺力推出，登时俯身摔倒。

第四回 无迹可寻羚挂角 忘机相对鹤梳翎

靴声响到门口，那人走了进来。韦小宝从桌底下瞧出去，见那靴子不大，来人当是个和良己差不多年纪的男孩、当即放心，将烧饼放入口中，却也不敢咀嚼，只是用唾沫去浸湿烧饼，待浸软了吞咽。

只听得咀嚼之声发自桌边，那男孩在取糕点而食，韦小宝心想：“也是个偷食的，我大叫一声冲出去，这小鬼定会吓得逃走，我便可大嚼一顿了。”又想：“刚才真笨，该当把凡碟点心倒在袋里便走。这里又不是丽春院，难道短了什么，就定是把帐算在我头上？”

忽听得砰砰声响，那男孩在敲击什么东西，韦小宝好奇心起，探头张望，只见那男孩约莫十四五岁年纪，身穿短打，伸拳击打梁上垂下来的一只布袋。他打了一会，又去击打墙边的皮人。那男孩一拳打在皮人胸口，随即双臂伸出，抱住了皮人的腰，将之按倒在地，所用手法，便似昨日在酒馆中所见到那些摔交的满人一般，韦小宝哈哈一笑，从桌底钻了出来，说道：“皮人是死的，有什么好玩？我来跟你玩。”

那男孩见他突然现身，脸上又缠了白布，微微一惊，但听他说来陪自己玩，登时脸现喜色，道：“好，你上来！”

韦小宝扑将过去，便去扭男孩的双臂。那男孩一侧身，右手一勾，韦小宝站立不住，立时倒了，那男孩道：“呸，你不会摔交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谁说不会？”跃起身来，去抱他左腿。那男孩伸手抓他后心，韦小宝一闪，那男孩便抓了个空。韦小宝记得茅十八在酒馆中与七名大汉相斗的手法，突然左手出拳，击向那男孩下颚，砰的一声，正好打中。

那男孩一怔，眼中露出怒色。韦小宝笑道：“呸，你不会摔交！”那男孩一言不发，左手虚晃，韦小宝斜身避让，那男孩手肘斗出，正撞在他的腰里。韦小宝大叫一声，痛得蹲了下来。那男孩双手从他背后腋下穿上，十指互握，扣住了他后颈，将他上身越压越低。韦小宝右足反踢。那男孩双手猛推，将韦小宝身子送出，拍的一声，跌了个狗吃屎。

韦小宝大怒，翻滚过去，用力抱住了男孩的双腿，使劲拖拉，那男孩站立不住，倒了下来，正好压在韦小宝身上。这男孩身材比韦小宝高大，立即以手肘逼住韦小宝后颈。韦小宝呼吸不畅，拚命伸足力撑，翻了几下，终于翻到了上面，反压在那男孩身上。只见他人小身轻，压不住对方，又给那男孩翻了上来压住。

韦小宝极是滑溜，放开男孩双腿，钻到他身后，大力一脚踢中他屁股。那男孩反手抓住他右腿使劲一扯，韦小宝仰面便倒。那男孩扑上去扳住他头颈，喝道：“投不投降？”

韦小宝左足钩转，在那男孩腰间擦了几下，那男孩怕痒，嘻的一笑，手劲便即松了。韦小宝乘机跃起，抱住他头颈。那男孩使出摔交手法，抓住了韦小宝后领，把他重重往地下一摔。韦小宝一阵晕眩，动弹不得。那男孩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服了么？”

韦小宝猛地跃起，一个头锤，正中对方小腹。那男孩哼了一声，倒退几步。韦小宝冲将上去，那男孩身子微斜，横脚钩扫。韦小宝摔将下来，狠命抱住了他大腿。两人同时跌倒。一时那男孩翻在上面，一时韦小宝翻在上面，翻了十七八个滚，终于两人互相扭住，呼呼喘气，突然之间，两人不约而同的哈哈大笑，都觉如此扭打十分好玩，慢慢放开了手。

那男孩一伸手，扯开了韦小宝脸上的白布，笑道：“包住了头干么？”

韦小宝吃了一惊，便欲伸手去夺，但想对方既已看到自己真面目，再加遮掩也是无用，笑道：“包住了脸，免得进来偷食时给人认了出来。”那男孩站起身来，笑道：“好啊，原来你时时到这里偷食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时时倒也不见得。”说着也站了起来，见那男孩眉清目秀，神情轩昂，对他颇有好感。

那男孩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叫小桂子，你呢？”那男孩略一迟疑，道：“我叫……叫小玄子。你是哪个公公手下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跟海老公。”小玄子点了点头，就用韦小宝那块白布抹了抹额头汗水，拿起一块点心便吃。韦小宝不肯服输，心想你大胆偷食，我的胆子也不小于你，当即拿起一块千层糕，肆无忌惮的放入口中。

小玄子笑了笑，道：“你没学过摔交，可是手脚挺灵活，我居然压你不住，再打几个回合，你便输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也不见得，咱们再打一会试试。”小玄子道：“很好！”两人又扭打起来。

小玄子似乎会一些摔交之技，年纪和力气又都大过韦小宝，不过韦小宝在扬州市井间身经百战，与大流氓、小无赖也不知打过了多少场架，扭打的经验远比小玄子丰富。总算他记得茅十八的教训，而与小玄子的扭打只是游戏，并非拚命，什么拗手指、拉辫子、咬咽喉、抓眼珠、扯耳朵、捏阴囊等等拿手的成名绝技，倒也一项没使。这么一来，那就难以取胜，扭打几回合，韦小宝终于给他骑在背上再也翻不了身。小玄子笑道：“投不投降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死也不降。”小玄子哈哈一笑，跳了起来。

韦小宝扑上去又欲再打。小玄子摇手笑道：“今天不打了，明天再来。不过你不是我对手，再打也没用。”韦小宝不服气，摸出一锭银子，约有三两上下，说道：“明天再打，不过要赌钱，你也拿三两银子出来。”小玄子一怔，道：“好，咱们打个彩头。明天我带银子来，中午时分，在这里再打过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死约会不见不散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……马难追。”这“驷马难追”的“驷”他总是记不住，只得随口含糊带过。小玄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……马难追。”说着出屋而去。

韦小宝抓了一大把点心，放在怀里，走出屋去，想赵茅十八与人订约比武，虽在狱中，也要越狱赴约，虽然身受重伤，仍是誓守信约，在得胜山下等候两位高手，这等气概，当真令人佩服。他听说书先生说英雄故事，听得多了，时时幻想自己也是个大英雄、大豪杰，既与人订下比武之约，岂可不到？心想明日要来，今晚须得回到海老公处，于是顺着原路，慢慢觅到适才赌钱之处。先前向着右首走，以致越走越远，这次折而向左，走过两道回廊，依稀记得庭园中的花木曾经见过，一路寻将过去，终于回到海老公的住所。

他走到门口，便听到海老公的咳嗽之声，问道：“公公，你好些了吗？”海老公沉声道：“好你个屁！快进来！”

韦小宝走进屋去，只见海老公坐在椅上，那张倒塌了的桌子已换过了一张。海老公问道：“赢了多少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赢了十几两银子，不过……不过……”海老公道：“不过怎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过借给了老吴。”其实他赢了二十几两，除了借给老吴之外，还有八九两剩下，生怕海老公要他交出来，不免报帐时不尽不实。

海老公脸一沉，说道：“借给老吴这小子有什么用？他又不是上书房。怎么不借给温家哥儿俩？”韦小宝不明缘由，道：“温家哥儿没向我借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没向你借，你不会想法子借给他吗？我吩咐你的话，难道都忘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昨晚杀了这小孩子，吓得什么都忘了。要借给温家哥儿，不错，不错，你老人家确是吩咐过的。”

海老公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杀个把人，有什么了不起啦？不过你年纪小，没杀过人，那也难怪。那部书，你没有忘记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部书……书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海老公又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当真什么都忘记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公公，我……我头痛得很，怕……怕得厉害，你又咳得这样，我真担心，什……什么都胡涂了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好，你过来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走近了几步。海老公道：“我再再说一遍，你倘若再不记得，我杀了你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心想：“你只要再说一遍，我便过一百年也不会忘记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你去赢温家哥儿俩的银子，他们输了，便借给他们，借得越多越好。过得几日，你便要他们带你到上书房去。他们欠了你钱，不敢不依，如果推三阻四，你就说我会去跟上书房总管乌老公算帐。温家兄弟还不出钱来，自会乘皇上不在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？”海老公道：“怎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他们会问你，到上书房干什么，你就说人望高处，盼望见到皇上，能够在上书房当差。温家兄弟不会让你见到皇上的，带你过去时，皇上一定不会在书房里，你就得设法偷一部书出来。”

韦小宝听他接连提到皇上，心念一动：“难道这里是皇宫？不是北京城里的大妓院？啊哟喂，是了，是了，若不是皇宫，哪有这等富丽堂皇的？这些人定是服侍皇帝的太监。”韦小宝虽然听人说过皇帝、皇后、太子、公主，以及宫女、太监，但只知道皇帝必穿龙袍，余人如何模样就不知道了。他在扬州看白戏倒也看得多了，不过戏台上的那些太监，服色打扮跟海老公、老吴他们全然不同，手中老是拿着一柄拂尘挥来挥去，唱的戏文没一句好听。他和海老公相处一日，又和老吴、温氏兄弟赌了半天钱，可不知他们便是太监，此刻听海老公这么说，这才渐渐省悟，心道：“啊哟，这么一来，我岂不变成了小太监？”

海老公厉声道：“你听明白了没有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，明白了，要到皇……皇帝的书房去。”海老公道：“到皇上书房去干什么？去玩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去偷一部书出来。”海老公道：“偷什么书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什么书……我……我记不起了。”海老公道：“我再再说一遍，你好好记住了。那是一部佛经，叫做《四十二章经》，这部经书模样挺旧的，一共有好几本，你要一起拿来给我。记住了吗？叫什么？”韦小宝喜道：“叫做《四十二章经》。”海老公听出他言语中的喜悦之意。问道：“有什么开心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一提，我便记起了，所以高兴。”

原来他听海老公说要他到上书房去“偷书”，“偷”是绝不困难，“书”却难倒了人。他西瓜大的字识不了一担，要分辨什么书，可真杀了头也办不到，待得听说书名叫做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“章经”是什么东西不得而知，“四十二”三字却是识得的，五个字中居然识得三个，不禁大为得意。

海老公又道：“在上书房中偷书，手脚可得干净利落，假如让人瞧见了，你便有一百条性命也不在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个我理会得，偷东西给人抓住了，还有好戏唱吗？”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不过我决不会招你公公出来。”海老公叹道：“招不招我出来，也没什么相干了。”咳了一阵，说道：“今

天你干得不错，居然赢到了钱。他们没起疑心罢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嘿嘿，没有，那怎么会？”想要自称自赞一番，终于忍住。海老公道：“别躲懒，左右闲着没事，便多练练。”

韦小宝应了，走进房中，只见桌上放着碗筷，四菜一汤，没人动过，忙道：“公公，你不吃饭？我装饭给你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不饿，不吃，你自己吃好了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来不及装饭，挟起一块红烧肉便吃，虽然菜肴早已冷了，吞入饥肠，却是说不出的美味，心想：“这些饭菜不知是谁送来的。这种小事别多问，睁大眼睛瞧着，慢慢的自会知道。”又想：“倘若这里真是皇宫，那么老吴、温家哥儿，还有那个小玄子都是太监了。却不知皇帝老儿和皇后娘娘是怎么一副模样，总得瞧个明白才是。回到扬州，嘿嘿，老子这说起来可就神气啦。茅大哥不知能不能逃出皇宫去？赌钱时没听到他们说起拿住了人，多半是逃出去啦。”

吃完饭后，只怕海老公起疑，便拿着六颗骰子，在碗里叮玲玲的掷个不休，掷了一会，只觉眼皮渐重，昨晚一夜没睡，这时实在疲倦得很了，不多时便即睡着了。

这一觉直睡到傍晚时分，跟着便有一名粗工太监送饭菜来。

韦小宝服侍海老公吃了一碗饭，又服侍他上床睡觉，自己睡在小床上，心想：“明日最要紧的是和小玄子比武，要打得赢他才好。”闭上眼睛，回想茅十八在酒馆中跟满洲武士打架的手法，却模模糊糊的记不明白，不禁有些懊悔：“茅大哥要教我武艺，我偏不肯学，这一路上倘若学了来，小玄子力气虽比我大，又怎能是我对手？明天要是再给他骑住了翻不过来，输了银子不打紧，这般面子大失，我这‘小白龙’韦小宝在江湖上可也不用混啦。”

突然心想：“满洲武士打不过茅大哥，茅大哥又不是老乌龟的对手，何不骗得老乌龟教我些本事？”当即说道：“公公，你要我去上书房拿几本书，这中间却有一桩难处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什么难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今儿我赌了钱回来，遇到一个小……小太监，拦住了路，要我分钱给他，我不肯，他就跟我比武，说道我胜得过他，才放我走。我跟他斗了半天，所以……所以连饭也赶不及回来吃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你输了。是不是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又高又壮，力气可比我大得多了。他说天天要跟我比武，哪一日我赢了他，他才不来缠我。”海老公道：“这小娃娃叫什么名字？哪一房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叫小玄子，可不知是哪一房的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定是你赢了钱，神气活现的惹人讨厌，否则别人也不会找上你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不服气，明儿再跟他斗过，就不知能不能赢。”海老公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又在想求我教武功了。我说过不教，便是不教，你再绕弯儿也没用。”

韦小宝心中暗惊：“老乌龟倒聪明，不上这当。”说道：“这小玄子又不会武功，我要赢他，也不用学什么武艺，谁要你教了？今儿我明明已骑在他身上，只不过他力气大，翻了过来。明天我出力掀住他，这家伙未必就能乌龟翻身。”他这一天已然小心收敛，小说一句粗话，这时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。

海老公道：“你想他翻不过来，那也容易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想也没什么难处，我明天一定牢牢掀住他肩头。”海老公道：“哼，掀住肩头有什么

用？能不能翻身，全仗腰间的力道，你须用膝盖抵住他后腰穴道。你过来，我指给你看。”

韦小宝一骨碌从床上跃下，走到他床前，海老公摸到他后腰一处所在，轻轻一按，韦小宝便觉全身酸软无力。海老公道：“记住了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明儿我便去试试，也不知成不成？”海老公怒道：“什么成不成？那是百发百中，万试万灵。”又伸手在他头颈两侧轻轻一按。韦小宝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只觉胸口一阵窒息，气也透不过来。海老公道：“你如出力拿他这两处穴道，他就没力气和你相斗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成了，明儿我准能赢他。”这个“准”字，是日间赌钱时学的。回到床上睡倒，想起明天“小白龙”韦小宝打得小玄子大叫“投降”，十分得意。

次日老吴又来叫他去赌钱。那温家兄弟一个叫温有道，一个叫温有方，轮到两兄弟做庄时，韦小宝使出手段，赢了他们二十几两银子。他兄弟俩手气又坏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五十两本钱已输干了。韦小宝借了二十两给他们，到停赌时，温家兄弟又将这二十两银子输了。

韦小宝心中记着的只是和小玄子比武之事，赌局一散，便奔到那间屋去。只见桌上仍是放着许多碟点心，他取了几块吃了。听得靴子声响，只怕来的不是小玄子，心想先钻入桌底再说，却听得小玄子在门外叫道：“小桂子，小桂子！”

韦小宝跃到门口，笑道：“死约会，不见不散。”小玄子也笑道：“哈哈，死约会，不见不散。”走进屋子。韦小宝见他一身新衣，甚是华丽，不禁颇有妒意，寻思：“待会我扯破你的新衣，叫你神气不得！”一声大叫，便向他扑了过去。

小玄子喝道：“来得好。”扭住他双臂，左足横扫过去。韦小宝站立不定，晃了几下，一交跌倒，拉着小玄子也倒了下来。

韦小宝一个打滚，翻身压在小玄子背上，记得海老公所教，便伸手去拿他后腰穴道，可是他没练过打穴拿穴的功夫，这穴道岂能一拿便着？拿的部位稍偏，小玄子已然翻了过来，抓住他左臂，用力向后拗转。韦小宝叫道：“啊哟，你不要脸，拗人手臂么？”小玄子笑道：“学摔跤就是学拗人手臂，什么不要脸了？”韦小宝趁他说话之时一口气浮了，全身用力向他后腰撞去，将背心撞在他头上，右手从他臂腋里穿了过来，用劲向上甩出。小玄子的身子从他头顶飞过，拍的一声，掉在地下。

小玄子翻身跳起，道：“原来你也会这招‘羚羊挂角’。”韦小宝不知“羚羊挂角”是什么手法，误打误撞的胜了一招，大为得意，说道：“这‘羚羊挂角’算得什么，我还有许多厉害手法没使出来呢。”小玄子喜道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，咱们再来比划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原来你学过武功，怪不得打你不过。可是你使一招，我学一招，最多给你多摔几交，你的法子我总能学了来。”眼见小玄子又扑将过来，便也猛力扑去。不料小玄子这一扑却是假的，待韦小宝扑到，他早已收势，侧身让开，伸手在他背上一推。韦小宝扑了个空，本已收脚不住，再给他顺力推出，登时砰的一声，重重摔倒。

小玄子大声欢呼，跳过来骑在他背上，叫道：“投不投降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不降！”欲待挺腰翻起，蓦地里腰间一阵酸麻，后腰两处穴道已被小玄子屈指抵住，那正是海老公昨晚所教的手法，自己虽然学会了，

却给对方抢先用出。韦小宝挣了几下，始终难以挣脱，只得叫道：“好，降你一次！”

小玄子哈哈大笑，放了他起身。韦小宝突然伸足绊去，小玄子斜身欲跌，韦小宝顺手出拳，正中他腰间。小玄子痛哼一声，弯下腰来，韦小宝自后扑上，双手箍住他头颈两侧。小玄子一阵晕眩，伏倒在地，韦小宝大喜，双手紧箍不放，问道：“投不投降？”

小玄子哼了一声，突然间双肋向后力撞。韦小宝胸口肋骨痛得便欲折断，大叫一声，仰天倒下。小玄子翻身坐在他胸口，这一回合又是胜了，只是气喘吁吁，也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问道：“服……服……服了没有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服个屁！不……不……服，一百个……一……一万个不服。你不过碰巧赢了。”小玄子道：“你不服，便……便起来打过。”韦小宝双手撑地，只想使劲弹起来，但胸口要害处给对手按住了，什么力气都使不出来，僵持良久，只得又投降一次。

小玄子站起身来，只觉双臂酸软。韦小宝勉力站起，身子摇摇摆摆，说道：“明儿……明儿再来打过，非……非叫你投降不可。”小玄子笑道：“再打一百次，你也……也……也是个输，你有胆子，明天就再来打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只怕你没胆子呢，我为什么没胆子？死约会，不见不散。”小玄子道：“好，死约会，不见不散。”

两人打得兴起，都不提赌银子的事，小玄子既然不提，韦小宝乐得假装忘记，倘若是他赢了，银子自然非要不可。

韦小宝回到屋中，向海老公道：“公公，你的法子不管用，太也稀松平常。”海老公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没出息，又打输了。”韦小宝道，“如果用我自己的法子，虽然不一定准赢，也不见得准输。可是你的法子太也脓包，人家也都会的，有什么希奇？”海老公奇道：“他也知道这法子？你试给我瞧瞧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你眼睛瞎了，试给你看看，难道你看得见么？”突然心念一动：“不知他是真瞎还是假瞎，可得试他一试。”当即双肘向后一撞，道，“他这么一撞，只撞得我全身三千根骨头，根根都痛。”海老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说这么一撞，我又怎瞧得见？”颤巍巍的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你试着学他的样。”韦小宝心下暗喜：“老乌龟是真的瞎了。”背心向着他，挺肘缓缓向后撞去，道：“他用手肘这样撞我。”待得手肘碰到了海老公胸口，便不再使力。

海老公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是‘腋底锤’，那也算不了什么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还有这样。”拉住了海老公左手，放在自己右肩，说道：“他用力一甩，我身子便从他头顶飞了过去。”这一招其实是他甩倒小玄子的得意之作，故意倒转来说，要考一考海老公。海老公道：“这是‘羚羊挂角’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原来你早知道了。”跟着拉住他手臂，慢慢而后拗转。海老公道：“嗯，这是‘倒折梅’中的第三手，还有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原来小玄子这些手法都有名堂，我跟他乱打乱扭，那些手段可也得有几个好听的名堂才成啊。我向他扑过去，这小子向旁闪开，却在我背上顺势一推，我就……”海老公不等他说完，便问：“他推在你哪里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一推我便摔得七荤八素。怎还记得推在哪里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你记记看。是推在这里么？”说着伸手按在他左肩背后。韦小宝道：“不是。”海老公道：“是这里么？”按在他右肩背后。韦小宝仍道：“不是。”

海老公连按了六七个部位，韦小宝都说不是。海老公伸掌按在他右腰肋骨之下，问道：“是这里么？”说着轻轻一推。韦小宝一个踉跄，跌出几步，立时记起小玄子推他的正是这个所在，大声道：“是了，一点不错，正是这里。公公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海老公不答，凝思半晌，道：“我教你的两个法子，你说他居然也会。这话不假罢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自然不假。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这小子不但会按我后腰，还揪住了我胸口这个地方，我登时气也透不过来，只好暂且投降一次。这叫做……”

海老公不理他叫做什么，伸出手来，说道：“他按在你胸口什么地方？”韦小宝拉过他手来，按在自己胸口，正是小玄子适才制住他的所在，道：“这里。”海老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是‘紫宫穴’，这孩子的师父，可是位高人哪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也没什么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烧柴。（忙乱之中，将“不怕没柴烧”说成了“不怕没烧柴”。）我……我韦……我小桂子今日输了一仗，明日去赢他回来，也非难事。”

海老公回坐椅中，右手五指屈了又伸，伸了又屈，闭目沉思，过了好一会，说道：“他会‘小擒拿手’，那倒没什么，可是他那一掌推在你右腰‘意舍穴’上，这是武当派的‘绵掌’手法。后来他按你‘筋缩穴’，再按你‘紫宫穴’，更是武当派的打穴手法。原来咱们宫中暗藏着一位武当高手。嗯，很好，很好！你说那小……小玄子有多大年纪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比我大得多了。”海老公道：“大几岁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好几岁。”海老公怒道：“什么好几岁？大一两岁是几岁，八九岁也是几岁。他要是大了你八九岁，你还跟他打个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算他只大我一两岁罢，可是他比我高大得多。”好在对手年纪大，身材高，打输了也不算太过丢脸，若不是要海老公传授武艺，比武败阵之事那是决计不说的，回来势必天花乱坠，说得自己是大胜而归。

海老公沉吟道：“这小子十四五岁年纪，嗯，你跟他打了多少时候才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少说也有两三个时辰。”海老公脸一沉，喝道：“别吹牛！到底多少时候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就算没一个时辰，也有大半个时辰。”海老公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问你，你便好好的说。这人学过武功，你没学过，打输了又不丢脸。跟人打架，输十次八次要紧，就算是输一百次，二百次，你年纪还小，又怕什么了？只要最后一次赢了，赢得对手再也不敢跟你打，那才是英雄好汉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对！当年汉高祖百战百败，最后一次却把楚霸王打得乌江上吊……”海老公道：“什么乌江上吊，是乌江自刎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上吊也罢，自刎也罢，都是输得自杀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你总有得说的。我问你，今儿跟小玄子打，一共输了几次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也不过一两次，两三次。”海老公道：“是四次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真正输的，也不过两次，另外两次他赖皮，我不算输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每一次打多少时候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算不准时候，有时像大便，有时像小便。”海老公道：“胡说八道！什么有时像大便，有时像小便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拉屎便慢些，撒一泡尿就用不了多少时候。”

海老公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小子比喻虽然粗俗，说得倒明白。”寻思半晌，道：“你没学过武功，这小玄子须得跟你缠上一会，才将你打倒，他这‘小擒拿手’功夫是新学的，你不用怕。我教你一路‘大擒拿手’，你好

好记住了，明天去跟他打过。”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他使的是小擒拿手，咱们使大擒拿手，以大压小，自然必胜。”海老公道：“那也不一定，大小擒拿手各有所长，要瞧谁练得好。要是他练得好过了你，小擒拿手便胜过大擒拿手了。这大擒拿手共有一十八手，每一手各有七八种变化，一时之间你也记不全，先学一两手再说。”当下站起身来，摆开架式，演了一遍，说道：“这一招叫做‘仙鹤梳翎’。你先练熟了，跟我拆解。”

韦小宝看了一遍便已记得，练了七八次，自以为十分纯熟，说道：“练熟啦！”

海老公坐在椅上，左臂一探，便往他肩头抓去，韦小宝伸手挡格，却慢了一步，已被他抓住肩头。海老公道：“熟什么？再练。”

韦小宝又练了几次，再和海老公拆招。海老公左臂一探，姿势招数仍和先前一模一样。韦小宝早就有备，只见他手一动便伸手去格，岂知仍是慢了少许，还是给他抓住了肩头。海老公哼了一声，骂道：“小笨蛋！”韦小宝心中骂道：“老乌龟！”不住练那格架的姿势，到得第三次拆解，仍是给他抓住，不禁心下迷惘，不知是什么缘故。

海老公道：“我这一抓，你便再练三年，也避不开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能避，我来抓你肩头，你就须得用手掌切我手腕，这叫做以攻为守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容易得很！你如早说，我早就会了。”待得海老公左手抓来，韦小宝右掌发出，去切他手腕，不料海老公并不缩手，手掌微偏，拍的一声，重重打了他一记耳光。韦小宝大怒，也是一记耳光打过去，海老公左掌翻转，抓住了他手腕，顺势一甩，将他身子摔了出去，笑道：“小笨蛋，记住了吗？”韦小宝这一下摔倒，肩头撞上墙脚，幸好海老公出手甚轻，否则只怕肩骨都得撞断。

韦小宝大怒之下，一句“老乌龟”刚到口边，总算及时收住，随即心想：“这两下好得很啊，明天我跟小玄子比武，便用他妈的一下，包管小玄子抵挡不了。”当即爬起身来，将海老公这两下手法想了一下，记在心里，跟着又再去试演。

试到十余次后，海老公神秘莫测的手法，瞧在眼里已不觉太过奇怪，终于练到肩头已不会给他抓中，但那一记耳光，却始终避不开，只不过海老公出手时已不如第一次时使劲，手指轻轻在他脸上一拂，便算一记耳光，这一拂虽然不痛，但每一次总是给拂中了。韦小宝既不回打，海老公也不抓他摔出。

韦小宝心下沮丧，问道：“公公，你这一记怎样才避得开？”海老公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要打你，你便再练十年也躲不开的，小玄子却也打你不到。咱们练第二招罢。”站起身来，将第二招大擒拿手“猿猴摘果”试演了一遍，又和他照式拆解。

韦小宝天性甚懒，本来决不肯用心学功夫，但要强好胜之心极盛，一心要学得几下巧妙手法，逼得小玄子大叫投降，便用心学招。海老公居然也并不厌烦。这天午后直到傍晚，两人不停的拆解手法。海老公坐在椅上，手臂便如能够任意伸缩一般，只要随意一动，韦小宝身上便中了一记，总算他下手甚轻，每一招都未使力。但饶是如此，当晚韦小宝睡在床上，只觉自头至腿，周身无处不痛，这大半天中，少说也挨了四五百下。他躺在床上，只是暗骂：“老乌龟，打了老子这么多下。明日老子打赢了小玄子，老乌龟，你就向我磕三百个响头，老子也决不跟你学功夫了。”

次日上午，韦小宝赌完钱后，便去跟小玄子比武，眼见他又换了件新衣，心道：“你这小子，天天穿新衣，你上院子嫖姑娘吗？”妒意大盛，上手便撕他衣服，嗤的一声响，将他衣襟撕了一条大缝，这一来，可忘了新学的手法，给小玄子一拳打在腰里，痛得哇哇大叫。小玄子乘机伸指戳出，戳中他左腿。韦小宝左腿酸麻，跪了下来，给小玄子在后一推，立时伏倒。小玄子纵身骑在他背上，又制住了他“意舍穴”，韦小宝只得投降。

他站起身来。凝了凝神，待得小玄子扑将过来，便即使出那招“仙鹤梳翎”，去切对方手腕。小玄子急忙缩手，伸拳欲打，这一招已给韦小宝料到，一把抓住他手腕，扭了过来，跟着以左肘在他背心急撞，小玄子大叫一声，痛得无力反抗，这一回合却是韦小宝胜了。

两人比武以来，韦小宝首次得胜，心中喜悦不可言喻。他虽在扬州得胜山下杀过一名军官，在宫中又杀过小桂子，但两次均是使诈。他生平和人打架，除了欺侮八九岁的小孩子战无不胜之外，和大人打架，向来必输，偶然占一两次上风，也必是出到用口咬、撒泥沙等等卑鄙手段。至于在小饭店桌子底下用刀剁人脚板，其无甚光彩之处，也不待人言而后知。以真本事获胜，这一役实是生平第一次。他一得意，不免心浮气粗，第三回合却又输了。

第四回合上韦小宝留了神，使出那招“猿猴摘果”，和对方扭打良久，竟然僵持不下，到后来两人部没了力气，搂住了一团，不停喘气，只得罢斗。

小玄子甚喜，笑道：“你今天……今天的本生长进了，跟你比武有些味道，是谁……谁教你了？”韦小宝也气喘吁吁的道：“这本事我……我早就有的，不过前两天没使出来，明儿我还有更……更加厉害的手段，你敢不敢领教？”小玄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自然要领教的，可别是大叫投降的手段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呸，明天定要你大叫投降。”

韦小宝回到屋中，得意洋洋的道：“公公，你的大擒拿手果然使得，我扭住了那小子的手腕，再用手肘在他背上这么一撞，这小子只好认输。”

海老公问道：“今日你和他打了几个回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打了四场，各赢两场；本来我可以赢足三场，第三场太不小心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你说话七折八扣，倘若打了四场，你最多只赢一场。”韦小宝笑了笑，说道：“第一场我没赢。第二场却的的确确是我赢了，若有虚言，天诛地灭。第三场他不算输。第四场打得大家没了气力，约定明天再打过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你老老实实说给我听，一招一式，细细比来。”

韦小宝记心虽好，但毕竟于武术所知太少，这四场一招一式如何打法，却说不完全，他只记得第三场取胜的那一招得意之作。可是海老公偏要细问他如何落败，韦小宝只想含糊其辞的混了过去，最后总是给逼问到了真相。小玄子用以取胜的招式，海老公一一举出，便如亲见一般，比之韦小宝还说得详尽十倍。他这么一提，韦小宝便记得果是如此。

韦小宝道：“公公，你定有千里眼，否则小玄子那些手法，你怎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？”

海老公低头沉思，喃喃道：“果真是武当高手，果真是武当高手。”韦小宝又惊又喜，道：“你说小玄子这小子是武当派高手？我能跟这高手斗得不分上下，哈哈……”海老公呸的一声，道：“别臭美啦！谁说是他了？我是说教他拳脚的师父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你是什么派的？咱们这一派武功天下无故，自然比武当派厉害得多，那也不用说啦。”他还不知海老公是何门派，便先大肆吹嘘。

海老公道：“我是少林派。”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那好极了，武当派的武功一遇上咱们少林派，那是落花流水，夹着尾巴便逃。”海老公哼的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又没收你做弟子，你怎么能算少林派？”

韦小宝回到屋中，得意洋洋的道：“公公，你的大擒拿手果然使得，我扭住了那小子的手腕，再用手肘在他背上这么一撞，这小子只好认输。”

海老公问道：“今日你和他打了几个回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打了四场，各赢两场：本来我可以赢足三场，第三场太不小心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你说话七折八扣，倘若打了四场，你最多只赢一场。”韦小宝笑了笑，说道：“第一场我没赢。第二场却的的确确是我赢了，若有虚言，天诛地灭。第三场他不算输。第四场打得大家没了气力，约定明天再打过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你老老实实说给我听，一招一式，细细比来。”

韦小宝记心虽好，但毕竟于武术所知太少，这四场一招一式如何打法，却说不完全，他只记得第三场取胜的那一招得意之作。可是海老公偏要细问他如何落败，韦小宝只想含糊其辞的混了过去，最后总是给逼问到了真相。小玄子用以取胜的招式，海老公一一举出，便如亲见一般，比之韦小宝还说得详尽十倍。他这么一提，韦小宝便记得果是如此。

韦小宝道：“公公，你定有千里眼，否则小玄子那些手法，你怎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？”

海老公低头沉思，喃喃道：“果真是武当高手，果真是武当高手。”韦小宝又惊又喜，道：“你说小玄子这小子是武当派高手？我能跟这高手斗得不分上下，哈哈……”海老公呸的一声，道：“别臭美啦！谁说是他了？我是说教他拳脚的师父，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你是什么派的？咱们这一派武功天下无敌，自然比武当派厉害得多，那也不用说啦。”他还不知海老公是河门派，便先大肆吹嘘。

海老公道：“我是少林派。”韦小宝大喜，道，“那好极了，武当派的武功一遇上咱们少林派，那是落花流水，夹着尾巴便逃。”海老公哼的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又没收你做弟子，你怎么能算少林派？”

135 海老公喝道：“不准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要拉屎！”海老公道：“不准！”韦小宝道：“这可当真要拉出来啦！”海老公叹了口气，只得任由他上茅房，松散双腿。

韦小宝人虽聪明，但要他循规蹈矩，一板一眼的练功，却说什么也不干，海老公倒也不再勉强，只传了他几下擒拿扭打的手法。拆解之时，须得弯腰转身、蹲倒伏低，海老公却不跟他来这上套，只是出声指点，伸手一摸，便知他姿式手法是否有误。

次日韦小宝又去和小玄子比武，自忖昨天四场比赛，输了两场，赢了一场，今日多学了许多功夫，自非四场全胜不可。哪知一动手，几招新手法用到小玄子身上之时，竟然并不管用，或是给他以特异手法化解了开去，一上来两场连输。韦小宝又惊又怒，在第三场中小心翼翼，才拗住了小玄子的左掌向后力扳，小玄子翻不过来，只得认输。

韦小宝得意洋洋，第四场便又输了，给小玄子骑在头颈之中，双腿挟住了头颈，险些窒息。他投降之后，站起身来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你……”

小玄子脸一沉，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神色间登时有股凛然之威。韦小宝一惊，寻思：“不对，这里是皇宫，不能说粗话。茅大哥说，到了北京，不能露出破绽，我说他妈的粗话，便露出了他妈的破绽，拆穿了西洋镜。”

忙道：“我说我这一招‘他妈的’式打你不过，只好投降。”小玄子脸露笑容，问道：“你这招手法叫做‘他妈的’？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！这小乌龟整天在皇宫之中，不懂外边骂人的言语。”便胡诌道：“这式‘蹋马蹄’本来是学马失前蹄，蹋了下去，教你不防，我就翻上来压住你。哪知你不上当，这‘蹋马蹄’式使用不出了。”

小玄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什么蹋马蹄，就是蹋牛蹄也赢不了我。明天还不敢不敢再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还用说，自然要打。喂，小玄子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可得老老实实，不能瞒我。”小玄子道：“什么话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教你功夫的师父，是武当派高手，是不是？”小玄子奇道：“咦，你怎么知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从你的手法之中看了出来。”小玄子道：“你懂得我的功夫？那叫什么名堂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还有不知道的？这是武当派嫡传正宗的‘小擒拿手’，在江湖上也算是第一流的武功了，只不过遇到我少林派嫡传正宗的‘大擒拿手’，你终于差了一级。”

小玄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大吹牛皮，也不害羞！今天比武，是你赢了还是我赢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胜败兵家常事，不以输赢论英雄。”小玄子笑道：“不以成败论英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输赢就是成败。”他曾听说书先生说过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的话，只是“成败”二字太难，一时想不起来，却给小玄子说了出来，不由得微感佩服：“你也不过比我大得一两岁，知道的事倒多。”

他回到屋中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公公，我在学功夫，人家也在学，不过人家的师父本事大，教的法子好。”他不说自己不成，却赖海老公教法不佳。

海老公道：“今天定是四场全输了！浑小子不怪自己不中用，却来埋怨旁人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呸！那怎么会四场全输？多少也得赢他这么一两场、两三场。我今天问过了，人家的师父的的确确是武当派嫡传正宗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他认了吗？”语调中显得颇为兴奋。韦小宝道：“我问他：‘教你功夫的师父，是武当派的高手，是不是？’他说：‘咦，你怎么知道？’那不是认了？”

海老公喃喃的道：“所料不错，果然是武当派的。”随即呆呆出神，似在思索一件疑难之事，过了良久，道：“咱们来学几招勾脚的法子。”

如此韦小宝每天向海老公学招，跟小玄子比武。学招之时，凡是遇上难些的，韦小宝便敷衍含糊过去。海老公却也由他，撇开了扎根基的功夫，只是教他躲闪、逃避，以及诸般取巧、占便宜的法门。可是与小玄子相斗之时，他招式增加，小玄子的招式也相应增加，打来打去，十次中仍有七八次是韦小宝输了。

这些日子中，每日上午，韦小宝总是去和老吴、平威、温有道、温有方等太监赌钱。起初几日他用白布蒙脸，后来渐渐越蒙越少。众人虽见他和小桂子相貌完全不同，但一来赌得兴起，小桂子以前到底是怎生模样，心中也模模糊糊；二来他不住借钱于人，人人都爱交他这个朋友；三来他逐日少蒙白布，旁人慢慢的习以为常，居然无人相询。赌罢局散，他便去和小玄子比武，午饭后学习武功。

擒拿法越来越难，韦小宝已懒得记忆，更懒得练习。好在海老公倒也不如何逼迫督促，只是顺其自然。

时日匆匆，韦小宝来到皇宫不觉已有两个月，他每日里有钱可赌，日子过得虽不逍遥自在，却也快乐。只可惜不能污言秽语，肆意谩骂，又不敢在

宫内偷鸡摸狗，撒赖使泼，未免美中不足。有时也想到该当逃出宫去，但北京城中一人不识。想想有些胆怯，便在宫中一天又一天的耽了下来。韦小宝和小玄子两个月斗了下来，日日见面，交情越来越好。韦小宝输得惯了，反正“不以输赢论英雄”，赌场上得意武场上输，倒也不放在心上。他和小玄子两人都觉得，只消有一日不打架比武，便浑身不得劲。韦小宝的武功进展缓慢，小玄子却也平平；韦小宝虽然输多赢少，却也决不是只输不赢。

这两个月赌了下来，温氏兄弟已欠了韦小宝二百多两银子。

这一日还没赌完，两兄弟互相使个眼色，温有道向韦小宝道：“桂兄弟，咱们有件事商量，借一步说话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要银子使吗？拿去不妨。”温有方道：“多谢了！”两兄弟走出门去，韦小宝跟着出去，三人到了隔壁的厢房。

温有道说道：“桂兄弟，你年纪轻轻，为人慷慨大方，当真难得。”韦小宝给他这么一奉承，登时心花怒放，说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！自己哥儿们，你借我的，我借你的，那打什么紧！有借有还，上等之人！”这两个月下来，他已学了一口京片子，虽然偶尔露出几句扬州土话，在旁人听来，却也已不觉得如何刺耳。

温有道说道：“我哥儿俩这两个月来手气不好，欠下你的银子着实不少，你兄弟虽然不在乎，我二人心中却十分不安。”温有方道：“现下银子越欠越多，你兄弟的手气更越来越旺，我哥儿却越来越霉，这样下去，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还你。这么一笔债背在身上，做人也没有味儿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欠债不还，那是理所当然之事，两位以后提也休提。”

温有方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小兄弟的为人，那是没得说的了，老实不客气说，咱哥儿的债倘若是欠你小兄弟的，便欠一百年不还也不打紧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便欠二百年、三百年却又如何？”

温有方道：“二三十年吗？大伙儿都没这个命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转头向兄长望去。温有道点了点头，温有方续道：“可是咱哥儿知道，你小兄弟的那位主儿，却厉害得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说海老公？”温有方道：“可不是吗？你小兄弟不追，海老公总有一天不能放过咱兄弟。他老人家伸一根手指，温家老大、温老二便吃不了要兜着走啦。因此咱们得想一个法子，怎生还这笔银子才好？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，海老公这老乌龟果然是料事如神。这些日子来我只记着练拳，跟小玄子比武，可把去上书房偷书的事给忘了。我且不提，听他们有何话说。”当下嗯了一声，不置可否。

温有方道：“我们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个法子，求你小兄弟大度包容，免了我们这笔债，别向海老公提起。以后咱哥儿赢了回来，自然如数奉还，不会拖欠分文。”

韦小宝心头暗骂：“你奶奶的，你两只臭乌龟当我韦小宝是大羊牯？凭你这两只王八蛋的本事，跟老子赌钱还有赢回来的日子？”当下面有难色，说道：“可是我已经向海公公说了。他老人家说，这笔银子嘛，还总是要还的，迟些日子倒不妨。”

温氏兄弟对望了一眼，神色甚是尴尬，他二人显然对海老公十分忌惮。温有道道：“那么小兄弟可不可帮这样一个忙？以后你赢了钱，拿去交给海老公，便说……便说是我们还你的。”韦小宝心中又在暗骂：“越说越不成话了，真当我是三岁小孩儿么？”说道：“这样虽然也不是不行，不过我……”

我可未免太吃亏了些。”

温氏兄弟听他口气松动，登时满面堆欢，一齐拱手，道：“承情，承情，多多帮忙。”温有方道：“小兄弟的好处，我哥儿俩今生今世，永不敢忘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倘若这么办，我要二位大哥办一件事，不知成不成？”二人没口子的答应：“成，成，什么事都成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在宫里这许多日子，可连皇上的脸也没有见过。你二位在上书房服侍皇上，我想请二位带我去见见皇上。”

温氏兄弟登时面面相觑，大有难色。温有道连连搔头。温有方说道：“唉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连说了七八个“这个”，再也接不下去。

韦小宝道：“我又不想对皇上奏什么事，只不过到上书房去耽上一会儿，能见到皇上的金面，那是咱们做奴才的福气，要是没福见到，也不能怪你二位啊。”

温有道忙道：“这个倒办得到。今日申牌时分，我到你那儿来，便带你去上书房。那个时候，皇上总是在书房里做诗写字，你多半能见到。别的时候皇上在殿上办事，那便不易见着了。”说着斜头向温有方霎了霎眼睛。

韦小宝瞧在眼里，心中又是“臭乌龟、贱王八”的乱骂一阵，寻思：“这两只臭乌龟听说我要见皇帝，脸色就难看得很。他们说申牌时分皇帝一定在上书房，其实是一定不在上书房。他们不敢让我见皇帝，我几时又想见了？他奶奶的，皇帝倘若问我什么话，老子又怎回答得出？一露出马脚，那还不满门抄斩？说不定连老子的妈也要从扬州给拉来杀头。海老乌龟教我武功，也不知教得对不对，为什么打来打去，总是打不过小玄子？我去把那部不知是《三十二章经》还是《四十二章经》从上书房偷了出来，给了海老乌龟，他心里一喜欢，说不定便有真功夫教我了。”当下便向温氏兄弟拱手道谢，道：“咱们做奴才的，连万岁爷的金面也见不着，死了定给阎王老子大骂乌龟王八蛋。”

他去和小玄子比武之后，回到屋里，只和海老公说些比武的情形，温氏兄弟答允带他去上书房之事却一句不提，心想待我将那部经书偷来，好教海老乌龟大大惊喜一场。

未牌过后，温氏兄弟果然到来。温有方轻轻吹了声口哨，韦小宝便溜了出去。温氏兄弟打个手势，也不说话，向西便行。韦小宝跟在后面，有了上次的经历，他一路上留心穿廊过户时房舍的形状，以免回来时迷失道路。

从他住屋去上书房，比之去赌钱的所在更远，几乎走了一盏茶时分。温有道才轻声道：“上书房到了，一切小心些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我理会得。”

两人带着他绕到后院，从旁边一扇小门中挨身而进，再穿过两座小小的花园，走进一间大房间中。

但见房中一排排都是书架，架上都摆满了书，也不知有几千几万本。韦小宝倒抽了口凉气，暗叫：“辣块妈妈不开花，开花养了小娃娃！他奶奶的，皇帝屋里摆了这许多书，整天见的都是书，朝也书（输），晚也书（输），还能赌钱么？海老公要的这几本书，我可到哪里找去？”他生长市井，一生之中从来没见过书房是什么样子，只道房中放得七八本书，就是书房了。从七八本书中，检一本写有“三十二”或“四十二”几个字的书，想必不难，此刻眼前突然出现了千卷万卷书籍，登时眼花缭乱，不由得手足无措，便想转身逃走。

温有道低声道：“再过一会，皇上便进书房来了，坐在这张桌边读书写

字。”

韦小宝见那张紫檀木的书桌极大，桌面金镶玉嵌，心想：“桌上镶的黄金白玉，一定不是假货，挖了下来拿去珠宝店，倒有不少银子好卖。”见桌上摊着一本书，左首放着的砚台笔筒也都雕刻精致。椅子上披了锦缎，绣着一条金龙。韦小宝见了这等气派，心中不禁怦怦乱跳，寻思：“他奶奶的，这乌龟皇帝倒会享福！”书桌右首是一只青铜古鼎，烧着檀香，鼎盖的兽头口中袅袅吐出一缕缕青烟。

温有道道：“你躲在书架后面，悄悄见一见皇上，那就是了。皇上读书写字的时候，不许旁人出声，你可不得咳嗽打喷嚏。否则皇上一怒，说不定便叫侍卫将你拖出去斩首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自然知道，不能咳嗽打喷嚏，更加不得放响屁。”温有道脸一沉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上书房不比别的地方，可不能说不恭不敬的胡话。”韦小宝伸了伸舌头，不敢说了。

只见他两兄弟一个拿起拂尘，一个拿了抹布，到处拂扫抹拭。书房中本就清洁异常，一尘不染，但他二人还是细心收拾。温氏兄弟抹了灰尘后，各人从一只柜子中取出一块雪白的白布，再在各处揩抹，揩抹一会，拿起白布来瞧瞧，看白布上有没有黑迹，真比抹镜子还要细心，直抹了大半天，这才歇手。

温有道说道：“小兄弟，皇上这会儿还不来书房，今天是不来啦。朕会侍卫大人便要来巡查，见到你这张生面孔，定要查究，大伙儿可吃罪不起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们先去，我再等一会就走。”温氏兄弟齐声道：“那不成！”温有道说道：“宫里的规矩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皇上所到的地方，该当由谁侍候，半分也乱不得。宫里太监宫女几千人，倘若哪一个想见皇上，便自行走到皇上跟前，那还成体统吗？”温有方道：“好兄弟，不是咱哥儿不肯帮忙，咱二人能够进上书房，每天也只有这半个时辰，打扫揩抹过后，立刻便须出去。不瞒你说，别说你不能在上书房里多耽，便是咱哥儿俩，过了时不出去，给侍卫大人们查到了，那也是重则抄家杀头，轻则坐牢打板子。”

韦小宝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哪有这么厉害？”温有方顿足道：“皇上身边的事，也开得玩笑么？好兄弟，你想见皇上，咱们明日这时再来碰碰运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那么咱们就走罢。”温氏兄弟如释重负，一个挽住他左臂，一个挽住他右臂，惟恐他不走，挟了他出去，韦小宝突然道：“其实你们两个，也从来没见过皇上，是不是？”

温有方一怔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怎么……”他显是要说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温有道忙道：“我们怎么没见过？皇上在书房里读书写字，那是常常见到的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每天这时候，你们进书房里来揩抹灰尘，这时候皇帝自然不会来，难道你两个王八蛋东摸西摸抹灰尘的孙子德性，皇帝爱瞧得很么？”温有道又道：“小兄弟答允还银子给海公公，我兄弟俩日后必有补报。要见皇上嘛，那是一个人的福命，是前生修下来的福报，造桥铺路，得积无数阴德，命中如果注定没这个福气，可也勉强不来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三个人已从侧门中出去。韦小宝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过几天你们再带我来碰碰运气罢！”二人连说：“好极，好极！”三人就此分手。

韦小宝快步回去，穿过了两条走廊，便在一扇门后一躲，过了一会，料想他二人已经去远，悄悄从门后出来，循原路回去上书房，去推那侧门时，不料里面已经门上。他一怔，心想：“只这么一会儿，里面便已上了门，看来温家兄弟的话不假，侍卫当真来巡查过了。不知他们走了没有？”

附耳在门上一听，不闻有何声息，又凑眼从门缝中向内张去，庭院中并无一人，他想了想，从靴筒中摸出一把薄薄的匕首。这匕首便是当日用来刺死小桂子的，他潜身皇宫，自知危机四伏，打从那日起，这匕首便始终没离过身。当下将匕首刃身从门缝中插了进去，轻轻拨得几拨，门闩向上抬起。他将门推开两寸，从门缝中伸手进去先抓住了门闩，不让落地出声，这才推门，闪身入内，反身又关上了门，上了门闩，倾听房中并无声息，一步步的挨过去，探头在书房中一张，幸喜无人，等了片刻，这才进去。

他走到书桌之前，看到那张披了绣龙锦缎的椅子，忽有个难以抑制的冲动：“他妈的，这龙椅皇帝坐得，老子便坐不得？”斜跨一步，当即坐入了椅中。

他初坐下时心中怦怦乱跳，坐了一会，心道：“这椅子也不怎么舒服，做皇帝也没什么了不起。”毕竟不敢久坐，便去书架上找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。可是书架上几千部书一部叠着一部。那些书名一百本中难得有一两个字识得。他拚命去找《四》字，“四”字倒也找到了好几次，可是下面却没有“十”字“二”字。原来他找到的全是《四书》，甚么《四书集注》、《四书正义》之类。找了一会，看到了一部《十三经注疏》，识得了“十三”二字，欢喜了片刻，但知道那终究不是《四十二章经》。

正自茫无头绪之际，忽听得书房彼端门外靴声囊囊，跟着两扇门呀的一声开了，原来那边一座大屏风之后另行有门，有人走了进来。韦小宝大吃一惊：“那边原来有门，老子今日要满门抄斩。”要去开门从进门溜出，无论如何来不及了，急忙贴墙而立，缩在一排书架后面。只听得两个人走进书房，挥拂尘四下里拂拭。

过不多时，又走进一个人来，先前两人退出了书房。另外那人却在书房中慢慢的来回踱步，韦小宝暗叫：“糟糕，定是侍卫们在房中巡视了，莫非我从后门进来，给他们发见了踪迹？”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阵冷汗。

那人踱步良久，忽然门外有人朗声说道：“回皇上：鳌少保有急事要叩见皇上，在外候旨。”书房内那人嗯了一声。韦小宝又惊又喜：“原来这人便是皇帝。那鳌少保便是茅大哥要跟他比武之人了。此人算是什么满洲第一勇士，却不知是如何威武的模样，非得偷瞧一下不可。下次见到茅大哥，可有得我说的了。”

只听得门外脚步之声甚是沉重，一人走进书房，说道：“奴才鳌拜叩见皇上！”说着跪下磕头。韦小宝忙探头张去，只见一个魁梧大汉爬在地下磕头。他不敢多看，只怕鳌拜一抬起头便见到了自己，忙将头缩回，但身子稍稍移出，斜对鳌拜，心道：“你又向皇帝磕头，又向老子磕头。什么满洲第一勇士，第二勇士，有什么了不起，还不是向我韦小宝磕头？”

只听皇帝说道：“罢了！”鳌拜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回皇上：苏克萨哈蓄有异心，他的奏章大逆不道，非处极刑不可。”皇帝嗯了一声，不置可否。鳌拜又道：“皇上刚刚亲政，苏克萨哈这厮便上奏章，说什么‘兹遇躬亲大政，伏祈睿鉴，令臣往守先皇帝陵寝，如线余息，得以生存。’那不是明明藐视皇上吗？皇上不亲大政，他可以生，皇上一亲大政，他就要死了。这是说皇上对奴才们残暴得很。”皇帝仍是嗯了一声。

鳌拜道：“奴才和王公贝勒大臣会议，都说苏克萨哈共有廿四项大罪，怀抱奸诈，存蓄异心，欺藐幼主，不愿归政，实是大逆不道。按本朝‘大逆律’，应与其长子内大臣察克旦一共凌迟处死；养子六人，孙一人，兄弟之

子二人，皆斩决。其族人前锋营统领白尔赫、侍卫额图等也部斩决。”皇帝道：“如此处罪，只怕太重了罢？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这皇帝说话声音像个孩童，倒和小玄子很是相似，当真好笑。”

鳌拜道：“回皇上：皇上年纪还小，于朝政大事恐怕还不十分明白。这苏克萨哈奉先皇遗命，与奴才等共同辅政，听得皇上亲政，该当欢喜才是。他却上这道奏章，讪谤皇上，显是包藏祸心，请皇上准臣下之议，立加重刑。皇上亲政之初，应该立威，使臣下心生畏惧。倘若宽纵了苏克萨哈这大逆不道之罪，日后众臣下都欺皇上年幼，出言不敬，行事无礼，皇上的事就不好办了。”

韦小宝听他说话的语气很是骄傲，心道：“你这老乌龟自己先就出言不敬，行事无礼。你说皇帝年幼，难道皇帝是个小孩子吗？这倒有趣了，怪不得他说话声音有些像小玄子。”

只听得皇帝道，“苏克萨哈虽然不对，不过他是辅政大臣，跟你一样，都是先帝很看重的。倘若朕亲政之初，就……就杀了先帝眷顾的重臣，先帝在天之灵，只怕不喜。”

鳌拜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皇上，你这几句可是小孩子的话了。先帝命苏克萨哈辅政，是嘱咐他好好侍奉皇上，用心办事。他如体念先帝的厚恩，该当尽心竭力，赴汤蹈火，为皇上效犬马之劳，那才是做奴才的道理。可是这苏克萨哈心存怨望，又公然讪谤皇上，说什么致休乞命，这倒是自己的性命要紧，皇上的朝政大事不要紧了。那是这厮对不起先帝，可不是皇上对不起这厮。哈哈，哈哈！”

皇帝道：“鳌少保有什么好笑？”鳌拜一怔，忙道：“是，是，不，不是。”猜想起来，鳌拜此时脸上的神色定然十分尴尬。

皇帝默不作声，过了好一会才道：“就算不是朕对不住苏克萨哈，但如此刻杀了他，未免有伤先帝之明。天下百姓若不是说我杀错了人，就会说先帝无知人之能。朝廷将苏克萨哈二十四条大罪布于天下，人人心中都想，原来苏克萨哈这厮如此罪大恶极，这样的坏蛋，先帝居然会用做辅政大臣，和你鳌少保并列，这，这……岂不是太没见识了么？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这小孩子皇帝的话说得很有道理。”

鳌拜道：“皇上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天下百姓爱怎么想，让他们胡思乱想好了，谅他们也不敢随便说出口来。有谁敢编排一句先帝的不是，瞧他们有几颗脑袋？”皇帝道：“古书上说得好：‘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’，一味杀头，不许众百姓说出心里的话来，那终究不好。”鳌拜道：“汉人书生的话，是最听不得的。倘若汉人这些读书人的话对，怎么汉人的江山，又会落入咱们满洲人手里呢？所以奴才奉劝皇上，汉人这许多书，还是少读为妙，只有越读脑子越胡涂了。”皇帝并不答话。

鳌拜又道：“奴才当年跟随太宗皇帝和先帝爷东征西讨，从关外打到关内，立下无数汗马功劳，汉字不识一个，一样杀了不少南蛮。这打天下、保天下嘛，还是得用咱们满洲人的法子。”皇帝道：“鳌少保的功劳当然极大，否则先帝也不会这样重用少保了。”鳌拜道：“奴才就只知道赤胆忠心，给皇上办事。打从太宗皇帝起，到世祖皇帝，再到皇上都是一样的。皇上，咱们满洲人办事，讲究有赏有罚，忠心的有赏，不忠的处罚。这苏克萨哈是个大大的奸臣，非处以重刑不可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辣块妈妈，我单听你的声音，就知你是个大大的奸臣。”

皇帝道：“你一定要杀苏克萨哈，到底自己有什么原因？”

鳌拜道：“我有什么原因？难道皇上以为奴才有什么私心？”越说声音越响，语气也越来越凌厉，顿了一顿，又厉声道：“奴才为的是咱们满洲人的天下。太祖皇帝、太宗皇帝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，可不能让子孙给误了。皇上这样问奴才，奴才可当真不明白皇上是什么意思！”

韦小宝听他说得这样凶狠，吃了一惊，忍不住探头望去，只见一条大汉满脸横肉，双眉倒竖，凶神恶煞般的走上前来，双手握紧了拳头。

一个少年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从椅子中跳了起来。这少年一侧头间，韦小宝情不自禁，也是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

这少年皇帝不是别人，正是天天跟他比武打架的小玄子。

十二名小太监一齐扑上，扳手攀臂，抱腰扯臂，向鳌拜进攻。韦小宝看准了鳌拜的太阳穴，狠命一拳。康熙拍手笑道：“鳌少保，只怕你要输了。”

第五回 金戈运启驱除会 玉匣书留想象间

韦小宝见到皇帝，纵然他面目如同妖魔鬼怪，也决不会呼喊出声，但一见到居然是小玄子，这一下惊诧真是非同小可，呼声出口，知道大事要糟，当即转身，便欲出房逃命，但心念电转：“小玄子武功比我高，这鳌拜更是厉害，我说什么也逃不出去。”灵机一动，心道：“咱们这一宝押下了！通杀通赔，就是这一把骰子。”纵身而出，挡在皇帝身前，向鳌拜喝道：“鳌拜，你干什么？你胆敢对皇上无礼么？你要打人杀人，须得先过我这一关。”

鳌拜身经百战，功大权重，对康熙这少年皇帝原不怎么瞧在眼里。康熙（按：康熙本是年号，但通俗小说习惯，不称他本名玄烨而称之为康熙）讥刺他要杀苏克萨哈是出于私心，正揭破了他的痛疮。这人原是个冲锋陷阵的武人，盛怒之下，便握拳上前和康熙理论，倒也并无犯上作乱之心，突然间见书架后面冲出一个太监，挡在皇帝的面前，叱责自己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这才想起做臣子的如何可以握拳威胁皇帝，急忙倒退数步，喝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我有事奏禀皇上，谁敢对皇上无礼了？”说着又倒退了两步，垂手而立。

每天和韦小宝比武的小玄子，正是当今大清康熙皇帝。他本名玄烨，眼见韦小宝不识得自己，问自己叫什么名字，童心一起，随口就说是“小玄子”。他秉承满洲人习性，喜爱角抵之戏，只是练习摔交这门功夫，必须扭打跌扑，扳颈拗腰。侍卫们虽教了他摔交之法，却又有谁敢对皇帝如此粗鲁无礼？有谁敢去用力扳他的龙头，扼他的御颈？被逼不过之时，只好装模作样，皇帝御腿扫来，扑地便倒，御手扭来，跪下投降，勉强要还击一招半式，也是碰到衣衫边缘，便即住手。康熙一再叮嘱，必须真打，众侍卫可没一个有此胆子，最多不过扮演得像了一些而已。和皇帝下棋，尚可假意出力厮拚，杀得难解难分，直到最后关头方输（据说清末慈禧太后与某太监下象棋，那太监吃了慈禧的马，说道：“奴才杀了老佛爷的一只马。”慈禧怒他说话无礼，立时命人将他拖了出去，乱棒打死），这摔交之戏，却万难装假，就算最后必输，中间厮打之时，有谁敢抓起皇帝来摔他一交？

康熙对摔交之技兴味极浓，眼见众侍卫互相比拚时精采百出，一到做自己的对手，便战战兢兢，死样活气，心下极不痛快，后来换了太监做对手，人人也均如挨打不还手的死人一般。做皇帝要什么有什么，但要找一个真正的比武对手，却万难办到，有时真想微服出宫，去找个老百姓打上一架，且看自己的武功到底如何，但这样做毕竟太过危险，终究不过是少年皇帝心中偶尔兴起的异想天开而已。

这天和韦小宝相遇，比拚一场，韦小宝出尽全力而仍然落败。康熙不胜之喜，生平以这一架打得最是开心。韦小宝约他次日再比，正是投其所好。从此两人日日比武，康熙始终不揭破自己身分，比武之时，也从不许别的太监走近，以免泄露了秘密，这小太监只要一知道对手是皇帝，动起手来便毫无兴味了。

宫中太监逾千，从来没见过皇帝的本来亦复不少，但净身入宫，首先必当学习宫中种种规矩、品级服色等高下分别，见到康熙身穿皇帝服色而居然不识，也只有韦小宝这冒牌货一人了。就康熙而言，这个糊涂小太监万金难买，实是难得而可贵之至。

此后康熙的武功渐有长进，韦小宝居然也能跟得上，两人打来打去，始

终旗鼓相当，而韦小宝却又稍逊一筹。这样一来，康熙便须努力练功，才不致落败。他是个十分要强好胜之人，练功越有进步，兴味越浓，对韦小宝的好感也是大增。

这日鳌拜到上书房来启奏要杀苏克萨哈，康熙早已知道，鳌拜为了镶黄旗和正白旗两旗换地之争，与苏克萨哈有仇，今日一意要杀苏克萨哈，乃是出于私怨，因此迟迟不肯准奏。哪知鳌拜嚣张跋扈，盛怒之下显出武人习气，捋袖握拳，便似要上来动手。鳌拜身形魁梧，模样狰狞，康熙见他气势汹汹的上来，不免吃惊，一众侍卫又都候在上书房外，呼唤不及，何况众侍卫大都是鳌拜心腹，殊不可靠，正没做理会处，恰好韦小宝跃了出来。康熙大喜，寻思：“我和小桂子合力，便可和鳌拜这厮斗上一斗了。”待见鳌拜退下，更是宽心。

韦小宝情不自禁的出声惊呼，泄露了行藏，只得铤而走险，赌上一赌，冲出来向鳌拜呼喝，不料一喝之下，鳌拜竟然退下，不由大乐，大声道：“杀不杀苏克萨哈，自当由皇上拿主意。你对皇上无礼，想拔拳头打人，不怕杀头抄家吗？”

这句话正说到了鳌拜心中，他登时背上出了一阵冷汗，知道适才行事实在太过鲁莽，当即向康熙道：“皇上不可听这小太监的胡言乱语，奴才是个大大的忠臣。”

康熙初亲大政，对鳌拜原是十分忌惮，眼见他已有退让之意，心想此刻不能跟他破脸，便道：“小桂子，你退在一旁。”韦小宝躬身道：“是！”退到书桌之旁。

康熙道：“鳌少保，我知道你是个大大的忠臣。你冲锋陷阵惯了的，原不如读书人那样斯文，我也不来怪你。”鳌拜大喜，忙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康熙道：“苏克萨哈之事，便依你办理就是。你是大忠臣，他是大奸臣，朕自然赏忠罚奸。”鳌拜更是喜欢，说道：“皇上这才明白道理了。奴才今后总是忠心耿耿的给皇上办事。”康熙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朕稟明皇太后，明日上朝，重重有赏。”鳌拜喜道：“多谢皇上。”康熙道：“还有什么事没有？”鳌拜道：“没有了。奴才告退。”

康熙点点头，鳌拜笑容满脸，退了出去。

康熙等他出房，立刻从椅中跳了出来，笑道：“小桂子，这秘密可给你发现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皇上，我这……这可当真该死，一直不知道你是皇帝，跟你动手动脚，大胆得很。”

康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唉，你知道之后，再也不敢跟我真打，那就乏味极了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只要你不怪我，我以后仍是跟你真打，那也不妨。”康熙大喜，道：“好，一言为定，若不真打，不是好汉。”说着伸出手来，韦小宝一来不知宫廷中的规矩，二来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惫懒人物，当即伸手和他相握，笑道：“今后若不真打，不是好汉。”两人紧握着手，哈哈大笑。

皇太子自出娘胎，便注定了将来要做皇帝，自幼的抚养教诲，就与常人全然不同，一哭一笑，一举一动，无不是众目所视，当真是没半分自由。囚犯关在牢中，还可随便说话，在牢房之中，总还可任意行动，皇太子所受的拘束却比囚犯还厉害百倍。负责教诲的师保、服侍起居的太监宫女，生怕太子身上出了什么乱子，整日价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太子的言行

只要有半分随便，师傅便谆谆劝告，唯恐惹怒了皇上。太子想少穿一件衣服，宫女太监便如大祸临头，唯恐太子着凉感冒。一个人自幼至长，日日夜夜受到如此严密看管，实在殊乏人生乐趣。历朝颇多昏君暴君，原因之一，实由皇帝一得行动自由之后，当即大大发泄历年所积的闷气，种种行径令人觉得匪夷所思，大半也不过是发泄过分而已。

康熙自幼也受到严密看管，直到亲政，才得时时吩咐宫女太监离得远远的，不必跟随左右。但在母亲和众大臣眼前，还是循规蹈矩，装作少年老成模样，见了一众宫女太监，也始终摆出皇帝架子，不敢随便，一生之中，连纵情大笑的时候也没几次。

可是少年人爱玩爱闹，乃人之天性，皇帝乞丐，均无分别。在寻常百姓人家，任何童子天天可与游伴乱叫乱跳，乱打乱闹，这位少年皇帝却要事机凑合，方得有此“福缘”。他只有和韦小宝在一起时，才得无拘无束，抛下皇帝架子，纵情扭打，实是生平从所未有之乐，这些时日中，往往睡梦之中也在和韦小宝扭打嬉戏。

他拉住韦小宝的手，说道：“在有人的时候，你叫我皇上，没人的时候，咱们仍和从前一样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那再好没有了。我做梦也想不到你是皇帝。我还道皇帝是个白胡子老公公呢。”

康熙心想：“父皇崩驾之时，不过廿四岁，也不是甚么白胡子老公公，你这小家伙怎地什么也不知道？”问道：“难道海老公没跟你说起过我么？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没有。他便是教我练功夫。皇上，你的功夫是谁教的？”康熙笑道：“咱们说过没人的时候，还是和从前一样，怎么叫我皇上了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对，我心里有点慌。”

康熙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早料到，你知道我是皇帝之后，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跟我比武了。”韦小宝微笑道：“我一定跟以前一样打，就怕不容易。喂，小玄子，你的武功到底是谁教的？”康熙道：“我可不能跟你说。你问来干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鳌拜这家伙自以为武功了得，对你磨拳擦掌的，倒像想要打人。我想你师父武功很高，咱们请你师父来对付他。”康熙微微一笑，摇头道：“不成的，我师父怎能做这种事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可惜我师父海老公瞎了眼睛，否则请他来打鳌拜，多半也赢得了他。啊，有了，明儿咱二人联手。跟他打上一架，你看如何？这鳌拜虽说是满洲第一勇士，但咱二人并肩子上，就未必会输给他。”康熙大喜。叫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但随即知道此事决计难行，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皇帝跟大臣打架，那太也不成话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不是皇帝就好了！”

康熙点了点头，一霎时间，颇有些羡慕韦小宝这小太监，爱干什么便干什么，虽在皇宫之中，倒也逍遥自在。又想起适才鳌拜横眉怒目，气势汹汹，大踏步走上来的神态，不禁犹有余悸，寻思：“这人对我如此无礼，他要杀谁，便非杀谁不可，半点也不将我瞧在眼里。到底他做皇帝，还是我做皇帝哪？只是朝中宫里的侍卫总管都由他统率，八旗兵将也归他调动，我如下旨杀他，他作起乱来，只怕先将我杀了。我须得先换侍卫总管。再撤他的兵权，然后再罢他辅政大臣的职位，最后才将他推出午门，斩首示众，方泄我心头之恨。”

但转念又想，此计也是不妥，只要一换侍卫总管，鳌拜便知是要对付他了，此人大权在握，如果给他先下乎为强，自己可要遭殃，只有暂且不动声色，待想到妥善的法子再说。

他不愿在韦小宝面前显得没有主意，说道：“你这就回海老公那里去罢，好好用心学本事，明日咱们仍在那边比武。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康熙又道：“你见到我和鳌拜的事，可不许跟谁提起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这里没有旁人，我要走便走，不跟你请安磕头了。”康熙哈哈一笑，摆手道：“不用了。明儿仍是死约会，不见不散。”

韦小宝虽然没偷到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但发见日日与他比武之人竟然便是皇帝，实是兴奋万分。幸好海老公双眼盲了，瞧不出他神情有异，只是觉得他今日言语特多，不知遇上了什么高兴事情，试探了几句。韦小宝却十分机警，不露半点口风。

次日韦小宝去和康熙比武，他心中颇想和平日一般打法，但既知他是皇帝，自卫时尽管守得严密，反击的招数却自然而然的疲弱无力。康熙明白他心意，进攻时也不出全力，心想对方既有顾忌，自己使劲攻击，未免胜之不武。只打得片刻，韦小宝已输了两个回合。

康熙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小桂子，昨儿你到我书房去干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温有道昨天发烧，起不了身，他兄弟叫我到上书房去帮着打扫收拾。我没做惯，手脚慢了些，不想遇到了你。”他说得煞有介事，不但面不改色，几乎连自己也相信确是如此。

康熙道：“你知道我是皇帝之后，咱们再也不能真打了。”颇感意兴索然。韦小宝道：“我也觉得今天打来没什么劲道。”康熙忽然想起，说道：“我倒有个法儿。咱们既然不能再打，我只好瞧你跟别人打，过过瘾也是好的。来，你跟我去换衣服，咱们到布库房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布库房是什么地方？放布匹的库房吗？”康熙笑道：“不是的。布库房是武士练武摔交的地方。”韦小宝拍手笑道：“那好极了！”

康熙回去更衣，韦小宝跟在后面，康熙一换了袍服，十六名太监前呼后拥，到布库房去瞧众武士摔交，那就神色庄严，再也不跟韦小宝说笑了。

众武士见皇上驾到，无不出力相搏。康熙看了一会，叫一名胖大武士过来，说道：“我身边有个小太监，也学过一点摔交，你教他几手。”转头向韦小宝道：“你跟他学学。”说着左眼一。他二人均已见到，这武士虽然身材魁梧，却是笨手笨脚，看来不是韦小宝的对手。

两人下场之后，扭打几转，韦小宝使出一招“顺水推舟”，要将那武士推出去。不料那武士身子太重，说什么也推他不倒。武士首领背转身子，连使眼色。那胖大武士会意，假装脚下踉跄，扑地倒了，好一会爬不起来。众武士和太监齐声喝采。

康熙甚是喜欢，命近侍太监赏了一锭银子给韦小宝，暗想：“这小桂子武功不及我，他能推倒这胖家伙，我自然也能。”心痒难搔，跃跃欲试，但碍于万乘之尊，总不能下场动手，叹了口气，向近侍太监道：“你去选三十名小太监来，都要十四五岁的，叫他们天天到这里来练功夫。哪一个学得快的，像这小桂子那样，我就有赏赐。”那太监含笑答应，心想皇帝是小孩心性，要搞些新玩意。

韦小宝回到屋中，海老公问起今日和小玄子比武的经过。韦小宝说得有声有色，似乎一番大战，双方打得激烈非凡。但海老公细问之下，立刻发觉了破绽，沉着脸问道：“小玄子怎么啦？今日生了病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没有啊，不过他精神不大好。”海老公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从头到尾，一招一式的说给我听。”韦小宝情知瞒他不过，只得照实细细说了。

海老公抬起了头，缓缓道：“这一招你明明可以将他脑袋扳向左方，你却想把他身子抱起，以致落败。你不是不会，而是故意在让他，那是什么缘故？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我也没故意让他。只不过他打得客气，我也就手下留情。我和他做了好朋友，自然不能打得太过分了。”想到自己和皇帝是“好朋友”，不自禁的十分得意。

海老公道：“你和他成了好朋友？哼，不过你的打法不是手下留情，而是不敢碰他。你终于……你终于知道了？”

韦小宝心中一惊，颤声道：“知……知道什么？”海老公道：“是他自己说的，还是你猜到了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说什么啊！我这可不懂了。”海老公厉声道：“你给我老老实实说来！咳咳……咳咳……你怎么知道小玄子身分的？”一伸手，抓住了他左腕。

韦小宝登时痛入骨髓，手骨格格作响，似乎即便欲折断，叫道：“投降，投降！”海老公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手上反而加劲。韦小宝叫道：“喂，喂，你……你……你懂不懂规矩？我已叫了投降，你还不放手？”海老公道：“我问你话，你就好好的答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你如早已知道小玄子是谁，我就跟你说其中的原因。否则的话，你就捏死了我，我也不说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那有什么希奇？小玄子就是皇上，我起始教你大擒拿手’之时，就已知道了。”说着放开了手。

韦小宝喜道：“原来你早知道了，可瞒得我好苦。那么跟你说了也不打紧。”于是将昨天在上书房中撞见康熙和鳌拜的事说了，讲到今天在布库房中打倒一名胖大武士，又是眉飞色舞起来。海老公听得甚是仔细，不住插口查问。

韦小宝说完后，又道：“皇上吩咐我不得跟你说的，你如泄漏了出去，我两个人都要杀头。”海老公冷冷道：“皇上跟你是好朋友，不会杀你，只会杀我。”韦小宝得意洋洋的道：“你知道就好啦。”

海老公沉思半晌，道：“皇上要三十名小太监一起练武，那是干什么来着？多半他是技痒，跟你打得不过瘾，要找些小太监来挨他的揍。”站起身来，在屋中绕了十来个圈子，说道：“小桂子，你想不想讨好皇上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他是我好朋友，让他欢喜开心。那也是做朋友的道理啊。”

海老公厉声道：“我有一句话，你好好记在心里。今后皇上再说跟你是朋友什么的，你无论如何不可应承。你是什么东西，真的能跟皇上做朋友？他今日还是个小孩子，说着高兴高兴，这岂能当真？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脖子上的脑袋。”

韦小宝原也想到这种话不能随口乱讲、经海老公这么疾言厉色的一点醒，伸了伸舌头，说道：“以后杀我的头也不说了。不过人头落地之后，是不是还能张嘴说话，这中间只怕大大儿的有些讲究。”

海老公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想不想学上乘武功？”

韦小宝喜道：“你肯教我上乘武功，那真是求之不得了。公公，你这样一身好武艺，不收一个徒儿传了下来，岂不可惜？”海老公道：“世人阴险奸诈的多，忠厚老实的少。收了个坏徒儿，让他来谋害师父，却又何苦？”

韦小宝心中一动：“我弄瞎了他眼睛，他心中是不是也有点因头？这件事性命交关，非查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不可。”但见他神色木然，并无恼

怒之意，便道：“是啊，既要你信得过，又对你忠心，原也不大易找，这世上只怕也只我小桂子一人了。公公，你道我到书房去干什么？我是冒了杀头的危险，想去将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偷出来给你。只不过皇上书房里的书成千成万，我又不大识字……”

海老公插嘴道：“嗯，你又不大识字！”

韦小宝心中突的一跳：“啊哟，不好！不知小桂子识字多不多。倘若他识得很多字，我这么说，可露出马脚了。”忙道：“我找来找去，也寻不着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。不过不要紧，以后我时时能到书房去，总能教这部书成为顺手牵羊之羊，叶底偷桃之桃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你没忘了就好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怎么会忘？你公公待我真是没得说的，我如不想法子好好报答你，这一生一世当真枉自为人了。”海老公喃喃的道：“嗯，我如不想法子好好报答你，这一生一世当真枉自为人了。”这两句话说得冷冰冰地，韦小宝听在耳里，不由得背上一阵发毛，偷眼瞧他脸色，却无丝毫端倪可寻，心想：“老乌龟厉害得很，他早知小玄子就是皇上，却不露半点口风。我可须得小心，他如知道他这对眼珠子是我弄瞎的，我韦小宝这对眼珠子倘若仍能保得住，那定是老天爷没了服珠子啦。”

两人默默相对。韦小宝半步半步的移向门边，只要瞧出海老公神色稍有不善，立即飞奔出外，决意逃出宫去。从此不再回来。

却听得海老公道：“你以后再也不能用大擒拿手跟皇上扭打了。这门功夫再学下去，都是分筋错骨之法，脱人关节，断人筋骨，怎能用在皇上身上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海老公道：“我从今天起教你一门功夫，叫做‘大慈大悲千叶手’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名字倒怪，我只听过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、观世音菩萨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你见过千手观音没有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千手观音？我见过的，观音菩萨身上生了许许多多手。每只手里拿的东西都不同，有的是个水瓶。有的是根树枝，还有篮子、铃子，好玩得紧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你是在扬州庙里见到的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扬州庙里？”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，一个箭步窜到门边，便欲夺门而出。

海老公道：“千手观音吗，天下就只扬州的庙里有，你没去过扬州庙里，怎能见到千手观音？”韦小宝轻吁一口长气，心道：“原来只扬州的庙里才有千手观音，险些给你吓得拉尿。”忙道：“我怎会去过扬州？扬州在什么地方？千手观音什么的，是听人家说的，我可没见过。想在你老人家面前吹儿句牛，神气神气，哪知道你见多识广，一下子就戳破了我的牛皮。”海老公叹道：“要戳破你这小滑头的牛皮，可实在不容易得很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容易，容易。我撒一句谎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就给你老人家戳穿了西洋镜。”

海老公嗯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冷吗？怎不多穿件衣服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不冷。”海老公道：“怎么你说话声音有点儿发抖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刚才给吹了阵冷风，现下好了。”海老公道：“门边风大，别站在门口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！”走近几步，却总是不敢走到海老公身边。

海老公道：“这‘大慈大悲千叶手’是佛门功夫，动起手来能制住对方，却不会杀人伤人，乃是天下最仁善的武功。”韦小宝喜道：“这门功夫不会杀人伤人，跟皇上动手过招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不过这功夫十分难学，招式挺多，可不大容易记得周全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既然招式挺多，记不全就不要紧，忘了一大半，剩下的还是不少。”海老公道：“哼，懒小子，还没学功夫，就已在打偷懒的主意。你这一辈子，可别想学好上乘武功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要学到你老人家那样厉害的武功，我这一辈子自然是老猫鼻子上挂咸鱼，嗅鲞啊嗅鲞（休想）。”心想：“就算武功练得跟你一模一样，到头来还是给人弄瞎了眼睛，你老乌龟挺开心吗？”

海老公道：“你走过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走近了几步，离开海老公仍有数尺。海老公道：“你怕我吃了你吗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的肉是酸的，不大好吃。”

海老公左手扬起，突然拍出。韦小宝吃了一惊，向右一避，忽然背上拍拍两声，已被海老公打中，登时跪倒在地动弹不得，心下大骇：“这一下糟了，他……他要取我性命。”海老公道：“这是‘大慈大悲千叶手’的第一手，叫做‘南海礼佛’。你背上已给打中了两处穴道，不过打穴功夫十分难练，要以上乘内功作根基，跟皇上过招，又难道真能打他穴道，叫他跪在你面前？你只须记住了手法，装模作样的比比架式，也就是了。”说着伸手在他背心两处穴道上按了按。韦小宝手足登时得能动弹，心神略定，慢慢站起身来，心道：“原来老乌龟是教我功夫，可吓得我魂灵出窍，这会儿也不知归了窍没有。”

这一日海老公只教了三招，道：“第一天特别难些，以后你如用心，便可多学几招。”

韦小宝第二天也不去赌钱了，中午时分，自行到比武的小室中去等候康熙，知道桌上糕点是为皇帝而设，也就不敢再拿来吃。等了大半个时辰，康熙始终不来。韦小宝心道：“是了，他跟我比武没味道，不来玩了。”于是径去上书房。书房门外守卫的侍卫昨天见康熙带同韦小宝去布库房，神色甚和，知道他是皇上跟前得宠的小太监，也不加阻拦。

韦小宝走进书房，只见康熙伸足在踢一只皮凳，踢了一脚又是一脚，神色气恼，不住吆喝：“踢死你，踢死你！”韦小宝心想：“他在练踢脚功夫么？”不敢上前打扰，静静的垂手站在一旁。

康熙踢了一会，抬头见到韦小宝，露出笑容，道：“我闷得很，你来陪我玩玩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。海老公教了我一门新功夫，叫做什么‘大慈大悲千叶手’，比之先前所教的大擒拿手，那可厉害得多了。他说我学会之后，你一定斗我不过了。”

康熙道：“那是什么功夫，你使给我瞧瞧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！我这可要打你啦！”拉开招式，双掌飞扬，“南海礼佛”、“金玉瓦砾”、“人命呼吸”，一共三招，出手迅捷，在康熙背心、肩头、左胸、右腿、咽喉五处都用手指轻轻一拍。这“大慈大悲千叶手”变化奇特，和“大擒拿来”大不相同。康熙猝不及防，连一下也没能躲过。韦小宝出手甚轻，自然没打痛他。其实韦小车内力固然全无，膂力也微弱之极，就算当真相斗，给他打中几下也是无关痛痒。但这么连中五下，毕竟是从所未有之事。康熙“咦”的一声，喜道：“这门功夫妙得很啊。你明天再来，我也去请师父教上乘功夫，跟你比过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极、好极！”

他回到住处，将康熙的话说了。海老公道：“不知他师父教的是什么功

夫，今日你再学几招千叶手。”这一日韦小宝又学了六招，乃是“镜里观影”、“水中捉月”、“浮云去来”、“水泡出没”、“梦里明明”、“觉后空空”。这六招都是若隐若现、变幻莫测的招数，虚式多而实式少，海老公只是要韦小宝硬记招式，至于招式中的奥妙之处却毫不讲解，甚至姿式是否正确无误，出招部位是否恰到好处，海老公一来看不见，二来毫不理会。韦小宝见他教得随便，心下暗暗欢喜，心道：“你马马虎虎的教，我就含含糊糊的学，哥儿俩胡里胡涂的混过便算。倘若你要顶真，老子可没闲功夫陪你玩了。”

次日韦小宝来到御书房外，只见门外换了四名侍卫，正迟疑间，一名侍卫笑道：“你是桂公公吗？皇上命你即刻进去。”韦小宝一怔，心道：“什么桂公公？”但随即明白：“桂公公就是老子了，这侍卫知道我是皇帝亲信，对我加意客气。”当即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幸会，幸会，你四位贵姓啊？”四名侍卫跟他通了姓名。韦小宝客气了几句。那姓张的侍卫笑道：“你这可快进去罢，皇上已问了你几次呢。”

韦小宝走进书房。康熙从椅中一跃而起，笑道：“你昨天这三招，我师父已教了破法，咱们这便试试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师父既说破得，自然破得了，也不用试啦。”康熙道：“非试不可！你先悄悄到咱们的比武厅去，别让别人知道了，我随后就来。”韦小宝答应了，径去那间小房。

康熙初学新招，甚是性急，片刻间就来了。两人一动上手，康熙果然以巧妙手法，将韦小宝第一天所学的三招都拆解了，还在韦小宝后肩上拍了一掌。

韦小宝见他所出招数甚为高明，心下也是佩服，问道：“你这套功夫叫什么名堂？”康熙道：“这是‘八卦游龙掌’。我师父说，你的‘大慈大悲千叶手’招式大多，记起来挺麻烦。我们的‘八卦游龙掌’只有八八六十四式，但反复变化，尽可敌得住你的千叶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哪一门功夫厉害些？”康熙道：“我也问过了。师父说道，这两门都是上乘掌法，说不上哪一门功夫厉害。谁的功夫深，用得巧妙，谁就胜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昨天又学了六招，你倒试试。”当下将昨天那六招使出来，虽然第二、三招全然忘记，第五招根本用得不对。康熙还是一连给他拍中了七八下，点头道：“你这六招妙得很，我这就去学拆解之法。”

韦小宝回到住处，将康熙学练“八卦游龙掌”的事说了给海老公听。海老公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少林派的千叶手，原只武当派这路八卦游龙掌敌得住。他师父的话不错。两路掌法各有各的妙处，谁学得好，谁就厉害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是皇帝，我怎能盖过了他去？自然该当让他学得好些。”他不肯刻苦练功，先安排好落场势可说。

海老公道：“你如太也差劲，皇上就没兴致跟你练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常言道：明师必出高徒，强将手下无弱兵。你是明师，又是强将，教出来的人也不会太差劲的。你老望安，放一百二十个心好啦！”海老公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别胡吹大气啦，桌上的饭菜快冷了，你先去喝那碗汤罢！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服侍你老人家喝汤。”海老公道：“我不喝汤，喝了汤要咳嗽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自行过去喝汤，心道：“我老人家喝汤，倒不咳嗽。”

此后几个月中，康熙和韦小宝各学招式，日日比试。两人并不真打，没了各出全力以争胜负之心，拚斗时的乐趣不免大减，总算两人所学的招式颇为繁复，以之拆解，倒也变化多端，只是如此文比，更似下棋，决不像打架。

康熙明知韦小宝决不敢向自己屁股狠狠踢上一脚，就也不好意思向他脑袋重重捶上一拳。

韦小宝学武只是为了陪皇帝过招，自己全不用心，学了后面，忘了前面的。康熙的师父显然教得也颇马虎。两人进步甚慢，比武的兴致也是大减。到后来康熙隔得数日，才和韦小宝拆一次招。

这些时日中，康熙除了和韦小宝比武外，也常带他到书房伴读。皇宫中侍卫太监，都知尚膳监的小太监小桂子眼下是皇上跟前第一个红人，大家见到他时都不敢直呼“小桂子”，都是桂公公长，桂公公短的，叫得又恭敬又亲热。

韦小宝要讨好海老公，每日出入上书房，总想将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偷出来给他，可是寻来寻去，始终不见。

这日康熙和韦小宝练过武后，脸色郑重，低声道：“小桂子，咱们明天要办一件大事，你早些到书房来等我。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他知道皇帝不爱多说话，他不说是什么事，自己就不能多问。

次日一早，他便到上书房侍候。康熙低声道：“我要你办一件事，你有没有胆子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叫我办事，我还怕什么？”康熙道：“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办得不妥，你我俱有性命之忧。”韦小宝微微一惊，说道：“最多我有性命之忧。你是皇帝，谁敢害你？再说，你照看着我，我说什么也不能有性命之忧。”心想须得把话说在前头，我韦小宝如有性命之忧，唯你皇帝是问，你可不能置之不理。

康熙道：“鳌拜这厮横蛮无礼，心有异谋，今日咱们要拿了他，你敢不敢？”

韦小宝在宫中已久，除了练武和陪伴康熙之外，极少玩耍，近几个月来海老公不许自己再去跟温氏兄弟他们赌钱，只有偶尔偷偷去赌上一手，而跟康熙比武，更是越来越没劲，正感气闷，听得要拿鳌拜，不由得大喜，忙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我早说咱二人合力斗他一斗。就算他是满洲第一勇士，你我武功都已练得差不多了，决不怕他。”

康熙摇头道：“我是皇帝，不能亲自动手。鳌拜这厮身兼领内侍卫大臣，宫中侍卫都是他的亲信心腹。他一知我要拿他，多半就会造反。众侍卫同时动手，你我固然性命不保，连太皇太后、皇太后也会遭难。因此这件事当真危险得紧。”

韦小宝一拍胸膛，说道：“那么我到宫外等他，乘他不备，一刀刺死了他。要是刺他不死，他也不知是你的意思。”

康熙道：“这人武功十分了得，你年纪还小，不是他对手。可况在宫门之外，他卫士众多，你难以近身，就算真的刺死了他，只怕你也会给他的卫士们杀了。我倒另有个计较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康熙道：“待会他要到我这里来奏事，我先传些小太监来在这里等着。你见我手中的茶盏跌落，便扑上去扭住他。十几名小太监同时拥上，拉手拉脚，让他施展不出武功。倘若你还是不成、我只好上来帮忙。”

韦小宝喜道：“此计妙极，你有刀子没有？这件事可不能弄糟，要是拿他不住，我便一刀将他杀了。”他在杀了小佳子之初，靴筒中带有匕首，后来得知小玄子便是皇帝，和康熙对拆掌法，时常纵跃窜跳，生怕匕首从靴中跌了出来，除了当值的带刀侍卫，在宫中带刀那可是杀头的罪名，就此不敢随身再带了。

康熙点了点头，拉开书桌抽屉，取出两把黄金为柄的匕首，一把交给了韦小宝。一把插入自己靴筒。韦小宝也将匕首插入靴筒，只觉血脉贲张，全身皆热，呼呼喘气，说道：“好家伙，咱们干他的！”

康熙道：“你去传十二名小太监来。”韦小宝答应了，出去呼传。这些小太监在布库房中练习扑击已有数月，虽然没什么武功，但拉手扳脚的本事却都已不差。康熙向十二名小太监道：“你们练了好几个月，也不知有没有长进。待会有个大官儿进来，这人是咱们朝里的扑击好手，我让他试试你们的功夫。你们一见我将茶盏摔在地下，便即一拥而上，冷不防的十二个打他一个。要是能将他按倒在地，令他动弹不得，我重重有赏。”说着拉开书桌的抽屉，取出十二只五十两的元宝，道：“赢得了他，每人一只元宝，倘若输了，十二个人一齐斩首。这等懒惰无用的家伙，留着干什么？”最后这两句话说得声色俱厉。

十二名小太监一齐跪下，说道：“奴才们自当奋力为皇上办事。”

康熙笑道：“那又是什么办事了？我只是考考你们，且瞧谁学得用心，谁在贪懒。”

韦小宝暗暗佩服：“他在小太监面前也不露半点口风，以防这些小鬼沉不住气，在鳌拜面前露出了马脚。”

众小太监起身后，康熙从桌上拿起一本书，翻开来看。韦小宝听他低声吟哦，居然声不颤、手不抖，面临大事，镇定如恒，自己手心中却是一阵冷汗，又是一阵发热，心下暗骂：“韦小宝你这小王八蛋，这一下你可给小玄子比下去啦。你武功不及他，定力也不及他。”转念又想：“他是皇帝，自然胆子该比我大些。那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尚若我做皇帝，当然胜过他了。”但内心隐隐又觉得未免难以自圆其说。

过了好半晌，门外靴声响起，一名侍卫叫道：“鳌少保见驾，皇上万福金安。”康熙道：“鳌少保进来罢！”鳌拜掀起门帷，走了进来，跪下磕头。

康熙笑道：“鳌少保，你来得正好，我这十几名小太监在练摔交。听说你是我满洲勇士中武功第一，你来指点他们几招如何？”

鳌拜微笑道：“皇上有兴，臣自当效力。”

康熙笑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吩咐外面侍卫们下去休息，不听传呼，不用进来伺候。”说着笑了笑，向鳌拜扮个鬼脸，鳌拜哈哈一笑。韦小宝走出去吩咐。

康熙低声道：“鳌少保，你劝我别读汉人的书，我想你的话很对，咱们还是在书房里摔交玩儿的好，不过别让人听到了。要是给皇太后知道了，可又要逼我读书啦。”鳌拜大喜，连声道：“对，对，对！皇上这主意挺高明，汉人的书本儿，读了有什么用？”

韦小宝回进书房，道：“侍卫们多谢皇上恩典，都退下去啦。”

庸熙笑道：“好，咱们玩咱们的。小监们，十二个人分成六对，打来瞧瞧。”

十二名小太监卷袖束带，分成六对，扑击起来。

鳌拜笑吟吟的观看，见这些小太监武功平平，笑着摇了摇头。康熙拿起茶盏喝了一口，笑道：“鳌少保，小孩儿们本事还使得吗？”鳌拜笑道：“将就着瞧瞧，也过得去！”康熙笑道：“跟你鳌少保比，那自然不成！”身子微侧，手一松，呛啷一声，茶盏掉在地下，呼叫出声：“啊哟！”

鳌拜一怔，说道：“皇上……”两个字刚出口，身后十二名小太监已一

齐扑了上来，扳手攀臂，抱腰扯腿，同时进攻。康熙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鳌少保留神。”鳌拜只道少年皇帝指使小太监试他功夫，微微一笑，双臂分掠，四名小太监跌了出去。他还不敢使力太过，生怕伤了众小监，左腿轻扫，又扫倒了两名，随即哈哈大笑。余下众小监记着皇上“若是输了，十二个人一齐斩首”的话，出尽了吃奶的力气，牢牢抱住他腰腿。

韦小宝早已闪在他身后，看准了他太阳穴，狠命一掌。鳌拜只感头脑一阵晕眩，心下微感恼怒：“这些小监儿好生无礼。”左臂倏地扫出，将三个小太监猛推出去，转过身来，胸口又吃了韦小宝一拳。韦小宝这两下偷袭，手法算得甚快，但他全无力道，打中的虽是鳌拜的要害之处，却无效用。鳌拜见偷袭自己之人竟是皇帝贴身的小太监，隐隐觉得有些不妙，但毕竟不信皇帝是要这些小孩儿来擒拿自己，左掌一伸，往韦小宝右肩按了下去。

韦小宝使一招“觉后空空”，左掌在鳌拜面前晃了两下。鳌拜一低头，砰的一声，胸口已吃了一腿。韦小宝却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原来这一腿踢在他胸口，便如踢中了一堵墙壁一般，自己脚上反是一阵剧痛。鳌拜见他连使杀着，又惊又怒，混斗之际，也不及去想皇帝是何用意，只想推开众小监的纠缠，先将韦小宝收拾了下来。可是众小监抱腰的抱腰，拉腿的拉腿，摔脱了几名，余下的又扑将上来。

康熙拍手笑道：“鳌少保，只怕你要输了。”

鳌拜奋拳正要往韦小宝头顶打落，听得康熙这么说，心道：“原是跟我闹着玩的，怎能跟小孩子们一般见识？”手臂一偏，劲力稍收，拍的一声响，这拳打在韦小宝右肩，只使了一成力。但他力大无穷，当年战阵中与明军交锋，双手抓起明军官兵四下乱掷，来去如风，当者披靡。韦小宝只马马虎虎的学过几个月武功，又是个小孩，虽有众小监相助，却如何奈得了他？这一拳打将下来，韦小宝一个踉跄，向前摔倒，顺势左时撞出，正撞在鳌拜腰眼之中。鳌拜笑骂：“你这小娃娃，倒狡猾得很！”右手在韦小宝背上轻轻一推。韦小宝扑地倒了，站起身来，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，獠向鳌拜扑去。

鳌拜蓦地见到他手中多了一柄明晃晃的刀子，呆了一呆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干什么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用刀子，你空手，咱们斗斗！”鳌拜喝道：“决放开刀子，皇上跟前，不得动凶器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好，放下就放下！”俯身将匕首往靴筒中插去。这时仍有七八个小太监扭住了鳌拜，韦小宝突然向前一跌，似乎立足不住，身子撞向鳌拜，挺刀戳出，想戳他肚子，不料鳌拜应变敏捷，迅速异常的一缩，这一刀刺中了他大腿。鳌拜一声怒吼，双手甩脱三名小太监，扭住了韦小宝的脖子。

康熙见韦小宝与众小太监抬夺不下鳌拜，势道不对，绕到鳌拜背后，拔出匕首，一刀插入了他背心。

鳌拜猛觉背心上微痛，立即背肌一收，康熙这一刀便刺得偏了，未中要害。鳌拜顺手掷开韦小宝，犹如旋风般转过身来，眼前一个少年，正是皇帝。

鳌拜一呆，康熙跃开两步。鳌拜大叫一声，终于明白皇帝要取自己性命，挥拳便向康熙打来。康熙侧身避过。鳌拜抓住两名小监，将他们脑袋对脑袋的一撞，二人登时头骨破裂。他跟着左手一拳，直打进一名小监的胸膛，右脚连踢，将四名小监踢得撞上墙壁，一个个筋折骨断，哼也没哼一声，便已死去，接着左足踹在一名抱住他右腿的小监肚上，那小监立时肚破肠裂。他霎时之间连杀八人，余下四名小监都吓得呆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韦小宝手挺匕首，向他扑去。鳌拜左拳直击而出。韦小宝只感一股劲风

扑面而来，气也喘不过来，挥匕首向他手臂插落。鳌拜手臂微斜，避过匕首，随即挥拳击出，打中韦小宝左肩。韦小宝身子飞出，掠过书桌，一交摔在香炉上，登时炉灰飞扬。

康熙始终十分沉着，使开“八卦游龙掌”和鳌拜游斗，但康熙在这路掌法上的造诣颇为有限，更遇到了鳌拜这等天生神勇的猛将，实在并无多大用处。鳌拜被他打中两掌，毫不在乎，左脚踢出，正中康熙右腿。康熙站立不定，向前伏倒。鳌拜吼声如雷，大呼：“大伙儿一起死了罢！”双拳往他头顶擂落。康熙和韦小宝扭打日久，斗室中应变的身法甚是熟练迅捷，眼见鳌拜拳到，当即一个打滚，滚到了书桌底下。

鳌拜左腿飞起，踢开书桌，右腿连环，又待往康熙身上踢去，突然间尘灰飞扬，双眼中都是细灰。鳌拜哇哇大叫，双手往眼中乱揉，右腿在身前飞快踢出，生恐敌人乘机来攻。

原来韦小宝见事势紧急，从香炉中抓起两把炉灰，向鳌拜撒去。香灰甚细，一落入鳌拜双眼，立时散开。鳌拜蓦地里左臂上一痛，却是韦小宝投掷匕首，刺不中他胸口要害，却插入他手臂。这时书房中桌椅翻倒，乱成一团，韦小宝见鳌拜背后有张椅子，正是皇帝平时所坐的龙椅，当即奋力端起青铜香炉，跳上龙椅，对准了鳌拜后脑，奋力砸落。

这香炉是唐代之物，少说也有三十来斤重，鳌拜目不见物，难以闪避，砰的一声响，正中头顶。鳌拜身子一晃，摔倒在地，晕了过去。香炉破裂，鳌拜居然头骨不碎。

康熙大喜，叫道：“小桂子，真有你的。”他早已备下牛筋和绳索，忙在倒翻了的书桌抽屉中取将出来，和韦小宝两人合力，把鳌拜手足都绑住了。韦小宝已吓得全身都是冷汗，手足发抖，抽绳索也使不出力气，和康熙两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是喜悦不胜。

鳌拜不多时便即醒转，大叫：“我是忠臣，我无罪！这般阴谋害我，我死也不服。”

韦小宝喝道：“你造反！带了刀子来到上书房，罪该万死。”鳌拜叫道：“我没带刀子！”韦小宝喝道：“你身上明明不是带着两把刀子？背上一把，手臂上一把，还敢说没带刀？”韦小宝强辞夺理，鳌拜怎辩得他过？何况鳌拜头顶给铜香炉重重一砸，背上和臂上分别插了一刀，虽非致命，却也受伤不轻，情急之下，只是气急败坏的大叫大嚷。

康熙见十二名小太监中死剩四人，说道：“你们都亲眼瞧见了，鳌拜这厮犯上作乱，竟想杀我。”四个小监惊魂未定，脸如土色，有一人连称：“是，是！”其余三人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康熙道：“你们出去，宣我旨意，召康亲王杰书和索额图二人进来。刚才的事，一句话也不许提起，若有泄漏风声，小心你们的脑袋。”四名小监答应了出去。

鳌拜兀自大叫：“冤枉，冤枉！皇上亲手杀我顾命大臣，先帝得知，必不饶你！”

康熙脸色沉了下来，道：“想个法儿，叫他不能胡说！”

韦小宝应道：“是！”走过去伸出左手，捏住了鳌拜的鼻子。鳌拜张口透气，韦小宝右手拔下他臂上的匕首，往他口中乱刺数下，在地下抓起两把香灰，硬塞在他嘴里。鳌拜喉头荷荷几声，几乎呼吸停闭，哪里还说得出话来？韦小宝又拔下他背上的匕首，将一双匕首并排插在书桌上，自己守在鳌拜身旁，倘若见他稍有异动，即便拔匕首戳他几刀。

康熙眼见大事已定，心下甚喜，见到鳌拜雄壮的身躯和满脸血污的狰狞神情，不由得暗自惊惧，又觉适才之举实在太过鲁莽，只道自己和小桂子学了这许久武艺，两人合力，再加上十二名练过摔跤的小太监，定可收拾得了鳌拜，哪知道遇上真正的勇士，几名小孩子毫无用处，而自己和小桂子的武艺，只怕也并不怎么高明，若不是小桂子使计，此刻自己已被鳌拜杀了。这厮一不做、二不休，多半还会去加害太皇太后和皇太后。朝中大臣和宫中侍卫都是他的亲信，这厮倘若另立幼君，无人敢问他的罪。想到此处，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

等了好一会，四名小监宣召康亲王和索额图进来。二人一进上书房，眼见死尸狼藉，遍地血污，这一惊实是非同小可，立即跪下连连磕头，齐声道：“皇上万福金安。”

康熙道：“鳌拜大逆不道，携刀入宫，胆敢向朕行凶。幸好祖宗保佑，尚膳监小监小桂子会同欢监，力拒凶逆，将其擒住。如何善后，你们瞧着办罢。”

康亲王和索额图向来和鳌拜不睦，受其排挤已久，陡见宫中生此大变，又惊又喜，再向皇帝请安，自陈疏于防范，罪过重大，幸得皇帝洪福齐天，百神呵护，鳌拜凶谋得以不逞。

康熙道：“行刺之事，你们不必向外人提起，以免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受惊，传了出去，反惹汉官和百姓们笑话。鳌拜这厮罪大恶极，就无今日之事，也早已罪不容诛。”

康亲王和索额图都磕头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心下都暗暗怀疑：“鳌拜这厮天生神勇，是我满洲第一勇士，真要行刺皇上，怎能为几名小太监所擒？这中间定然另有别情。”好在二人巴不得重重处分鳌拜，有什么内情不必多问，何况皇帝这么说，又有谁胆敢多问一句？

康亲王道：“启奏皇上：鳌拜这厮党羽甚多，须得一网成擒，以防另有他变。让索大人在这里护驾，不可有半步离开圣驾。奴才去下传旨意，将鳌拜的党羽都抓了起来。圣意以为如何？”康熙点头道：“很好！”康亲王退了出去。

索额图细细打量小桂子，说道：“小公公，你今日护驾之功，可当真不小啊。”

小桂子道：“那是皇上的福气，咱们做奴才的有什么功劳？”

康熙见韦小宝并不居功，对适才这番激斗更只字不提，甚感喜欢，暗想自己亲自出手，在鳌拜背上插了一刀，此事如果传了出去，颇失为人君的风度。又想：“小桂子今天的功劳大得无以复加，可说是救了我的性命。可惜他是个太监，不论我怎么提拔，也总是个太监。祖宗定下严规，不许太监干政，看来只有多赏他些银子了。”

康亲王办事十分迅速，过不多时，已领了几名亲信的王公大臣齐来请安，回禀说鳌拜的羽党已大部成擒，宫中原有侍卫均已奉旨出宫，不留一人，请皇上另派领内侍卫大臣，另选亲信侍卫护驾。康熙甚喜，说道：“办得很妥当！”

几名亲王、贝勒、文武大臣见到上书房中八名小太监被鳌拜打得脑盖碎裂、肠穿骨断的惨状，无不惊骇，齐声痛骂鳌拜大逆不道。当下刑部尚书亲自将鳌拜押了下去收禁。王公大臣们说了许多恭颂圣安的话，便要退出去商议，如何定鳌拜之罪。

康亲王杰书禀承康熙之意，嘱咐众人道：“皇上仁孝，不欲杀戮太众，惊动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，因此鳌拜大逆不道之事，不必暴之于朝，只须将他平素把持政事、横蛮不法的罪状，一桩桩的列出来便是。”王公大臣齐声称颂圣德。

行刺皇帝，非同小可，鳌拜固然要凌迟处死，连他全族老幼妇孺，以及同党的家人、族人，无一能够幸免，这一件大案办下来，牵累一广，少说也要死数千之众。康熙虽恨鳌拜跋扈，却也不愿乱加罪名于他头上，更不愿累及无辜。

康熙亲政时日已经不短，但一切大小政务，向来都由鳌拜处决，朝中官员一直只听鳌拜的话办事，今日拿了鳌拜，见王公大臣的神色忽然不同，对自己恭顺敬畏得多。康熙直到此刻，方知为君之乐，又向韦小宝瞧了一眼，见他缩在一角，一言不发，心想：“这小子不多说话，乖觉得很。”

众大臣退出去后，索额图道：“皇上，上书房须得好好打扫，是否请皇上移驾，到寝宫休息？”康熙点点头，由康亲王和索额图伴向寝宫。韦小宝不知是否该当跟去，正踌躇间，康熙向他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跟我来。”

康亲王和索额图在寝宫外数百步处便已告辞。皇宫的内院，除了后妃公主、太监宫女之外，外臣向来不得涉足。

韦小宝跟着康熙进内，本来料想皇帝的寝宫定是金碧辉煌，到处镶满了翡翠白玉，墙壁上的夜明珠少说也有二三千颗，晚上不用点灯。哪知进了寝宫，也不过是一间寻常屋子，只被褥枕头之物都是黄绸所制、绣以龙凤花纹而已，一见之下，大失所望，心道：“比我们扬州丽春院中的房间，可也神气不了多少。”

康熙喝了宫女端上来的一碗参汤，吁了口长气，说道：“小桂子，跟我去见皇太后。”

其时康熙尚未大婚，寝宫和皇太后所居慈宁宫相距不远。到得皇太后的寝宫，康熙自行入内，命韦小宝在门外相候。

韦小宝等了良久，无聊起来，心想：“我学了海老公教的‘大慈大悲千叶手’，皇上学了‘八卦游龙掌’，可是今儿跟鳌拜打架，什么千叶手、游龙掌全不管用，还是靠我小白龙韦小宝出到撒香灰、砸香炉的下三滥手段，这才大功告成。那些武功再学下去也没什么好玩了，在皇宫中老是假装太监，向小玄子磕头，也气闷得很。鳌拜已经拿了，小玄子也没什么要我帮忙了。明日我就溜出宫去，再也不回来啦。”

他正在思量如何出宫，一名太监走了出来，笑道：“桂兄弟，皇太后命你进去磕头。”韦小宝肚中暗骂：“他奶奶的，又要磕头！你辣块妈妈的皇太后干么不向老子磕头？”恭恭敬敬的答应：“是！”跟着那太监走了进去。

穿过两重院子后，那太监隔着门帷道：“回太后，小桂子见驾。”轻轻掀开门帷，将嘴努了努。

韦小宝走进门去，迎面又是一道帘子。这帘子全是珍珠穿成，发出柔和的光芒。一名宫女拉开珠帘。韦小宝低头进去，微抬眼皮，只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贵妇坐在椅中，康熙靠在她的身旁，自然便是皇太后了，当即跪下磕头。

皇太后微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起来！”待韦小宝站起，说道：“听皇帝说，今日擒拿叛臣鳌拜，你立了好大的功劳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回太后：奴才只知道赤胆忠心，保护主子。皇上吩咐怎么

办，奴才便奉旨办事。奴才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的。”他在皇宫中只几个月，但赌钱时听得众太监说起宫里和朝廷的规矩，一一记在心里，知道做主子最忌奴才居功，你功劳越大，越是要装得没半点功劳，主子这才喜欢，假使稍有骄矜之色，说不定便有杀身之祸，至于惹得主子憎厌，不加宠幸，自是不在话下。

他这样回答，皇太后果然很是喜欢，说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倒也懂事，比那做了少保、封了一等超武公的鳌拜还强。孩儿，你说咱们赏他些什么？”康熙道：“请太后吩咐罢。”皇太后沉吟道：“你在尚膳监，还没品级罢？海大富海监是五品，赏你个六品的品级。升为首领太监，就在皇上身边侍候好了！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辣块妈妈的六品七品，就是给我做一品太监，老子也不做。”脸上却堆满笑容，跪下磕头，道：“谢皇太后恩典，谢皇上恩典。”

清官定例，宫中总管太监共十四人，副总管八人，首领太监一百八十九人，太监则无定额，清初千余人，自后增至二千余人。有职司的太监最高四品，最低八品，普通太监则无品级。韦小宝从无品级的太监一跃而升为六品，在宫中算得是少有的殊荣了。

皇太后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好的尽心办事。”韦小宝连称：“是，是！”站起身来，倒退出去。宫女掀起珠帘时，韦小宝偷偷向皇太后瞧了一眼，只见她脸色极白，目光炯炯，但眉头微蹙，似乎颇有愁色，又好像在想什么心事，寻思：“她身为皇太后，还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啊，是了，她死了老公。就算是皇太后，死了老公，总不会开心。”

他回到住处，将这一天的事都跟海老公说了。海老公竟然没半分惊诧之意，淡淡的道：“算来也该在这两天动手的了。皇上的耐心，可比先帝好得多。”韦小宝大奇，问道：“公公，你早知道了？”海老公道：“我怎会知道？我是早在猜想。皇上学摔交，还说是小孩子好玩，但要三十名小太监也都学摔交，学来干什么？皇上自己又用心学那‘八卦游龙掌’，自然另有用意了。‘大慈大悲千叶手’和‘八卦游龙掌’这两路武功，倘若十年八年的下来，当真学到了家，两人合力，或许能对付得了鳌拜。可是这么半吊子的学上两三个月，又有什么用？唉，少年人胆子大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今日的事情，可凶险得很哪。”

韦小宝侧头瞧着海老公，心中充满了敬佩：“这老乌龟瞎了一双眼睛，却什么事情都预先见到了。”

海老公问道：“皇上带你去见了皇太后罢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心想：“你又知道了。”海老公道：“皇太后赏了你些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也没赏什么，只是给了我个六品的衔头，升作了首领太监。”海老公笑了笑，道：“好啊，只比我低了一级。我从小太监升到首领太监，足足熬了十三年时光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这几日我就要走啦。你教了我不少武功，我却毒瞎了你一双眼睛，未免有点对你不住，本该将那几部经书偷了来给你，偏偏又偷不到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你今日立了这场大功，此后出入上书房更加容易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要借那《四十二章经》是更加容易了。公公，你眼睛不大方便，却要这部经书有什么用？”海老公幽幽的道：“是啊，我眼睛瞎了，看不到经书，你……你却可读给我听啊，你一辈子陪着我，就……就一辈子读这《四十二章经》给我听……”说着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。

韦小宝见了他弯腰大咳的模样，不由得起了怜悯之意：“这老……老头

儿真是古怪。”本来在心里一直叫他“老乌龟”的，这时却有些不忍。

这一晚海老公始终咳嗽不停，韦小宝便在睡梦之中，也不时听到他的咳嗽声。

次日韦小宝到上书房去侍候，只见书房外的守卫全已换了新人。

康熙来到书房，康亲王杰书和索额图进来启奏，说道会同王公大臣，已查明鳌拜大罪一共三十款。康熙颇感意外，道：“三十款？有这么多？”康亲王道：“鳌拜罪孽深重，原不止这三十款，只是奴才们秉承皇上圣意，从宽究治。”康熙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哪三十款？”

康亲王取出一张白纸，念道：“鳌拜欺君擅权，罪一。引用奸党，罪二。结党议政，罪三。聚货养奸，罪四。巧饰供词，罪五。擅起马尔赛等先帝不用之人，罪六。擅杀苏克萨哈等，罪七。擅杀苏纳海等，罪八。偏护本旗，将地更换，罪九。轻慢圣母，罪十。”他一条条的读下去，直读到第三十条大罪是：“以人之坟墓，有碍伊家风水，勒令迁移。”

康熙道：“原来鳌拜这厮做下了这许多坏事，你们拟了什么刑罚？”康亲王道：“鳌拜罪大恶极，本当凌迟处死，臣等体念皇上圣意宽仁，拟革职斩决。其同党必隆、班布尔善、阿思哈等一体斩决。”康熙沉吟道：“鳌拜虽然罪重，但他是顾命大臣，效力年久，可免其一死，革职拘禁，永不释放，抄没他的家产。所有同党，可照你们所议，一体斩决。”

注：据《清史稿圣祖本纪》：康熙八年，“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，特虑其多力难制，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，为扑击之戏。是日鳌拜入见，即令侍卫等掎而絜之，于是有善扑营之制，以近臣领之。庚申，王大臣议鳌拜狱上，列陈大罪三十，请族诛。诏曰：‘鳌拜愚悖无知，诚合夷族。特念效力年久，迭立战功，贷其死，籍没，拘禁。’”

康亲王和索额图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皇上宽仁，古之明君也所不及。”

这日众大臣在康熙跟前，忙的便是处置鳌拜及其同党之事。众大臣向康熙详奏镶黄旗和正白旗如何争执，韦小宝也听不大懂，只约略知道鳌拜是镶黄旗的旗主，苏克萨哈是正白旗的旗主，两旗为了争夺良田美地，势成水火。苏克萨哈给鳌拜害死后，正白旗所属的很多财产田地为镶黄旗所并，现下正白旗众大臣求皇帝发还原主。

康熙道：“你们自去秉公议定，交来给我看。镶黄旗是上三旗之一，鳌拜虽然有罪，不能让全旗受到牵累。咱们什么事都得公公道道。”众大臣磕头道：“皇上圣明，镶黄旗全旗人众均沐圣恩。”康熙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下去罢，索额图留下，我另有吩咐。”

待众大臣退出，康熙对索额图道：“苏克萨哈给鳌拜害死之后，他家产都给鳌拜占去了罢？”索额图道：“苏克萨哈的田地财产，是没入了内库的。不过鳌拜当时曾亲自领人到苏克萨哈家里搜查，金银珠宝等物，都饱入了鳌拜私囊。”康熙道：“我也料到如此。你到鳌拜家中瞧瞧，查明家产，本来是苏克萨哈的财物，都发还给他子孙。”

索额图道：“皇上圣恩浩荡。”他见康熙没再什么话说，便慢慢退向书房门口。

康熙道：“皇太后吩咐，她老人家爱念佛经，听说正白旗和镶黄旗两旗旗主手中，都有一部《四十二章经》……”韦小宝听到《四十二章经》五字，不由得全身为之一震。只听康熙续道：“这两部佛经，都是用绸套子套着的，正白旗的用白绸套子，镶黄旗的是黄绸镶红边套子。太后她老人家说，要瞧

瞧这两部经书，是不是跟宫里的佛经相同，你到鳌拜家中清查财物，顺便就查一查。”

索额图道：“是，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”他知皇上年幼，对太后又极孝顺，朝政大事，只要太后吩咐一句，皇上无有不听，皇太后交下来的事，比之皇上自己要办的更为重要，查两部佛经，那是轻而易举，自当给办得又妥又当又迅速。

康熙道：“小桂子，你跟着前去。查到了佛经，两人一起拿回来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忙答应了，心想海老公要自己偷《四十二章经》，说了大半年，到底是怎么样的经书，连影子的边儿也没见过，这次是奉圣旨取经，自然手到拿来，最好鳌拜家里共有三部。混水摸鱼的吞没一部，拿了去给海老公，好让他大大的高兴一场。

索额图眼见小桂子是皇上跟前十分得宠的小太监，这次救驾擒奸。立有大功，心想取两部佛经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用不着派遣此人，心念一转，便已明白：“是了，皇上要给他些好处。鳌拜当权多年，家中的金银财宝自是不计其数。皇上派我去抄他的家，那是最大的肥缺。这件事我毫无功劳，为什么要挑我发财？皇上叫小桂子陪我去，取佛经为名，监视是实。抄鳌拜的家，这小太监是正使，我索某人是副使。这中间的过节倘若弄错了，那就有大大不便。”

索额图的父亲索尼，是康熙初立时的四名顾命大臣之首。索尼死后，索额图升为吏部侍郎，其时鳌拜专横，索额图不敢与抗，辞去吏部侍郎之职，改充一等侍卫。康熙知他和鳌拜素来不合，因此这次特加重用。

两人来到宫门外，索额图的随从牵了马侍候着。索额图道：“桂公公，你先上马罢！”心想这小太监只怕不会骑马，倒要照料着他些，别摔坏了他。哪知韦小宝在宫中学了几个月武功，虽然并无多大真正长进，手脚却已十分轻捷，又幸好当年茅十八教过他上马之法，这次便不致再来一个“张果老倒骑驴，韦小宝倒骑马”，轻轻纵上马背，竟然骑得甚稳。

两人到得鳌拜府中，鳌拜家中上下人众早已尽数逮去，府门前后军士严密把守。索额图对韦小宝道：“桂公公，你瞧着什么好玩的物事，尽管拿好了。皇上派你来取佛经，乃是酬你的大功，不管拿什么，皇上都不会问的。”

韦小宝见鳌拜府中到处尽是珠宝珍玩，直瞧得眼也花了，只觉每件东西都是好的，扬州丽春院中那些器玩陈设与之相比，那可天差地远了。初时什么东西都想拿，但瞧瞧这件很好玩，那件也挺有趣，不知拿哪一件才是，又想这几日就要出宫溜走，东西拿得多了，携带不便，只有拣几件特别宝贵的物事才是道理。

索额图的属吏开始查点物品，一件件的记在单上。韦小宝拿起一件珠宝一看，写单的书吏便在单上将这件珠宝一笔划去，表示鳌拜府中从无此物。待韦小宝摇了摇头，放下珠宝，那书吏才又添入清单之中。

二人一路查点进去，忽有一名官吏快步走了出来，向索额图和韦小宝请了个安，说道：“启禀二位大人，在鳌拜卧房中发现了一个藏宝库，卑职不敢擅开，请二位移驾查点。”

索额图喜道：“有藏宝库吗？那定是有些古怪物事。”又问：“那两部经书查到了没有？”那官吏道：“屋里一本书也没有，只有几十本帐簿。卑职等正在用心搜查。”

索额图携着韦小宝的手，走进鳌拜卧室。只见地下铺着虎皮豹皮，墙上

挂满弓矢刀剑，不脱满洲武士的粗犷本色。那藏宝库是地下所挖的一个大洞，上用铁板掩盖，铁板之上又盖以虎皮，这时虎皮和铁板都已掀开，两名卫士守在洞旁。索额图道：“都搬出来瞧瞧。”

两名卫士跳下洞去，将洞里所藏的物件递上来。两名书吏接住了，小心翼翼的放在旁边一张豹皮上。

索额图笑道：“鳌拜最好的宝物，一定都藏在这洞里。桂公公，你便在这里挑心爱的物事，包管错不了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不用客气，你自己也挑罢。”刚说完了这句话，突然“啊”的一声叫了起来，只见一名卫士递上一只白玉大匣，匣上刻有五个大字，填了朱砂，前面三字正是“四十二”。韦小宝急忙接过，打开玉匣盖子，里面是薄薄一本书，书函是白色绸子，封皮上写着同样的五字，问道：“索大人，这便是《四十二章经》罢？我识得‘四十二’，却不识‘章经’。”索额图喜道：“是，是。是《四十二章经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‘章经’两字，难认得很，其实也不必花心思去记，只消五个字在一起，上面三个是‘四十二’，下面两字非‘章经’不可。”索额图心道：“那也未必。”含笑说：“正是。”

接着那侍卫又递上一只玉匣，匣里有书，书函果是黄绸所制，镶以红绸边。两部书函都已甚为陈旧。但宝库里已无第三只匣子，韦小宝心下微感失望。

索额图喜道：“桂公公，咱哥儿俩办妥了这件事，皇太后一喜欢，定有重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是什么佛经，倒要见识见识。”说着便去开那书函。索额图心中一动，笑道：“桂公公，我说一句话，你可别生气。”

韦小宝自幼在妓院之中给人呼来喝去，“小畜生，小乌龟”的骂不停口。自从得到康熙的眷顾，宫中不论什么人见到他，都是恭谨异常。他以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，平生哪里受过这样的尊敬？眼见索额图在鳌拜府中威风八面，文武官员见到了，尽皆战战兢兢，可是这人对自己却如此客气，不由得大为受用，对他更是十分好感，说道：“索大人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说好了。”

索额图笑道：“吩咐是不敢当，不过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桂公公，这两部经书，是皇太后和皇上指明要的，鳌拜又放在藏宝库中，可见非同寻常。到底为什么这样要紧，咱们可明白了。我也真想打开来瞧瞧，就怕其中记着什么重大干系的文字，皇太后不喜欢咱们做奴才的见到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嘻嘻……”

韦小宝经他一提，立时省悟，暗吃一惊，忙将经书放还桌上，说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！索大人，多承你指点。我不懂这中间的道理，险些惹了大祸。”

索额图笑道：“桂公公说哪里话来？皇上差咱哥儿俩一起办事，你的事就是我的，哪里还分什么彼此？我如不当桂公公是自己人，这番话也不敢随便出口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是朝中大官，我……我只是个小……小太监，怎么能跟你当自己人？”

索额图向屋中众官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你们到外边侍候。”众官员躬身道：“是，是！”都退了出去。

索额图拉着韦小宝的手，说道：“桂公公，千万别说这样的话，你如瞧得起我索某，咱二人今日就拜了把子，结为兄弟如何？”这两句话说得甚是恳切。

韦小宝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我……我跟你结拜？怎……怎配得上啊？”

索额图道：“桂兄弟，你再说这种话，那分明是损我了。不知什么缘故，我跟你一见就十分投缘。咱哥儿俩就到佛堂之中去结拜了，以后就当真犹如亲兄弟一般，你和我谁也别出去，只要不让别人知道，又打什么紧了？”紧紧握着韦小宝的手，眼光中满是热切之色。

原来索额图极是热中，眼见鳌拜已倒，朝中掌权大臣要尽行更换，这次皇上对自己神态甚善，看来指日就能高升。在朝中为官，若要得宠，自须明白皇帝的脾气心情，这小太监朝夕和皇帝在一起，只要他能在御前替自己说几句好话，便已受益无穷。就算不说好话，只要将皇帝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想干什么事，平时多多透露，自己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，正中皇帝的下怀。他生长在宦宦之家，父亲索尼是顾命大臣之首，素知“揣摩上意”是做大官的唯一诀窍，而最难的也就是这一件。眼前正有一个良机。只要能将这个太监好好笼络住了，日后飞黄腾达，封侯拜相，均非难事，是以灵机一动，要和他结拜。

韦小宝虽然机伶，毕竟于朝政官场中这一套半点不懂，只道这个大官当真是喜欢自己，不由暗自得意，说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，我可真是想不到。”索额图拉着他手，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咱哥儿俩到佛堂去。”

满洲人崇信佛教，文武大臣府中均有佛堂。两人来到佛堂之中。索额图点着了香，拉韦小宝一同在佛像前跪下，拜了几拜，说道：“弟子索额图，今日与……与……与……”转头道：“桂兄弟，你大号叫什么？一直没请教，真是荒唐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叫小桂子。”索额图微笑道：“你尊姓是桂，是不是？大号不知怎么称呼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叫桂小宝。”索额图笑道：“好名字，好名字。你原是人中之宝！”韦小宝心想：“在扬州时，人家都叫我‘小宝这小乌龟’，小宝这名字，又有甚么好了？”

只听索额图道：“弟子索额图，今日和桂小宝桂兄弟义结金兰，此后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。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弟子倘若不顾义气，天诛地灭，永世无出头之日。”说着又磕下头去，拜罢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也拜佛立誓罢！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你年纪比我大得多了，如果我当真跟你同年同月同日死，那可太也吃亏了。”一转念间，已有了主意，心想：“我反正不是桂小宝，胡说一通，怕什么了？”于是在佛像前磕了头，朗声道：“弟子桂小宝，一向来是在皇帝宫里做小太监的，人人都叫小桂子，和索额图大人索老哥结为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月同月同日死。如果小桂子不顾义气，小桂子天诛地灭，小桂子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，给牛头马面捉住了，一千年、一万年也不得超生。”

他将一切灾祸全都要小桂子去承受，又接连说了两个“同月”，将“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”说成了“但愿同月同月同日死”，顺口说得极快，索额图也没听出其中的花样。韦小宝心想：“跟你同月同日死，那也不打紧。你如是三月初三死的，我在一百年之后三月初三归天，也不吃亏了。”至于他说小桂子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，千万年不得超生，却是他心中真愿，小桂子是他所杀，鬼魂若来报仇，可不是玩的，如在地狱中给牛头马面紧紧捉住，他韦小宝在阳世自然就太平得很。

索额图听他说完，两人对拜了八拜，一起站起身来，哈哈大笑。索额图笑道：“兄弟，你我已是拜把子的弟兄，那比亲兄弟还要亲热十倍。今后要哥哥帮你做什么事，尽管开口，不用客气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那还用说？我

自出娘肚子以来，就不懂‘客气’二字是什么意思。大哥，什么叫做‘客气’？”两人又相对大笑。

索额图道：“兄弟，咱二人拜把子这回事，可不能跟旁人讲，免得旁人防着咱们。照朝廷规矩，我们做外臣的，可不能跟你兄弟做内官的太过亲热。咱们只要自己心里有数，也就是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对，对！哑子吃馄饨，心里有数。”

索额图见他精乖伶俐，点头知尾，更是欢喜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在旁人面前，我还是叫你桂公公，你就叫我索大人。过几天你到我家里来，做哥哥的陪你喝酒听戏，咱兄弟俩好好的乐一下子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他酒是不大会喝，“听戏”两字一入耳中，可比什么都喜欢，拍手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我最爱听戏。你说是哪一天？”扬州盐商起居豪奢，每逢娶妇嫁女、生子做寿，往往连做几日戏。韦小宝碰到这些日子，自然是在戏台前钻进钻出的赶热闹、看白戏。人家是喜庆好日子，也不会认真对付他这等小无赖，往往还请他吃一碗饭，饭上高高的堆上几块大肉。至于迎神赛会，更有许多不同班子唱戏。一提到“听戏”两字，当真心花怒放。

索额图道：“兄弟既然喜欢，我时时请你。只要那一天兄弟有空，你尽管吩咐好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就是明天怎样？”索额图道：“好极！明天酉时，我在宫门外等你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出宫来不打紧吗？”索额图道：“当然不打紧。白天你侍候皇上，一到傍晚，谁也管不着你了。你已升为首领太监，在皇上跟前大红大紫，又有谁敢来管你？”

韦小宝笑逐颜开，本想明天就溜出皇宫，再也不回宫去了，但听索额图这么说，自己身分不同，可以自由出入皇宫，倒也不忙便溜，笑道：“好，一言为定，咱哥儿俩有福同享，有戏同听。”索额图拉着他手，道：“咱们这就到鳌拜房中挑宝贝去。”

两人回到鳌拜房中，索额图仔细察看地洞中取出来的诸般物事，问道：“兄弟，你爱哪些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东西最贵重，我可不懂了，你给我挑挑。”索额图道：“好！”拿起两串明珠，一只翡翠雕成的玉马，道：“这两件珠宝值钱得很。兄弟要了罢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！”将明珠和玉马揣入了怀里，顺手拿起一柄匕首，只觉极是沉重，那匕首连柄不过一尺二寸，套在鲨鱼皮的套子之中，份量竟和寻常的长刀长剑无异。韦小宝左手握住剑柄，拔了出来，只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鼻中一酸，“阿乞”一声，打了个喷嚏，再看那匕首时，剑身如墨，半点光泽也没有。他本来以为鳌拜既将这匕首珍而重之的放在藏宝库中，定是一柄宝刃，哪知模样竟如此难看，便和木刀相似。他微感失望，随手往旁边一抛，却听得嗤的一声轻响。匕首插入地板，直没至柄。

韦小宝和索额图都“咦”的一声，颇为惊异。韦小宝随手这么一抛，丝毫没使劲力，料不到匕首竟会自行插入地板，而刃锋之利更是匪夷所思，竟如是插入烂泥一般。韦小宝俯身拔起匕首，说道：“这把短剑倒有些奇怪。”

索额图见多识广，道：“看来这是柄宝剑，咱们来试试。”从墙壁上摘下一柄马刀，拔出鞘来，横持手中，说道：“兄弟。你用短剑往这马刀上砍一下。”

韦小宝提起匕首，往马刀上斩落，擦的一声，那马刀应手断为两截。

两人不约而同的叫道：“好！”这匕首是世所罕见的宝剑，自无疑义，奇的是斩断马刀竟如砍削木材，全无金属碰撞的铿锵声音。

索额图笑道：“恭贺兄弟。得了这样一柄宝剑，鳌拜家中的宝物，自以此剑为首。”韦小宝甚是喜欢，道：“大哥，你如果要，让给你好了。”索额图连连摇手，道：“你哥哥出身是武官，以后做文官，不做武官啦。这柄宝剑，还是兄弟拿着去玩儿的好。”

韦小宝将匕首插回剑鞘，系在衣带之上。索额图笑道：“兄弟，这剑很短，还是放在靴筒子里好啦，免得入宫时给人看见。”清宫的规矩，若非当值的带刀侍卫，入宫时不许携带武器。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将匕首收入靴中。以他这等大红人，出入官门，侍卫自也不会再搜他身上有无携带违禁物事。

韦小宝得了这柄匕首，其他宝物再也不放在眼里，过了一会，忍不住又拔出匕首，在墙壁上取下一根铁矛，擦的一声，将铁矛斩为两截。他顺手挥割，室中诸般坚牢物品无不应手而破。他用匕首尖在檀木桌面上画了只乌龟，刚刚画完，拍的一声响，一只檀木乌龟从桌面上掉了下来，桌子正中却空了一个乌龟形的空洞。韦小宝叫道：“鳌拜老兄，您老人家好，哈哈！”

索额图却用心查点藏宝库中的其他物事。只见珍宝堆中有件黑黝黝的背心，提了起来，入手甚轻，衣质柔软异常，非丝非毛，不知是什么质料。他一意要讨好韦小宝，说道：“兄弟，这件背心穿在身上一定很暖，你除下外衣，穿了去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又是什么宝贝了？”索额图道：“我也识它不得，你穿上罢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我穿着太大。”索额图道：“衣服软得很，稍为大一些，打一个褶，就可以了。”

韦小宝接了过来，入手甚是轻软。想起去年求母亲做件丝棉袄，母亲张罗几天，没筹到钱，终于没做成，这件背心似乎也不比丝棉袄差了，就只颜色太不光鲜，心想：“好，将来我穿回扬州，去给娘瞧瞧。”于是除下外衫，将背心穿了，再将外衣罩在上面，那背心尺寸大了些，好在又软又薄，也没什么不便。

索额图清理了鳌拜的宝藏，命手下人进来，看了鳌拜家财的初步清单，不由得伸了伸舌头，说道：“鳌拜这厮倒真会搜刮，他家产比我所料想的多了一倍还不止。”

他挥手命下属出去，对韦小宝道：“兄弟，他们汉人有句话说：‘千里为官只为财。’这次皇恩浩荡，皇上派了咱哥儿俩这个差使，原是挑咱们发一笔横财来着。这张清单吗，待会我得去修改修改。二百多万两银子，你说该报多少才是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我可不懂了，一切凭大哥作主便是。”

索额图笑了笑，道：“单子上开列的，一共是二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。那个零头仍是照旧，咱们给抹去个‘一’字，戏法一变，变成一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。那个‘一’字呢，咱哥儿俩就二一添作五如何？”韦小宝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说……”索额图笑道：“兄弟嫌不够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，不！我……我是不大明白。”索额图道：“我说把那百万两银子，咱哥儿俩拿来平分了，每人五十万两。兄弟要是嫌少，咱们再议计议。”

韦小宝脸色都变了，他在扬州妓院中之时，手边只须有一二两银子，便如是发了横财一般，在皇宫之中和人赌钱，进出大了，那也只是几十两以至一二百两银子的事，突然听到一分便分到五十万两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索额图适才不住将珍宝塞在他的手里，原是要堵住他的嘴，要他在皇帝面前不提鳌拜财产的真相。否则的话，只要他在皇上跟前稍露口风，不但自

己吞下的脏款要尽数吐出，断送了一生前程，势必还落个大大的罪名。他见韦小宝脸色有异，忙道：“兄弟要怎么办，我都听你的主意便是。”

韦小宝舒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说过一切凭大哥作主的。只是分给我五十万……五十万两银子，未免……未免那个……太……太多了。”

索额图如释重负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不多，不多，一点儿不多。这样罢，这里所有办事的人，大家都得些好处，做哥哥的五十万两银子之中，拿五万两出来，给底下人大家分分。兄弟也拿五万两出来，宫里的妃子、管事太监他们面上，每个人都有点甜头。这样一来，就谁也没闲话说了。”韦小宝愁道：“好是好。我可不知怎么分法。”索额图道：“这些事情，由做哥哥的一手包办便是，不管你面面俱到，谁也得罪不了，人人都会说桂公公年纪轻轻，办事可真够朋友。钱是拿来使的，你我今后一帆风顺，依靠旁人的地方可多着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索额图又道：“这一百万两银子呢，鳌拜家里也没这么多现钱，咱们得尽快变卖他的产业，一切做得干手净脚，别让人拿住了把柄。兄弟你在宫里，这许多金元宝、银元宝也没地方存放，是不是？”

韦小宝陡然间发了四十五万两银子横财，一时头晕脑胀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不论索额图说什么，都只有回答：“是，是！”

索额图笑道：“过得几天，我叫几家金铺打了金票银票，都是一百两一张、五十两一张的。兄弟放在身边，什么时候要使，到金铺去兑成金银便是，又方便，又稳妥。除非有人来摸你的口袋，否则谁也不知你兄弟小小年纪，竟是咱们北京城里的一位大财主呢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韦小宝跟着打了几个哈哈，心想：“真的我有四十五万两银子？真的四十五万两？”

又想：“我有了四十五万两银子，怎样花法？他妈的天天吃蹄膀、红烧全鸡，一生一世也吃不完这四十五万两银子。辣块妈妈的，老子到扬州去开十家妓院，家家比丽春院漂亮十倍。”他自幼“心怀大志”，将来发达之后，要开一家比丽春院更大更豪华的妓院，扬眉吐气，莫此为甚。他和丽春院的老鸨吵架，往往便说：“辣块妈妈的，你开一家丽春院有什么了不起？老子过得几年发了财，在你对面开家丽夏院、左边开家丽秋院、右边开家丽冬院，抢光你的生意。嫖客一个也不上门，教你喝西北风。”想到妓院一开便是十家，手面之阔，扬州人士无不刮目相看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

索额图哪猜得到他心中的大计，说道：“兄弟，皇上吩咐了，苏克萨哈的家产，给鳌拜霸占去了的，要清查出来还给苏克萨哈的子孙。咱们就检六七万两银子，去赏给苏家。这是皇上的恩典，苏家只有感激涕零，又怎敢争多嫌少了？再说，要是给苏家银子太多，倒显得苏克萨哈生前是个赃官，他子孙的脸面也不光彩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心道：“你我哥儿俩可都不是清官罢？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光彩哪！”

索额图道：“皇太后和皇上指明要这两部佛经，这是头等大事，咱们这就先给送了去。鳌拜的财产，慢慢清点不迟。”韦小宝点头称是。索额图当下取过两块锦缎，将两只玉匣包好了，两人分别捧了，来到皇宫去见康熙。

康熙见他们办妥了太后交下来的差事，甚感欣喜，便叫韦小宝捧了跟在身后，亲自送到太后宫中。索额图不能入宫，告退后又去清理鳌拜的家产。

康熙在路上问道：“鳌拜这厮家里有多少财产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索大人初步查点，他说一共有—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—十

八两银子。”他将这数字说成是索额图点出来的，将来万一给皇帝查明真相，也好有个推诿抵赖的余地。

这等营私舞弊、偷鸡摸狗的勾当，韦小宝算得是天赋奇才。

他五岁那一年上，一个妓女给他五文钱，叫他到街上买几个桃子，他落下一文买糖吃了，用四文钱买了桃子交给那个妓女，那妓女居然并未发觉，还赏了他一个桃子。在韦小宝看来，银钱过手而沾些油水，原是天经地义之事，只不过如果给人查到，却总得有些理由来胡赖一番。这是他头上挨了不少爆栗、屁股上给人踢过无数大脚。因而得来的宝贵经验。

康熙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混蛋！搜刮了这许多民脂民膏！一百三十七万两，嘿嘿，可了不起。”韦小宝心下暗喜：“还有个‘一’字，已给二一添作五了。”说话之间，已到了太后的慈宁宫。

太后听说两部经书均已取到，甚是欢喜，伸手从康熙手中接了过来，打开锦缎玉匣，见到书函后更是笑容满面，说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办事可能干得很哪！”

韦小宝跪下请安，道：“那是托赖太后和皇上的洪福。”

太后向着身边一个小宫女道：“蕊初，你带小桂子到后边屋里，拿些蜜饯果子，赏给他吃。”那名叫蕊初的小宫女约莫十三四岁年纪，容貌秀丽。微笑应道：“是！”韦小宝又请安道：“谢太后赏，谢皇上赏。”康熙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吃完果子，自行回去罢，我在这里陪太后用膳，不用你侍候啦。”

韦小宝答应了。跟着蕊初走进内堂，来到一间小小厢房。

蕊初打开一具纱橱，橱中放着几十种糕饼糖果，笑道：“你叫小桂子，先吃些桂花松子糖罢。”说着取出一盒松子糖来，松子香和桂花香混在一起，闻着极是受用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姊姊也吃些。”蕊初道：“太后赏给你吃的，又没赏给我吃，咱们做奴才的怎能偷吃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悄悄吃些，又没人瞧见，打什么紧？”蕊初脸上一红，摇了摇头，微笑道：“我不吃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一个人吃，你站着旁边瞧着，可不成话。”蕊初微笑道：“这是你的福气。我是服侍太后的，连皇上也不服侍，今日却来服侍你吃糖果糕饼。”韦小宝见她巧笑嫣然，也笑道：“我是服侍皇上的，也来服侍你吃些糖果糕饼，那就两不吃亏。”蕊初格的一笑。随即伸手按住了嘴巴，微笑道：“快些吃罢，太后要是知道我跟你在这里说笑话，可要生气呢。”

韦小宝在扬州之时，丽春院中莺莺燕燕，见来见去的都是女人，进了皇宫之后，今日还是第一次和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小姑娘作伴，甚感快慰，灵机一动，道：“这样罢！我把糖果糕饼拿了回去，你服侍完太后之后，便出来和我一起吃。”蕊初脸上又是微微一红，道：“不成的，等我服侍完太后，已是深夜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深夜有什么打紧？你在哪里等我？”

蕊初在太后身畔服侍，其余宫女都比她年纪大，平时说话并不投机，见韦小宝定要伴她吃糖果，其意甚诚，不禁有些心动。韦小宝道：“在外边的花园里好不好？半夜三更的，没人知道。”蕊初犹豫着点了点头。

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好，一言为定。快给我蜜饯果儿，你拣自己爱吃的就多拿些。”蕊初微笑道：“又不是我一个儿吃，你自己爱吃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姊姊爱吃什么，我都爱吃。”蕊初听他嘴甜，十分欢喜，当下拣了十几种蜜饯果子、糖果糕饼，装在一只纸盒里。韦小宝低声道：“今晚三更，在花园的亭子里等你。”蕊初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“可要小心了。”韦小宝

道：“你也小心。”

他拿了纸盒，兴冲冲的回到住处。他本来和假装小玄子的皇帝玩得极为有兴，真相揭露之后，再也不能跟他玩了。这几日在皇宫之中，人人对他大为奉承，虽觉得得意，却无玩耍之乐。此刻约了一个小宫女半夜中相会，好玩之中带着三分危险，觉得最是有趣不过。他毕竟年纪尚小，虽然从小在妓院中长大，于男女情爱之事，只见得极多，自己却似懂非懂。

二人仍是三掌相抵，比拚内力，太后手中却已多了一柄短兵刃，正在刺向海老公小腹。可是蛾眉刺挺到对方小腹尺许之处，再也无法前送半寸。

第六回 可知今日怜才意 即是当时种树心

海老公问起今日做了什么事，韦小宝说了到鳌拜家中抄家，至于吞没珍宝、金银、匕首等事，自然绝口不提，最后道：“太后命我到鳌拜家里拿两部《四十二章经》……”海老公突然站起，问道：“鳌拜家有两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。是太后和皇上吩咐去取的，否则的话，我拿来给了你，别人也未必知道。”

海老公脸色阴沉，哼了一声，冷冷的道：“落入了太后千里啦，很好，很好！”

待会厨房中送了饭来，海老公只吃了小半碗便不吃了，翻着一双无神的白眼，仰起了头只是想心事。

韦小宝吃完饭，心想我先睡一会，到三更时分再去和那小宫女说话玩儿，见海老公呆呆的坐着不动，便和衣上床而睡。

他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，悄悄起身，把那盒蜜饯糕饼揣在怀里，生怕惊醒海老公，慢慢一步步的蹑足而出，走到门边，轻轻拔开了门门，再轻轻打开了一扇门，突然听得海老公问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去哪里？”

韦小宝一惊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小便去。”海老公道：“干么不在屋里小便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睡不着，到花园里走走。”生怕海老公阻拦，也不多说，拔步往外便走，左足刚踏出一步，只觉后领一紧，已给海老公抓住，提了回来。

韦小宝“啊”的一声，尖叫了出来，当下便有个念头：“糟糕，糟糕，老乌龟知道我要去见那小宫女，不许我去。”念头还未转完，已给海老公摔在床上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公公，你试我武功么？好几天没教我功夫了，这一抓是什么招式？”

海老公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叫做‘瓮中抓鳖’，手到擒来。鳖便是甲鱼，捉你这只小甲鱼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老甲鱼捉个甲鱼！”可是毕竟不敢说出口，眼珠骨溜溜的乱转，寻思脱身之计。

海老公坐在他床沿上，轻轻的道：“你胆大心细，聪明伶俐，学武虽然不肯踏实，但如果由我来好好琢磨琢磨，也可以算得是可造之材，可惜啊可惜。”

韦小宝问道：“公公，可惜什么？”

海老公不答，只叹了口气，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你的京片子学得也差不多。几个月之前，倘若就会说这样的话，不带丝毫扬州腔调，倒也不容易发觉。”

韦小宝大吃一惊，霎时之间全身寒毛直竖，忍不住身子发抖，牙关轻轻相击，强笑道：“公公，你……你今儿晚上的说话，真是……嘻嘻……真是奇怪。”

海老公又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今年几岁啦？”韦小宝听他语气甚和，惊惧之情渐减，道：“我……我是十四岁罢。”海老公道：“十三岁就十三岁，十四岁就十四岁，为什么是十四岁罢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妈妈也记不大清楚，我自己可不知道。”这一句倒是真话，他妈妈胡里胡涂，小宝到底几岁，向来说不大准。

海老公点了点头，咳嗽了几声，道：“前几年练功夫，练得走了火，惹

上了这咳嗽的毛病，越咳越厉害，近年来自己知道是不大成的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觉得你近来……近来咳得好了些。”海老公摇头道：“好什么？一点也没好。我胸口痛得好厉害，你又怎知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现下怎样？要不要我拿些药给你吃？”海老公叹道：“眼睛瞧不见，药是不能乱服的了。”韦小宝大气也不敢透，不知他说这些话是什么用意。

海老公又道：“你机缘挺好，巴结上了皇上，本来嘛，也可以有一番大大的作为。你没净身，我给你净了也不打紧，只不过，唉，迟了，迟了。”

韦小宝不懂“净身”是什么意思，只觉他今晚话说的语气说不出的古怪，轻声道：“公公。很晚了，你这就睡罢。”海老公道：“睡罢，睡罢！唉，睡觉的时候以后可多着呢，朝也睡，晚也睡，睡着了永远不醒。孩子，一个人老是睡觉，不用起身，不会心口痛，不会咳嗽得难过，那不是挺美么？”韦小宝吓得不敢作声。

海老公道：“孩子，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这平平淡淡一句问话，韦小宝却难以回答。他可不知那死了的小桂子家中有些什么人，胡乱回答，多半立时便露出马脚，但又不能不答，只盼海老公本来不知小桂子家中底细，才这样问，便道：“我家里只有个老娘，其余的人，这些年来，唉，那也不用提了。”话中拖上这样个尾巴，倘若小桂了还有父兄姊弟，就不妨用“那也不用提了”这六字来推搪。

海老公道：“只有个老娘，你们福建话，叫娘是叫什么的？”

韦小宝又是一惊：“什么福建话？莫非小桂子是福建人？他说我以前的说话中有扬州腔调，恐怕……恐怕……那么他眼睛给我弄瞎这回事，他知不知道？”刹那之间，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，含含糊糊的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你问这个干么？”

海老公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年纪小小，就这样坏，嘿，到底是像你爹呢，还是像你妈？”韦小宝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是谁也不像。好是不大好，坏也不算挺坏。”

海老公咳了几声，道：“我是成年之后，才净身做太监的……”韦小宝暗暗叫苦：“原来做太监要净身，那就是割去小便的东西。他说知道我没净身，要是来给我净身，那可乖乖龙的东……”只听海老公续道：“我本来有个儿子，只可惜在八岁那年就死了。倘若活到今日，我的孙儿也该有你这般大了。那个姓茅的茅十八，不是你爹爹罢？”

韦小宝颤声道：“不……不是！辣块妈妈的，当……当然不是。”心中一急，扬州话冲口而出。

海老公道：“我也想不是的。倘若你是我儿子，失陷在皇宫之中，就算有天大危险，我也会来救你出去。”

韦小宝苦笑道：“就可惜我没你这个好爹爹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我教过你两套武功，第一套‘大擒拿手’，第二套‘大慈大悲千叶手’，这两套功大，我都没教全，你自然也没学会，只学了这么一成半成，嘿嘿，嘿嘿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你老人家最好将这两套功夫教得我学全了。你这样天下第一的武功，总算有个人传了下来，给你老人家扬名，那才成话。”

海老公摇头道：“‘天下第一’四个字，哪里敢当？世上武功高强的，可不知有多少。我这两套功夫，你这一生一世也来不及学得全了。”他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你吸一口气，摸到左边小腹，离开肚脐眼三寸之处，用力掀

一掀，且看怎样？”

韦小宝依言摸到他所说之处，用力一掀，登时痛澈心肺，不由得“啊”的一声，大叫出来，霎时间满头大汗，不住喘气。近半个多月来，左边小腹偶然也隐隐作痛，只道吃坏了肚子，何况只痛得片刻，便即止歇，从来没放在心上，不料对准了一点用力掀落，竟会痛得这等厉害。

海老公阴恻恻的道：“很有趣罢？”

韦小宝肚中大骂：“死老乌龟，臭老乌龟！”说道：“有一点点痛，也没什么有趣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你每天早上去赌钱，又去跟皇上练武，你还没回来，饭菜就送来了。我觉得这汤可不够鲜，每天从药箱之中，取了一瓶药出来，给你在汤里加上些料。只加这么一点儿，加得多了，毒性太重，对你身子不大妥当。你这人是很细心的，可是我从来不喝汤，你一点也不疑心吗？”韦小宝毛骨悚然，道：“我……我以为你不爱喝汤。你……你又说喝了汤，会……会……咳……咳嗽……”海老公道：“我本来很爱喝汤的，不过汤里有了毒药，虽然份量极轻，可是天天喝下去，时日久了，总有点危险，是不是？”

韦小宝愤然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！公公，你真厉害。”

海老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也不见得。本来我想让你再服三个月毒药，这才放你出宫，那时你就慢慢肚痛了。先是每天痛半个时辰，痛得也不很凶，以后越痛越厉害，痛的时刻也越来越长，大概到一年以后，那便日夜不停的大痛，要痛到你将自己脑袋到墙上去狠狠的撞，痛得将自己手上、腿上的肉，一块块咬下来。”说到这里，叹道：“可惜我身子越来越不成了，恐怕不能再等。你身上中的毒，旁人没解药，我终究是有的。小娃娃，你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，想这计策来弄瞎我眼睛？你老实说了出来，我立刻给你解药。”

韦小宝年纪虽小，也知道就算自己说了指使之人出来，他也决不能饶了自己性命，何况根本就无人指使，说道：“指使之人自然有的，说出来只怕吓你一大跳。原来你早知道我不是小桂子，想了这个法子来折磨我，哈哈，哈哈，你这可上了我的大当啦！哈哈，哈哈！”纵声大笑，身子跟着乱动，右腿一曲，右手已抓住了匕首柄，极慢极慢的从剑鞘中拔出，不发出丝毫气息，就算有了些微声，也教笑声给遮掩住了。

海老公道：“我上了你什么大当啦？”

韦小宝胡说八道，原是要教他分心，心想索性再胡说八道一番，说道：“汤里有毒药，第一天我就尝了出来。我跟小玄子商量，他说你在下毒害我……”

海老公一惊，道：“皇上早知道了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怎么会不知道？只不过那时我可还不知他是皇上，小玄子叫我不动声色，留神提防，喝汤之时只喝入口中，随后都吐在碗里，反正你又瞧不见。”一面说。一面将匕首半寸半寸的提起，剑尖缓缓对准了海老公心口，心想若不是一下子便将他刺死，纵然刺中了，他一掌击下来，自己还是没命。

海老公将信将疑，冷笑道：“你如没喝汤，干么一按左边肚子，又会痛得这么厉害？”

韦小宝叹道：“想是我虽将汤吐了出来，差着没漱口，毒药还是吃进了肚里。”说着又将匕首移近数寸。只听海老公道：“那也很好啊。反正这毒药是解不了的，你中毒浅些，发作得慢些，吃的苦头只有更大。”韦小宝哈

哈哈大笑，长笑声中，全身力道集于右臂，猛力戳出，直指海老公心口，只待一刀刺入，便即滚向床角，从床脚边窜出逃走。

海老公陡觉一阵寒气扑面，微感诧异，只知对方已然动手，更不及多想他是如何出手，左手挥出，便往戳来的兵刃上格去，右掌随出，砰的一声，将韦小宝打得飞身而起，撞破窗格，直摔入窗外的花园，跟着只觉左手剧痛，四根手指已被匕首切断。

若不是韦小宝匕首上寒气太盛，他事先没有警兆，这一下非戳中心口不可。但如是寻常刀剑，二人功力相差太远，虽然戳中心口，也不过皮肉之伤，他内劲到处，掌缘如铁，击在刀剑之上，震飞刀剑，也不会伤到自己手掌。但这匕首实在太过锋锐，海老公苦练数十年的内劲，竟然不能将之震飞脱手，反而无声息的切断了四根手指。可是他右手一掌结结实实的打在韦小宝胸口，这一掌开碑裂石，非同小可，料得定韦小宝早已五脏俱碎，人在飞出窗外之前便已死了。

他冷笑一声。自言自语：“死得这般容易，可便宜了这小鬼。”定一定伸，到药箱中取出金创药敷上伤口，撕下床单，包扎了左掌，喃喃的道：“这小鬼用的是什么兵刃，怎地如此厉害？”强忍手上剧痛，跃出窗去，伸手往韦小宝跌落处摸去，要找那柄自己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宝刀利刃。哪知摸索良久，竟什么也没摸到。

他于眼睛未瞎之时，窗外的花园早看得熟了，何处有花，何处有石，无不了然于胸。明明听得韦小宝是落在一株芍药花旁，这小鬼手中的宝剑或许已震得远远飞出，可是他的尸体怎会突然不见？

韦小宝中了这掌，当时气为之窒，胸口剧痛，四肢百骸似乎都已寸寸碎裂，一摔下地，险些便即晕去。他知此刻生死系于一线，既然没能将海老公刺死，老乌龟定会出来追击，当即奋力爬起，只走得两步，脚下一软，又即摔倒，骨碌碌的从一道斜坡上直滚下去。

海老公倘若手指没给割断，韦小宝滚下斜坡之声自然逃不过他耳朵，只是他重伤之余，心烦意乱，加之做梦也想不到这小鬼中了自己这一掌竟会不死，虽然听到声音。却全没想到其中缘由。

这条斜坡好长，韦小宝直滚出十余丈，这才停住。他挣扎着站起，慢慢走远。周身筋骨痛楚不堪，幸好匕首还是握在手中，暗自庆幸：“刚才老乌龟将我打出窗外，我居然没将匕首插入自己身体，当真运气好极。”

将匕首插入靴筒，心想：“西洋镜已经拆穿，老乌龟既知我是冒牌货，宫中是不能再住了。只可惜四十五万两银子变成了一场空欢喜。他奶奶的，一个人哪有这样好运气，横财一发便是四十五万两？总而言之，老子有过四十五万两银子的身家，只不过老子手段阔绰，一晚之间就花了个精光。你说够厉害了罢？”肚里吹牛，不禁得意起来。

又想：“那小宫女还巴巴的在等我，反正三更半夜也不能出宫，我这就瞧瞧她去，啊哟……”一摸怀中那只纸盒，早已压得一塌糊涂，心道：“我还是拿去给她看看，免她等得心焦。就说我摔了一交，将蜜饯糖果压得稀烂，变成了一堆牛粪，不过这堆牛粪又甜又香，滋味挺美，哈哈，辣块妈妈，又甜又香的牛粪你吃过没有？老子就吃过。”

他想想觉得好玩，加快脚步，步向太后所住的慈宁宫，只走快几步，胸口随即剧痛，只得又放慢了步子。

来到慈宁宫外，见宫门紧闭，心想：“糟糕，可没想到这门会关着，那

怎么进去？”

正没做理会处，宫门忽然无声无息的推了开来，一个小姑娘的头探出来，月光下看得分明，正是蕊初。只见她微笑着招手，韦小宝大喜，轻轻闪身过门。蕊初又将门掩上了，在他耳畔低声道：“我怕你进不来，已在这里等了许久。”韦小宝也低声道：“我来迟啦。我在路上绊到了一只又臭又硬的老乌龟，摔了一交。”蕊初道：“花园里有大海龟吗？我倒没见过。你……你可摔痛了没有？”

韦小宝一鼓作气的走来，身上的疼痛倒也可以耐得，给蕊初这么一问，只觉得全身筋骨无处不痛，忍不住哼了一声。蕊初拉住他手，低声问：“摔痛了哪里？”

韦小宝正要回答，忽见地下有个黑影掠过，一抬头，但见一只硕大无朋的大鹰从墙头飞了进来，轻轻落地。他大吃一惊，险些骇呼出声，月光下只见那大鹰人立起来，原来不是大鹰，却是一人。这人身材瘦削，弯腰曲背，却不是海老公是谁？

蕊初本来面向着他，没见到海老公进来，但见韦小宝转过了头，瞪目而视，脸上满是惊骇之色，也转过身来。

韦小宝左手一探，已按住了她的嘴唇，出力奇重，竟不让她发出半点声音，跟着右下急摇，示意不可作声。蕊初点了点头。韦小宝这才慢慢放开了左手，目不转睛的瞧着海老公。

只见海老公僵立当地，似在倾听动静，过了一会，才慢慢向前走去。韦小宝见他不是向自己走来，暗暗舒了口气，心道：“老乌龟好厉害，眼睛虽然瞎了，居然能追到这里。”又想：“只要我和这小宫女不发出半点声音，老乌龟就找不到我。”

海老公向前走了几步，突然跃起，落在韦小宝跟前，左手一探，扞住了蕊初的脖子。蕊初“啊”的一声叫，但咽喉被卡，这一声叫得又低又闷。

韦小宝心念电转：“老乌龟找的是我，又不是找这小宫女，不会杀死她的。”此时和海老公相距不过两尺，吓得几乎要撒尿，却一动也不动，知道只要自己动上一根手指，就会给他听了出来。

海老公低声道：“别作声！不听话就卡死你。轻轻回答我的话。你是谁？”蕊初低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海老公伸出右下，摸了摸她头顶，又摸了摸她脸蛋，道：“你是个小宫女，是不是？”蕊初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海老公道：“三更半夜的，在这里干什么？”蕊初道：“我……我在这里玩儿！”

海老公脸上露出一丝微笑，在惨淡的月光下看来，反显得更加阴森可怖，问道：“还有谁在这里？”侧过了头倾听。

适才蕊初不知屏息凝气，惊恐之下呼吸粗重，给海老公听出了她站立之处。韦小宝和他相距虽近，呼吸极微，他一时便未察觉。韦小宝想要打手势叫她别说，却又不敢移动手臂。幸好蕊初乖觉，发觉他双眼已盲，说道：“没……没有了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皇太后住在哪里？你带我去见她。”蕊初惊道：“公公，你……你别跟皇太后说，下次……下次我再也不敢了。”她只道这老太监捉住了自己，要去禀报太后。海老公道：“你求也没用。不带我去，立刻便扞死你。”手上微一使劲，蕊初气为之窒，一张小脸登时胀得通红。

韦小宝惊惶之下，终于撒出尿来，从裤裆里一滴一滴的往下直流，幸好海老公没留神，就算听到了，也道是蕊初吓得撒尿。

海老公慢慢松开左手，低声道：“快带我去。”蕊初无奈，只得道：“好！”侧头向韦小宝瞧了一眼，脸上神色示意他快走，自己决不供他出来，低声道：“太后寝宫在那边！”慢慢移动脚步。海老公的左手仍是抓住她咽喉，和她并肩而行。

韦小宝寻思：“老乌龟定是去跟皇太后说，我是冒充的小太监，小桂子是给我杀死的，他自己的眼睛是给我弄瞎的，要太后立刻下令捉拿。他为甚么不去禀报皇上？是了，他知道皇上对我好，告状多半告不进。那……那便如何是好？我须得立即逃出宫去。啊哟，不好，这时候宫门早闭，又怎逃得出去？只要过得片刻，太后传下命令，更是插翅难飞了。”

韦小宝正没做理会处，忽听得前面房中一个女子的声音问道：“外边是谁？”这声音阴森森地，韦小宝听得明白，正是皇太后的话声，他一惊之下，便想拔脚就逃。却听得海老公道：“奴才海大富，给你老人家请安来啦。”这声音也是阴森森地，殊无恭谨之意。

韦小宝大奇：“老乌龟是什么东西，胆敢对太后这等无礼？”念头一转，寻思：“老乌龟说话不讨人喜欢，多半太后向来很讨厌他，我何不乘机跟他胡辩一番？反正要逃是逃不出去了。”这一着虽然行险，但想自己新近立了大功，皇上和太后都很喜欢，杀了个把小桂子，弄瞎几只海老乌龟的狗眼珠，也算不了什么大罪，当真要紧之时，还可请把兄弟索额图出头说情。自己如果拍腿一走。什么话都让老乌龟说去了，自己既然逃跑，自然作贼心虚，本来无罪反而变得有罪了。

又想：“太后倘若问我为什么要杀小桂子？我说……我说，嗯，我说听到小桂子和海老乌龟说太后和皇上的坏话，说了许许多多难听之极的言论，我实在气不过，忍无可忍，因此将小桂子一刀杀了，又乘机弄瞎了海老乌龟的眼睛。至于说什么坏话，那大可捏造一番。比赛打架，我打不过老乌龟。比赛撒谎吹牛，老乌龟哪里是老子的对下？”想想得意起来，登时胆为之壮，便不想逃了。他最怕的是海老公辩不过，跳上来一掌将自己打死，那可死得冤枉，因此待会在太后跟前辩白之时，务须站在一个安全之所，让老乌龟捉不到、打不着。

只听太后道：“你要请安，怎么白天不来？半夜三更的到来，成什么体统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奴才有件机密大事要启禀太后，白天人多耳朵，给人听到了，可不大稳便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老乌龟告状了。且听他先说，待他说了一大半，我再插嘴不迟。我躲在哪里好？”看了看周遭形势，选中了个所在，一步步挨到金鱼池的假山之后，心想：“老乌龟如抢过来打我，扑通一声，必先跌入金鱼池中，我就立即抢入太后的房中，老乌龟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追进太后房中来打人。”

只听太后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有什么机密大事，你这就可以说了。”海老公道：“太后身边，没旁人吗？老奴才的话，可机密得很哪！”太后道：“你要不要进来查查？你武功了得，我身边有没有人，难道也听不出来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奴才不敢进太后屋子，可否劳动太后的圣驾，走出屋来，奴才有事启禀。”太后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可越来越大胆了，这会儿又仗了谁的势啦？胆敢这等放肆！”

韦小宝听到此处，心中大乐，暗暗骂道：“老乌龟，你可越来越大胆了，这会儿又仗了谁的势啦？胆敢这等放肆！”

海老公道：“奴才不敢！”太后又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早就没将我瞧在眼里，今晚忽然摸了来，可不知捣什么鬼。”

韦小宝更是开心，忍不住想大声帮太后斥骂海老公几句，心道：“老乌龟啊老乌龟，你告状还没告成，先就碰了个大钉子，惹了一鼻子灰。看来用不着老子亲自出马，单是太后，就会将你一顿臭骂轰走了。”

只听海老公道：“太后既不想知道那人消息，那也没有什么，奴才去了！”

韦小宝大喜，心道：“去得好，去得妙，去得刮刮叫。快快滚你妈的王八蛋！太后怎么会想知道我的消息？”

却听得太后问道：“你何什么消息？”海老公道：“五台山上的消息！”太后道：“五台山？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语音有些发颤。

月光下只见海老公伸手一戳，蕊初应手而倒。韦小宝一惊，心下有些难过，又想：“老乌龟害死了这小姑娘，待会我说了出来，太后一定更加动怒。老乌龟再要告我的状，那可是千难万难。”只听得太后又问：“你……你伤了什么人？”海老公道：“是太后身边的一个小宫女，奴才可没敢伤她，只不过点了她的穴道，好教她听不到咱们的说话。”

韦小宝放宽了心：“原来老乌龟没杀她！”内心深处，隐隐又有点失望，海老公不杀这小宫女，自己的处境就不算十分有利。

太后又问：“五台山？你为什么说五台山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只因为五台山上有一人，是太后很关心的。”太后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他到了五台山上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太后如想知道详情，只好请你移一移圣驾。三更半夜的，奴才不能进太后屋子，在这里大声嚷嚷的，这等机密大事，给宫女太监们听到了，可不是好玩的。”

太后犹豫片刻，道：“好！”只听得开门之声，她脚步轻盈的走了出来。

韦小宝缩在假山之后，心想：“海老乌龟瞧不见我，太后可不是瞎子。”他不敢探头张望，太后出来之时，一瞥眼间见到她身材不高，有点儿矮胖。他见过太后两次，但两次见到她时都是坐着。

只听太后说道：“你刚才说，他到了五台山上，那……那可是真的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奴才没说有谁到了五台山上。奴才只说，五台山上，有一人恐怕是太后很关心的。”太后顿了一顿，道：“好，就算你是这样说。他……他……那个人……在五台山干什么？是在庙里么？”她本来说话极是镇静，但自从听得海老公说到五台山上有一人之后，就气急败坏，似乎心神大乱。海老公道：“那人是在五台山的清凉寺中。”

太后舒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，我终于……终于知道了他……他的下落……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”连说了三个“他”字，再也接不下口去，声音颤抖得十分厉害。

韦小宝好生奇怪：“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太后对他这样关心？”不禁又担忧起来：“难道是太后的父亲、兄弟，又或许是她的老姘头？对了，一定是老姘头，如果是父亲、兄弟，那也不是什么机密大事，何必怕别人听见？老乌龟抓住了她的把柄，倘若定要她杀我，太后怕了老乌龟，说不定只好听他的，这可有点儿不大妙。幸亏老子在这里听到了，老婊子如果胆敢杀我，老子就一五一十的都抖了出来，我去跟皇上说，大伙儿闹个一拍两散。我怕了你的不算英雄好汉。”

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，胆敢骂皇太后为“老婊子”的，谅必寥寥无几，就算只在肚里暗骂，也不会很多。韦小宝无所忌惮，就算是他自己母亲，打

得他狠了，也会“烂婊子，臭婊子”的乱叫乱骂。好在他母亲本来就是婊子，妓院中人人污言秽语，习以为常，听了也不如何生气，只不过打在他小屁股上的掌力加重了三分，而口中也是“小杂种、小王八蛋”的对骂一场而已。

只听皇太后喘气很急，隔了半晌，问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在清凉寺干什么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太后真的想知道？”皇太后道：“那还用多问？我自然想知道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主子是出家做了和尚。”太后“啊”的一声，气息更加急了，问道：“他……他真的出了家？你……你没骗我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奴才不敢欺骗太后，也不用欺骗太后。”太后“哼”的一声，道：“他就这样忍心，一心一意，只……只是想念那……那狐媚子，把国家社稷、祖宗百战而创的基业……都抛到了脑后，我们母子，他……他更不放在心上了。”

韦小宝越听越奇，心想：“什么国家社稷，祖宗的基业？老乌龟又叫那人作‘主子’，那么这人……这人难道不是太后的老姘头？”

海老公冷冷的道：“主子瞧破了世情，已然大彻大悟。万里江山，儿女亲情，主子说都已如过眼浮云，全部不再挂怀。”

太后怒道：“他为什么早不出家，迟不出家。却等那……那狐媚子死了，他才出家？国家朝廷，祖宗妻儿，一古脑儿加起来，在他心中，也还及不上那狐媚子的一根寒毛。我……我……早知他……他是为了那狐媚子。这才突然出走。哼，他既然走了，何必又要叫你来通知我？”她越说越怒，声音尖锐，渐渐响了起来。

韦小宝说不出的害怕，隐隐觉得，他二人所说的那个人和那件事，实是非同小可。

海老公道：“主子千叮万嘱，命奴才说什么也不可泄漏风声，千万不能让太后和皇上得知。主子说道：皇上登基，天下太平，四海无事，他也放心了。”

太后厉声道：“那为什么你又来跟我说？我本来就不想知道，不要知道。他心中就只牵记那狐媚子一个，他儿子登基不登基，天下太平不太平，他又有什么放心不放心了？”

韦小宝听到此处，心下大奇：“他们所说的难道是皇帝的爸爸？小皇帝的爸爸顺治皇帝早已一命呜呼了，小皇帝这才有皇帝做，莫非小皇帝另外还有个爸爸？”他于朝廷和宫中之事所知本来极少，除了知道小皇帝的爸爸是顺治皇帝之外，其余一无所知，就算太后和海老公说得再明白十倍，他也猜不到其中的真实情形。

海老公道：“主子既然出了家，奴才本应当在清凉寺中也出家为僧，服侍主子。可是主子吩咐，他还有一件事放心不下，要奴才回京来查查。”太后道：“那又是什么事了？”海老公道：“主子说，董鄂妃虽然……”太后怒道：“在我跟前，不许提这狐媚子的名字！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原来那狐狸精叫做董鄂妃，那定是宫里的妃子了。太后的老姘头只爱这只骚狐狸，不爱太后，因此太后大吃其醋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是，太后不许提，奴才就不提。”太后道：“他说那狐媚子又怎么样了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奴才不明白太后说的是谁。主子从来没提过‘狐媚子’三字。”

太后怒道：“他自然不提这三个字，在他心中，那是‘端敬皇后’哪。这狐媚子死了之后，他……他追封她为皇后，拍马屁的奴才们恭上谥法，叫

什么‘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’皇后，这称号中没‘天圣’二字，他可还大发脾气呢。又叫胡兆龙、王熙这两个奴才学士，编纂什么《端敬后语录》，颁行天下，也不怕丑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太后说得是，董鄂妃归天之后，奴才原该称她为‘端敬皇后’了。那《端敬后语录》，奴才身边经常带得一册，太后要不要看？”

太后怒喝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走上一步，呼呼喘气，忽然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当时天下趋炎附势之徒，人人都读《端敬后语录》，把胡、王两个奴才捏造的一番胡说八道，当成是天经地义，倒比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还更要紧。可是现下又怎样呢？除了你身边还有一册，你主子身边还有几册之外，哪里还见得到这鬼话连篇的《语录》？”

海老公道：“太后密旨禁毁《端敬后语录》，又有谁敢收藏？至于主子身边，就算没有，但端敬皇后当年说过的一字一句，他牢牢记在心头，胜过身边藏一册《语录》了！”

太后道：“他……他叫你回北京来查什么事？”海老公道：“主子本来吩咐查两件事，但奴才查明之后，发觉两件事原来是一件事。”太后道：“什么两件事、一件事了？”海老公道：“第一件事，要查荣亲王是怎么死的？”太后道：“你……你说那狐媚子的儿子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奴才说的，是端敬皇后所生的皇子，和砚荣亲王。”太后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孩子生下来不满四个月，养不大，又有什么希奇了？”海老公道：“但主子说，当时荣亲王突患急病，召御医来诊视，说道荣亲王足阳明胃经、足少阴心经、足太阴脾经俱断，脏腑破裂，死得甚奇。”太后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御医有这样好本事？多半是你说的。”

海老公不置可否，又道：“端敬皇后逝世，人人都道她是心伤荣亲王之死，但究其实，却是不然。她是给人用截手法截断了阴维、阴0 两处经脉而死。”太后冷冷的道：“他居然会相信你异想天开的胡说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主子本来也不相信，后来奴才便试给他看，那还是在端敬皇后去世之后不久的事。一个月之中，奴才接连在五个宫女身上，截断了她们的阴维、阴断两处经脉。这五个宫女死时的症状、模样，和端敬皇后临终之时一般模样。单是一个宫女，还说是巧合，五个宫女都是如此这般，主子就确信不疑了。”太后道：“嘿，可了不起！咱们宫中，居然有你这样的大行家。”海老公道：“多谢太后称赞。奴才的手法，跟那个凶手不同。不过道理是一样的。”

注：胡兆龙、王熙二学士奉旨编纂《端敬后语录》，系当时事实，具见孟森所著《清代史世祖出家事考实》一文。本书此段文字写于一九七〇年一月，此后并无增删。硬凑硬编之《语录》传世不久，自来皆然，不必智者而后知。

两人默默相对，良久不语。海老公轻轻咳了几声，隔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主子命奴才回京来查明，害死荣亲王和端敬皇后的是谁？”太后冷笑道：“那又何必再查？咱们宫中除你之外，又有谁能有这等身手？”海老公道：“那还是有的。端敬皇后一向待奴才很好，奴才只盼她多福多寿，如果早有人要加暗算，奴才便是拚了老命，也要护卫她周全。”太后道：“你倒挺忠心哪。他用了你这样的好奴才，也是他的福气。”

海老公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可惜奴才太也没用，护卫不了端敬皇后。”

太后冷冷的道：“他朝拜佛，晚念经，保佑你的端敬皇后从十八层地狱中早得超生，早升西方极乐世界，也就是了。”语气之中，却充满了幸灾乐

祸之意。海老公道：“拜佛念经未必有用，不过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话，总是对的。”顿了一顿，慢吞吞的道：“若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”太后哼了一声。

海老公道：“启禀太后得知，主子吩咐奴才查两件事，奴才查明两件事是一件。哪知道无意之中，另外又查到了两件事。”太后道：“你查到的事儿也真多，那又是什么事了？”海老公道：“第一件事跟贞妃有关。”太后冷笑道：“狐媚子的妹子是小狐媚子，你提她干什么？”

海老公道：“主子离官出走，留书说道永不回来。太皇太后跟太后你两位圣上的主意，说道国家不可一日无君，于是宣告天下说主子崩驾。当世知道这个大秘密的，只有六人，那是你两位圣上，主子本人，跟主子剃度的玉林大师，以及服侍主子的两个奴才。这两个奴才一个是侍卫总管赫巴察，这时候跟着主子在五台山出了家，另一个便是奴才海大富了。”

韦小宝听到这里，方始恍然，原来太后口中的“他”，海老公所说的“主子”，竟然便是顺治皇帝。天下都道他已经崩驾，其实却因心爱的妃子死了，伤心之极，到五台清凉寺去做了和尚。这妃子所以会死，听海老公的语气，倒似是太后派遣武功高手将她害死的。他不禁颇为得意，心想：“老乌龟说这大秘密天下只六个人知道，哪知道还得加上我韦小宝，天下可有七个人知道了。”但得意不了片刻，跟着便害怕起来，本来颇有点儿有恃无恐，料想在太后跟前跟海老公斗口，未必输给了老乌龟，此刻却知大事不妙，若给他二人发觉自己在这里偷听，就算海老公杀不了自己，太后也决计不肯放过。只听得喀喀两声轻响，竟是自己牙关相击，急忙使力咬住。幸好海老公恰在这时连声咳嗽，静夜之中，便只听到他的气喘和咳嗽之声。

过了一会，海老公道：“当时贞妃自杀殉主，朝中都称赞得了不得。但也有许多人悄悄的说，贞妃是给太后逼着殉葬的，自杀并非本意。”太后道：“这些无君无上的逆臣，早晚容他们不得。”海老公道：“不过他们的话倒也没全错，贞妃并不是甘心情愿自杀的。”太后道：“你也说贞妃是给我逼杀的？”海老公道：“这个‘逼’字，倒可以省去。”太后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海老公道：“贞妃是给人杀死的，不是逼得自杀，奴才曾详细问过殓殓贞妃的件工，得知贞妃大殓之时，全身骨骼寸断，连头盖骨也都成为碎片。这门杀人的功夫，好像叫做‘化骨绵掌’，请问太后是不是？”太后道：“我怎知道？”

海老公道：“奴才听说，世间有这样一门‘化骨绵掌’，打中人后，那人全身没半点异状，要过得一年半载之后，尸体的骨骸才慢慢的折断碎裂。但出手杀贞妃之人，显然功夫练得没到家。那件作起初给贞妃的尸体整容收拾，也没什么特异，到得傍晚入殓，忽然尸体变得如同没有骨头了一般，全身绵软。他吓得什么似的，只道是尸变，当时一句话也没敢说。奴才威逼利诱，用上了不少苦刑，他才吐露真相。太后，凭您圣断，这门‘化骨绵掌’的功力，打中人后，两三天内骨骼便断，只怕还不算十分深厚，是不是？”

太后阴森森道：“虽不算绝顶深厚，但也有些用处了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自然有用，咳……咳……自然有用！杀得了贞妃，也杀得了孝康皇后！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他奶奶的，这老皇帝的皇后真多，又有一个什么孝康皇后。他的皇后，只怕比咱们丽春院里的小娘们还多。”

皇太后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又提孝康皇后干什么？”韦小宝不知孝康皇

后是康熙的生母，听得皇太后语音大变，只感诧异，不明其中原由。

只听海老公道：“殓葬孝康皇后的，就是殓葬董鄂贞妃的那个件作。”皇太后道：“那个该死的件作，又胡说八道什么了？这人诬指宫事，罪该族诛。”海老公道：“皇太后要杀他，这时候却已迟了。”皇太后道：“你已先杀了他？”海老公道：“不是，两年多以前，奴才就已命他到五台山清凉寺，将这番情由禀告主子知道，然后叫他远走蛮荒，隐姓埋名，以免杀身大祸。”皇太后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好毒辣的手段！”海老公道：“手段毒辣的另有其人，奴才自愧不如。”

注：顺治皇帝共有四位皇后。两个是真皇后。第一个历史上称为废后，《清史稿》说她“丽而慧”，是顺治之母的侄女。《清史稿》载称，“上好简朴，后则奢侈，又妒，积与上忤。”那时顺治对董鄂妃十分宠爱，皇后吃醋，和皇帝不断吵嘴。顺治大怒之下，就下旨废后。王公大臣一致反对，争执了很久，结果还是于顺治十年被废。顺治心中当然想立董鄂妃为皇后，但董鄂妃不是出身于皇亲国戚的大贵族之家，因此只得另立母亲家族中的一个少女为后，后世称为孝惠皇后。立这个皇后，是出于他母亲太后的主张，顺治很不喜欢。《清史稿》载称：“顺治十一年五月，聘为妃，六月册为后，贵妃董鄂氏方幸，后又不当上旨。十五年正月，皇太后不豫，上责皇后礼节疏阙，命停应进中官笺表，下诸王贝勒大臣议行，三月，以皇太后制，如旧制封进。圣祖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”顺治对董鄂妃爱情很专，一心要找皇后的麻烦，母亲生病，就怪皇后服侍不好，要以此为借口废她。但他母亲极力维护娘家这个小辈，皇后方得保全。待康熙做了皇帝，这皇后便升为皇太后。

另外两个不算是真正皇后。一个是康熙的亲生母亲，她父亲佟图赖是汉军旗人，所以康熙有一半是汉人血统。她本来只是妃子，母以子贵，康熙做了皇帝后，也尊她为皇太后。她在康熙二年二月去世。历史上称孝康皇后。另一个就是董鄂妃。《清史稿》说：“年十八入侍，上眷之特厚，宠冠后官。”死后追封为皇后，称为孝献皇后，又称端敬皇后。

皇太后默然半晌，问道：“你今晚来见我，有什么用意？”

海老公道：“奴才是来请问太后一件事，好回去禀告主子。端敬皇后、孝康皇后、贞妃、荣亲王四人，都是死于非命的，主子也因此而弃位出家。下这毒手之人，是宫中的一位武功好手。奴才冒死来请问太后：这位武功高手是谁？奴才年纪老了，瞎了眼睛，又患了不治之症，便如风中残烛一般，但如不查明这件事，未免死不瞑目。”

太后冷冷的道：“你一双眼珠子早已瞎了，瞑不瞑目，也没什么相干。”海老公说道：“奴才虽然眼睛盲了，心中倒是雪亮的。”太后道：“你既心中雪亮，又何必来问我？”

海老公道：“还是问一问明白的好，免得冤枉了好人。这几个月来，奴才用心查察，要知道潜伏在宫中的这位武学高手是谁。本来是极难查到的，可是机缘巧合，无意中竟知道皇上身有武功。”

皇太后冷笑道：“皇上身有武功，那又怎地？难道是他害死了自己母亲？”

海老公道：“罪过，罪过。这种忤逆之事是说不得的，倘是奴才说了，死后要入拔舌地狱，就是心中想一想，死后也不免进洗脑地狱去受苦。”他咳了几声，续道：“奴才身边有个小太监，叫做小桂子……”

韦小宝心头一凛：“老乌龟说到我了。”

只听海老公续道：“……他年纪只比皇上小着一两岁，皇上很喜欢他，天天跟他比武摔跤，习练武艺。这小桂子的功夫，是奴才教的，虽然算不上怎么样，但在他这样年纪的小孩子中间，也算不容易了。”

韦小宝听他称赞自己，不由得大是得意。

太后道：“名师出高徒，强将手下无弱兵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多谢太后金口。可是这小桂子跟皇上过招，十次中倒有九次是输的。不论奴才教他什么武功，皇上的功夫总是胜了他一筹。看来教皇上武功的师父，比奴才是行得多了。奴才想来想去，宫里的武学高手，也只有这一位大行家了。只要寻到了这位大行家，那么害死两位皇后、一位皇妃、一位皇子的凶手，也不难追查得到。”

太后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远兜圈子，便是要跟我说这番话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太后说道名师必出高徒，这句话反过来也是一样，高徒必有名师。皇上会使八八六十四式‘八卦游龙掌’，教他这掌法之人，就多半会使‘化骨绵掌’。”太后问道：“你找到了这位武功高手没有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已经找到了。”太后冷笑道：“你好深的心计。你教小桂子跟皇上练武，这半年多来，便是在找寻皇上的师父。”

海老公叹道：“那没法子啊。韦小宝是个阴毒的小坏蛋，奴才的一双眼睛珠子，便是给他用毒药毒瞎的。若不是为了要将这件人事查得千真万确，决计容不得这小坏蛋活到今朝。”

太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桂子这孩子真乖，毒瞎了你的眼睛，好得很，妙得很，明天我得好好赏他。”海老公道：“多谢太后。太后如果下旨将他厚葬，小桂子在阴世也必感戴太后的洪恩。”太后问道：“你已杀了他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奴才已忍耐了很久很久，此后已用他不着了。”

韦小宝又惊又怒，寻思：“这老乌龟早就知道我不是小桂子，也早知道他和眼睛是给我毒瞎的，原来他一直在利用老子。这才迟迟不下毒手。他教我功夫，全是为了要察看皇上的武功，他奶奶的，早知这样，我真不该将皇上的武功详详细细的跟他说。你奶奶的，老乌龟以为老子死了，可是老子偏偏就没死，待会我来扮鬼，吓你个屁滚尿流。”海老公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主子的性子向来很急，要做什么事，非办到不可。只可惜他贵为天子，心爱的人被人害死，却也救她不活了。主子出了家，对董鄂妃却还是念念不忘。奴才离清凉寺回宫之前，主子亲笔写了个上谕交给奴才，命奴才查明是谁害死董鄂妃，不，端敬皇后，再命奴才将这凶手就地正法。”太后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他做了和尚，还能写什么上谕？出家人念念不忘杀人害人，也不大像样罢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因果报应，佛家也是挺讲究的。害了人的人，终究不会有好下场。不过奴才练功岔了经脉，闹得咳嗽气喘，周身是病，再加上眼睛瞎了，更加没指望啦。”

太后道：“是啊，你周身是病，眼又瞎了，就算奉有他的密旨，那也办不了事啦！”

海老公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不成啦，不成啦！奴才告辞太后，这就去了。”说着转过身来，慢慢向外走去。

韦小宝心头登时如放了一块大石，暗想：“老乌龟这一去，我就没事了。他只知道我已经死了，再也不会来找我。老子明儿一早溜出宫门，老乌龟如果再找得着我，老子服了你，跟你姓，我叫海小宝！”

太后却道：“且慢！海大富，你上哪里去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奴才已将一

一切都禀明了太后，那就回去等死。”太后道：“他交给你的事，你也不办了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奴才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况且也没这天大的胆子，作乱犯上。”太后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倒很识时务，也不在了侍候我们这几年。”海老公道：“是，是！多谢太后的恩典。这些冤沉海底之事，也只有等皇上年纪大了，再来昭雪。”他咳嗽两声，说道：“皇上拿办鳌拜，手段英明得很。皇上亲生之母为人所害，这件事也用不了等多少时候，皇上定会办理，只可惜……只可惜奴才活不到那时候，等不到啦。”

太后走上几步，喝道：“海大富，你转来。”海老公道：“是，太后有甚么吩咐？”太后厉声道：“你刚才跟我胡说八道，这些……这些荒谬不堪的言语，已……已都跟皇上说过了？”语音发颤，显得极是激动。海老公道：“奴才明日一早，就去禀告皇上，但是……但是今晚迫不及待，先来禀告太后。”太后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”

突然间一声劲风响起，跟着蓬蓬两声巨响。韦小宝吃了一惊，忍不住探头张望，只见太后正绕着海老公的溜溜转动，身法奇快，一掌又一掌往他身上击去。海老公端然凝立，还掌抵御。韦小宝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：“怎么太后跟老乌龟打了起来？原来太后也会武功，”

太后每一掌击出，便是呼的一声响，足见掌上劲力极是厉害。海老公双足不动，随掌迎击，拍出的掌力无声无响。相斗良久，太后始终奈何他不得。突然间太后身子飞起，双掌从半空中压击下来。海老公左掌翻转，向上迎击，右掌却向太后腹上拍去。拍的一声响，掌力相交，太后向后直飞出去。海老公一个踉跄，身子晃了几下，终于拿桩站住。

太后厉声喝道：“好奴才，你……你……装神弄鬼，以少林……少林……少林派武功教小桂子，原来自己是崆峒派的。”

海老公喘息道：“不敢，大家彼此彼此！太后以武当派武功教给皇上，想诱奴才上当。不过……不过那‘化骨绵掌’是蛇岛的功夫，奴才几年前就已知道了。”

韦小宝略一凝思，已然明白，心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老乌龟奸猾得紧，他教我什么‘大擒拿手’，什么‘大慈大悲千叶手’，都是少林派武功，好让太后以为他是少林派的，其实却是辣块妈妈的崆峒派。只可惜太后的假武当派‘八卦游龙掌’，却瞒不了老乌龟。”又想：“原来皇上的武功，都是太后教的。”

突然间背上出了一阵冷汗，心道：“啊哟，不好！太后会使‘化骨绵掌’，难道……难道那四个人都是太后害的？啊哟！别的倒也罢了，皇帝的亲生母亲也是为她所杀，海老公去跟皇帝一说，岂不是一场滔天大祸！皇上如果杀不了太后，太后非杀皇上不可，那……那怎么办？”唯一的念头便是拔腿就跑，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，然后去通知皇帝，叫他千万小心。可是他吓得全身酸软，拚命想逃，一双脚恰好似钉住了在地下，半分动弹不得。

只所得太后说道：“事已如此，难道你还想活过今晚么？”海老公道：“太后尽管去召唤侍卫到来。来的人越多越好，奴才便可将种种情由，说给众人听听，总有一人会将真相传入皇上耳中。”太后冷笑道：“哼，你倒打的如意算盘。”她说话声音甚是缓慢，不住调匀呼吸。海老公道：“太后保重圣体，别岔了经脉。”太后道：“你倒好心！”

海老公的武功本来高过太后；双眼既盲之后，便非敌手了。但他于数日之前，已从件作口中查知，杀害董鄂妃和贞妃之人使用的是“化骨绵掌”，这

是辽东海外蛇岛岛主独门秘传的阴毒功夫。其时他不知凶手是谁，便即干冒奇险，暗练一项专门对付“化骨绵掌”的武功，虽然大伤身体，功夫却已练成。

后来韦小宝和康熙皇帝练武，海老公推测，教皇帝武功之人便是杀害董鄂妃、孝康皇后诸人的凶手，日后势将有一场大战。他明知韦小宝害死了小桂子，又毒瞎了自己双目，却冒充小桂子来陪伴自己，心想这小孩子小小年纪，与自己素不相识，必是受人指使而来，多方以言语诱骗，想知道主使之人是谁，主使者自然多半便是凶手。可是韦小宝本来无人指使，并无底细可露，否则他再精乖十倍，毕竟年轻识浅，如何不给海老公套问出来？

海老公查问虽无结果，却就此将计就计，教他武功，所教的武功却又错漏百出，好让对方认定自己是少林派的，武功却是平平。此刻动上了手，太后果然吃了大亏。

太后在半年之前，便料定海老公是少林派，海老公却知她的武当派武功是假装的。两人眼睛一明一盲，于对方武学派别的判断，却刚刚相反，海老公料敌甚明，太后却一起始就料错了。那也不是太后见识较差，只是海老公从件作口中探知了真相，太后却自始至终给蒙在鼓里。再者，海大富心中，早以“教皇帝武功之人”为死敌，太后却直至此刻，才知海大富要致自己死命，否则的话，早就下旨令侍卫将他处死，也用不着自己动手。

海老公心想自己眼睛盲了，务须激得对方出手攻击，方能以逸待劳，于数招之间便即取胜。适才说了半天，太后一直不露口风，不知害死董鄂妃、孝康皇后等人的到底是谁。“化骨绵掌”是阴邪狠毒的旁门功夫，按常理想来，若不是二十年左右的苦功不能练成。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是科尔沁贝勒绰尔济之女，家世亲贵无比，数世为后，累代大官，她在做闺女之时，便要出府门一步，也是千难万难，从小不知有多少奶妈丫鬟侍候，如何能去偏僻凶险的蛇岛，学这等旁门功夫？她就算要学武功，也必是学些八段锦、五禽戏之类增强体魄的粗浅功夫，说什么也不会学这“化骨绵掌”。多半她身畔亲信的太监、宫女之中，有这么一个武功好手，只盼太后吩咐此人出手。哪知道自己一提到要去禀报皇帝，太后心中发急，不及细思，登时出手相攻。这一来，太后不但招认杀害四人乃是自己下手，而三掌一对，便已受了极重内伤。海老公苦心孤诣的筹划数年，一旦见功，不由得心下大慰。

太后受伤不轻，几次调匀呼吸，都不济事，缓缓的道：“海大富，你爱瞎造谣言，尽管胡说去。皇上年纪虽小，头脑可清醒得很，瞧他是听你的，还是听我的话。”

海老公道：“皇上初时自然不信奴才，多半还会下旨立时将奴才杀了。可是过得几年，他会细细想的，他会越想越明白。太后，你这一族世代尊荣，太宗和主子的皇后，都出自你府上。就可惜这一场荣华富贵，在康熙这一朝中便完结了。”

太后哼了一声，冷冷的道：“好得很，好得很！”

海老公又道：“主子吩咐奴才，一查到凶手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立时就杀了。可惜奴才武功低微，不是太后对手，只好出此下策，去启奏皇上。”说着向外缓缓走去。

太后暗暗运气，正待飞身进击，突然间微风闪动，海老公陡然间欺身而近，双掌猛拍过来。

海老公奉了顺治之命，要将害死董鄂妃的凶手处死，他决意要办成这件

大事，什么启奏皇上云云，只不过意在扰乱太后的神智，让她心意烦躁，难以屏息凝气，便可施展雷霆万钧的一击。这一掌虽无声无息，却是毕生功力之所聚。适才他倾听太后说话，已将她站立的方位拿捏得不差数寸，一掌拍出，直取太后胸口要穴。

太后没防到他来得如此之快，闪身欲避，只要以快步移动身形数次，这恶监是个瞎子，便无法得知自己处身所在，其时只有自己可以出手相攻，他除了随掌抵御之外，更无反击之能。哪知道身形甫动，海老公的掌力中宫直进，逼得她自己几乎气也喘不过来，只得右掌运力拍出。她原拟交了这掌之后，立即移步，但海老公掌力上有股极大粘力，竟然无法移身，只得右掌加催掌力，和他比拚内劲。

海老公发觉对方内力源源送来，心下暗喜，自己瞎了双目，倘若与对方游斗，那是处于极不利之境，但比拚内力却和眼明眼盲无关。太后一上来便受了伤，气息已岔，非一时三刻之间能够复元，这等比拚内力，定要教她精力耗竭、软瘫而死。当下左掌阴力，右掌阳力，拚得片刻，阴阳之力渐渐倒转，变成左掌阳力，右掌阴力。

在韦小宝看来，不过是太后一只手掌和海老公两只手掌相抵，并无丝毫凶险。哪知海老公的掌力便如是一座石磨，缓缓转动，犹如磨粉，正在将太后的内力一点一滴的磨去。

韦小宝躲在假山之后，怕给太后发觉，偶然探头偷看一眼，立即缩头回去，蓦地里眼前白光一闪，忙又探头出去，只见二人仍是三掌相抵，太后左手中却已多了一柄短兵刃，正在向海老公腹上刺去，登时大喜，暗暗喝彩：“妙极，妙极！老乌龟这一下子，非他妈的归天不可。”

原来太后察觉到对方掌力怪异，左手轻轻从怀中摸出一柄白金点钢蛾眉刺，极慢极慢的向外递出，刺尖渐渐向海老公小腹上戳去。可是蛾眉刺递到相距对方小腹尺许之处，便再也递不过去。却是海老公双掌上所发的“阴阳磨”劲力越催越快，太后的单掌已然抵敌不住，只觉得右掌渐渐酸软无力，忍不住便要伸左掌相助。

她本想将蛾眉刺缓缓刺出，不带起半点风声，敌人就无法察觉，但此刻右掌一掌之力已万难支持，再也顾不得海老公是否察觉，左手运劲，只盼将蛾眉刺倏地刺将过去。哪知便这么瞬息俄延，左手竟然已无法前送半寸。静夜之中，只听得嗒嗒轻响，却是海老公左手四指断截处鲜血不断流出，掉在地下。海老公越是使劲催逼内力，鲜血涌出越多。

韦小宝见蛾眉刺上闪出的月光不住晃动，有时直掠到他脸上，足见太后的左手正在不停颤动，白光越闷越快，蛾眉刺却始终戳不到海老公的小腹。

过得片刻，只见太后手中的蛾眉刺竟然慢慢的缩将回来。韦小宝大惊：“啊哟，不好，太后打不过老乌龟！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他慢慢转过身来，一步步的向外走去，每走出一步，便知离开险境远了一步，放心了一分，脚步也便快了一些，待走到门边，伸手摸到了门环，突然间听得身后传来太后“啊”的一声长叫。

韦小宝心道：“糟糕，太后给老乌龟害死了。”却听得海老公冷冷道：“太后，你渐渐油尽灯枯，再过得一炷香时分，你便精力耗竭而死。除非这时候突然有人过来，向我背心下手，我难以抵御，才会给他害死！”

韦小宝正要开门飞奔而逃，突然听得海老公的话，心道：“原来太后并没死！老乌龟的话不错，他双手和太后拚上了，我如去刺他背心，老乌龟怎

能分手抵御？这是他自己说的，可怨不得旁人。”眼前正是打落水狗的大好良机，这现成便宜不拣，枉自为人了。韦小宝性喜赌博，输赢各半，尚且要赌，如暗中作弊弄鬼，赢面占了九成十成，这样的赌钱机会便要了他命也决计不肯放过。要他冒险去救太后，那是无论如何不干的，但耳听得海老公自暴弱点，正是束手待缚、引颈就戮之势，一块肥肉放在口边，岂可不吞？

他一伸手，便从靴筒中摸出匕首，快步向海老公背后直冲过去，喝道：“老乌龟，休得伤了太后！”提起匕首，对准了他背心猛刺。

海老公一声长笑，叫道：“小鬼，你上了当啦！”左足向后踹出，砰的一声，端在韦小宝胸口，登时将他踹得飞出数丈。

原来海老公和太后比拚内力，已操胜券，忽听得有人从假山后走了出去，脚步声正是平时听得熟了的韦小宝，这小鬼中了自己一掌，居然不死，心下颇为诧异，生怕他出去召唤侍卫前来，救了太后，那当真是功亏一篑，灵机一动，便出声指点，诱他来攻击自己背心。韦小宝临敌应变的经验不丰，果然便上了当。海老公这一脚正踹在他胸口。韦小宝腾云驾雾般身在半空，一口鲜血呕了出来。

海老公左足反踢，早料到太后定会乘着自己劲力后发的一瞬空隙，左掌击向自己小腹，是以踢中韦小宝后，想也不想，右掌便向前拍出，护住了小腹，突然间手掌心一凉，跟着小腹上一阵剧痛。太后那柄白金点钢蛾眉刺已穿破他手掌，插入了他小腹。他毕竟吃亏在双目不能视物，纵然料到太后定会乘隙攻击，却料不到攻击过来的并非掌力，而是一柄锋锐之极的利器。他小腹被蛾眉刺插入，左掌劲力大盛，将太后震出数步。

太后左足落地，立即又向后跃出丈余，只觉胸口气血翻涌，几欲晕去，生怕海老公乘机来攻，慢慢又退了数步，倚墙而立。

海老公纵声而笑，叫道：“你运气好！你运气好！”呼呼呼连接推出三掌，一面出击，一面身子向前直冲。

太后向右跃出闪避，双腿酸软，摔倒在地，只听得豁啦啦一声响，一排花架给海老公的掌力推到了半边。太后筋疲力竭，再也动弹不得，惊惶之下，却见海老公伏在倒塌的花架之上，动也不动了。

太后支撑着想要站起，但四肢便如是棉花一般，全身瘫软，正想叫一名宫女出来相扶，隐隐听得远处传来人声，心想：“我和这恶监说话搏斗，一直没发高声，可是他临死时大叫大嚷，推倒花架，已然惊动了宫监侍卫。这些人顷刻便至，见到我躺在这里，旁边死了一老一小两名太监，成何体统？”勉力想要运气，起身入房，这一口气始终提不上来。

只听得人声渐近，正着急间，忽然一人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太后，你老人家安好罢？我扶你起身。”正是那小太监小桂子。太后又惊又喜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没给这恶人……踢死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他踢我不死的。”刚才他被海老公踢入花丛之中，吐了不少鲜血，定一定神，便站起身来，见海老公伏在花架上不动，忙躲在一棵树后，抬起块石子向海老公投去，噗的一声，正中后脑，海老公全不动弹。韦小宝大喜：“老乌龟死了！”但毕竟害怕，不敢上前察看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该当奔逃出外，还是去扶太后，耳听得人声喧哗，多人蜂涌而来，倘若逃了出去，定会撞上，便即走到太后跟前，伸手将她扶起。

太后喜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快扶我进去休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半拖半抱，踉踉跄跄的将她扶入房中，放上了床，自己双足酸软，倒在厚厚的地

毯上，呼呼喘气。太后道：“你便躺在这里，待会有人来，不可出声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

过了一会，但听得脚步声杂沓，许多人奔到屋外。灯笼火把的火光从窗格中照进来。有人说道：“啊哟，有个太监死在这里！”另一人道：“是尚膳监的海老公。”一人提高声音说道：“启奏太后：园中出了些事情，太后万福金安。”这样说，意在询问太后的平安。

太后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她一出声，外边一众侍卫和太监都吁了口大气，只要太后安好，慈宁宫中虽然出事，也不会有太大的罪名。为首的侍卫道：“好似是太监们打架，没什么大事。请太后安歇，奴才们明日查明了详奏。”太后道：“是了。”

只听那侍卫首领压住嗓子，悄声吩咐手下将海老公的尸体抬出去，有一人低声道：“这里还有个小宫女的尸体。啊！这小宫女没死，只不过昏了过去。”侍卫首领低声道：“一并带出去，待她醒转后查问原因。”

太后道：“有个小宫女吗？抱进我房来。”她生怕蕊初醒转之后，向人泄漏了风声。

外面有人答应，一名太监将小宫女蕊初抱进房来，轻轻放在地下，向太后磕了个头，退了出去。

这时太后身畔的众宫女都已惊醒，个个站在房外侍候，只是不得太后召唤，不敢擅自进内。太后听得一众侍卫太监渐渐远去，说道：“你们都去睡好了，不用侍候。”众宫女答应了，便即散去。太后身有武功，此事极为隐秘，纵然是贴身宫女，也不知晓。她朝晚都要练功，任何太监宫女，若非奉召，不得踏入房门一步，连伸手碰一碰门帷，也属严禁。

太后调匀了一会气息。韦小宝也力气渐复，坐了起来，过得片刻，支撑着站起。太后眼见他胸口中了海老公力道极其沉重的一脚，可是这小太监居然行动自如，还能将自己扶进房来，不知他练过什么功夫，便问：“除了跟这海大富外，你还跟谁练过功夫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奴才就跟这恶老头儿练过几个月武功。他教的武功大半是假的。这人坏得很，每天都在想杀我。”

太后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他的一双眼睛，是你毒瞎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老头日日夜夜，都在背后诅咒太后，辱骂皇上，奴才听了实在气不过，又没本事杀他，只好……只好……”太后道：“他怎样骂我骂皇上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说的都是无法无天的话，奴才一句也不敢记在心里，一听过即刻就忘记了。早已忘得干干净净，再也想不起来了。”

太后点了点头道：“你这孩子倒乖得很，今天晚上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奴才睡在床上，听见这恶老头开门出外，只怕他要出什么法子害我，于是悄悄跟在他后面，一直跟到了这里。”

太后缓缓的道：“他向我胡说八道的那番话，你都听见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恶老头的说话，奴才向来句句当他是放屁，太……太后你别见怪，奴才口出粗言，我可恨极了。他每天骂我小乌龟，骂我祖宗，我知道他说的从来就没一句真话。”太后冷冷的道：“我是问你，海大富跟我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没有。你老老实实的回答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奴才远远躲在门外，不敢走近，这恶老头耳朵灵得很，我一走近他便发觉了。我只见他在和太后说话，想偷听几句，可是离得太远，听来听去听不到。后来见到他胆敢冒犯太后，太也大逆不道，奴才便拚着性

命来救驾。他到底向太后说了些什么话，奴才不知道，他……他一定在诉说奴才的不是，说我毒瞎了他眼睛，这虽然不假，其余的话，太后千千万万不可相信。大概太后不信他的话，这奴才竟敢冒犯太后。”

太后道：“哼！你机灵得很，乖觉得很。海大富说的话，你真的没听见也好，假的没听见也好。只要将来有半句风言风语传入了我耳中，你知道有什么结果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太后待奴才恩重如山，如果有哪一个大胆恶徒敢在背后说太后和皇上的坏话，奴才非跟他拚命不可。”太后道：“你能这样，我就喜欢了。我过去也没待你什么好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从前皇上跟奴才摔交练武，奴才不识得万岁爷，言语举动乱七八糟，太后和皇上一点也没怪罪，这就是恩重如山了。否则的话，奴才便有一百个脑袋，也都该砍了。这恶老头天天想杀奴才，幸好太后救了我的性命，奴才当真是感激得不得了。”

太后缓缓的道：“你知道感恩，那就很好。你点了桌上的蜡烛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打着了火，点亮了蜡烛。太后房中的蜡烛，烛身甚粗，特别光亮。

太后道：“你过来，让我瞧瞧你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慢慢走到太后床前，只见她脸色雪白，更无半点血色，双眉微竖，目光闪烁，韦小宝心跳加剧，寻思：“她……她会不会杀了我灭口？这时候我拔足飞奔，她定然追不上我，但如给她一把抓住，那可糟了！”他心中只想立刻发步便奔，一时却下不了决心，只微一犹豫间，太后已伸出左手，握住了他右手。

韦小宝大吃一惊，全身一震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太后道：“你怕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怕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”太后道：“只不过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太后待奴才恩重如山，奴才受什么惊什么的？”他听人说过“受宠若惊”的成语，可是四个字中只记得二字。太后不知他说些什么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全身发抖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……没有……”

太后如在此刻一掌劈死了他，日后更不必担心他泄漏机密，可是一口真气说什么也提不上来，委实是筋疲力竭，虽握住了韦小宝的手，其实手指间一点力气也无，韦小宝只须微微一挣，便能脱身，当下微笑道：“你今晚立了大功，我重重有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那恶老头要杀奴才，幸得太后搭救性命，奴才可半点功劳也没有。”

太后道：“你知道好歹，我将来不会亏待你的，这就去罢！”轻轻放脱了他手。

韦小宝大喜，忙爬下磕了几个头，退了出去。太后见他衣襟上鲜血淋漓，显是吐过不少血，可是跪拜磕头之际，行动仍是颇为伶俐，不由得暗暗纳罕。

韦小宝出房之时，向躺在地下的蕊初看了一眼，见她胸口缓缓起伏，呼吸甚匀，便是如睡熟了一般，脸色红润，绝无异状，心想：“过几天我去找些糕饼果子来给你吃。”快步回到自己屋中，闩上了门，舒了口长气，登时如释重负。

这些日子来和海老公同处一室，时时刻刻提心吊胆，“现下老乌龟死了，再也不用怕有人来害我了。”突然之间，想起了烛光下的太后脸色，猛地里打了个寒噤，心想：“在这皇宫里不大太平。老子还是……还是……哈哈，还是拿到了那四十五万两银子，回扬州去见妈妈的为妙。”想到自己性命尚在，四十五万两银子失而复得，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。

高兴了好一会，渐感疲倦，身子一横，躺在床上便睡熟了。鳌拜服药后神智已失，浑不知背后有人来袭，匕首戳到，竟不知闪避，匕首入背，鳌拜张口狂呼，双手连着铁铐乱舞。窗外一众青衣人便似见到了世上最希奇古怪之事。

第七回 古来成败原关数 天下英雄大可知

韦小宝次晨起身，胸口隐隐作痛，又觉周身乏力，自知是昨晚给海老公打了一掌、踢了一脚之故，支撑着站起身来，但见胸口一大片血污，便除下长袍，浸到水缸中搓了几搓，突然之间，袍上碎布片片脱落。他吃了一惊，将袍子提出水缸，只见胸口衣襟上有两个大洞，一个是手掌之形，一个是脚底之形。他大为惊奇：“这……搞的是什么鬼？”一想到“鬼”字，登时全身寒毛直竖。

第一个念头便是：“老乌龟的鬼魂出现，在我袍子上弄了这两个洞。”又想：“老乌龟的鬼不知是瞎眼的，还是瞧得见人的？”盲人死了之后，变成的鬼是否仍然眼盲，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即过，没再想下去，提着那件袍子怔怔出神，突然间恍然大悟：“不是鬼！昨晚老乌龟在我胸口打了一掌，踢了一脚，这两个洞是给他打出来的。哈哈，老子的武功倒也不错，只吐了几口血，也没什么大事。唉，不知可受了内伤没有？老乌龟有只药箱，看有什么伤药，还是吃一些为妙。”

海老公既死，他所有的物品，韦小宝自然老实不客气的都据为己有，大模大样的咳嗽一声，将那口箱子打了开来，取出药箱。药箱中一瓶瓶、一包包丸散甚多，瓶子上纸包上也写得有字，可是他识不了几个字，又怎分辨得出哪一包是伤药，哪一瓶是毒药？其中有一瓶黄色药粉，却是触目惊心，认得是当日化去小桂子尸体的“化尸粉”，只须在尸体伤口中弹上一些，过不多时，整具尸体连着衣服鞋袜，都化为一滩黄水，这瓶药粉自然碰也不敢碰。再想起只因自己加了药粉的份量，海老公就此双目失明，说什么也不敢随便服药，好在胸口也不甚疼痛，自言自语：“他妈的，老子武功了得，不服药还不是很好？”

当下合上药箱，再看箱子其余物件，都是些旧衣旧书之类，此外有二百多两银子，这些银子他自己毫不重视，别说索额图答应了要给他四十五万两银子，就是去跟温有道他们掷骰子，几百两银子也就轻而易举地赢来了。

他在小桂子的衣箱中取出另一件长袍来披上，看到身上那件轻软的黑色背心，不觉一怔：“老乌龟在我袍上打出两个大洞，这件衣服怎地半点也没破？这是从鳌拜藏宝库中寻出来的，如果不是宝衣，鳌拜怎会放在藏宝库中？”转念一想：“老乌龟打我不死，踢我不烂，说不定不是韦小宝武功了得，而是靠了鳌拜的宝衣救命。索大哥当日劝我穿上，倒大有先见之明，而我穿上之后不除下来，先见之明，倒也不小。”

正在自鸣得意，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道：“桂公公，大喜，大喜！快开门。”韦小宝一面扣衣钮，一面开门，问道：“什么喜事？”

门外站着四名太监，一齐向韦小宝躬身请安，齐声道：“恭喜桂公公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大清早的，这么客气干什么啊？”一名四十来岁的太监笑道：“刚才太后颁下懿旨去内务府，因海大富海公公得病身亡，尚膳司副总管太监的职司，就由桂公公升任。”另一名太监笑道：“我们没等内务府大臣转达恩旨，就巴巴的赶来向你道喜，今后桂公公统理尚膳司，那真是太好了！”

韦小宝做太监升级，也不觉得有甚么了不起，但想：“太后升我的级，是叫我对昨晚之事不可泄露半点风声。其实就是不升我，老子可也不敢多口，脑袋搬了家，嘴巴也没有了，还能多口吗？不过太后既然提拔我，总不会杀我了，倒大可放心。”想到此节，登时眉开眼笑，取出银票；每人送了五十

两报信费。

一名太监道：“咱们宫里，可从来没一位副总管像你桂公公这般年轻的。宫里总管太监十四位，副总管太监八位，顶儿尖儿的人物，一古脑儿就只二十二位。本来连三十岁以下的也没有。桂公公今天一升，明儿就和张总管、王总管他们平起平坐，可真了不起！”另一人道：“大伙儿就只知桂公公在皇上跟前大红大紫，想不到太后对你也这般看重，只怕不到半年，便升做总管了。以后可得对兄弟们多多提拔！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都是自己人、好兄弟，还说什么提拔不提拔？那是太后和皇上恩典，老……老……我桂小宝又有什么功劳？”他硬生生将“老子”二字咽入口中了，好不辛苦，又道：“来来来，大伙儿到屋中坐坐，喝一杯茶！”

那中年太监道：“太后的恩旨，内务府总得下午才能传来。大伙儿公请桂公公去喝上一杯，庆贺公公飞黄腾达，连升二级。桂公公，你现下是五品的官儿，那可不小啊。”其余三人跟着起哄，定要拉韦小宝去喝酒。韦小宝虽然近日受人奉承已惯，但马屁之来，毕竟听着受用，当即锁上了门，笑嘻嘻的跟着四人去喝酒。

四人之中，两个是太后身边的近侍，奉太后之命去内务府传旨，最先得到消息。其余二人是尚膳监的太监，一个管采办粮食，一个管选购菜肴，最是宫中的肥缺。二人一早听到海大富病死消息，立即守在内务府门外，寸步不离，要知道何人接替海大富的遗缺，立即赶去打点，以便保全职位。四人将韦小宝请到御厨房中，恭恭敬敬的请他坐在中间首席。御厨知道这个小孩儿打从明天起便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，自是打起全副精神，烹调精美菜肴，只怕便是太后和皇帝，平时也吃不到这般好菜。

韦小宝不会喝酒，顺口跟他们胡说八道。一名太监叹道：“海公公为人是挺好，可惜身子总是不成，又瞎了眼睛，这几年来虽说管尚膳监的事，但一个月之中，难得有一两天到御厨房来。”另一名太监道：“幸得大伙儿忠心办事，倒也没出什么岔子。”又一名太监道：“海老公是先帝爷喜欢的老臣子，倘若不是靠了老主子的旧恩典，尚膳监的差使早派了别人啦。桂公公得皇上和太后宠幸，那可大不相同啦。咱们大树底下好遮荫，办起事来可就方便得多了。”先一人道：“听说海公公昨天是咳嗽死的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海公公咳嗽起来，常常气也喘不过来。”

服侍太后的太监道：“今天清早，御医李太医来奏报太后，说海公公患的是痲病入骨，风湿入心，多年老病发作，再也治不好了。生怕痲病传给人，一早就将他尸体火化了。太后叹了好一会儿气，连说：‘可惜，可惜！海大富这人，倒是挺老实的！’”

韦小宝又惊又喜，知道侍卫、御医、太监们都怕担代干系，将海公公被杀身亡之事隐瞒不报，正好迎合了太后心意。韦小宝心想：“什么痲病入骨，风湿入心？老乌龟尖刀入腹，利剑穿心，那才是真的。”

喝了一会酒，尚膳监两名太监渐渐提到，做太监的生活清苦，全仗捞些油水，请韦小宝不可像海公公那么固执，一切事情要办得圆通些。韦小宝有些明白，有些不明白，只是唯唯否否，吃完酒后，两名太监将一个小包裹在他怀里，回房打开来一看，原来是两张银票，每张一千两。这“一千两”三字，他倒是认得的，心想：“还没上任，先收二千，油水倒挺不错啊！”

申牌时分，康熙派人来传他到上书房去，笑容满面的道：“小桂子，太

后说你昨晚又立了大功，要升你的级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早就知道啦！”立即装出惊喜交集之状，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奴才也没什么功劳，都是太后和皇上的恩典。”

康熙道：“太后说，昨晚有几名太监在花园中打架，惊吵太后，你过去赶开了，处理得很得当。你小小年纪，倒识大体。”韦小宝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识大体吗，也不见得。不过我知道，有些事情听了该当牢牢记住，有些事情，应该立刻忘得干干净净，永远不可提起。太监们打架，说的话挺难听，自然谁也不可多提。”

康熙点点头，笑吟吟的道：“小桂子，咱二人年纪虽然不大，可得做几件大事出来，别让大臣们瞧小了，说咱们不懂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正是。只要皇上定下计策，有什么事，交给奴才去办便是。”康熙道：“很好！鳌拜那厮，作乱犯上。我虽饶了他不杀，可是这人党羽众多，只怕死灰复燃，造起反来，那可大大的不妙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正是！”

康熙道：“我早知鳌拜这厮倔强，因此没叫送入刑部天牢囚禁，免得他胡言乱语，一直关在康亲王府里。刚才康亲王来奏，说那厮整日大叫大嚷，口出不逊的言语。”说到这里，放低了声音，道：“这厮说我用小刀子在他背心上戳了一刀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哪有此事？对付这厮，何必皇上亲自动手？这一刀是奴才戳的，奴才去跟康亲王说明白好了。”

康熙亲自动手暗算鳌拜，此事传闻开来，颇失为君的体统，他正为此发愁，听韦小宝这般说，心下甚喜，点头道：“这事由你认了最好。”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你去康亲王府里瞧瞧，看那厮几时才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康熙道：“我只道他中了一刀转眼便死，因此饶了他性命，没料到这厮如此硬朗，居然能够挺着，还在那里乱说乱话，煽惑人心，早知如此……”言下颇有悔意。

韦小宝揣摩康熙之意，是要自己悄悄将他杀了，便道：“我看他多半挨不过今天。”

康熙传来四名侍卫，命他们护送韦小宝去康亲王府公干。

韦小宝先回自己住处，取了应用物事，骑了一匹高头大马，在四名侍卫前后拥卫之下，向康亲王府行去，在街上左顾右盼，得意洋洋。

忽听得街边有个汉子道：“听说擒住大奸臣鳌拜的，是一位十来岁的小公公？”另一人道：“是啊，少年皇帝，身边得宠的公公，也都是少年。”先一人道：“是不是就是这位小公公？”另一人道：“那我可知道了。”

一名侍卫要讨好韦小宝，大声道：“擒拿奸臣鳌拜，便是这位桂公公立的大功。”

鳌拜嗜杀汉人，残暴贪贿，众百姓恨之入骨，一旦被拿，办罪抄家，北京城内城外，欢声雷动。小皇帝下旨擒拿之时，鳌拜恃勇拒捕，终于为一批小太监打倒，这事也已传得满城皆知。众百姓加油添酱，绘声绘影，各处茶馆中的茶客个个说得口沫横飞，什么鳌拜飞腿欲踢皇帝，什么几名小太监个个武功了得，怎样用“枯藤盘根”式将鳌拜摔倒，鳌拜怎样“鲤鱼打挺”，小太监怎样“黑虎偷心”，一招一式，倒似人人亲眼目睹一般。

这几天中，只要有个太监来到市上，立即有一群闲人围了上来，打听擒拿鳌拜的情形。此刻听得那侍卫说道，这个小太监便是擒拿鳌拜的大功臣，街市之间立即哄动，无数百姓鼓掌喝彩。韦小宝一生之中，哪里受到过这样

的荣耀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自己当真如是大英雄一般。一众闲人只是碍着两名手按腰刀的侍卫在前开路，心有所忌，否则早已拥上来围住韦小宝看个仔细、问个不休了。

五人来到康亲王府。康亲王听得皇上派来内使，忙大开中门，迎了出来，摆下香案，准备迎接圣旨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王爷，皇上命小人来瞧瞧鳌拜，别的也没什么大事。”

康亲王道：“是，是！”他在上书房中见到韦小宝一直陪在康熙身边，又知他擒拿鳌拜出过大力，忙笑嘻嘻的挽住他手，说道：“桂公公，你难得光临，咱们先喝两杯，再去瞧瞧鳌拜那厮。”当即设下筵席。四名侍卫另坐一席，由王府中的武官相陪。康亲王自和韦小宝在花园中对酌，问起韦小宝的嗜好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如说喜欢赌钱，王爷就会陪我玩骰子，他还一定故意输给我。赢他的钱，这叫做胜之不武。”便道：“我也没什么喜欢的。”

康亲王寻思：“老年人爱钱，中年少年人好色，太监可就不会好色了。这小太监喜欢什么，倒难猜得很。这孩子会武功，如果送他宝刀宝剑，在宫中说不定惹出祸来，倒得担上好大干系。啊，有了！”笑道：“桂公公，咱们一见如故。我厩中养得有几匹好马，请你去挑选几匹，算是小王送给你的一个小礼如何？”

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怎敢领受王爷赏赐？”

康亲王道：“自己兄弟，什么赏不赏的？来来来，咱们先看了马，回来再喝酒。”携着他手同去马厩。康亲王吩咐马夫，牵几匹最好的小马出来。

韦小宝心头不悦：“为什么叫我挑小马？你当我是只会骑小马的孩子吗？”见马夫牵了五六匹小驹出来，笑道：“王爷，我身材不高，便爱骑大马，好显得不太矮小。”

康亲王立时会意，拍腿笑道：“是我糊涂，是我胡涂。”吩咐马夫：“牵我那匹玉花骢出来，请桂公公瞧瞧。”

那马夫到内厩之中，牵出来一匹高头大马，全身白毛，杂着一块块淡红色斑点，昂首扬鬣，当真神骏非凡，黄金辔头，黄金踏镫，马鞍边上用银子镶的宝石，单是这副马身上的配具，便不知要值多少银子，若不是王公亲贵，便再有钱的达官富商，可也不敢用这等华贵的鞍鞴。韦小宝不懂马匹优劣，见这马模样俊美，忍不住喝彩：“好漂亮的马儿！”

康亲王笑道：“这匹马是西域送来的，乃是有名的大宛马，别瞧它身子高大，年纪可还小得很，只两岁零几个月。漂亮的马儿，该当由漂亮人来骑。桂兄弟，你就选了这匹玉花骢怎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……这是王爷的坐骑，小人如何敢要？王爷厚赐，可没的折煞了小人。”康亲王道：“桂兄弟，你这等见外，那是太瞧不起兄弟了。难道你不肯结交我这个朋友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唉，小人在宫中是个……是个低贱之人，怎敢跟王爷交朋友？”

康亲王道：“咱们满洲人爽爽快，你当我是好朋友，就将我这匹马骑了去，以后大伙儿不分彼此。否则的话，兄弟心中可大大的生气啦！”说着胡子一翘，一副气呼呼的模样。

韦小宝大喜，便道：“王爷，你……你待小的这样好，真不知如何报答才是？”

康亲王道：“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？你肯要这匹马，算是有面子。”走过去在马臀上轻拍数下，道：“玉花，玉花，以后你跟了这位公公去，可

得乖乖的。”向韦小宝道：“兄弟，你试着骑骑看。”

韦小宝笑应：“是！”在马鞍上一拍，飞身而起，上了马背。他这几个月武功学下来，拳脚上的真实功夫没学到什么，纵跃之际，毕竟身手矫捷。

康亲王赞道：“好功夫！”牵着马的马夫松了手，那玉花骢便在马厩外的沙地上绕圈小跑。韦小宝骑在马背之上，只觉又快又稳。他丝毫不懂控马之术，生怕出丑，兜了几个圈子便即跃下马背，那马便自行站住了。

韦小宝道：“王爷，可真多谢你的厚赐了！小人这就去瞧瞧鳌拜，回来再来陪你。”康亲王道：“正是，这是奉旨差遣的大事。小兄弟，请你禀报皇上，说我们看守得很紧，这厮就算身上长了翅膀，也逃不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康亲王道：“要不要我陪你去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敢劳动王爷大驾。”

康亲王每次见到鳌拜，总给他骂得狗血淋头，原不想见他，当即派了本府八名卫士，陪同韦小宝去查察钦犯。

八名卫士引着韦小宝走向后花园，来到一座孤零零的石屋之前，屋外十六名卫士手执钢刀把守，另有两名卫士首领绕着石屋巡视，确是防守得十分严密。卫士首领得知皇上派内使来巡查，率领众卫士躬身行礼，打开铁门上的大锁，推开铁门，请韦小宝入内。

石屋内甚是阴暗，走廊之侧搭了一座行灶，一名老仆正在煮饭。那卫士首领道：“这铁门平时轻易不开，钦犯的饮食就由这人在屋里煮了，送进囚房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很好！你们王爷想得甚是周到。铁门不开，这钦犯想逃就难得很了。”卫士首领道：“王爷吩咐过的，钦犯倘若要逃，格杀勿论。”

卫士首领引着韦小宝进内，走进一座小堂，便听得鳌拜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，正在大骂皇帝：“你奶奶的，老子出生入死，立了无数汗马功劳，给你爷爷、父亲打下一座花花江山。你这没出息的小鬼年纪轻轻，便不安好心，在背后捅我一刀子，暗算老子。老子做了厉鬼，也不饶你。”

卫士首领皱眉道：“这厮说话无法无天，真该杀头才是。”

韦小宝循声走到一间小房的铁窗之前，探头向内张去，只见鳌拜蓬头散发，手上脚上都戴了铐镣，在室中走来走去，铁链在地下拖动，发出铿锵之声。

鳌拜斗然见到韦小宝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这罪该万死、没卵子的小鬼，你进来，你进来，老子叔死了你！”双目圆睁，眼光中如要喷出火来，突然发足向韦小宝疾冲，砰的一声，身子重重撞在墙上。虽然明知隔着一座厚墙，韦小宝还是吃了一惊，退了两步，见到他狰狞的形相，不禁甚是害怕。

卫士首领安慰道：“公公别怕，这厮冲不出来。”韦小宝定了定神，见铁窗上的铁条极粗，石墙极厚，而鳌拜身上所戴的脚镣手铐又极沉重，不由得精神大振，说道：“又怕他什么？你们几位在外边等我，皇上吩咐了，有几句话要我问他。”众卫士齐声答应退出。鳌拜兀自在厉声怒骂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鳌少保，皇上吩咐我来瞧瞧你老人家身子好不好。你骂起人来，倒也中气十足，身子硬朗得很哪，皇上知道了，必定喜欢得紧。”

鳌拜举起双手，将铁铐在铁窗上撞得当当猛响，怒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你这狗娘养的小杂种。你去跟皇帝说，用不着他这么假心假意，要杀便杀，鳌拜还怕了不成？”

韦小宝见他铁窗上粗大的铁格打得直晃，真怕他破窗而出，又退了一

步，笑道：“皇上可没这么容易就杀了你。要你在这里安安静静的住上二三十年，等到心中真的懊悔了，爬着出去向皇上磕几百个响头，皇上念着你从前的功劳，说不定便饶了你，放了你出去。不过大官是没得做了。”

鳌拜厉声道：“你叫他快别做这清秋大梦，要杀鳌拜容易得很，要鳌拜磕头，却是千难万难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咱们走着瞧罢，过得三年五载，皇上忽然记起你的时候，又会派我来瞧瞧你。鳌大人，你身子保重，可千万别有什么伤风咳嗽，头痛肚痛。”

鳌拜大骂：“痛你妈的王八羔子。小皇帝本来好好地，都是给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汉人教坏了。老皇爷倘若早听了我的话，朝廷里一个汉官也不用，宫里一只汉狗也不许进来，那会像今日这般乱七八糟？”

韦小宝不去理他，退到廊下行灶旁，见锅中冒出蒸气，揭开锅盖一看，煮的是一锅猪肉白菜，说道：“好香！”那老仆道：“给犯人吃的，没什么好东西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吩咐我来钦察犯人的饮食，可不许饿坏了他。”那老仆道：“好教公公放心，饿不了的。王爷叮嘱了，每天要给他吃一斤肉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舀一碗给我尝尝，倘若待亏了钦犯，我请王爷打你板子。”老仆惶恐道：“是，是！小人不敢亏待了钦犯。”忙取过碗来，盛了一碗猪肉白菜，双手恭恭敬敬的递上，又递上一双筷子。

韦小宝接过碗来，喝了一口汤，不置可否，向筷子瞧了瞧，说道：“这筷子太脏，你给我好好的擦洗干净。”那老仆忙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接过筷子，到院子中水缸边去用力擦洗。

韦小宝转过身子，取出怀中的一包药末，倒在那一大碗猪肉白菜之中，随即将纸包放回怀里，将菜碗晃动几下，药末都溶入了汤里。他知道康熙要杀鳌拜，却要做得丝毫不露痕迹，从上书房中出来时便有了主意，回到住处，从海老公的药箱中取出十来种药末，也不管有毒无毒，胡乱混在一起，包了一包，心想这十几种药粉之中，必有两三种是毒药，给他服了下去，定然死多活少。

那老仆擦完筷子，恭恭敬敬的递过。韦小宝接过筷子，在鳌拜那碗猪肉中不住搅拌，说道：“嗯，猪肉倒也不少。平时都这么多吗？我瞧你很会偷食！”那老仆道：“每餐都有不少猪肉，小人不敢偷食的。”心下诧异：“这位小公公怎么知道我偷犯人的肉吃，可有点希奇！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你送去给犯人吃。”那老仆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又装了三大碗白饭，连同那大碗白菜猪肉，装在盘里，捧去给鳌拜。

韦小宝提着筷子在锅边轻轻敲击，心下甚是得意，寻思：“鳌拜这厮吃了我这碗加料大补的猪肉白菜，若不七孔流血，也得……也得八孔流血而死。”他本来想另说一句成语，但肚中实在有限，只好在“七孔流血”之下，再加上一孔。

他放下碗筷，踱出门去，和守门的卫士们闲谈了片刻，心想这当儿鳌拜多半已将一碗猪肉吃了个碗底朝天，向卫士首领道：“咱们再进去瞧瞧！”卫士首领应道：“是！”

两人刚走进门，忽听得门外两人齐声吆喝：“什么人？站住了！”跟着飕飕两响射箭之声。那卫士首领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公公，我去瞧一下。”急奔出门。韦小宝跟着出去，只听铮铮之声大作，十来名青衣汉子手执兵刃，已和众卫士动上了手。韦小宝大惊：“啊哟，鳌拜的手下之人来救他了。”

那卫士首领拔剑指挥，只吆喝得数声，一男一女分从左右夹击而上。护送韦小宝的四名御前侍卫便在左近，闻声来援，加入战团。那些青衣汉子武功甚强，霎时之间已有两名王府卫士尸横就地。

韦小宝缩身进了石屋，忙将门关上，正要取门闩支撑，突然迎面一股大力涌到，将他推得向后跌出丈余，四名青衣汉子冲进石屋，大叫：“鳌拜在哪里？鳌拜在哪里？”一名长须老者一把抓起韦小宝，问道：“鳌拜关在哪里？”韦小宝向外一指，说道：“关在外边的地牢里。”两名青衣人便向外奔出。外边又有四名青衣人奔了进来，疾向后院窜去，突然有人叫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长须老者大怒，举刀向韦小宝砍落。韦小宝急闪避开。旁边一名青衣人提腿在他屁股上一脚，只踢得韦小宝飞出丈许，摔入后院。

六名青衣人齐去撞击囚室的铁门。但铁门甚是牢固，顷刻间却哪里撞得开？只听得外面锣声铿锵急响，王府中已发出警号。一名青衣人叫道：“须得赶快！”长须老者道：“废话，谁不知道要快？”一名青衣汉子见一时撞不开铁门，提起手中钢鞭去撬窗上的铁条，撬得几撬，两根铁条便弯了。这时又有三名青衣汉子

奔了进来。囚室外地形狭窄，九个人挤在一起，施展不开手脚。

韦小宝悄悄在地下爬出去，没爬得几步，便给人发觉，挺剑向他背心上刺到。韦小宝向左闪让，那人长剑横掠，嗤的一声，在他背心长袍上拉了条口子。韦小宝幸得有宝衣护身，这一剑没伤到皮肉，惊惶下跃起身来，斜刺冲出。另一名青衣汉子骂道：“小鬼！”举刀便砍。韦小宝一跃而起，抓住了囚室窗上的铁条，身子临空悬挂。使钢鞭的青衣汉子正在撬挖铁条，见韦小宝阻在窗口，挥鞭击落。

韦小宝无路可退，双脚穿入两条铁条之间。两根铁条已给撬得弯了，他身子瘦小，竟从空隙间穿过，一松手，已钻入了囚室。

当的一声响，钢鞭击在铁条之上。

外边的青衣汉子纷纷呼喝：“我来钻，我来钻。”那使钢鞭的汉子探头欲从空隙中钻进去。可是十三四岁的韦小宝钻得过，这汉子身材肥壮，却哪里进得去？

韦小宝从靴筒中拔出匕首，暗叫：“救兵快来，救兵快来！”耳听得外面铜锣声、呼喝声、兵刃撞击声响成一团。突然间呼的一声，一股劲风当头压落。韦小宝一个打滚，滚出数尺。但听得呛啷啷一声大响，脸上泥沙溅得发痛，他不暇回顾，急跃而起。只见鳌拜双手舞动铁链，荷荷大叫，乱纵乱跃，这时那使钢鞭的青衣汉子正从窗格中钻进来，鳌拜连手铐带铁链往他头上猛力击下，这青衣汉子登时脑浆迸裂而死。

韦小宝惊奇不已：“他怎么将来救他的人打死了？”随即明白：“啊哟，他吃了我的加料药粉，虽然中毒，可不是翘辫子见阎罗皇，却是发了疯！”

窗外众汉子大声呼喝，鳌拜举起手铐铁链，往铁窗上猛击。韦小宝心想：“他如回过身来打我，老子可得要归天！”急急之下不及细想，提起匕首，猛力向鳌拜后心戳去。

鳌拜眼药后神智已失，浑不知背后有人来袭，韦小宝匕首戳去，他竟不知闪避，波的一声，匕首直刺入背。鳌拜张口狂呼，双手连着手铐乱舞。韦小宝顺势往下一拖，那匕首削铁如泥，直切了下去，鳌拜的背脊一剖为二，立即摔倒。

窗外一众青衣人霎时之间都怔住了，似乎见到了世上最希奇古怪之事。

三四人同时叫了出来：“这小孩杀了鳌拜！这小孩杀了鳌拜！”

那长须人道：“撬开铁窗，进去瞧明白了，是否真是鳌拜！”当下便有二人拾起钢鞭，用力扳撬窗上铁条。两名王府卫士冲进室来，长须人挥动弯刀，一一砍死。一名青衣汉子提起短枪，隔窗向韦小宝不住虚刺，令他无法走进窗格伤人。

过不多时，铁条的空隙扩大，一个青衣瘦子说道：“待我进去！”从铁条空隙间跳进囚室。韦小宝举匕首向他刺去。那瘦子举刀一挡，嗤的一声响，单刀断为两截。那瘦子一惊，手中断刀向韦小宝掷出。韦小宝低头闪避，双手手腕已被那瘦子抓住，顺势反到背后。另一个青衣汉子举刀架在他颈中，喝道：“不许动！”

窗上的铁条又撬开了两根，长须人和一名身穿青衣的秃子钻进囚室，抓住鳌拜的辫子，提起头来一看，齐声道：“果是鳌拜！”长须人想将尸首推出窗外，但铐镣上的铁链牢牢钉在石墙之中，一时无法弄断。那瘦子拿起韦小宝的匕首，嗤嗤四声响，将连在鳌拜尸身上的铁链都割断了。长须人赞道：“好刀！”将尸身从窗格中推出，外边的青衣汉子拉了出去。那瘦子将韦小宝推出，余下三人也都钻出囚室。

长须人发令：“带了这孩子走！大伙儿退兵！”众人齐声答应，向外冲出。一名青衣大汉将韦小宝挟在肋下，冲出石屋。只听得飕飕声响，箭如飞蝗般射来。王府中二十余名卫士不住放箭，康亲王提刀亲自督战。

众青衣人为箭所阻，冲不出去。抱着鳌拜尸首的是个道士，叫道：“跟我来！”举起尸身挡在身前。康亲王见到鳌拜，不知他已死，又见韦小宝被刺客拿住，大叫：“停箭！别伤了桂公公！”韦小宝心想：“康亲王倒有良心，老子会记得你的！”

王府弓箭手登时停箭。那些青衣汉子高声呐喊，冲出石屋。那长须人手一挥，四名汉子疾向康亲王冲去。众卫士大惊，顾不得追敌，都来保护王爷，岂知这是那长须人声东击西之计，余人乘隙跃上围墙，逃出王府。攻击康亲王的四名汉子轻功甚佳，并不与众卫士交手，东一窜，西一纵，似乎伺机要取康亲王性命，待得同伴尽数出了王府，四人几声呼啸，跃上围墙，连连挥手，十余件暗器纷向康亲王射去。众卫士又是连声惊呼，挥兵刃砸打暗器，但还是有一枝钢镖打中了康亲王左臂。这么一阵乱，四名青衣汉子又都出了王府。

韦小宝被一条大汉挟在肋下飞奔，但听得街道上蹄声如雷，有人大叫：“康亲王府中有刺客！”正是大队官军到来增援。

一众青衣汉子奔入王府旁的一间民房，闯上了大门，又从后门奔出，显然这些人干事之前，早就把地形察看明白，预备了退路。在小巷中奔行一程，又进了一间民房，仍是从后门奔出，转了几个弯，奔入一座大宅之中。

各人立刻除下身上青衣，迅速换上各种各式衣衫，顷刻间都扮成了乡农模样，挑柴的挑柴，挑菜的挑菜。一名汉子将韦小宝用麻绳牢牢绑住。两名汉子推过一辆木车，车上有两只大木桶，将鳌拜的尸体和韦小宝分别装入桶中。韦小宝心中只骂得一句：“他妈的！”头上便有无数的枣子倒下来，将他盖没，桶盖盖上，什么也瞧不见了。

跟着身子晃动，料想木车推出了大门。枣子之间虽有空隙，不致窒息，却也呼吸困难。韦小宝惊魂略定，心想：“这些鳌拜的家将部属把老子拿了去，势必要挖出老子的心肝来祭鳌拜。最好是途中遇上官兵，老子用力一滚，

木桶翻倒，那便露出了马脚。”可是四肢被紧紧绑住，哪里动得分毫？木桶外隐隐传来辘辘车声，身子颠簸不已，行了良久，又哪里遇到官兵了？韦小宝咒骂一阵，害怕一阵，忽然张口咬了一枚枣子来吃，倒也肥大香甜，吃得几枚，惊惧之余，极其疲倦，过不多时，竟尔沉沉睡去。

一觉醒来，车子仍是在动，只觉全身酸痛，想要转动一下身子，仍半分动弹不得，心想：“老子这次定然逃不过难关了，侍会只好大骂一场，出一口心中的恶气，再过二十年，又是一条大汉。”又想：“幸亏我已将鳌拜杀了，否则这厮被这批狗贼救了出去，老子又被他们拿住，一样的难以活命，死得可不够本。鳌拜是朝廷大官，韦小宝只不过是丽春院里的小鬼，一命换一命，老子便宜之极，哈哈，大大便宜！”既然无法逃命，只好自己如此宽解，虽说便宜之极，心中却也没半点高兴。

过了一会，便又睡着了，这一觉睡得甚久，醒来时发觉车子所行地面甚为平滑，行得一会，车子停住，却没有人放他出来，让他留在枣子桶中。

过了大半天，韦小宝气闷之极，又要朦胧睡去，忽听得豁啦一响，桶盖打开，有人在捧出他头顶的枣子。韦小宝深深吸了口气，大感舒畅，睁开眼睛来，只见黑沉沉地，头顶略有微光。有人双手入桶，将他提了起来，横抱在手臂之中，旁边有人提着一盏灯笼，原来已是夜晚。韦小宝见抱着他的是个老者，神色肃穆，处身所在是一个极大的院子。

那老者抱着韦小宝走向后堂，提着灯笼的汉子推开长窗。韦小宝暗叫一声：“苦也！”不知高低，但见一座极大的大厅之中，黑压压的站满了人，少说也有二百多人。这些人一色青衣，头缠白布，腰系白带，都是戴了丧，脸含悲愤哀痛之色。大厅正中设着灵堂，桌上点燃着八根极粗的蓝色蜡烛。灵堂旁挂着几条白布挽联，竖着招魂幡子。韦小宝在扬州之时，每逢大户人家有丧事，总是去凑热闹，讨赏钱，乘人忙乱不觉，就顺手牵羊，拿些器皿藏入怀中，到市上卖了，便去赌钱，因此灵堂的陈设看得惯了，一见便知。

他在枣桶中时，早料到会被剖心开膛，去祭鳌拜，此刻事到临头，还是吓得全身皆酥，牙齿打战，格格作响。那老者将他放下，左手抓住他肩头，右手割断了绑住他手足的麻绳。韦小宝双足酸软，无法站定。那老者伸手到他右肋之下扶住。

韦小宝见厅上这些人显然都有武功，自己只怕一个也打不过，要逃走那是千难万难，但左右是个死，好在绑缚已解，总得试试，最不济逃不了，给抓了回来，一样的开心剖膛，难道还能多开一次，多剖一回？眼前切要之事，第一要那老头子的手不在自己肋下托住，以免身子一动便给他抓住；第二要设法弄熄灯笼烛火，黑暗一团，便有脱身之机。

他偷眼瞧厅上众人，只见各人身上都挂插刀剑兵刃。一名中年汉子走到灵座之侧，说道：“今日大……大仇得报，大……大哥你可以眼闭……眼闭了。”一句话没说完，已泣不成声。他一翻身，扑倒在灵前，放声大哭。厅上众人跟着都号陶大哭。

韦小宝心道：“辣块妈妈，老子来骂几句。”但立即转念：“我开口一骂，这些乌龟王八蛋马上向老子动手，可逃不了啦。”斜眼见托着自己的老者正自伸衣袖拭泪，便想转身就逃，但身后站满了人，只须逃出一步，立时便给人抓住，心想时机未到，不可卤莽。

人丛中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：“上祭！”一名上身赤裸、头缠白布的雄壮大汉大踏步走上前来，手托木盘，高举过顶，盘中铺着一块红布，红布上

赫然放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。韦小宝险些儿晕去，心想：“辣块妈妈，这些王八蛋要来割老子的头了。”又想：“这是谁的头？是康亲王吗？还是索额图的？不会是小皇帝的罢？”木盘举得甚高，看不见首级面容。那大汉将木盘放在供桌上，扑地拜倒。大厅上哭声又振，众人纷纷跪拜。

韦小宝心道：“他妈的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转身正欲奔跑，那老者拉拉他衣袖，轻轻在他背上一推。韦小宝四肢绑缚解开不久，血脉尚未行开，腿上没半点气力，给他一推之下，立即跪倒，见众人都在磕头，只好跟着磕头，心中大骂：“贼鳌拜，乌龟鳌拜。老子一刀戳死了你，到得阴间，老子又再来戳你几刀！”

有些汉子拜毕站起身来，有些兀自伏地大哭。韦小宝心想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这般大哭也不怕羞，鳌拜这王八蛋有什么好，死了又有什么可惜？又用得着你们这般大流马尿？”

众人哭了一阵，一个高高瘦瘦的老者走到灵座之侧，朗声说道：“各位兄弟，咱们尹香主的大仇已报，鳌拜这厮终于杀头，实是咱们天地会青木堂的天大喜事……”

韦小宝听到“鳌拜这厮终于杀头”八个字，耳中嗡的一声，又惊又喜，一个念头闪电似的钻入脑中：“他们不是鳌拜的部属，反是鳌拜的仇人？”那高瘦老者下面的十几句话，韦小宝全然听而不闻，过了好一会，定下神来，才慢慢将他说话听入心中，但中间已然漏了一大段，只听他说道：“……今日咱们大闹康亲王府，杀了鳌拜，全师而归，鞑子势必丧胆，于本会反清复明的大业，实有大大好处。本会各堂的兄弟们知道了，一定佩服咱们青木堂有智有勇，敢作敢为。”

众汉子纷纷说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！”“咱们青木堂这次可大大的露了脸。”“莲花堂、赤火堂他们老是自吹自擂，可哪有青木堂这次干得惊天动地！”“这件事传遍天下，只怕到处茶馆中都要编成了故事来唱。将来把鞑子逐出关外，天地会青木堂名垂不朽！”“什么把鞑子逐出关外？要将众鞑子斩尽杀绝，个个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众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精神大振，适才的悲戚之情，顷刻间一扫而空。

韦小宝听到这里，更无怀疑，知道这批人是反对朝廷的志士。他在遇到茅十八之前，在扬州街坊市井之间，便已常听人说起天地会反清的种种侠义事迹。当年清兵攻入扬州，大肆屠杀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，所谓：“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”，实是惨不堪言。扬州城中几乎每一家人家，都有人在这场大屠杀中遭难。因之对于反清义士的钦佩，扬州人比之别地人氏，无形中又多了几分。其时离“扬州十日”的惨事不过二十几年，韦小宝从小便听人不断说起清军的恶行，又听人说史阁部如何抗敌殉难，某人又如何和敌兵同归于尽。这次茅十八和众盐梟在丽春院中打架，便是为了强行替天地会出头而起，一路上听他说了不少天地会的英雄事迹，又有什么“为人不见陈近南，就称英雄也枉然”等等言语，心中早已万分向往仰慕，这时亲眼见到这一大群以杀鞑子为己任的英雄豪杰，不由得大为兴奋，一时竟忘了自己是鞑子朝廷中“小太监”的身份。

那高瘦老者待人声稍静，续道：“咱青木堂这两年中，时时刻刻记着尹香主尹大哥的大仇，人人在万云龙大哥的灵前沥血为誓，定要杀了鳌拜这厮为尹大哥报仇。尹香主当时慷慨就义，江湖上人人钦仰，今日他在天之灵，见到了鳌拜这个狗头，一定会仰天大笑。”

众人都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！”

人丛中一个雄壮的声音道：“两年前大伙儿立誓，倘若杀不得鳌拜，我青木堂中人人都是狗熊灰孙子，再也没脸面在江湖上行走。今日终于雪了这场奇耻大辱。我姓樊的这两年来饭也吃不饱、觉也睡不好，日思夜想，就是打算怎生给尹香主报仇，为青木堂雪耻，大伙儿终于心愿得偿，哈哈，哈哈！”许多人跟着他都狂笑起来。

那高瘦老者说道：“好，我青木堂重振雄风，大伙扬眉吐气，重新抬起头来做人。这两年来，青木堂兄弟们个个都似无主孤魂一般，在天地会中聚会，别堂的兄弟只消瞧我一眼，冷笑一声，我就惭愧得无地自容，对会中的大事小事，不敢插嘴说一句话。虽然总舵主几次传了话来，开导咱们，说道为尹香主报仇，是天地会全体兄弟们的事，决不是青木堂一堂的事。可是别堂兄弟们冷言冷语，却不这么想啊。自今而后，那可是大不相同了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对，对，李大哥说得对，咱们乘此机会，一鼓作气，轰轰烈烈的再干他几件大事出来。鳌拜这恶贼号称‘满洲第一勇士’，今日死在咱们手下，那些满洲第二勇士、第三勇士、第四勇士，那是个个怕得要死了！”

众人一听，又都轰然大笑起来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你们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倒像是小孩儿一般。”

人丛中忽然有个冷冷的声音说：“是我们青木堂杀了鳌拜么？”

众人一听此言，立时静了下来，大厅中聚着二百来人，片刻之间鸦雀无声。

过了良久，一人说道：“杀死鳌拜的，虽是另有其人，但那也是咱们青木堂攻入康亲王府之后，那人乘着混乱，才将鳌拜杀死。”

先前那人又冷冷的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那声音粗壮之人大声道：“祁老三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那祁老三仍是冷言冷语：“我又有是什么意思了？没有意思，一点也没有意思！只不过别堂中兄弟如果说道：‘这番青木堂可真威风啦！但不知杀死鳌拜的，却是贵堂中哪一位兄弟？’这一句话问了出来，只怕有些儿难以对答。大家不妨想想，这句话人家会不会问？只怕一千个人中，倒有九百九十九个要问罢！大伙儿自吹自擂，尽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未免……未免有点……嘿嘿，大伙儿肚里明白！”

众人尽皆默然，都觉他说话刺耳，听来极不受用，但这番话却确是实情，难以辩驳。

过了好一会，那高瘦老者道：“这个清宫中的小太监阴错阳差，杀了鳌拜，那自是尹香主在天之灵暗中佑护，假手于一个小孩儿，除此大奸。大家都是铁铮铮的男子汉，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。”众人面面相觑，有的不禁摇头，本来兴高采烈，但想到杀死鳌拜的并非青木堂的兄弟，登时都感大为扫兴。

那高瘦老者道：“这两年来，本堂无主，大伙儿推兄弟暂代执掌香主的职司。现下尹香主的大仇已报，兄弟将令牌交在尹香主灵前，请众兄弟另选贤能。”说着在灵座前跪倒，双手拿着一块木牌，拜了几拜，站起身来，将令牌放在灵位之前。

一人说道：“李大哥，这两年之中，你将会务处理得井井有条，这香主之位，除了你之外，又有谁能配当？你也不用客气啦，乘早将令牌收起来罢！”

众人默然半晌。另一人道：“这香主之职，可并不是凭着咱们自己的意

思，要谁来当就由谁当。那是总舵委派下来的。”

先一人道：“规矩虽是如此，但历来惯例，每一堂商定之后报了上去，上头从来没驳回过，所谓委派，也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据兄弟所知，各堂的新香主，向来都由旧香主推荐。旧香主或者年老，或者有病，又或是临终之时留下遗言，从本堂兄弟之中挑出一人接替，可就从来没有自行推选的规矩。”

先一人道：“尹香主不幸为鳌拜所害，哪有什么遗言留下？贾老六，这件事你又不是不知，又干么在这里挑眼了？我明白你的用意，你反对李大哥当本堂香主，乃是心怀不轨，另有图谋。”

韦小宝听到“贾老六”三字，心下一凛，记得扬州众盐枭所要找的就是此人，转头向他瞧去，果见他头顶光秃秃地，一根小辫子上只剩下几根头发，脸上有个大刀疤。

那贾老六怒道：“我又心怀什么不轨，另有什么图谋了？崔瞎子，你话说得清楚些，可别含血喷人。”

那姓崔之人少了一只左目，大声道：“哼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青木堂中，又有谁不知道你想捧你姊夫关夫子做香主。关夫子做了香主，你便是国勇老爷，那还不是大权在手，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吗？”

贾老六大声道：“关夫子是不是我姊夫，那是另一回事。这次攻入康王府，是关夫子率领的，终于大功告成，奏凯而归，凭着我姊夫的才干，他不能当香主吗？李大哥资格老，人缘好，我并不是反对他。不过讲到本事，毕竟还是关夫子行得多。”

崔瞎子突然纵声大笑，笑声中充满了轻蔑之意。贾老六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难道我的话说错了？”崔瞎子笑道：“没有错，咱们贾六哥的话怎么会错？我只是觉得关夫子的本事太也厉害了些。五关是过了，六将却没有斩。事到临头，却将一个大仇人鳌拜，让人家小孩儿一刀杀了。”

突然人丛中走出一人，满脸怒容在灵座前一站，韦小宝认得他便是率领众人攻入康亲王府的那个长须人。见他一部长须飘在胸前，模样甚是威严。原来此人姓关，名叫安基，因胡子生得神气，又是姓关，人家便都叫他关夫子。他双目瞪着崔瞎子，粗声说道：“崔兄弟，你跟贾老六斗口，说什么都可以，我姓关的可没得罪你。大家好兄弟，在万云龙大哥灵前赌过咒，发过誓来，说什么同生共死，你这般损我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崔瞎子心下有些害怕，退了一步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可没敢损你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关二哥，你……你如赞成推举李大哥作本堂香主，那么……那么做兄弟的给你磕头赔罪，算是我说错了话。”

关安基铁青着脸，说道：“磕头赔罪，那怎么敢当？本堂的香主由谁来当，姓关的可不配说这一句话。崔兄弟，你也还没当上天地会的总舵主，青木党的香主是谁，还轮不到你来说话。”

崔瞎子又退了一步，大声道：“关二哥，你这话也不明摆着损人吗？我崔瞎子是什么脚色，便是再投十八次胎，也挨不上当地会的总舵主。我只是说，李力世李大哥德高望重，本党之中，再也没哪一位像李大哥那样，教人打从心窝里佩服出来。本堂的香主倘若不是请李大哥当，只怕十之八九的兄弟们都会不服。”

人丛中有一人道：“崔瞎子，你又不是本堂十之八九的兄弟，怎知道十之八九的兄弟们心中不服？我看啊，李大哥人是挺好的，大伙儿跟他老人家

喝喝酒、聊聊天、晒晒太阳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可是说到做本堂香主，只怕十之八九的兄弟们心中大大的不以为然。”

又一人道：“我说呢，张兄弟的话对得不能再对。德高望重又怎么样？咱们天地会是反清复明，又不是学孔夫子，讲什么仁义道德。德高望重，就能将鞑子吓跑吗？要找德高望重之人，私塾中整天‘诗云子曰’的老秀才可多得很。”众人一听，都笑了起来。

一名道人道：“依你之见，该当由谁来当本堂香主？”那人道：“第一、咱们天地会于的是反清复明大事。第二、咱们青木堂要在天地会各堂之中出人头地，干得有声有色。众兄弟中哪一个最有才干，最有本事，大伙儿便推他为香主。”那道人道：“最有才干、最有本事，依贫道看来，还是以李大哥为第一。”

人丛中数十人都大声叫嚷起来：“我们推关夫子！李大哥的本事怎及得上关夫子？”

那道人道：“关夫子做事有股冲劲，这是大家都佩服的……”许多人叫了起来：“是啊！那还有什么说的？”那道人双手乱摇，叫道：“且慢，且慢，听我说完。不过关夫子的脾气十分暴躁，动不动就发火骂人。他眼下在本堂中不过是一个寻常兄弟，大伙儿见到他，心中已先怕了三分。他一做香主，只怕谁也没一天安稳的日子过。”一人道：“关夫子脾气近来好得多了。他一做香主，只会更好。”

那道士摇头道：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关夫子的脾气，是几十年生成的，就算按捺得住一时，又怎能按捺得一年半载？青木堂香主是终身之事，不可由于一个人的脾气不好，闹得弟兄们失和，大家人心涣散，不免误了大事。”

贾老六道：“玄贞道长，我瞧你的脾气，也不见得有什么高明。”

那道人道号玄贞，听他这么说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正是各人之事自家知，贫道脾气不好，得罪人多，所以尽量少开口。不过推选香主，乃是本堂大事，贫道忍不住要说几句了。贫道脾气不好，不做香主，并不碍事。哪一位兄弟瞧着不顺眼，不来跟我说话，也就罢了，远而避之，也就是了。但如贫道做了香主，岂能不理不睬，远而避之？”

贾老六道：“又没人推你做香主，为什么要你出来东拉西扯？”

玄贞勃然大怒，厉声道：“贾老六，江湖上朋友见到贫道之时，多尊称一声道长，便是总舵主，也是客客气气。哪有似你这般无礼的。你……你狗仗人势，想欺侮到我玄贞头上，可没那么容易！我明明白白跟你说，关夫子要当本堂香主，我玄贞第一个不赞成！他要当这香主，第一就须办到一件事。这件事要是办到了，贫道说不定就不反对。”

贾老六本来听他说“狗仗人势”，心下已十分生气，只是一来玄贞道人武功高强，他当真动了怒。可也真不敢和他顶撞；二来这道人在江湖上名头甚响，总舵主对他客气，确也不假。自己要拥姊夫做本堂香主，此人如一力作梗，实是一个极大的障碍，听他说只要姊夫办到一件事，便不反对他做香主，心下一喜，问道：“那是什么事，你倒说来听听。”

玄贞道人道：“关夫子第一件要办的大事，便须和‘十足真金’贾金刀离婚！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登时哄堂大笑，原来玄贞道人所说的“十足真金”贾金刀，便是关夫子的妻室，贾老六的嫡亲姊姊。她手使两把金刀，人家和她

笑，常故意询问：“关嫂子，你这两口金刀，到底是真金还是假金？”她一定郑重其事的道：“十足真金，十足真金！哪有假的？”因此上得到个“十足真金”的外号。玄贞道人要关夫子和妻子离婚，岂不是摆明了要贾老六的好看？其实“十足真金”贾金刀为人心直口快，倒是个好人。她兄弟贾老六也不坏，只是把姊夫抬得太多，关夫子又脾气暴躁，得罪人多，大家背后不免闲话甚多。

关安基手一伸，砰的一声，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喝道：“玄贞道长，你说什么话来？我当不当香主，有什么相干，你干什么提到我老婆？”

玄贞道人还未答话，人丛中一人冷冷的道：“关夫子，尹香主可没得罪你，你拍他的灵座干什么？”原来关安基适才一拍，却是拍在灵座之上。

关安基心中一惊，他人虽暴躁，倒是机灵得很，大声道：“是兄弟错了！”在灵位之前跪倒，拜了几拜，说道：“尹大哥，做兄弟的盛怒之下，在你灵台上拍了一掌，实在是兄弟的不是，请你老人家在天之灵，不可见怪。”说着砰砰的叩了几个响头。余人见他如此，也就不再追究。

崔瞎子道：“大家瞧！关夫子光明磊落，人是条汉子，就是脾气暴躁，沉不住气。他做错了事，即刻认错，那当然很好。可是倘若当了香主，一件事做错了，往往干系极大，就算认错，又有什么用？”

关安基本来声势汹汹，质问玄贞道人为何提及他妻子“十足真金”贾金刀，但盛怒之下，在尹香主灵台上拍了一掌，为人所责，虽然立即向尹香主灵位磕头，众兄弟不再追究，气势终于馁了，一时不便再和玄贞道人理论。玄贞也就乘机收篷，笑道：“关夫子，你我自己兄弟，一同出生入死，共过无数患难，犯不着为了一时口舌之争，失了兄弟间的和气。刚才贫道说的笑话，你包涵包涵，回家别跟贾金刀嫂子说起，否则她来揪贫道须子，可不是玩的。”众人又都笑了起来。关安基对这道人本有三分忌惮，只好付之一笑。

众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有的说李大哥好，有的说关夫子好，始终难有定议。

忽有一人放声大哭，一面哭，一面说道：“尹香主啊尹香主，你在世之日，我青木堂中何等和睦，众兄弟真如至亲骨肉一般，同心协力，干那反清复明的大事。不幸你为鳌拜这奸贼所害，我青木堂中，再没第二个人能如你这般，既有人缘，又有本事。尹香主啊，除非你死而复生，否则我青木堂只怕要互相纷争不休，成为一盘散沙，再也不能如你在世之时那般兴旺了。”众人听到他这等说，许多人忍不住又都流起泪来。

有一人道：“李大哥有李大哥的好处，关夫子有关夫子的好处，两位都是自己好兄弟，可不能为了推举香主之事，大伙儿不和。依我之见，不如请尹香主在天之灵决定。咱们写了李大哥和关夫子的名字，大伙儿向尹香主灵位磕头，然后拈阄决定，最是公平不过。”许多人随声附和。

贾老六大声道：“这法儿不好。”有人道：“怎么不好？”贾老六道：“拈阄由谁来拈？”那人道：“大伙儿推举一位兄弟来拈便是了。”贾老六道：“只怕人有私心，发生弊端。”崔瞎子怒道：“在尹香主灵前，谁有这样大的胆子，敢作弊欺瞒尹香主在天之灵？”贾老六道：“人心难测，不可不防。”崔瞎子骂道：“操你奶奶的，除非是你想作弊。”贾老六道：“你小子骂谁？”崔瞎子怒道：“是我骂了你这小子，却又怎么？”贾老六道：“我忍耐已久，你骂我奶奶，那可无论如何不能忍了。”刷的一声，拔出了钢刀，左手指着他喝道：“崔瞎子，咱哥儿到外面院子中去比划比划。”

崔瞎子慢慢拔出了刀，道：“这是你叫阵，我被迫应战。关夫子，你亲耳听到的。”关安基道：“大家兄弟，不可为这件事动刀子。崔兄弟，你骂我舅子，那是你的不对。”崔瞎子道：“我早知你要分派我的不是。你还没做香主，已是这样，若是做了，那还了得？”关安基怒道：“难道你骂人祖宗，那就对了？你操我小舅子的奶奶，我算是你什么人？”

众人忍不住大笑，一时大堂之中，乱成一团。贾老六见姊夫为他出头，更是气盛，便要往庭中闯去，却有人伸手拦住，劝道：“贾老六，你想你姊夫当香主，可不能得罪人太多，遇到了事，须得让人一步。”崔瞎子慢慢收刀入鞘，说道：“我也不是怕了你，只不过大家义气为重，自己兄弟，不能动刀子拚命。总而言之，关夫子要当香主，我姓崔的说什么也不赞成。关夫子的气还好受，贾老六的气却受不了。阎王好见，小鬼难当。”

韦小宝站在一旁，听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执不休，有的人粗口詈骂，又有人要动刀子打架，冷眼旁观，颇觉有趣。初时他以为这些人是鳌拜的部属，不免要杀了自己祭奠鳌拜，待知这些人恨极了鳌拜，心中登如一块大石落地，可是听得他们口口声声的说什么“反清复明”，又担心起来：“他们自然认定我是清宫里的小太监，不论如何辩白，他们定然不信。待得香主选定之后，第一件事就会来杀了我。那不是反清复明吗？眼前的‘清人’，除了老子之外，哪里还有旁人？再说，我在这里，把他们的什么秘密都听了去，就算不杀我灭口，也必将我关了起来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老子这还是溜之大吉的为妙。”慢慢一步一步的退到门边，只盼厅中情势再乱，便逃了出去。

只听得一人说道：“拈阄之事，太也玄了，有点儿近乎儿戏。我说呢，还是请李大哥和关夫子以武功来决胜败，拳脚也好，兵刃也好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。大伙儿站在旁边睁大了眼瞧着，谁胜谁败，清清楚楚，谁也没有异言。”

贾老六首先赞成，大声道：“好！就是比武决胜败，倘若李大哥胜了，我贾老六就拥李大哥为香主。”

他这一句话一出口，韦小宝立时心想：“你赞成比武，那定是你姊夫的武功胜过了李大哥，还比什么？”连韦小宝都这么想，旁人自然是一般的想法，拥李派登时纷纷反对，有的说：“做香主是要使全堂兄弟和衷共济，跟武功好不好没多大关系。”“真的要比武决定谁做香主，如果本堂兄弟之中，有人武功胜过了关夫子，是不是又让他来当香主呢？”“这不是推香主，那是摆擂台了。关夫子不妨摆下擂台，让天下英雄好汉都来打擂台。”“倘若鳌拜这奸贼不死，他是‘满洲第一勇士’，关夫子的武功未必便胜得过他，打了擂台之后，难道便请鳌拜来做咱们香主？”众人一听，忍不住都笑了起来。

正纷乱间，忽有人冷冷的道：“尹香主啊尹香主，你一死之后，大家都瞧你不起了。在你灵前说过的话，立过的誓，都变成放他妈的狗屁了。”

韦小宝认得这人的声音，知道是专爱冷言冷语的祁老三。众人立时静了下来，跟着几个人同时问道：“祁老三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祁老三冷笑道：“哼，我姓祁的当年在万云龙大哥和尹香主灵前磕过头，在手指上刺过血，还立下重誓，决意为尹香主报仇，亲口说过：‘哪一个兄弟杀了鳌拜，为尹香主报得大仇，我祁彪清便奉他为本堂香主，忠心遵奉他号令，决不有违！’这一句话，我祁老三是说过的。姓祁的说过话算数，决不是放狗屁！”

霎时之间，大厅中一片寂静，更无半点声息。原来这一句话，大厅上每个人都说过的。

隔了一会，还是贾老六第一个沉不住气，说道：“祁三哥，你这话是没错，这几句话大家都说过，连我贾老六在内，说过的话，自然不能含糊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你知，我知，大家都知，杀死鳌拜的，乃是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他转身寻觅韦小宝，突然看见韦小宝一只脚已跨出了厅门，正要向外逃遁，大叫：“抓住他，别让他走了！”

韦小宝拔足欲奔，刹那之间，六七个人扑了上去，十几只手同时抓在他的身上，将他硬生生的拖了回来。

韦小宝高声大叫：“喂，喂，乌龟儿子王八蛋，你们拖老子干什么？”他想这次反正是活不成了，不如骂个痛快再说。人丛中走出一个身穿秀才衣巾的人来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且莫骂人。”韦小宝认得他的声音，道：“你是祁老三？”那人正是祁老三祁彪清，愕然道：“你认得我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认得你妈！”祁彪清有三分书呆子脾气，不知他这是骂人的言语，更加奇怪了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会认得我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跟你妈是老相好，老姘头。”众人哈哈大笑，都道：“这小太监油嘴滑舌！”祁彪清脸上一红，道：“取笑了。”随即正色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干么要杀鳌拜？”

韦小宝灵机一动，大声道：“鳌拜这奸贼做了不少坏事，害死了咱们汉人的无数英雄好汉，我韦小宝跟他誓不两立。我……我好端端一个人，却给他捉进皇宫，做了太监。我恨不得将他斩成肉酱，丢在池塘里喂王八。”他知道越是说得慷慨激昂，活命的机会越大。

大厅上众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感惊异。

祁彪清问道：“你做太监做了多久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多久了？半年也还不到。我原是扬州人，却给他捉到北京来了。辣块妈妈的，臭鳌拜死了也要上刀山、下油锅、滚钉板、穿骨头的贼鳌拜。”一连串扬州骂人的言语冲口而出。

一个中年汉子点头道：“他倒真是扬州人。”他说的也是扬州口音。

韦小宝道：“阿叔，咱们扬州人，给满洲鞑子杀得可惨了，一连杀了十天，从朝到晚不停。我爷爷、奶奶、大奶奶、二奶奶、三奶奶、四奶奶，没有一个不给鞑子杀了。满洲鬼从东门杀到西门，从南门杀到北门，都是这鳌拜下的命令。我……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。”他记起听人所说“扬州十日”大屠杀惨事，越说越真。众人听得耸然动容，连连点头。

关安基道：“怪不得，怪不得！”韦小宝道：“不但我爷爷、奶奶，连我爹爹也让鳌拜给一起杀了。”祁彪清道：“可怜，可怜。”崔瞎子问道：“你今年几岁啦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十三四岁。”崔瞎子道：“扬州大屠城，已有二十多年，怎么你爹爹也会给鳌拜杀了？”韦小宝一想不对，撒谎说溜了嘴，随口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那时我又还没生出来，那是我妈说的。”崔瞎子道：“就算是遗腹子，那也不成啊。”祁彪清道：“崔兄弟，你这话可不对了。这小兄弟只说他爹爹给鳌拜杀了，并没说是‘扬州十日’那一役中杀的。鳌拜做大官一直做到现在，哪一年不杀人？咱们尹香主给鳌拜害死，也不过是两年多前的事。”崔瞎子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贾老六忽问：“小……小朋友，你说鳌拜杀了无数英雄好汉，又关你什么事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怎么不关我事？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就给鳌拜捉到清宫之中害死了。我和他是一起给捉进去的。”众人齐问：“是谁，是谁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人江湖上大大有名，那便是茅十八！”十几个人一齐“哦”的一声。贾老六道：“茅十八是你朋友？他可没有死啊。”韦小宝喜道：“他没有死？那当真好！贾老六，你在扬州骂盐梟，茅十八为了你跟人打架，我还帮着他打呢。”贾老六搔了搔头，道：“可真有这回事。”关安基道：“很好！这个小朋友到底是友是敌，事关重大。老六，你带几位兄弟，去将茅十八请来，认一认人。”贾老六应道：“是！”转身出厅。祁彪清拉过一张椅子，道：“小兄弟，请坐！”

韦小宝老实不客气，就坐下来。跟着有人送上一碗面，一杯茶。韦小宝原是饿得狠了，吃了个干净。关安基、祁彪清，还有那人人叫他“李大哥”的李力世陪着他闲谈，言语中颇为客气，其实是在盘问他的身世和经过遭遇。韦小宝也不隐瞒，偶然吹几句牛，骂几句鳌拜，还是将如何帮着康熙皇帝擒拿鳌拜等一一说了，只是跟海老公学武、康熙亲自出刀子动手等事却不提及。关安基等原已听说，鳌拜是为小皇帝及一群小太监所擒，听韦小宝说来活龙活现，多半不假。关安基叹道：“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，不但为你所杀，而且也曾为你所擒，那也真是天数了。”

闲谈了半个时辰、关安基、李力世、祁彪清等人都是阅历极富的老江湖，虽觉韦小宝言语有些浮滑，但大关节处却毫不含糊。忽听得脚步声响，厅门推开，两条大汉抬了一个担架进来，贾老六跟在后面说道：“姊夫，茅十八茅爷请来啦！”

韦小宝跳起身来，只见茅十八躺在担架之上，双颊瘦削，眼眶深陷，容色十分憔悴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生病吗？”

茅十八给贾老六抬了来，只知天地会青木堂有大事相商，不知何事，陡然间见到了韦小宝，大喜若狂，叫道：“小宝，你……你也逃出来啦，那可好极了。我……我这些时候老是想着你，只盼伤愈之后，到皇宫来救你出去。这……这真好！”

他这几句话一说，众人心中本来还存着三分疑虑的，霎时之间一扫而空。这小太监果然是茅十八的朋友，一起被掳入清宫之中。茅十八虽然并非天地会的会友，但在江湖上也颇有名声，向来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近年来又为清廷缉捕，乃是众所周知之事。韦小宝既是他的朋友，自然不会真是清宫中的太监，又见茅十八说话之时，真情流露，显然与这小孩子交情极好。

韦小宝道：“茅大哥，你……你受了伤？”茅十八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唉，那晚从宫中逃出来，将到宫门之外，终于遇上了侍卫，我以一敌五，杀了二人，自己也给砍上了两刀，拚命的逃出宫门。宫中又有侍卫追出，本来是逃不了的，幸好天地会的朋友援手，才救了我性命。你……你也是天地会的好朋友们救出来的吗？”

关安基等登时神色尴尬，觉得这件事实在做得不大漂亮。哪知韦小宝道：“正是，那老太监逼着我做小太监，直到今日，才逃出来，幸好碰上了天地会的这些……这些爷们。”

天地会群豪都暗暗吁了口气，觉得韦小宝如此说法，顾全了他们脸面，心中暗暗感激，这人年纪虽小，却很够朋友。当下贾老六招呼茅十八和韦小宝二人到厢房休息，青木堂群雄自在厅上继续会商大事。

茅十八伤得极重，虽然已养了好几个月伤，仍是身子极弱，刚才抬来时途中又颠簸了一会，伤口疼痛，精神疲乏，想要说话，却无力气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不管怎样，他们总不会杀我了。”心情一宽，蜷缩在一

张太师椅中便睡着了。睡到后来，觉得有人将他抱起，放到床上，盖上了被子。

次晨醒转，有一名汉子送上洗脸水、清茶，一大碗大肉面。韦小宝心想：“招呼老子越来越好，居然拿我当大老爷看待了。”但见厢房外站着两个汉子，窗外也站着两名汉子，虽然假装晃来晃去，无所事事，但显然是奉命监视，生怕自己逃了。

韦小宝又有点担心起来，寻思：“要是真当我大客人相待，为什么又派这四名汉子守住我？”童心忽起：“哼，要守住韦小宝，恐怕也不这么容易，我偏偏溜出去逛逛，瞧你这四个蠢才怎奈何得了我？”看明周遭情势，已有了计较，当即伸手用力推开向东的一扇窗。窗声一响，四名汉子同时向窗子望去，他一引开四人视线，猛力将厢房门向内一拉，立即一骨碌钻入了床底。

四名汉子听到门声，立即回头，只见两扇门已经打开，兀自不住晃动，都大吃了一惊。这四人正是奉命监视韦小宝的，突见房门已开，第一个念头便是他已经逃了，四个人齐叫：“啊哟！”冲入厢房，但见茅十八在床上睡得甚熟，韦小宝果已不知去向。一人叫道：“这孩子逃去不远，快分头追截，我去禀告上头。”其余三人应道：“是！”急冲出房，其中二人跃上了屋顶。

韦小宝咳嗽一声，从床底下大模大样走了出来，便向外走去，来到大厅之中。

一推开门，只见关安基和李力世并排而坐，一名奉命监视他的汉子正在气急败坏的禀报：“这……这小孩儿忽然逃……逃走了，不知到……到了哪里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突然见到韦小宝出现，那人“啊”的一声，瞪大了双眼，奇怪得说不出话来。

韦小宝伸了个懒腰，说道：“李大哥，关夫子，你二位好！”关安基和李力世对望了一眼，向那人道：“下去！没半点用！”随即向韦小宝笑道：“请坐，昨晚睡得好罢？”韦小宝笑嘻嘻的坐了下来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”

大厅长窗突然推开，两人冲了进来，一人叫道：“关夫子，那……那小孩不知逃到什么地……”忽然见到韦小宝坐着，惊道：“咦！他……他……”韦小宝忍不住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们这四条汉子，太也没用，连个小孩子也看不住。我如想逃走，早就逃了。”另一人傻头傻脑，问道：“你怎么走出来的？怎么我眼睛一花，人影也没瞧见，你就已经逃了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会隐身法，这法儿可不能传你。”关安基皱眉挥手，向那两人道：“下去罢！”那傻头傻脑之人兀自在问：“当真有隐身法？怪不得，怪不得。”李力世道：“小兄弟年纪轻轻，聪明机警，令人好生佩服。”

忽听得远处蹄声隐隐，有一大群人骑马奔来，关安基和李力世同时站起。李力世低声道：“鞞子官兵？”关安基点点头，伸指入口，嘘嘘吹了三声，五个人奔入厅来。关安基道：“大伙儿预备！叫贾老六领人保护茅十八茅爷。鞞子官兵如是大队到来，不可接战，便照以前的法子分头退却。”五人答应了，出去传令，四下里天地会众人齐起。关安基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跟着我好了！”

忽有一人疾冲进厅，大声道：“总舵主驾到！”关安基和李力世齐声道：“什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总舵主率同五堂香主，骑了马正往这儿来。”关李二人大喜，齐声问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那人道：“属下在道上遇到总舵主亲口吩咐，命属下先来通知。”

关安基见他跑得气喘吁吁，点头道：“好，你下去歇歇。”又吹口哨传

人进来，吩咐道：“不是鞞子官兵，是总舵主驾临！大伙儿一齐出门迎接。”

消息一传出，满屋子都轰动起来。关安基拉着韦小宝的手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本会总舵主驾到，咱们一齐出去迎接！”

天地会分为十堂，居中两张空椅，一是朱三太子的座位，一是郑王爷的座位。陈近南坐于其侧。各堂堂主依次述说所辖各省的会务。

第八回 佳客偶逢如有约 盛名长恐见无因

韦小宝随着关安基、李力世等群豪来到大门外，只见二三百人八字排开，脸上均现兴奋之色。过了一会，两名大汉抬着担架，抬了茅十八出来。李力世道：“茅兄，你是客人，不用这么客气。”茅十八道：“久仰陈总舵主大名，当真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能拜见，就算……就算即刻便死，那……那也是冤枉了。”他说话仍是有气没力，但脸泛红光，极是高兴。

耳听得马蹄声渐近，尘头起处，十骑马奔了过来。当先三骑马上乘客，没等奔近便翻身下马。李力世等迎将上去，与那三人拉手说话，十分亲热。韦小宝听得其中一人说道：“总舵主在前面相候，请李大哥、关夫子几位过去……”几个人站着商量了几句，李力世、关安基、祁彪清、玄贞道人等六人便即上马，和来人飞驰而去。

茅十八好生失望，问道：“陈总舵主不来了吗？”对他这句问话，没一人回答得出，各人见不到总舵主，个个垂头丧气。韦小宝心道：“人家欠了你们一万两银子不还吗？还是赌钱输掉了老婆裤子？你奶奶的，脸色这等难看！”

过了良久，有一人骑马驰来传令，点了十三个人的名字，要他们前去会见总舵主。那十三人大喜，飞身上马，向前疾奔。

韦小宝问茅十八道：“茅大哥，陈总舵主年纪很老了罢？”茅十八道：“我……我便是没……没见过。江湖之上，人人都仰慕陈总舵主，但要见他……他老人家一面，可真艰难得很。”韦小宝嘿了一声，心中却道：“哼，他妈的，好大架子，有什么希罕？老子才不想见呢。”

群豪见这情势，总舵主多半是不会来了，但还是抱着万一希望，站在大门外相候，有的站得久了，便坐了下来。有人劝茅十八道：“茅爷，你还是到屋里歇歇。我们总舵主倘若到了，尽快来请茅爷相见。”茅十八摇头道：“不！我还是在这里等着。陈总舵主大驾光临，在下不在门外相候，那……那可太也不恭敬了。唉，也不知我茅十八这一生一世，有没福份见他老人家一面。”

韦小宝跟着茅十八从扬州来到北京，一路之上，听他言谈之中，对武林中人物都不大瞧在眼内，但对这个陈总舵主却一直十分敬重，不知不觉的受了感染，心中也不敢再骂人了。

忽听得蹄声响动，又有人驰来，坐在地下的会众都跃起身来，大家伸长了脖子张望，均盼总舵主又召人前去相会，这次有自己的份儿。果然来的又是四名使者，为首一人下马抱拳，说道：“总舵主相请茅十八茅爷、韦小宝韦爷两位，劳驾前去相会。”

茅十八一声欢呼，从担架中跳起身来，但“哎唷”一声，又跌在担架之中，叫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！”韦小宝也是十分高兴，心想：“人家叫我‘公公’的叫得多了，倒没什么人叫我‘韦爷’，哈哈，老子是‘韦小宝韦爷’。”

两名使者在马上接过担架，双骑相并，缓缓而行。另一名使者将坐骑让给了韦小宝，自己另乘一马，跟随在后。六个人沿着大路行不到三里，便转入右边的一条小路。一路之上都有三三两两的汉子，或坐或行，巡视把守。为首的使者伸出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三根手指往地下一指，把守二人点点头，也伸手做个暗号。韦小宝见这些人所发暗号各各不同，也不知是何用意。又行了十二三里，来到一座庄院之前。

守在门口的一名汉子大声叫道：“客人到！”跟着大门打开，李力世、关安基，还有两名没见过面的汉子出来，抱拳说道：“茅爷、韦爷，大驾光临，敝会总舵主有请。”

韦小宝大乐，心想：“我这个‘韦爷’毕竟走不了啦！”茅十八挣扎着想起来，说道：“我这么去见陈总舵主，实在，实在……哎唷……”终于支撑不住，又躺倒在担架上。李力世道：“茅爷身上有伤，不必多礼。”让着二人进了大厅。一名汉子向韦小宝道：“韦爷请到这里喝杯茶，总舵主想先和茅爷谈谈。”当下将茅十八抬了进去。

韦小宝喝得一碗茶，仆役送上四碟点心，韦小宝吃了一块，心想：“这点心比之皇宫里的，可差得太远了，还及不上丽春院的。”对这个总舵主的身份，不免有了一点瞧不起。但肚中正饿，还是将这些瞧不在眼里的点心吃了不少。

过了一顿饭时分，李力世等四人又一起出来，其中一个花白胡子老者道：“总舵主有请韦爷。”韦小宝忙将口中正在咀嚼的点心用力吞落了肚。双手在衣襟上擦了擦，跟着四人入内，来到一间厢房之外。那老者掀起门帷，说道：“‘小白龙’韦小宝韦爷到！”

韦小宝又惊又喜，心想：“他居然知道我这个杜撰的外号，定然是茅大哥说的了。”

房中一个文士打扮的中年书生站起身来，笑容满脸，说道：“请进来！”韦小宝走进房去，两只眼睛骨碌碌的乱转。关安基道：“这位是敝会陈总舵主。”

韦小宝微微仰头向他瞧去，见这人神色和蔼，但目光如电，直射过来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双膝一曲，便即拜倒。

那书生俯身扶起，笑道：“不用多礼。”韦小宝双臂被他一托，突然间全身一热，打了个颤，便拜不下去。那书生笑道：“这位小兄弟擒杀满洲第一勇士鳌拜，为我无数死在鳌拜手里的汉人同胞报仇雪恨，数日之间，名震天下。成名如此之早，当真古今罕有。”

韦小宝本来脸皮甚厚，倘若旁人如此称赞，便即跟着自吹自擂一番，但在这位不怒自威的总舵主面前，竟然讷讷的不能出口。

总舵主指着一张椅子，微笑道：“请坐！”自己先坐了，韦小宝便也坐下。李力世等四人却垂手站立。总舵主微笑道：“听茅十八茅爷说道，小兄弟在扬州得胜山下，曾用计杀了一名清军军官黑龙鞭史松，初出茅庐第一功，便已不凡。但不知小兄弟如何擒拿鳌拜。”

韦小宝抬起头来，和他目光一触，一颗心不由得突突乱跳，满腹大吹法螺的胡说八道霎时间忘得干干净净，一开口便是真话，将如何得到康熙宠幸、鳌拜如何无礼、自己如何和小皇帝合力擒他之事说了。只是顾全对康熙的义气，不提小皇帝在鳌拜背后出刀子之事。但这样一来，自己撒香炉灰迷眼、举铜香炉砸头，明知不是下三滥、便是下二滥的手段，却也无法再行隐瞒了。

总舵主一言不发的听完，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小兄弟的武功和茅爷不是一路，不知尊师是哪一位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学过一些功夫，可算不得有什么尊师。老乌龟不是真的教我武功，他教我的都是假功夫。”

总舵主纵然博知广闻，“老乌龟”是谁，却也不知，问道：“老乌龟？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老乌龟便是海老公，他名字叫作海大富。茅十八大哥和我，就是给他擒进宫里去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突然惊觉不对，自己

曾对天地会的人说，茅十八和自己是给鳌拜擒去的，这会儿却说给海老公擒进宫去，岂不是前言不对后语？好

在他撒谎圆谎的本领着实不小，跟着道：“这老儿奉了鳌拜之命，将我二人擒去，想那鳌拜是个极大的大官，自然不能轻易出手。”总舵主沉吟道：“海大富？海大富？鞑子宫内的太监之中，有这样一号人物？小兄弟，他教你的武功，你演给我瞧瞧。”

韦小宝脸皮再厚，也知自己的武功实在太不高明，说道：“老乌龟教我的都是假功夫。他恨我毒瞎了他眼睛，因此想尽办法来害我。这些功夫是见不得人的。”

总舵主点了点头，左手一挥，关安基等四人都退出房去，反手带上了门。总舵主问道：“你怎样毒瞎了他眼睛？”

在这位英气逼人的总舵主面前，韦小宝只觉说谎十分辛苦，还是说真话舒服得多，这种情形那可是从所未有，当下便将如何毒瞎海老公、如何杀死小桂子、如何冒充他做小太监等情形说了。

总舵主又是吃惊，又是好笑，左手在他胯下一拂，发觉他阳具和睾丸都在，并未净身，的的确确不是太监，不由得吁了口长气，微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我心中正有个难题，好久拿不定主意，原来小兄弟果然不是给净了身，做了太监！”左手在桌上轻轻一拍，道：“定当如此！尹兄弟后继有人，青木堂有主儿了。”

韦小宝不明白他说些什么，只是见他神色欢愉，确是解开了心中一件极为难之事，也不禁代他高兴。

总舵主负着双手，在室内走来走去，自言自语：“我天地会所作所为，无一不是前人从所未行之事。万事开创在我，骇人听闻，物议沸然，又何足论？”他文绉绉的说话，韦小宝更加不懂了。

总舵主道：“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不用怕难为情。那海大富教你的武功，不论真也好，假也好，你试演给我瞧瞧。”

韦小宝这才明白，他命关安基等四人出去，是为了免得自己怕丑，眼见无可推托，说道：“是老乌龟教的，可不关我事，如果太也可笑，你骂他好了。”

总舵主微笑道：“放手练好了，不用担心！”

韦小宝于是拉开架势，将海老公所教的小半套“大慈大悲千叶手”使了一遍，其中有些忘了，有些也还记得。总舵主凝神观看，待韦小宝使完后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从你出手中看来，似乎你还

学过少林寺的一些擒拿手，是不是？”

韦小宝学“大擒拿手”在先，自然知道这门功夫更加不行，原想藏拙，但总舵主似乎什么都知道，只得道：“老乌龟还教过我一些擒拿法，是用来和小皇帝打架的。”于是将“大擒拿手”中的一些招式也演了一遍。总舵主微微而笑，说道：“不错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早知你见了要笑。”

总舵主微笑道：“不是笑你！我见了心中喜欢，觉得你记性、悟性都不错，是个可造之材。那一招‘白马翻蹄’，海大富故意教错了，但你转到‘鲤鱼托腮’之时，能自行略加变化，并不拘泥于死招。那好得很！”

韦小宝灵机一动，寻思：“总舵主的武功似乎比老乌龟又高得多，如果他肯教我武功，我韦小宝定能成为一个真英雄，不再是冒牌货的假英雄。”斜头向他瞧去，便在这时，总舵主一双冷电似的目光也正射了过来。韦小宝

向来惫懒，纵然皇太后如此威严，他也敢对之正视，但在这位总舵主跟前，却半点不敢放肆，目光和他一触，立即收了回来。

总舵主缓缓的道：“你可知我们天地会是干什么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天地会反清复明，帮汉人，杀鞑子。”总舵主点头道：“正是！你愿不愿意入我天地会做兄弟？”

韦小宝喜道：“那可好极了。”在他心目中，天地会会众个个是真正英雄好汉，想不到自己也能会为会中兄弟，又想：“连茅大哥也不是天地会的兄弟，我难道比他还行？”说道：“就怕……就怕我够不上格。”霎时间眼中放光，满心尽是患得患失之情，只觉这笔天外飞来的横财，多半不是真的，不过总舵主跟自己开开玩笑而已。

总舵主道：“你要入会，倒也可以。只是我们干的是反清复明的大事，以汉人的江山为重，自己的身家性命为轻。再者，会里规矩严得很，如果犯了，处罚很重，你须得好好想一想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用想，你有什么规矩，我守着便是。总舵主，你如许我入会，我可快活死啦。”总舵主收起了笑容，正色道：“这是极要紧的大事，生死攸关，可不是小孩子们的玩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当然知道。我听人说，天地会行侠仗义，做得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怎么会是小孩子的玩意？”

总舵主微笑道：“知道了就好，本会入会时有誓词三十六条，又有十禁十刑的严规。”说到这里，脸色沉了下来，道：“有些规矩，你眼前年纪还小，还用不上，不过其中有一条：‘凡我兄弟，须当信实为本，不得谎言诈骗。’这一条，你能办到么？”

韦小宝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对你总舵主，我自然不敢说谎。可是对其余兄弟，难道什么事也都要说真话？”总舵主道：“小事不论，只论大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了。好比和会中兄弟们赌钱，出手段骗人可不可以？”

总舵主没想到他会问及此事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赌钱虽不是好事，会规倒也不禁。可是你骗了他们，他们知道了要打你，会规也不禁止，你岂不挨打吃亏？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他们不会知道的，其实我不用欺骗，赢钱也是十拿九稳。”

天地会的会众多是江湖豪杰，赌钱酗酒，乃是天性，向来不以为非，总舵主也就不再理会，向他凝视片刻，道：“你愿不愿拜我为师？”

韦小宝大喜，立即扑翻在地，连连磕头，口称：“师父！”总舵主这次不再相扶，由他磕了十几个头，道：“够了！”韦小宝喜孜孜的站起身来。

总舵主道：“我姓陈，名叫陈近南。这‘陈近南’三字，是江湖上所用。你今日既拜我为师，须得知道为师的真名。我真名叫作陈永华，永远的永，中华之华。”说到自己真名时压低了声音。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，徒弟牢牢记在心中，不敢泄漏。”

陈近南又向他端相半晌，缓缓说道：“你我既成师徒，相互间什么都不隐瞒。我老实跟你说，你油腔滑调，狡猾多诈，跟为师的性格十分不合，我实在并不喜欢，所以收你为徒，其实是为了本会的大事着想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徒儿以后好好的改。”

陈近南道：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改是改不了多少的。你年纪还小，性子浮动些，也没做了什么坏事。以后须当时时记住我的话。我对徒儿管教极严，你如犯了本会的规矩，心术不正，为非作歹，为师的要取你性命，易如反掌，也决不怜惜。”说着左手一探，擦的一声响，将桌子角儿抓了一块

下来，双手搓了几搓，木屑纷纷而下。

韦小宝伸出了舌头，半天缩不进去，随即喜欢得心痒难搔，笑道：“我一定不做坏事。一做坏事，师父你就在我头上这么一抓，这么一搓。再说，只消做得几件坏事，师父你这手功夫便不能传授徒儿了。”

陈近南道：“不用几件，只是一件坏事，你我便无师徒之份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两件成不成？”陈近南脸一板，道：“你给我正正经经的，少油嘴滑舌。一件便是一件，这种事也有讨价还价的？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！”心中却说：“我做半件坏事，却又如何？”

陈近南道：“你是我的第四个徒儿，说不定便是我的关门弟子。天地会事务繁重，我没功夫再收弟子。你的三个师兄，两个在与鞑子交战时阵亡，一个死于国姓爷光复台湾之役，都是为国捐躯的大好男儿。为师的在武林中位份不低，名声不恶，你可别替我丢脸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！不过……不过……”陈近南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有时我并不想丢脸，不过真要丢脸，也没有法子。好比打不过人家，给人捉住了，关在枣子桶里，当货物一般给搬来搬去，师父你可别见怪。”

陈近南皱起眉头，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收你为徒，只怕是我生平所作的一件大错事。但以天下大事为重，只好冒一冒险。小宝，待会另有要务，你一切听我吩咐行事，少胡说八道，那就不错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

陈近南见他欲言又止，问道：“你还想说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徒儿说话，总是自以为有理才说。我并不想胡说八道，你却说我胡说八道，那岂不冤枉么？”陈近南不愿再跟他多所纠缠，说道：“那你少说几句好了。”心想：“天下不知多少成名的英雄好汉，在我面前都是恭恭敬敬，大气也不敢透一声，这个刁蛮古怪的顽童，偏有这许多废话。”站起身来，走向门口，道：“你跟我来。”

韦小宝抢着开门，掀开门帷，让陈近南出去，跟着他来到大厅。

厅上本来坐着二十来人，一见总舵主进来，登即肃立。陈近南点了点头，走到上首的第二张椅上坐下。韦小宝见居中有张椅子空着，在师父之上还空着一张椅子，心下纳闷：“难道总舵主还不是最大？怎地在师父之上还有两个人？”

陈近南道：“众位兄弟，今日我收了个小徒。”向韦小宝一指，道：“就是他！”

众人一齐上前，抱拳躬身，说道：“恭喜总舵主。”又向韦小宝拱手，纷纷道喜。各人脸色有的显得十分欢喜，有的则大为诧异，有的则似乎不敢相信。

陈近南吩咐韦小宝：“见过了众位伯伯、叔叔。”韦小宝向众人磕头见礼。李力世在旁介绍：“这位是莲花堂香主蔡德忠蔡伯伯。”“这位是洪顺堂香主方大洪方伯伯。”“这位是家后堂香主马超兴马伯伯。”韦小宝在这些香主面前逐一磕头，一共引见了九个堂的香主，以后引见的便是位份和职司较次之人。

那九堂香主都还了半礼。连称：“不敢，小兄弟请起。”其余各人竟不受他磕头，他刚要跪下，便给对方伸手拦住。韦小宝身手敏捷，有时跪得快了，对方不及拦阻，忙也跪下还礼，不敢自居为长辈。厅上二十余人，韦小宝一时也记不清众人的姓名和会中职司，只知个个是天地会中的首脑人物，

心想：“我一拜总舵主为师，大家都当我是自己人，便将身分姓名都说了出来。”心下好生喜欢。

陈近南待韦小宝和众人相见已毕，说道：“众位兄弟，我收了这小徒后，想要他入我天地会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。”

莲花堂香主蔡德忠是个白发白须的老者，说道：“自来名师必出高徒。总舵主的弟子，必是一位智勇兼全的小侠，在我会中，必将建立大功。”家后堂香主马超兴又矮又胖，笑容可掬，说道：“今日和韦家小兄弟相见，也没什么见面礼。姓马的向来就会精打细算，这样罢，我和蔡香主二个，便做了小兄弟入会的接引人，就算是见面礼了。蔡兄以为如何？”蔡德忠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老马打的算盘，不用说，定然是响的。这一份不用花钱的见面礼，算我一个。”

众人嘻笑声中，陈近南道：“两位伯伯天大的面子，当你的接引人，快谢过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上前磕头道谢。

陈近南道：“本会的规矩，入会兄弟的言行好歹，和接引人有很大干系。我这小徒人是很机警的，就怕他灵活过了头，做事不守规矩。蔡马二位香主既做他接引人，以后也得帮我担些干系，如见到他有什么行止不端，立即出手管教，千万不可客气。”蔡德忠道：“总舵主太谦了。总舵主门下，岂有不端之士？”陈近南正色道：“我并非太谦，对这个小孩儿，我委实好生放心不下。大伙儿帮着我管教，也帮着我分担一些心事。”马超兴笑道：“管教是不敢当的。小兄弟年纪小，若有什么事不明白，大家是自己兄弟，自然是开诚布公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陈近南点头道：“我这里先多谢了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又没做坏事，师父便老是担心我做坏事。是了，他听了我对付老乌龟的手段，怕我老毛病发作，对他也会如此这般。老乌龟想害死我，又不是我师父，我才毒瞎了他眼睛。你真是我师父，教我真功夫，我怎会来作弄你？你却把话说在前头，这里许多人个个都来管教管教，我动也不能动了。”

只听陈近南道：“李兄弟，便请你去安排香堂，咱们今日开香堂，让韦小宝入会。”李力世答应了出去安排。

陈近南道：“照往日规矩，有人要入本会，经人接引之后，须得查察他的身世和为人，少则半年，多则一年两年，查明无误，方得开香堂入会。但韦小宝在清宫之中担任职司，是鞑子小皇帝身边十分亲近之人，于本会办事大有方便，咱们只得从权。可不是我为了自己弟子而特别破例。”

众人都道：“弟兄们都理会得。”

洪顺堂香主方大洪身材魁梧，一部黑须又长又亮，朗声说道：“咱们能有这么一位亲信兄弟，在鞑子小皇帝身边办事，当真上天赐福，合该鞑子气数将尽，我大明江山兴复有望。这叫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哪一个不明白总舵主的用心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你们待我这么好，原来要我在皇上那边做奸细。我到底做是不做？”想起康熙待自己甚好，不禁颇感踌躇。

蔡德忠当下将天地会的历史和规矩简略给韦小宝说知，说道：“本会的创始祖师，便是国姓爷，原姓郑，大名上成下功。当初国姓爷率领义师，进攻江南，围困江宁，功败垂成，在退回台湾之前，接纳总舵主的创议，设立了这个天地会。那时咱们的总舵主，便是国姓爷的军师。我和方兄弟、马兄

弟、胡兄弟、李兄弟，以及青木堂的尹香主等等，都是国姓爷军中的校尉士卒。”

韦小宝知道“国姓爷”便是郑成功，当年得明朝皇帝赐姓为朱，因此人们尊称他为“国姓爷”。郑成功在江浙闽粤一带声名极响，他于康熙元年去世，其时逝世未久，人人提到他时，语气之间还是十分恭敬。茅十八也曾跟他说起过的。

蔡德忠又道：“咱们大军留在江南的甚多，无法都退回台湾，有些退到厦门，那也只是一小部分，因此总舵主奉国姓爷之命，留在中土，成立天地会，联络国姓爷的旧部。凡是曾随同国姓爷攻打江浙的兵将，自然都成为会中兄弟，不必由人接引，也不须察看。但若外人要入会，就得查察明白，以防有奸细混入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脸上忽然现出异样神采，继续说道：“想当年咱们大军从台湾出发，一共是一十七万人马，五万水军，五万骑兵，五万步兵，一万人游击策应，又有一万‘铁人兵’，个个身披铁甲，手持长矛，专斫鞞子兵的马足，兵刃羽箭伤他不得。镇江扬篷山那一战，总舵主领兵二千，大破鞞子兵一万八千人，当真是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我是总舵主麾下第八镇的统兵官，带兵冲杀过去，只听得鞞子兵人大叫：‘马鲁，马鲁！契胡，契胡！’”

韦小宝只听得眉飞色舞，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蔡德忠道：“‘马鲁，马鲁’是鞞子话‘妈啊，妈啊’的意思，‘契胡，契胡’便是‘逃啊，逃啊’！”众人都笑了起来。

马超兴笑道：“蔡香主一说起当年攻克镇江、大杀鞞子兵的事，便兴高采烈，三日三夜也说不完。你接引人给韦兄弟说会中规矩，这般说来，说到韦兄弟的须子跟你一般长了，还是说不完……”话到此处，突然想到韦小宝是个小太监，怎么会有胡子？偷眼向韦小宝瞧了一眼，见他不以为意，才放了心。

这时李力世进来回报，香堂已经设好。陈近南引着众人来到后堂。韦小宝见一张板桌上供着两个灵牌，中间一个写着“大明天子之位”，侧边一个写着“大明延平郡主、招讨大将军郑之位”，板桌上供着一个猪头，一个羊头，一只鸡，一尾鱼，插着七枝香。众人一齐跪下，向灵位拜了。蔡德忠在供桌上取过一张白纸，朗声读道：

“天地万有，回复大明，灭绝胡虏。吾人当同生同死，仿桃园故事，约为兄弟，姓洪名金兰，合为一家。拜天为父，拜地为母，日为兄，月为姊妹，复拜五祖及始祖万云龙为洪家之全神灵。吾人以甲寅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为生时。凡昔二京十三省，当一心同体。今朝廷王侯非王侯，将相非将相，人心动摇，即为明朝回复、胡虏剿灭之天兆。吾人当行陈近南之命令，历五湖四海，以求英雄豪杰。焚香设誓，顺天行道，恢复明朝，报仇雪耻。歃血誓盟，神明降鉴。”（按：此项誓词，根据清代传下之天地会文件记录，原文如此。）

蔡德忠念罢演词，解释道：“韦兄弟，这番话中所说桃园结义的故事，你知道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刘关张桃园三结义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”蔡德忠道：“对了，你入了天地会，大家便都是兄弟了。我们和总舵主是兄弟，你拜他老人家为师，大家是你的伯伯叔叔，因此你见了我们要磕头。但从今而后。大家都是兄弟，你就不用再向我们磕头了。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心想：“那好得很。”

蔡德忠道：“我们天地会，又称为洪门，洪就是明太祖的年号洪武。姓洪名金兰，就是洪门兄弟的意思。我洪门尊万云龙为始祖，那万云龙，就是国姓爷了。一来国姓爷的真姓真名，兄弟们不敢随便乱叫；二来如果给鞑子的鹰爪们听了诸多不便，所以兄弟之间，称国姓爷为万云龙。‘万’便是千千万万人，‘云龙’是云从龙。千千万万人保定大明天子，恢复我锦绣江山。韦兄弟，这是本会的机密，可不能跟会外的朋友说起，就算茅十八茅爷是你的好朋友、好兄弟，也是不能跟他说的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了。茅大哥挺想入咱们天地会，咱们能让他入会吗？”蔡德忠道：“日后韦兄弟可以做他的接引人，会中再派人详细查察之后，那自然也是可以的。”（按：“万云龙”到底是谁，各家说法不同。本书中关于天地会之事迹人物，未必尽与流传之记载相符，其中大半为作者之想象及创造。）

蔡德忠又道：“七月二十五日丑时，是本会创立的日子时辰。本会五祖，乃是我军在江宁殉难的五位大将，第一位姓甘名辉。想当年我大军攻打江宁，我统率镇兵，奉了总舵主军师之命，埋伏在江宁西城门外，鞑子兵……”他一说道当年攻打江宁府，指手划脚，不由得越说越远。

马超兴微笑插嘴：“蔡香主，攻打江宁府之事，咱们慢慢再说不迟。”

蔡德忠一笑，伸手轻轻一弹自己额头，道：“对，对，一说起旧事，就是没了没完。现下我读‘三点革命诗’，我读一句，你跟着念一句。”当下读诗道：“三点暗藏革命宗，入我洪门莫通风。养成锐势从仇日，誓灭清朝一扫空。”韦小宝跟着念了。

蔡德忠道：“我这洪门的洪字，其实就是我们汉人的‘汉’字，我汉人的江山给鞑子占了，没了土地，‘汉’字中去了个‘土’字，便是‘洪’字了。”当下将会中的三十六条誓词、十禁十刑、二十一条守则，都向韦小宝解释明白，大抵是忠心义气、孝顺父母、和睦乡党、兄弟一家、患难相助等等。若有泄漏机密、扳连兄弟、投降官府、奸淫掳掠、欺侮孤弱、言而无信、吞没公款等情由，轻则割耳、责打，重则大解八块，断首分尸。

韦小宝一一凛遵，发誓不敢有违。他这次是真心诚意，发誓时并不捣鬼。

马超兴取过一大碗酒来，用针在左手中指上一刺，将血滴入酒中。陈近南等人也都刺了血，最后韦小宝刺血入酒，各人喝了一口血酒，入会议典告成。众人和他拉手相抱，甚是亲热。韦小宝全身热呼呼地，只觉从今而后，在这世上再也不是无依无靠。

陈近南道：“本会共有十堂，前五房五堂，后五房五堂。前五房莲花堂、洪顺堂、家后堂、参太堂、宏化堂。后五房青木堂、赤火堂、西金堂、玄水堂、黄土堂。九堂的香主，都已聚集在此，只有青木堂香主尹兄弟，前年为鳌拜那恶贼害死，至今未有香主。青木堂中兄弟，昔日曾在万云龙大哥灵位和尹香主灵位前立誓，哪一个杀了鳌拜，为尹香主报得大仇，大伙儿便奉他为本堂香主。这件事可是有的？”众人都道：“正是，确有此事。”

陈近南锐利的目光，从左至右，在各人脸上扫了过去，缓缓说道：“听说青木堂中的好兄弟们，为了继立香主之事，曾发生一些争执，虽然大家顾全大局，仁义为重，并没伤了和气，但此事如无妥善了断，青木堂之内，总伏下一个极大的隐忧。青木堂是我天地会中极重要的堂口，统管江南、江北各府州县，近年来更渐渐扩展到了山东、河北，这一次更攻进了北京城里。青木堂香主

是否得人，与本会的兴衰、反清大业的成败有极大干系。如果堂中众兄

弟意见不合，不能同心协力，这大事就干不成了。”顿了一顿，问道：“鳌拜那奸贼，乃是韦小宝所杀，这是青木堂众兄弟都亲眼目睹的，是不是？”

李力世和关安基同声道：“正是。”李力世跟着道：“大伙儿在万云龙大哥灵位之前发过的誓，决不能说了不算。如果这样的立誓等如放屁，以后还能在万云龙大哥的灵位之前立什么誓，许什么愿？韦小宝兄弟年纪虽小，我李力世愿拥他为本堂香主。”关安基被他抢了头，心下又想：“这小孩是总舵主的徒儿，身份已非比寻常。听总舵主说这番话，显是要他这个小徒当本堂香主。李老儿一味和我争香主当，眼看谁也不服谁，索性一拍两散。他已先出口向总舵主讨好，我可不能输给了他，反而显得自己存了私心。”便道：“李大哥的话甚是。韦兄弟机警过人，在总舵主调教之下，他日定是一位威震江湖的少年英侠。关安基愿拥韦小宝兄弟为青木堂香主。”

韦小宝吓了一跳，双手乱摇，叫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！这……这个什么香主、臭主，我可做不来！”

陈近南双眼一瞪，喝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”韦小宝不敢再说。

陈近南道：“这小孩手刃鳌拜，那是不能改变的事实，我们遵守在万云龙大哥灵位前所立的誓言，只得让他来当青木堂香主。我是为了要让他当香主，才收他为徒；可不是收了他为弟子之后，才想到要他当香主。这小孩气质不佳，以后不知要让我头痛几百次。”

方大洪道：“总舵主的苦心，兄弟们都理会得。总舵主跟韦兄弟非亲非故，今日才第一次见面。总舵主破例垂青，自然是为了本会的大事着想。不过……不过……总舵主也不必担心。本会兄弟们在江湖上混，读书的人少，哪一个不口出粗言俗语？韦兄弟年纪小，李大哥和关夫子都愿全力辅佐，决不会出什么乱子。”

陈近南点头道：“咱们所以让韦小宝当青木堂香主，是为了在万云龙大哥灵位之前立过誓，决不能不算。但只要他做了一天香主，也算是做过了。明天倘若他胡作非为，扰乱青木堂事务，有碍本会反清复明大业，咱们立即开香堂将他废了，决不有半分姑息。李大哥、关二哥，我拜托你们两位用心帮他。如这小孩行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，务须一一向我禀报，不得隐瞒。”李力世和关安基躬身答应。

陈近南转过身来，在灵位前跪下，从香炉中拿起三枝香来，双手捧住，朗声道：“属下陈近南，在万云龙大哥灵位之前立誓：属下的弟子韦小宝倘若违犯会规，又或是才德不足以服众，属下立即废了他青木堂香主的职司，决不敢有半分偏私。我们封他为香主，是遵守誓言，他日如果废他，也是遵守誓言。属下陈近南倘若不遵此誓，万大哥在天之灵，教我天雷轰顶，五马分尸，死于鞑子鹰爪之下。”说着举香拜了几拜，将香插回香炉，磕下头去。

众人齐声称赞：“总舵主如此处事，大公无私，没一个心中不服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好啊！我还道你们真要我当什么香主臭主，却原来将我当作一座木板桥来过河，过了河便拆桥。今日封我为香主，你们就不算背誓。明日找个岔头，将我废了，又不算背誓。那时李大哥也好，关夫子也好，再来当香主，便顺理成章了。”大声说道：“师父，我不当香主！”

陈近南一愕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不会当，也不想当。”陈近南道：“不会当，慢慢学啊。我会教你，李关二位又答应了帮你。香主的职位，在天地会中位份甚高，你为什么不想当？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今天当了，明天又给你废了，反而丢脸。我不当香主，

什么事都马马虎虎；一当上了，人人都来鸡蛋里寻骨头，不用半天，马上完蛋大吉。”陈近南道：“鸡蛋里没骨头，人家要寻也寻不着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鸡蛋要变小鸡，就有骨头了。就算没骨头，人家来寻的时候，先把我蛋壳打破了再说，搞得蛋黄蛋白，一塌子糊涂。”

众人忍不住都笑了起来。

陈近南道：“咱们天地会做事，难道是小孩子儿戏吗？你只要不做坏事，人人敬你是青木堂香主，哪一个会得罪你？就算不敬重你，也得敬你是我的弟子。”

韦小宝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好，咱们话说明在先。你们将来不要我当香主，我不当就是。可不能乱加罪名，又打又骂，什么割耳斩头，大解八块。”

陈近南皱眉道：“你就爱讨价还价。你不做坏事，谁来打你杀你？鞑子倘若打你杀你，大伙儿给你报仇。”顿了一顿，诚诚恳恳的道：“小宝，大丈夫敢作敢为，当仁不让，既入了我天地会，就当奋勇争先，为民除害。老是为自己打算，岂是英雄豪杰的行径？”

韦小宝一听到“英雄豪杰”四字，便想到说书先生所说的那些大英雄，胸中豪气登生，说道：“对，师父教训得很是。最多砍了脑袋，碗大的疤。十八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”这是江湖汉子给绑上法场时常说的话，韦小宝用了出来，虽然不大得体，倒博得厅上众人一阵掌声。

陈近南微笑道：“做香主是件大喜事，又不是绑上法场斩首。这里九位香主，人人做得欢欢喜喜，你该当学他们的样才是。”

关安基走到韦小宝跟前，抱拳躬身，说道：“属下关安基，参见本堂香主。”韦小宝转头向陈近南道：“我怎么办？”陈近南道：“你就当还礼。”韦小宝抱拳还礼，道：“关夫子你好。”陈近南微笑道：“‘关夫子’三字，是兄弟们平时叫的外号。日常无事，可以叫他‘关夫子’，正式见礼之时，便叫他作关二哥。”韦小宝改口道：“关二哥你好。”李力世这一次给关安基占了先，当下跟着上前见礼。

其余九位香主逐一重行和韦小宝叙礼。众人回到大厅，总舵主和十堂香主留下议事。

青木堂是后五堂之长，在天地会十堂之中，排列第六。韦小宝的座位排在右首第一位，赤火堂等堂香主有白须垂胸，反而坐在他的下首。李力世、关安基等身退在厅外，厅上便只陈近南等十一人，乃是天地会中第一级的首脑。

陈近南指着居中的一张空椅，道：“这是朱三太子的座位。”指着其侧的一张空椅，道：“这是台湾郑王爷的座位。郑王爷便是国姓爷的公子，现今袭爵为延平郡王。咱们天地会集议，朱三太子和郑王爷倘若不到，总是空了座位。”这几句话自是解释给韦小宝听的。他继续说道：“众位兄弟，请先说说各省的情形。”

那前五房中，长房莲花堂该管福建，二房洪顺堂该管广东，三房家后堂该管广西，四房参太堂该管湖南、湖北，五房宏化堂该管浙江。后五房中，长房青木堂该管江苏，二房赤火堂该管贵州，三房西金堂该管四川，四房玄水堂该管云南，五房黄土堂该管中州河南。天地会为郑成功旧部所组成，主力在福建，因此莲花堂为长房，实力最强，其次为两广、两湖，更其次为浙江、江苏。

（按：天地会中确有前五房、后五房十堂，蔡德忠、方大洪、马超兴等

人历史上确有其人，各堂该管之地区亦大致如史书所载。此后为便于小说之叙述描写，有所更改，不再说明。)

当下蔡德忠首先叙述福建的天地会会务，跟着方大洪述说广东会务。韦小宝听了一会，一来不懂，二来丝毫不感兴趣，到后来听而不闻，心中自行想象赌钱玩耍之事。

轮到青木堂香主述说时，陈近南说道：“青木堂本来是在江南江宁、苏州一带跟鞑子周旋，后来尹兄弟把香堂移到了江北徐州，逐步进入山东、直隶，一直伸展到鞑子的京城，只可惜尹兄弟命丧鳌拜之手，青木堂元气大伤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日前众兄弟奋勇攻入康亲王府，机缘巧合，小宝手刃鳌拜，为尹兄弟报了大仇，青木堂这件事，干得轰轰烈烈，可叫鞑子心惊肉跳。只不过这么一来，鞑子自然加紧提防，咱们今后行事，可也得加倍小心才是。”众人齐声称是。

此后赤火堂、西金堂两堂香主分别述说贵州、四川两省情状，韦小宝听得忍不住要打呵欠，急忙伸手掩住了嘴巴。

待得玄水堂香主林永超说起云南会务时，他神情激昂，不断咒骂，韦小宝才留上了神，只听他道：“吴三桂那大汉奸处处跟咱们作对，从去年到今年，还没满十个月。会中兄弟前前后后已有七十九个死在这王八蛋手里。他妈巴羔子的，老子跟这狗贼不共戴天。属下数次派人去行刺，可是这汉奸身边能人甚多，接连行刺三次，都失了手……”他指指自己挂在头颈中的左臂，说道：“上个月这一次，他奶奶的，老子还折断了一条手臂，这大汉奸作恶多端，终有一日，要全家给咱们天地会斩成肉酱。”

一说到吴三桂，人人气愤填膺。韦小宝在扬州之时，也早听人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夺了汉人的天下。鞑子兵在扬州奸淫烧杀，最大的罪魁祸首便是吴三桂。这人帮满清打天下，官封平西王，永镇云南，韦小宝听人提到吴三桂三字之时，无不咬牙切齿，恨之入骨。这林香主如此破口大骂，韦小宝倒也不以为奇。林永超一骂开了头，其余八位香主跟着也骂了起来。他们本来都是军人，近年来混迹江湖，粗口原是说惯了，只不过在总舵主面前，大家尽力收敛而已，此时一骂上了，谁也不再客气。韦小宝大喜，一听到这些污言秽语，登时如鱼得水，忍不住插口也骂。说到骂人，韦小宝和这九位香主相比，颇有精粗之别，他一句句转弯抹角、狠毒刻薄，九位香主只不过胡骂一气，相形之下，不免见绌。

陈近南摇手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！天下千千万万人在骂吴三桂，可是这厮还是好好做他的平西王。骂是骂他不死的，行刺也不是办法。”

宏化堂香主李式开矮小瘦削，说话很轻，骂人也不多，这时说道：“依属下之见，就算咱们大举入滇，将吴三桂杀了，于大局也无多大好处。鞑子另派总督、巡抚，云南老百姓一般的翻不了身。吴三桂这汉奸罪孽深重，若是一刀杀了，未免太也便宜了他。”陈近南点头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，却不知李兄弟有何高见？”

李式开道：“这件事甚为重大，大伙儿须得从长计议。属下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。还是听从总舵主的指点。”

陈近南道：“‘此事重大，须当从长计议。’李兄弟这一句话，便是高见了。常言道得好：一人计短，二人计长。咱们十个人，不，十一个人，静下来细细想想，主意儿就更加多了。咱们杀吴三桂，不但为天地会被他害死的众位兄弟报仇，也是为天下千千万万汉人同胞报仇。此事我筹思已久，吴

三桂那厮在云南根深蒂固，势力庞大，单是天地会一会之力，只怕扳他不倒。”

林永超大声道：“拚着千刀万剐，也要扳他一扳。”蔡德忠道：“你早已扳过了，吴三桂没扳倒，却扳断了自己一只手。”林永超怒道：“你耻笑我不成？”蔡德忠自知失言，陪笑道：“我是讲笑话，林兄弟别生气。”

陈近南见林永超兀自愤愤不平，温言慰道：“林贤弟，诛杀吴三桂，乃是普天下英雄好汉人人梦寐以求的大事，怎能要林贤弟与玄武堂单独挑起这副重担？就算天地会数万兄弟齐心合力，也未必能动得了他手。”林永超道：“总舵主说得是。”这才平了气。

陈近南道：“我看要办成这件大事，咱们须得联络江湖上各领各派，各帮各会，共谋大举。吴三桂这厮在云南有几万精兵，麾下雄兵猛将，非同小可。单是要杀他一人，未必十分为难，但要诛他全家，杀尽他手下助纣为虐的一众大大小小汉奸恶贼，却非我天地会一会之力能够办到。”

林永超拍腿大叫：“是极，是极！我天地会兄弟已给吴三桂杀了这许多，单杀这贼子一人，如何抵得了命？”

众人想到要诛灭吴三桂全家及手下众恶，都是十分兴奋，但过不多时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心中均想：“这件事当真甚难。”

蔡德忠道：“少林、武当两派人多势众，武功又高，那是一定要联络的。”

黄土堂香主姚必达踌躇道：“少林寺方丈晦聪大师，在武林中声望自是极高，不过他向来十分老成持重，不肯得罪官府。这几年来，更定下一条规矩，连俗家子弟也不许轻易出寺下山，生怕惹祸生事。要联络少林派，这中间恐怕有很多难处。”

该管湖广地面的参太堂香主胡德第点头道：“武当派也差不多。真武观观主云雁道人和师兄云鹤道人失和已久，两人尽是勾心斗角，互相找门下弟子的岔儿。杀吴三桂这等冒险勾当，就怕……就怕……”他没再说下去，但谁都明白，多半云雁、云鹤二人都不会愿干。

林永超道：“倘若约不到少林、武当，咱们只好自己来干了。”陈近南道：“那不用性急，武林之中，也并非只有少林、武当两派。”各个纷纷议论，有的说峨嵋或许愿干，有的说丐帮中有不少好手加入天地会，必愿与天地会联手，去诛杀这大汉奸。

陈近南听各人说了良久，道：“若不是十拿九稳，咱们可千万不能向人家提出。”方大洪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没的人家不愿干，碰一鼻子灰不算，也伤了我天地会的脸面。”陈近南道：“失面子还不紧，风声泄漏出去，给吴三桂那厮加意提防，可更棘手了。”李式开道：“为了稳重起见，若要向哪一个门派帮会提出，须得先经总舵主点头，别的人可不能随便拿主意。”众人都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

各人又商议了一会。陈近南道：“此刻还不能拟下确定的方策。三个月后，大家在湖南长沙再聚。小宝，你仍回到宫中，青木堂的事务，暂且由李力世、关安基两位代理。长沙之会，你不用来了。”

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心道：“这不是摆明了过河拆桥么？”

众香主散后，陈近南拉了韦小宝的手，回到厢房之中，说道：“北京天桥有一个卖膏药的老头儿，姓徐。别人卖膏药的旗子上，膏药都是黑色的，这徐老儿的膏药却是一半红，一半青。你有要事跟我联络，到天桥去找徐老儿便是。你问他：‘有没有清恶毒、使盲眼复明的清毒复明膏药？’他说：‘有是有，价钱太贵，要三两黄金、三两白银。’你说：‘五两黄金、五两

白银卖不卖？’他便知道你是谁了。”

韦小宝大感有趣，笑道：“人家货价三两，你却还价五两，天下哪有这样的事？”

陈近南微笑道：“这是唯恐误打误撞，真有人向他去买‘清毒复明膏药’。他一听你还价黄金五两、白银五两，便问：‘为什么价钱这样贵？’你说：‘不贵，不贵，只要当真复得了明，便给你做牛做马，也是不贵。’他便说：‘地振高冈，一派溪山千古秀。’你说：‘门朝大海，三河合水万年流。’他又问：‘红花亭畔哪一堂？’你说：‘青木堂。’他问：‘堂上烧几炷香？’你说：‘五炷香！’烧五炷香的便是香主。他是本会青木堂的兄弟，属你该管。你有什么事，可以交他办。”

韦小宝一一记在心中。陈近南又将那副对子说了两遍，和韦小宝演习一遍，一字无讹。陈近南又道：“这徐老头虽归你管，武功却甚了得，你对他不可无礼。”韦小宝答应了。

陈近南道：“小宝，咱们大闹康亲王府，鞑子一定侦骑四出，咱们在这里不能久留。今日你就回宫去，跟人说是给一帮强人掳了去，你夜里用计杀了看守的强人，逃回宫来。如有人要你领兵来捉拿，你可以带兵到这里来，我们把鳌拜的尸身和首级埋在后面菜园里，你领人来掘了去，就没人怀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大伙当然都不在这里了，是不是？”陈近南道：“你一走之后，大伙儿便散，不用担心。三天之后，我到北京城里来传你武功。你到东城甜水井胡同来，胡同口有兄弟们等着，自会带你进来见我。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

陈近南轻轻抚摸他头，温言道：“你这就去罢！”

韦小宝当下进去和茅十八道别。茅十八不知他已入了天地会，做了香主，问长问短，极是关心。韦小宝也不说穿。这时他被夺去的匕首等物早已取回。陈近南命人替他备了坐骑，亲自送出门外。李力世、关安基、玄贞道人等青木堂中兄弟，更直送到三里之外。

韦小宝问明路径，催马驰回北京城，进宫时已是傍晚，即去叩见皇帝。

康熙早已得知鳌拜在康亲王府囚室中为韦小宝所杀的讯息，心想他为鳌拜的党徒所掳，定然凶多吉少。事情一发，清廷便立即四下缉捕鳌拜的余党拷问，人是捉了不少，却查不出端倪。康熙正自老大烦恼，忽听得韦小宝回来，又惊又喜，急忙传见，一见他走进书房，忙问：“小桂子，你……你怎么逃了出来？”

韦小宝一路之上，早已想好了一大片谎话，如何给强人捉去、如何给装在枣子箱中运去等情倒不必撒谎，跟着说众奸党如何设了灵位祭奠，为了等一个首脑人物，却暂不杀他，将他绑在一间黑房之中，他又如何在半夜里磨断手上所绑绳索，杀了看守的人，逃了出来，如何在草丛中躲避追骑，如何偷得马匹，绕道而归，说得绘声绘影，生动之至。

康熙听得津津有味，连连拍他肩头，赞道：“小桂子，真有你的。”又道：“这一番可真辛苦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皇上，鳌拜这些奸党，势力也真不小。奴才逃出来时，记明了路径，咱们马上带兵去捉，好不好？”

康熙喜道：“妙极！你快去叫索额图带领三千兵马，随你去捉拿。”

韦小宝退了出来，命人去通知索额图。索额图听说小桂子给鳌拜手下人捉去，心想宫中少了个大援，正在发愁，虽说能吞没四十五万两银子，毕竟是所失者大，所得者小，突然得悉小桂子逃归，登时精神大振，忙带领人马，

和韦小宝去捕拿余党。行到半路，康熙王差人将韦小宝的玉花骢赶着送来。韦小宝骑上名驹，左顾右盼，得意非凡。

到得天地会聚会之所，自然早已人影不见。索额图下令搜索，不久便在菜园中将鳌拜的首级和尸身掘了出来，又找到一块“大清少保一等超武公鳌拜大人之灵位”的灵牌，几幅吊唁鳌拜的挽联，自然都是陈近南故意留下的。

韦小宝和索额图回到北京，将灵牌、挽联等物呈上康熙，韦小宝神色间倒颇似立了一件大功。康熙奖勉几句，吩咐葬了鳌拜的尸身，命两人继续小心查察。

韦小宝嘴里连声答应，脸上忠诚勤奋，肚中暗暗好笑。

风际中身子跃起，从半空扑击下来。玄贞道人斜身闪避。风际中倏地抢至玄贞身前，左腿向右横扫，右臂向左横扫，正是沐家拳中的那招“横扫千军”。

第九回 琢磨颇望成全璧 激烈何须到碎琴

过了三天，韦小宝禀明康熙，要出去访查鳌拜的余党，径自到东城甜水井胡同来。

离胡同口十来丈处停着一副馄饨担子，卖馄饨的见到韦小宝，拿起下馄饨的长竹筷，在盛钱的竹筒上托托托的敲了三下，停一停，敲了两下，又敲三下。隔着数丈处，有人挑了担子在卖青萝卜，那人用削萝卜的刀子在扁担上也这般敲击。韦小宝料想是天地会传讯之法，随着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进了胡同，来到漆黑大门的一座屋子前。门口蹲着三人，正用石灰粉刷墙壁，见到韦小宝后点了点头，石灰刀在墙上敲击数下，大门便即开了。

韦小宝走进院子，进了大厅，见陈近南已坐在厅中，立即上前磕头。陈近南甚是喜欢，说道：“你来得早，再好也没有了。我本来想多耽几天，传你功夫，但昨天接到讯息，福建有件大事要我赶去料理。这次我只能停留一天。”韦小宝心中一喜：“你没空多传我功夫，将来我练得不好，那是你的事，可不能怪我。”脸上却尽是失望之色。

陈近南从怀中取出一本薄薄的册子来，说道：“这是本门修习内功的基本法门，你每日自行用功。”打开册子，每一页上都绘有人像，当下将修习内功的法门和口诀传授了。

韦小宝一时之间也未能全盘领悟，只是用心记忆。

陈近南花了两个多时辰，将这套内功授完，说道：“本门功夫以正心诚意为先。你这人心猿意马，和本门功夫格格不入，练起来加倍艰难，须得特别用功才是。你牢牢记住，倘若练得心意烦躁，头晕眼花，便不可再练，须待静了下来，收拾杂念，再从头练起，否则会有重大危险。”韦小宝答应了，双手接过册子，放入怀中。

陈近南又细问海大富所授武功的详情，待韦小宝连说带比的一一说完，陈近南沉吟道：“这些功夫，你也早知道是假的，当真遇上敌人，半点也不管用。我只是奇怪，怎地鞑子皇太后传授给鞑子小皇帝的武功，却也是假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老婊子不是小皇帝的亲娘，而且……而且老婊子不是好人，是个大大的坏人。”心想老婊子害死小皇帝的母亲等等情由，牵连太过重大，对师父也不能说，何况此事跟师父毫不相干。

陈近南点点头，跟着又查问海大富的为人和行事，只觉这老太监的所作所为之中，充满了诡秘。韦小宝说了一些，突然间“哇”的一声，哭了出来。陈近南温言问道：“小宝，怎么啦？”韦小宝抽抽噎噎的将海大富在汤中暗下毒药的事说了，最后泣道：“师父，我这毒是解不了的啦。我死之后，青木堂的兄弟们可不能再老法子。”陈近南问道：“什么老法子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鳌拜害死尹香主，我杀了鳌拜，大伙儿就叫我做青木堂香主。海老乌龟害死韦香主，老婊子杀了海老乌龟。大伙儿可不能请老婊子来做青木堂香主。”

陈近南哈哈一笑，细心搭他脉搏，又详询他小腹疼痛的情状，伸指在他小腹四周穴道上或轻或重的按捺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不用怕！海大富的毒药，或许世上当真无药可解，但我可用内力将毒逼了出来。”韦小宝大喜，连说：“多谢师父！”

陈近南领他到卧室之中，命他躺在床上，左手按在他胸口“膻中穴”，右手按住他背脊“大椎穴”。过得片刻，韦小宝只觉两股热气缓缓向下游走，

全身说不出的舒服，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。

睡梦之中，突觉腹中说不出的疼痛，“啊哟”一声，醒了过来，叫道：“师父，我……我要拉屎！”陈近南带他到茅房门口。韦小宝刚解开裤子，稀屎便已直喷，但觉腥臭难当，口中跟着大呕。

韦小宝回到卧室，双腿酸软，几难站直。陈近南微笑道：“好啦，你中的毒已去了十之八九，余下来的已不打紧。我这里有十二粒解毒灵丹，你分十二天服下，余毒就可驱除干净。”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，交给韦小宝。韦小宝接了，好生感激，说道：“师父，这药丸你自己还有没有？你都给了我，要是你自己中毒……”陈近南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人家想下我的毒，也没这么容易。”

眼见天色已晚，陈近南命人开出饭来，和韦小宝同食。韦小宝见只有四碗寻常菜肴，心想：“师父是大英雄，却吃得这等马虎。”他既知身上剧毒已解，心怀大畅，吃饭和替师父装饭之时，脸上笑咪咪地，甚是欢喜。

饭罢，韦小宝又替师父斟了茶。陈近南喝了几口，说道：“小宝，盼你做个好孩子。我一有空闲，便到京城来传你武艺。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陈近南道：“好，你就回皇宫去罢。鞞子狡猾得紧，你虽也聪明，毕竟年纪小，要事事小心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师父，我在宫里很气闷，什么时候才可以跟着你行走江湖？”

陈近南凝视他脸，道：“你且忍耐几年，为本会立几件大功。等得……等得再过几年，你声音变了，胡子也长出来时，不能再冒充太监，那时再出宫来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在宫里做好事还是做坏事，你们谁也不知，想废去我的香主，可没有那么容易。将来我年纪大了，武功练好了，或许你们便不废了。”想到此处，便开心起来，说道：“是，是。师父，我去啦。”

陈近南站起身来，拉着他手，说道：“小宝，鞞子气候已成，这反清复明的大事，是艰难得很的。你在皇宫之中，时时刻刻会遇到凶险，你年纪这样小，又没学到什么真实本领，我实在好生放心不下。不过咱们既入了天地会，这身子就不是自己的了，只要于反清复明大业有利，就算明知是火坑，也只好跳下去。只可惜……只可惜你不能时时在我身边，我可好好教你。但盼将来你能多跟我一些时候。现下会中兄弟们敬重于你，只不过瞧在我的份上，但我总不能照应你一辈子。将来人家敬重你，还是瞧你不起，一切全凭你自己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。我丢自己的脸不打紧，师父的脸可丢不起。”陈近南摇头道：“你自己丢脸，那也不成啊。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，是。那么我丢小桂子的脸好了。小桂子是鞞子太监，咱们丢小桂子的脸，就是丢鞞子的脸，那就是反清复明。”

陈近南长叹一声，实不知如何教导才是。

韦小宝进宫回到自己屋里，将索额图交来几十张、一共四十六万六千五百两的银票反复细看，心下大乐。原来索额图为了讨好他，本来答应四十五万两银子，后来变卖鳌拜家产，得价较预计为多，又加了一万多两。他看了多时，收起银票，取出陈近南的那本武功册子，照着所传秘诀，盘膝而坐，练了起来。他点收银票，看到票子上银号、票号的朱印时神采奕奕，一翻到武功图谱，登时兴味索然，何况书中的注解一百个字中也识不上一个，练不到小半个时辰，便觉神昏眼倦，倒在床上便睡着了。

次日醒来后，在书房中侍候完了皇帝，回到屋里，又再练功，过不多时又竟入睡。原来陈近南这一门功夫入门极是不易，非有极大毅力，难以打通第一关。韦小宝聪明机警，却便是少了这一份毅力，第一个坐式一练，便觉艰难无比，昏昏欲睡。一觉醒转，已是半夜，心想：“师父叫我练功，可是他的功夫乏味之极。但如偷懒不练罢，下次见到师父，他一查之下，我功夫半点也没长进，一定老大不高兴。说不定便将我的青木堂香主给废了。”起身再拿那册子来看，依法打坐修习，过不多时双眼又是沉重之极，忍不住要睡，心想：“他们打定了主意，要过河拆桥，我这座桥是青石板大桥也罢，是烂木头独木桥也罢，他们总是要拆的，我练不练功夫，也不相干。”既找到了不练功夫的借口，心下大宽，倒头呼呼大睡。

他既不须再练武功，此后的日子便过得甚是逍遥自在，十二粒药丸服完，小腹上的疼痛已无影无踪。日间只在上书房中侍候康熙几个时辰，空下来便跟温氏兄弟等掷骰子赌钱。他此刻是身有数十万两银子家财的大富豪，掷骰子原已不用再作弊行骗，但羊牯当前，不骗上几下，心中可有说不出的不痛快，温氏兄弟、平威、老吴等人欠他的赌债自然越积越多。好在韦小宝不讨赌债，而海大富又已不在人世，温氏兄弟等虽债台高筑，却也不怎样担心。

至于尚膳监的事务，自有手下太监料理，每逢初二、十六，管事太监便送四百两银子到韦小宝屋子里来。这时索额图早已替他将几万两银子分送宫中嫔妃和有权势的太监、侍卫，韦小宝嘴上既来得，康熙又正对他十分宠幸，这几个月，在宫中众口交誉，人人见了他都笑颜相迎。

秋尽冬来，天气日冷一日，这天韦小宝从上书房中下来，忽然想起：“师父吩咐，倘若有事，便去天桥找卖膏药的徐老头联络。虽然没什么事，也不妨去跟他对答一下，什么‘地振高冈，一派溪山千古秀。门朝大海，三河合水万年流’，倒也有趣。喂，你这张膏药要三两黄金、三两白银，太贵啦，太贵啦！五两黄金、五两白银卖不卖？哈哈，哈哈！”

他走出宫门，在大街上转了几转，见一家茶馆中有个说书先生在说书，便踱进去泡了壶茶坐下。说书先生说的正是《英烈传》，说到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，如何周颠抱了朱元璋换船、如何陈友谅战船上一炮轰来，将朱元璋原来的坐船轰得粉碎。这些情节韦小宝早已听得烂熟，那说书的穿插也不甚佳，但他一坐下来，便听了大半个时辰，东逛西混，直到天黑，这天竟没到天桥去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也始终没去。每晚临睡，心里总说，明天该去瞧瞧那徐老头儿了，可是第二天不是去掷骰子赌钱，便是去听说书，要不然到街市之中乱花银子。这些日子在皇宫里逍遥快乐，做太监比做天地会的什么香主、臭主要适意得多，自知这念头十分没出息，也不敢多想，偶尔念及，便自己安慰：“反正我又没事，去找徐老头儿干什么？泄漏了机密，送了我小命不打紧，反而连累了天地会的大事。”

如此又过月余，韦小宝这一日又在茶馆中听《英烈传》。茶博士见他是宫中太监，给的赏钱又多，总是给他留下最好的座头，泡的是上好香茶。韦小宝这些日子来给人奉承惯了，对茶博士的恭谨巴结虽不怎么希罕，听在耳里却也着实受用。坛上说书说的是大将军徐达挂帅出征，将鞑子兵赶往蒙古。京师之地，茶馆里听书的旗人甚多，说书先生不敢公然提“鞑子”二字，只说是元兵元将，但也说得口沫横飞，精神十足。

韦小宝正听得出神，忽有一人说道：“借光！”在他的茶桌边坐下。韦

小宝眉头一皱，有些不耐烦。那人轻声说道：“小人有张上好膏药，想卖与公公，公公请看。”韦小宝一转头，只见桌上放着一张膏药，一半青，一半红，他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膏药？”

那人道：“这是除清恶毒、令双目复明的膏药。”压低了声音，道：“有个名目，叫作‘去清复明膏药’。”

韦小宝看那人时，见他三十来岁年纪，英气勃勃，并不是师父所说的那个徐老头，心下起疑，问道：“这张膏药要卖多少银子？”那人道：“三两白银，三两黄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五两白银、五两黄金卖不卖？”那人道：“那不是太贵了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贵，不贵，只要当真去得清毒，复得了明，便给你做牛做马，也是不贵。”那人将膏药向韦小宝身前一推，低声道：“公公，请借一步说话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走出茶馆。

韦小宝将二百文钱丢在桌上，取了膏药，走了出去。那人候在茶馆之外，向东便走，转入一条胡同，站定了脚，说道：“地振高冈，一派溪水千古秀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门朝大海，三河合水万年流。”不等他问，先行问道：“阁下在红花亭畔住哪一堂？”那人道：“兄弟是青木堂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堂上烧几炷香？”那人道：“三炷香！”韦小宝点了点头，心想：“你比我的职位可低了两级。”那人叉手躬身，低声道：“哥哥是青木堂烧五炷香的韦香主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正是。”心想：“你年纪比我大得多，却叫我哥哥，当真要叫得好听，怎么又不叫爷爷，阿叔？”

那人道：“兄弟姓高，名叫彦超，是韦香主的下属，久仰香主的英名，今日得见，实是大幸。”韦小宝心中一喜，笑道：“高大哥好说，大家是自己人，何必客气。”

高彦超道：“本堂有一位姓徐的徐大哥，向在天桥卖药，今日给人打得重伤，特来报知韦香主。”韦小宝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我连日宫中有事，没去会他。他怎么受了伤，是给谁打的？”高彦超道：“此处不便详告，请韦香主跟我来，”韦小宝点了点头。

高彦超大步而行，韦小宝远远跟着。

过了七八条街，来到一条小街，高彦超走进一家药店。韦小宝见招牌上写着五个字，自然一个也不识，也不用细看，料想是药店的名字，便跟着进去。

柜台内坐着一个肥肥胖胖的掌柜，高彦超走上前去，在他耳畔低声说了几句。那胖掌柜连声应道：“是，是！”站起身来，向韦小宝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客官要买上好药材，请进来罢！”引着韦小宝和高彦超走进内室，反手带上了门，俯身掀开一块地板，露出一个洞来，有石级通将下去。

韦小宝见地道中黑黝黝地，心下惊疑不定：“这两人真是天地会的兄弟吗？只怕有点几靠不住。下面若是宰杀韦小宝的屠房，岂不糟糕？”但高彦超跟在身后，其势已无可退缩，只得跟着那掌柜走入地道。

幸好地道极短，只走得十来步，那掌柜便推开了一扇板门，门中透出灯光。韦小宝走进门内，见是一间十来尺见方的小室，室中却坐了五人，另有一人躺在一张矮榻之上。待得再加上三人，几乎已无转身余地，幸好那胖掌柜随即退出。

高彦超道：“众位兄弟，韦香主驾到！”

室中五人齐声欢呼，站起来躬身行礼，地窖太小，各人挤成一团。韦小宝抱拳还礼。见其中一人是个道人，那是曾经会过的，道号玄贞，记得他曾

开玩笑，叫关安基跟他妻子“十足真金”离婚，另有一个姓樊，也是见过的。韦小宝见到熟人，当即宽心。

高彦超指着卧在矮榻上那人，说道：“徐大哥身受重伤，不能起来见礼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走近身去，只见榻上那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上，已无半点血色，双目紧闭，呼吸微弱，白须上点点斑斑都是血渍，问道：“不知是谁打伤了徐大哥？是……是鞑子的鹰爪子吗？”

高彦超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是云南沐王府的人。”

韦小宝一惊，道：“云南沐王府？他们……他们跟咱们是一路的，是不是？”

高彦超缓缓摇头，说道：“启禀香主大哥：徐大哥今朝支撑着回到这里回春堂药店来，断断续续的说道，下手打伤他的，是沐王府的两个年轻人，都是姓白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姓白？那不是沐王府四大家将的后人吗？”高彦超道：“多半是的。大概就是白寒松、白寒枫兄弟，叫做什么‘白氏双木’的。”韦小宝喃喃道：“两根烂木头，有什么了不起啦。”高彦超道：“听徐大哥说，他们为了争执拥唐拥桂，越说越僵，终于动起手来。徐大哥双拳难敌四手，身受重伤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两个打一个，不是英雄好汉。什么糖啊桂的，莫非……莫非……”心想什么“拥桂”，莫非为了拥护我小桂子，但觉得不大像，缩住了不说。

高彦超道：“沐王府是桂王手下，咱们天地会是当年唐王天子手下。徐大哥定是跟他们争名份，以致言语失和。”韦小宝还是不懂，问道：“什么桂王手下，唐王手下？”高彦超道：“那桂王不是真命天子，咱们唐王才是真命天子。”

玄贞道人明白韦小宝的底细，知他肚中的料子有限，插口道：“韦香主，当年李闯攻入北京，逼死了崇祯天子。吴三桂带领清兵入关，占我花花江山。各地的忠臣义士，纷纷推戴太祖皇帝的子孙为王。先是福王在南京做天子。后来福王给鞑子害了，咱们唐王在福建做天子，那是国姓爷郑家一伙人拥戴的，自然是真命天子。哪知道另一批人在广西、云南推戴桂王做天子，又有一批人在浙江推戴鲁王做天子，那都是假的真命天子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。既有唐王做了天子，桂王、鲁王就不能做天子了。”高彦超道：“是啊，韦香主说得对极！”

玄贞道人道：“可是广西、浙江那些人为了贪图富贵，争着说道，他们拥立的才是真命天子，大家自伙里争得很厉害。”叹了口气，续道：“后来唐王、鲁王、桂王，先后都遭了难。这些年来，江湖上的豪杰不忘明室，分别找了三王的后人，奉以为主，干反清复明的大业。桂王的手下拥戴桂王的子孙，鲁王的手下拥戴鲁王的子孙，那是桂派和鲁派，他们又称咱们天地会为唐派。唐、桂、鲁三派，都是反清复明的。不过只有咱们天地会才是正统，桂派、鲁派却是篡位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沐王府那些人是桂派，是不是？”玄贞道人道：“正是。这三派人十几年来相争不休。”

韦小宝想起那日在苏北道上遇到沐公府的人物，甚是傲慢无礼，那人也是姓白的，不知是不是这两根烂木头之一，当时见茅十八对他怕得厉害，早就不忿，便道：“唐王既是真命天子，他们就不该再争。听说沐公爷是很好的，只怕他老人家归天之后，他手下那些人有点儿乱七八糟。”地窖中众人齐声道：“韦香主的话，一点也不错。”

玄贞道人道：“江湖上好汉瞧在沐天波沐公爷尽忠死节的份上，遇上了

沐王府的人物，都是容让三分。这样一来，沐王府中连阿猫阿狗也都狂妄自大起来。我们这位徐大哥人是再好也没有的，他从前服侍过唐王天子，当真是忠心耿耿，提到先帝时便流眼泪。定是沐王府的人说话不三不四，言语中轻侮了先帝，否则的话，徐老哥怎能跟沐王府的人动手？”

高彦超道：“徐大哥在午前清醒了一会儿，要众兄弟给他出这口气。在直隶境内，眼下本会只韦香主一位香主，按照本会规矩，遇上这等大事，须得禀明韦香主而行。倘若是对付鞑子的鹰爪子，那也罢了，杀了鞑子和鹰爪固然很好，弟兄们为本会殉难，也是份所当为。可是沐王府在江湖上名声很响，说来总也是自己人，去跟他们交涉，说不定会大动干戈，后果怎样，就很难料。”韦小宝嗯了一声。

高彦超又道：“徐大哥说，他一直在等候韦香主驾到，已等了好几个月，有时见到韦香主在街市采购物品，有时在茶馆里听书。”韦小宝脸上微微一红，说道：“原来他早见到我了。”高彦超道：“徐大哥说，总舵主吩咐过的，韦香主倘若有事，自会去找他，因此徐大哥虽然见到韦香主，却不敢上前相认。”

韦小宝点了点头，向榻上的老头瞧了一眼，心想：“原来这老狐狸暗中早就跟上了我。我在街上买了东西乱吃，胡花银子，早就落入他眼中。他妈的，日后他见了我师父，定会搬弄是非，最好是这只老狐狸伤势好不了，呜呼哀哉！”

玄贞道人道：“咱们一商量，迫不得已，只好请韦香主到来主持大局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一个小孩子，能主持什么大局？”但见这些人对自己十分恭谨，心下也不禁得意。他初入天地会时，除了师父之外，九位香主都比自己年长资深，此刻这些人中却以自己地位最高，轻飘飘之感登时油然而兴。

一名中年的粗壮汉子气愤愤的道：“大伙儿见到沐王府的人退让三分，那是敬重沐公爷为人忠义，为主殉难，说到所做事业的惊天动地，咱们国姓爷比之沐王爷可胜过了十倍。”那姓樊的樊纲道：“我敬你五尺，你就该当敬我一丈。怎地我们客气，他们反当是运气？这件事若不分说清楚，以后天地会给沐王府压得头也抬不起来，大伙儿还混个什么？”

众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都十分气恼。

玄贞道人道：“这件事如何办理，大伙儿都听韦香主的指示。

要韦小宝想法子去偷鸡摸狗，混蒙拐骗，他还能拿些主意，现下面临这种大事，要他拿个主意出来，当真是他的好看，摆明了叫他当场出乖露丑。可是他不折不扣，确是陈近南的弟子，天地会十大香主之一，直隶全省之中，天地会众兄弟以他为首，这姓徐的老头和别的几人，又都是他青木堂的嫡系下属，眼见人人的目光都注视在他脸上，不由得大是发窘，心中直骂：“辣块妈妈，这……这如何是好？”

他心中发窘，一个个人瞧将过去，盼望寻一点线索，可以想个好主意，看到那粗壮汉子时，忽见他嘴角边微有笑容，眼光中流露出狡猾的神色。此人刚才还在大叫大嚷，满腔子都是怒火，怎地突然间高兴起来？一凝神间，猛地想起：“啊哟，辣块妈妈，这批王八蛋不怀好意，要我来搨烂木梢。他们想去跟沐王府的人打架，却生怕我师父将来责怪，于是找了我来，要我出头。”他越想越对，寻思：“我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，虽说是香主，难道还真会有胜过他们的主意？他们是要拿我来作挡箭牌，日后没事，那就罢了，

有什么不妥，都往我头上一推，说道：‘青木堂韦香主率领大伙儿干的。香主有令，咱们不敢不从。’哼，他们本就要鸡蛋里找骨头，废了我这香主，我领头去跟沐王府的人打架，不论是输是赢，总之是大大的一块骨头。好啊，辣块妈妈，老子可不上这个当。”

他假装低头沉思，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众位兄长，小弟虽然当了香主，只不过碰巧杀了鳌拜，本事是一点也没有的，计策更加没有。我看还是请玄贞道长出个主意，一定比我高明得多。”他这一招叫作“顺水推舟”，将一根烂木梢向玄贞道人肩头推去。

玄贞道人笑了一笑，向樊纲道：“樊三哥的脑筋可比我行得多，你瞧怎么办？”

樊纲是个直性汉子，说道：“我看也没第二条路好走，咱们就找到姓白的家里，他们要是向徐大哥磕头赔罪，那就万事全体。否则的话，哼哼，说不得，只好先礼后兵。”

人人心中想的，其实都是这一句话，只是沐王府在江湖上威名甚盛，又是反清复明的同道，谁也不愿首先将这句话说出口来。樊纲这么一说，几个人都附和道：“对，对！樊三哥的话对极！能够不动武自然最好，否则咱们天地会可也不是好欺的，给人家打成这副样子，难道便罢了不成？”

韦小宝向玄贞和另一个汉子道：“你二位以为怎样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这叫作逼上梁山，没有法子，咱们确是给赶得绝了。”

玄贞却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不置可否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你不说话，将来想赖，我偏偏叫你赖不成。”问道：“玄贞道长，你以为樊三哥的主意不大妥当，是不是？”

玄贞道：“也不是不妥当，不过大家须得十分郑重，倘若跟沐王府的人动手，第一是败不得，第二是杀不得人。倘若打死了人，那可是一件大事。”樊纲道：“话是这么说，但如徐大哥伤重不治，却又怎样？”玄贞又点了点头。

韦小宝道：“请大家商量个法子出来。各位哥哥见识多，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还多，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，想的主意也一定比我好得多。”玄贞向他瞧了一眼，淡淡的道：“韦香主很了不起哪！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道长你也了不起。”

众人商量了一会，还是依照樊纲的法子，请韦小宝率同众人，去向沐王府的人兴问罪之师，各人身上暗带兵刃，但须尽量忍让，要占住地步，最好是沐王府的人先动了手打了人，这才还手。

玄贞道：“咱们不妨再约北京城里几位成名的武师一同前去，请他们作个见证，免得传了开来，说咱们天地会上门欺人。日后是非不明，只怕总舵主见罪。”

韦小宝喜道：“好极，要请有本事的，越多越好。”在苏北道上的饭店之中，沐王府那姓白的一根根筷子掷出去，只打得吴三桂手下一个个摔倒在地，这情景此刻犹似便在眼前。他们要是再搞什么铜角渡江、火箭射象的玩意儿，就算北京城里摆不出大象阵，单是摆上个把老鼠阵，青木堂韦香主吃不了就得兜着走，本想推托不去，又有点说出口，听玄贞道人说要约同北京城里著名武师前去，正中下怀。

玄贞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咱们只约有声望名气的，倒不是请他们去助拳，武功好不好却在其次。”高彦超道：“名气大的，武功多半就高。”他是在

帮着韦小宝说话。玄贞点了点头。樊纲道：“咱们去请哪几位武师？”当下众人商议请谁同去，邀请的人要在武林中颇有名望，与官面上并无来往，而与天地会多少有些交情。

商议定当后，正要分头去请人，那徐老头忽然呻吟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不……不能请外人。”樊纲问道：“徐大哥，你说不能请外人？”徐老头道：“韦香主，他……他在宫里当差，这……这件事可不能泄漏出去，那……那是性命交关……交关的大事。”

众人一听，都觉有理，韦小宝在宫中做太监，自然是奉了总舵主之命，暗中必有重大图谋，一有外人知道，难保不走漏风声。樊纲道：“韦香主倒也不必亲自出马。咱们去跟那两个姓白的理论，结果怎样，回来禀报韦香主知道便是。”

韦小宝本来对沐王府颇为忌惮，但既邀武林中一批大有名望之人同去，那就笃定泰山，有胜无败，这好比用灌铅骰子跟羊牯赌钱，怎可置身局外？说道：“我如不去，那就不好玩了。我的姓名身份，你们别跟外人说就是。”

玄贞道人道：“倘若韦香主乔装改扮了，那就没人知道他在宫里办事……”

韦小宝没听他说完，当时即拍手叫好，连称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这主意正投其所好，上门生事，本已是十分有趣，改装之后去生事，更是妙上加妙。

众人本来都觉若非韦香主率领，各人担的干系太大，见他如此热心，争着要去，自无异议。徐老头道：“大伙儿……大伙儿千万要小心。韦香主扮……扮作什么人？”众人望着韦小宝，听他示下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扮个富家公子呢，还是扮个小叫化？”他在妓院之中，见到来嫖院的王孙公子衣饰华贵，向来甚是羡慕，一直没机会穿着，微一沉吟，从怀中摸出三张五百两银子的银票来，道：“这里是一千五百两银子，相烦哪一位大哥去给我买些衣衫。”

众人都是微微一惊，几个人齐声道：“哪得着这许多银子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银子有的是，衣衫买得越贵越好，再买些珠宝戴了起来，谁也不知我是宫里的小……小太监了。”玄贞道人道：“韦香主说得是。高兄弟，你去买韦香主的衣衫。”

韦小宝又取出一千两银子的银票，道：“多花些钱好了，不打紧。”旁人见这小小孩童身边银票极多，都暗暗称异，说什么也料想不到他屋里的银子竟有四十几万两之多。按照韦小宝本来脾气，身边便有二两银子，也要花光了才舒服，可是四十几万两银子如何花用得掉？能够买些华贵衣服来穿戴穿戴，出出风头，当真机会难得，心里快活之极，见众人目瞪口呆，便又伸手入怀。

他手伸出来时，掌中已有三千五百两银子的银票，交给玄贞道人，道：“兄弟跟各位大哥今日初见，没什么孝敬。这些银子，是鞑子那里拿来的，都是不义……不义的银（他本想说“不义之财”，这句成语却忘记了），请大伙儿帮着花用花用。”天地会规矩严明，不得胡乱取人财物，樊纲、高彦超等早已穷得久了，突见韦香主取出这许多银票，又言明是取自鞑子的不义之财，他既在清宫中当差，此言自然不假，各人情不自禁的都欢呼起来。

玄贞道：“咱们要分头请人，今日是来不及了。韦香主，明日大伙儿在这里恭候大驾，不知你什么时刻能到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上午我要当差，午后准到。”玄贞道：“很好。明日午后，咱们在这里会齐，然后同去跟那两个

姓白的算帐。”

当晚韦小宝便心痒难搔，在屋里跳上跳下，指手划脚。次日从上书房下来，便匆匆去珠宝店买了一只大翡翠戒指，又叫店中师傅在一顶缎帽上钉上一大块白玉，四颗浑圆明珠，这一来便花了四千多两银子。珠宝店中见这位贵客是宫中太监，丝毫不以为奇，既是内宫来采购珠宝，花钱再多十倍也是常事。

韦小宝赶到回春堂药店，众人已在地窖中等候，说道已请了北京四位知名武师，同去作见证，每人已送了二百两银子谢礼。韦小宝心道：“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这四位武师非帮我们不可。只是二百两银子谢礼太少，最好送五百两。四位武师太少，最好请十六位。”

高彦超取出衣服鞋袜来给韦小宝换了，每件衣物都十分华贵，外面一件长袍是火狐皮的里子，在领口和衣袖外翻出油光滑亮的毛皮。高彦超道：“皮袍是叫他们连夜改小的，多给了三两六钱银子的工钱。”韦小宝连说：“不贵，不贵。”一件天青缎子的马褂，十粒扣子都是黄金打的。饶是如此，他给的银子还是一半也用不了。

韦小宝在宫中住了将近一年，居移气，养移体，食用既好，见识又多，这半年来做了尚膳监的首脑，百余名太监给他差来差去，做首领早做得惯了。这时周身再一打扮，虽然颇有些暴发户的俗气，却也显得款式非凡，派头十足，与樊纲、高彦超等草莽豪杰大不相同。

众人已安排了一乘轿子，等在门外，请韦小宝上轿，以防他改装之后在城里行走，撞见宫中太监或朝廷官员。

一行人先到东城武胜镖局，和四位武师会齐。那四位武师第一位是北京潭腿门掌门人老武师马博仁，那是清真教门的；第二位跌打名医姚春，徐老头受了伤，便由他医治，此人既是名医，擒拿短打也是一绝；第三位是外号“虎面霸王”的雷一啸，铁布衫功夫大大有名；第四位便是武胜镖局的总镖头金枪王武通。

马博仁等四人早已得知天地会领头的韦香主年纪甚轻，一见之下，竟是这样一个豪富少年，都是十分诧异，但各人久仰陈近南的大名，心想天地会总舵主的弟子，年纪虽小，也必有惊人艺业，都不敢小觑了他。众人在镖局中喝了茶，便同去杨柳胡同那姓白的二人驻足之处。韦小宝和马博仁、姚春三人坐轿，雷一啸与王武通骑马，余人步行相陪。玄贞道人、樊纲等都是成名人物，王武通要相借坐骑，但玄贞怕惹人注目，坚决不要。

一行人来到杨柳胡同一座朱漆大门的宅第之外，高彦超正要上前敲门，忽听得门内传出隐隐哭声。众人一怔，只见大门外挂着两盏白色灯笼，却是家有丧事。高彦超轻叩门环，过了一会，大门打开，出来一名老管家。高彦超呈上备就的五张名帖，说道：武胜漂局、潭腿门、天地会的几位朋友，前来拜会白大侠、白二侠。”

那老管家听得“天地会”三字，双眉一竖，满脸怒容，向众人瞪了一眼，接过拜帖，一言不发的便走了进去。

马博仁年纪虽老，火气却是极大，登时忍不住生气，道：“这奴才好生无礼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马老爷子的话一点不错。”他对沐王府的人毕竟甚是忌惮，只盼马博仁、王武通等人站定在自己这一边，待会倘若动手，便可多有几个得力的帮手。

隔了好一会，一名二十六七岁的汉子走了出来，身材甚高，披麻带孝，满身丧服，双眼红肿，兀自泪痕未于，抱拳说道：“韦香主、马老爷子、王总镖头，众位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在下白寒枫有礼。”众人抱拳还礼。白寒枫让众人进厅。

马博仁最是性急，问道：“白二侠身上有服，不知府上是哪一位过世了？”白寒枫道：“是家兄寒松不幸亡故。”马博仁跌足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白氏双木乃沐王府的英雄虎将，武林中大大有名，白大侠正当英年，不知是得了什么疾病？”

众人刚到厅中，还未坐定，白寒枫听了此言，陡地转过身来，双眼中如欲射出火光，厉声道：“马老爷子，在下敬你是武林前辈，以礼相待。你这般明知故问，是讥嘲于我吗？”

他陡然发怒，韦小宝出其不意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退了一步。

马博仁摸着白须，说道：“这可希奇了！老夫不知，这才相问，什么叫做明知故问？白二侠死了兄长，就算心中悲痛，也不能向我老头子发脾气啊！”白寒枫哼的一声，道：“请坐！”马博仁喃喃自语：“坐就坐罢！难道还怕了不成！”向韦小宝道：“韦香主，你请上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，还是马老爷子上座！”

白寒枫看了拜帖，知道来客之中有天地会的青木堂香主韦香主，万料不到这少年便是韦香主，心下又奇又怒，一伸手，便抓住韦小宝的左腕，喝道：“你便是天地会的韦香主？”

这一抓之力劲道奇大，韦小宝奇痛彻骨，“啊”的一声，大叫了出来，两道眼泪自然而然流下腮来。

玄贞道人道：“上门是客，白二侠太也欺人！”伸指便往白寒枫肋下点去。

白寒枫左手一挡，放开韦小宝手腕，退开一步，说道：“得罪了。”

韦小宝愁眉苦脸，伸袖擦干了眼泪。白寒枫固是大出意料之外，马博仁、王武通，以及天地会中众人也都惊诧不置，眼见白寒枫这一抓虽然手法凌厉，却也不是无可挡避。这韦香主身为陈近南的弟子，不但闪避不了，大叫之余兼且流泪，实是武林中的一大奇事。玄贞、樊纲、高彦超等人面都面红过耳，甚感羞惭。

白寒枫道：“对不住了！家兄不幸为天地会下毒手害死，在下心中悲痛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众人纷道：“什么？”“什么白大侠为天地会害死了？”“哪有此事？”“决无此事。”

白寒枫霍地站起，大声道：“你们说决无此事，难道我哥哥没有死吗？你们来，大家亲眼来瞧瞧。”一伸手，又向韦小宝左臂抓去。

这一次玄贞道人和樊纲都有了预备，白寒枫右臂甫动，二人一袭前胸，一袭后背，同时出手。白寒枫当即斜身拗步，双掌左右打出。玄贞左掌一抬，右掌又击了出去，樊纲却已和白寒枫交了一掌。白寒枫变招反点玄贞咽喉，玄贞侧身闪开。

白寒枫厉声喝道：“我大哥已死在你们手里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天地会的狗畜牲，一起上来便是。”

跌打名医姚春双手一拦，说道：“且慢动手，这中间恐有误会。白二侠口口声声说道，白大侠为天地会害死，到底实情如何，且请说个明白。”

白寒枫道：“你们来！”大踏步向内堂走去。

众人心想己方人多，也不怕他有何阴谋诡计，都跟了进去。

刚到天井之中，众人便都站定了，只见后厅是个灵堂，灵幔之后是口棺材，死人躺在棺材之上，露出半个头、一双脚。白寒枫掀起灵幔，大声叫道：“哥哥你死得没眼闭，兄弟好歹要杀几个天地会的狗畜牲，给你报仇。”他声音嘶哑，显是哭泣已久。

韦小宝一见到死人面容，大吃一惊，那正是在苏北道上小饭店中见过的，那人以筷子击打吴三桂部属，武功高强，想不到竟会死在这里，随即想到对方少了一个厉害角色，惊奇之余，暗自宽心。

马博仁、姚春、雷一啸、王武通四人走近前去。王武通和白寒松有过一面之缘，叹道：“白大侠果真逝世，可惜！”姚春特别仔细，伸手去搭了搭死人腕脉。

白寒枫冷笑道：“你若治得我哥哥还阳，我……我给你磕一万二千个响头。”

姚春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白二侠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请节哀。伤害白大侠的，果然是天地会的人？白二侠没弄错吗？”白寒枫叫道：“我……我弄错？我会弄错？”

众人见他哀毁逾恒。足见手足之情极笃，都不禁为他难过，樊纲怒气也自平了，寻思：“他死了兄长，也难怪出手不知轻重。”

白寒枫双手叉腰，在灵堂一站，大声道：“害死我哥哥的，是那平日在天桥卖药的姓徐老贼。这老贼名叫徐天川，有个匪号叫作‘八臂猿猴’，乃是天地会青木堂中有职司的人，是也不是？你们还能不能赖？”

樊纲和玄贞等几人面面相觑，他们这伙人到杨柳胡同来，本是要向白氏兄弟问罪，质问他们为什么伤人，不料白氏兄弟中的大哥白寒松竟已死在徐天川手底。樊纲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白老二，徐天川徐大哥是我们天地会的兄弟，原是不假，不过他……他……”白寒枫厉声道：“他怎样？”樊纲道：“他已给你们打得重伤，奄奄一息，也不知这会儿是死是活。不瞒你说，我们今日到来，原是要来请问你们兄弟，干么将我们徐大哥打成这等模样，哪知道……想不到……唉……”

白寒枫怒道：“别说这姓徐的老贼没死，就算他死了，这猪狗不如的老贼，也不配抵我哥哥的命。”樊纲也怒道：“你说话不干不净，像什么武林中的好汉？依你说便要怎样？”

白寒枫叫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！我要将你们天地会这批狗贼，一个个都宰成肉酱。我陪你们一起死，大伙儿都死了干净。”一转身，从死人身侧抽出一口钢刀，随即身子跃起，直如疯虎一般，挥刀虚劈，呼呼有声。

天地会樊纲、玄贞等纷纷抽出所携兵刃，以备迎敌。韦小宝忙缩在高彦超身后。

猛地里听得一声大吼：“不可动手！”声音震得各人耳鼓嗡嗡作响，只见“虎面霸王”雷一啸举起双手，挡在天地会众人之前，大声道：“白二侠，你要杀人，杀我好了！”这人姓得好，名字也取得好，这么几声大喝，确有雷震之威。

白寒枫心伤乃兄亡故，已有些伸智失常，给他这么一喝，头脑略为清醒，说道：“我杀你干什么？我哥哥又不是你杀的？”雷一啸道：“这些天地会的朋友，可也不是杀你哥哥之人。再说，普天下天地会的会众，少说也有二

三十万，你杀得完么？”

白寒枫一怔，大叫：“杀得一个是一个，杀得一双是一双！”

突然之间，门外隐隐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似有十余骑马向这边驰来。姚春道：“只怕是官兵，大伙儿收起了兵刃！”樊纲、玄贞等眼见雷一啸挡在身前，白寒枫不易扑过来挥刀伤人，便都收起了兵刃。白寒枫大声道：“便是天王老子到来，我也不怕。”

马蹄声越来越近，奔入胡同，来到门口戛然而止，跟着便响起了门环击门之声。门外有人叫道：“白二弟，是我！”人影一晃，一人越墙而入，冲了进来。这人四十来岁年纪，神态威武，面色却是大变，颤声道：“果然……果然是白大弟……白大弟……”

白寒枫抛下手中钢刀，迎了上去，叫道：“苏四哥，我哥哥……我哥哥……”一口气说不下去，放声大哭。

马博仁、樊纲、玄贞等均想：“这人莫非是沐王府中的‘圣手居士’苏冈？”

这时大门已开，涌进十几个人来，男女都有，冲到尸首之前，几个女子便呼天抢地的大哭起来。一个青年妇人是白寒松之妻，另一个是白寒枫之妻。

樊纲、玄贞等都感尴尬，眼见这些人哭得死去活来。若再不走、待得他们哭完，就算不动手，也免不了给臭骂一顿。韦小宝先前给白寒枫重重抓住手腕，此刻兀自疼痛，本来仗着人多，打定主意要叫玄贞、樊纲等人抓住了他，好歹也得在他屁股上踢他妈的七八脚，不料对方人手越来越多，打起架来已占不到便宜，心中怦怦乱跳，见玄贞道人连使眼色，显是要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，此举正合心意，当即转身便走，说道：“大伙儿去买些元宝蜡烛，再来向死人磕头罢！”

白寒枫叫道：“想逃吗？可没这么容易。”冲上前去，猛挥右掌向樊纲后心拍去。樊纲怒道：“谁逃了？”回身举左臂挡开，却不还击。玄贞等众人便都站住了。

韦小宝却已逃到了门口，一只脚先跨出了门槛再说。

那姓苏的男子问道：“白二弟，这几位是谁？恕在下眼生。”白寒枫道：“他们是天地会的狗东西，我哥哥……哥哥便是给他们害死的。”此言一出口，本来伏昔大哭的人都跃起身来，呛啾啾响声不绝，兵刃耀眼，登时将来客都围住了，连马博仁、姚春、雷一啸、王武通等四个都给围在核心。

王武通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马大哥，雷兄弟，姚大夫，咱们几时入了天地会哪？凭咱们几个的德行，只怕给天地会的朋友们提鞋子也还不配哪。”

那姓苏的中年汉子抱拳说道：“这几位不是天地会的吗？这位姚大夫，想来名讳是个春字。在下苏冈，得悉白家大兄弟不幸身亡的讯息，从宛平赶来，伤痛之下，未得请教，多有失礼。”说着向众人作揖为礼。

王武通抱拳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圣手居士，名不虚传，果然是位有见识、有气度的英雄。”当下给各人一一引见，第一个便指着韦小宝，道：“这位是天地会青木堂韦香主。”

苏冈知道天地会共分十堂，每一堂香主都是身负绝艺的英雄豪杰，但这韦香主却显然是个乳臭未干的富家少年，不由得心下诧异，但脸上不动声色，抱拳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韦小宝嗤的一声笑，抱拳还礼，从门边走了回来，问道：“你久仰我什么？”苏冈一怔，道：“在下久仰天地会十党香主，个个都是英雄好汉。”韦小宝点点头，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苏冈见他神情油

腔滑调，心下更是嘀咕。

当下王武通给余人都引见了。苏冈给他同来这伙人引见，其中两个是他师弟，三人是白氏兄弟的师兄弟，还有几个是苏冈的徒弟。白寒松的夫人伏在丈夫尸首上痛哭，白寒枫的夫人一边哭，一边劝，几个女子都不过来相见。

姚春道：“白二侠，到底白大侠为了什么事和天地会生起争竞，请白二侠说来听听。”咳嗽一声，又道：“云南沐王府在武林中人所共仰，天地会的会规向来极严，都不是蛮不讲理之人。天下原抬不过一个‘理’字，今日之事，也不是单凭打架动武就能了结的。这里马老师，雷兄弟，王总镖头，以及区区在下，跟双方就算没有交情，也都是慕名。白二侠，请你冲着咱们一点薄面，说一说这中间的缘由如何？”王武通道：“不瞒众位说，天地会的朋友们，的的确确不知白大侠已经身故，否则的话，他们还会上门来自讨没趣么？”

苏冈道：“然则韦香主和众位朋友来到敝处，又为了什么？”王武通道：“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。天地会的朋友说道，他们徐天川徐大哥给沐王府的朋友打得身受重伤，已说不出话，他们只好邀了我们几个老朽，伴同来到贵处，想问一问缘由。”苏冈森然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各位是上门问罪来着？”王武通道：“这可不敢当。我们几个在江湖上混口饭吃，全仗朋友们给面子。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论，谁也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。”

苏冈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王总镖头说得对，请各位到厅上说话。”

众人来到大厅。苏冈命师弟、徒弟们收起兵刃。白寒枫手中钢刀总是不肯放下。苏冈让众人坐下，说道：“白二弟，当时实情如何，你给大家说说。”

白寒枫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前天下午……”只说了四个字，不由得气往上冲，手中钢刀挥了一挥。韦小宝吃了一惊，身子向后一缩。白寒枫觉得此举太过粗鲁，钢刀用力往地下一掷，呛啷一声，击碎了两块方砖，呼了口气，道：“前天下午，我和哥哥在天桥的一家酒楼上喝酒，忽然上来一个官员，带了四名家丁。那四个家丁伸气惹厌得很，要酒要菜，说的却是云南话。”苏冈“哦”了一声。白寒枫道：“我和哥哥一听他们口音，就留上了神。”

王武通、樊纲等都知道，沐王府世镇云南，苏冈、白寒枫等都生长于云南，在北京城里听到乡音，自会关注。

白寒枫续道：“我哥哥听了一会，隔座接了几句。那官员听得我们也是云南人，便邀我们过去坐。我和哥哥离家已久，很想打听故乡的情形，见这位官员似是从云南来，便移座过去。一谈之下，这官员自称叫做卢一峰，原来是奉了吴三桂的委派，去做曲靖县知县的。他是云南大理人。照规矩，云南人本来不能在本省做地方官。不过这卢一峰说道，他是平西王委派的官，可不用理会这一套！”

樊纲忍不住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大汉奸吴三桂委派的狗官，有什么神气了？”

白寒枫向他瞧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位樊……樊兄说得不错，当时我也这么想。可是我哥哥为了探听故乡情形，反而奉承了他几句，这狗官更加得意了，说是吴三桂所派的官，叫做‘西选’，意思说是平西王选的。云南全省的大小官员，固然都是吴三桂所派，就是四川、广西、贵州三省，‘西选’的官儿也比皇帝所派的官吃香。”

苏冈听他说得有些气喘，接口解释：“倘若有一个缺，朝廷派了，吴三桂也派了，谁先到任，谁就是正印。云贵川桂四省的官员，哪一个先出缺，

自然是昆明知道得早，从昆明派人去快得多。因此朝廷的官儿，总是没‘西选’的脚快。”

白寒枫吁了口气，接着道：“那官儿说，平西王为朝廷立下了大功，满清能得江山，全仗平西王的功劳，因此朝廷对他特别给面子。吴三桂启奏什么事，从来就没有驳回的。”

王武通道：“这官儿的话倒是实情。兄弟到西南各省走镖，亲眼见到，云贵一带人家就知道有吴三桂，不知道有皇帝。”

白寒枫道：“这卢一峰说，照朝廷规矩，凡是做知县的，都先要到京城来朝见皇帝，由皇帝亲自封官。他到北京来，就是等着来见皇帝的。他说平西王既然封了他官，到京城来朝见皇帝，也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。我哥哥说：‘卢大人到曲靖做官，本省人做本省的官，那更是造福桑梓了。’那卢一峰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‘这个自然。’突然之间，隔座有人插嘴，这老……这老贼……我和他仇深……”说着霍地站起，满脸胀得通红。

苏冈道：“是‘八臂猿猴’徐天川说话么？”

白寒枫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正……正……”急愤之下，喉头哽住了，说不出话来，隔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正是这老贼，他坐在窗口一张小桌旁喝酒，插嘴说：‘本省人做本省的官，刮起地皮来更加方便些。’这老贼，我们自管自说话，谁要他来多口！”

玄贞冷冷的道：“白二侠，徐三哥这句话，可没说错。”白寒枫哼了一声，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这句话是没说错，我又没说他这句话错了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谁要他多管闲事？他倘若不插这句嘴，怎会生出以后许多事来？”玄贞见他气急，也就不再说下去。

白寒枫续道：“卢一峰听了这句话，勃然大怒，一拍桌子，转过头来，见这老贼是个弯腰曲背的老头儿，容貌猥琐，桌上放着一只药箱，椅子旁插着一面膏药旗，是个卖药的老头儿，喝道：‘你这个老不死的，胡说些什么？’他手下的四名家丁早就抢了上去，在老贼桌上拍桌大骂，一名家丁抓住了他衣领。也是我瞎了眼，瞧不出这老贼武功了得，还道他激于一时义愤，出言讥刺，怕他吃亏，便走上去假意相劝，将这四名家丁都推开了。”

玄贞赞道：“白二侠仁义为怀，果然是英雄行径。”心想白寒松已死，徐天川受伤虽然不轻，多半不会死，己方终究已占了便宜，这件事双方只好言和，口头上捧白寒枫几句，且让他平平气。

哪知白寒枫不受他这一套，瞪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什么英雄？我是狗熊！生了眼睛不识人，瞧不出这老贼阴险毒辣，还道他是好人。那卢一峰打起官腔，破口大骂，大叫：反了，反了，说京城里刁民真多，须得重办。”

樊纲插嘴道：“这官儿狗仗人势，在云南欺侮百姓不够，还到北京来欺人。”

白寒枫道：“要欺侮人，也没这么容易。这官儿连声吆喝，叫家丁将这姓徐的老贼绑起来送官，打他四十大板，戴枷示众。那老贼笑嘻嘻的道：‘大老爷，你这么大的声嚷嚷，不吃力吗？我送张膏药卖给你贴贴。’他从药箱里取了张膏药出来，双掌夹住，跟着便将那张本来折拢的膏药拉平了。我初见那老贼对这凶神恶煞的家丁并不害怕，心下已自起疑，侍见他拉膏药的手势，和哥哥对望了一眼，已然明白。膏药中间的药膏硬结在一块，总得点了火烘焙多时，才拉得开。可是他只是在双掌间夹得片刻，便以内力烘软药膏，这份功力可真了不起。他将药膏拉平之后，药膏热气腾腾。那卢一峰却兀自不

悟，一叠连声的催促家丁上前拿人。我便不再拦阻那官儿的走狗，由得他们去自讨苦吃。一名家丁见我让开，当即向那老贼冲去。那老贼笑道：‘你要膏药？’将那张膏药放在家丁手中。那家丁骂道：‘老狗，你干什么？’那老贼在他手臂上一推，那家丁移过身去，拍的一声响，那张热烘烘的膏药，正好贴在卢一峰那狗官的嘴上……”

韦小宝听到这里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哈的一声笑了出来，拍手叫好。白寒枫哼了一声，恶狠狠的瞪视着他。韦小宝心中害怕，便不敢再笑。苏冈问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白寒枫道：“那狗官的嘴巴被膏药封注，忙伸手去拉扯。那老贼推动四名家丁，说道：‘去帮大老爷！’只听得拍拍拍拍声响不停，四名家丁你一掌，我一掌，都向那狗官打去。原来那老贼推拨四名家丁的手臂，运上了巧劲，以这四人的手掌去打那狗官。片刻之间，那狗官的两边面皮给打得又红又肿。”

韦小宝又是哈哈大笑，转过了头，不敢向白寒枫多看一眼。

苏冈点头道：“这位徐老兄诨名叫作‘八臂猿猴’，听说擒拿小巧功夫，算得是武林一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他想白寒松死在他手下，这老儿的武功自然甚高，抬高了他武功，也是为白氏双雄留了地步。

白寒枫道：“我和哥哥只是好笑，眼见那狗官已给打得两边面皮鲜血淋漓，酒楼上不少闲人站着瞧热闹。那老贼大声叫嚷：‘打不得，打不得，大老爷是打不得的！你们这些大胆奴才，以下犯上，怎么打起大老爷来？’在四名家丁身后跳来跳去。活脱像是一只大猴子，伸手推动家丁的手臂，反似是在躲闪，那些闲人都瞧不出是他在搞鬼。直打得那狗官晕倒在地，他才住手，回归原座。这四名家丁还道是撞那遇鬼，说什么也不明白怎么会伸手去打大老爷，可是自己手掌上都是鲜血，却又不假。四人呆了一阵。便扶着那狗官去了。”

樊纲道：“痛快，痛快！吴三桂手下的走狗，原该如此整治。徐三哥痛打狗官，正是给天下百姓出一口胸中恶气。白二侠，你当时怎么不帮着打几拳？”

白寒枫登时怒气又涌了上来，大声道：“老贼在显本事打人，我为什么要帮他？是他在打人，又不是他在挨打！”

玄贞道：“白二侠说得是，先前他不知徐三哥身有武功，可不是见义勇为、出手阻止狗官的家丁行凶吗？”

白寒枫哼了一声，续道：“那狗官和家丁去后，我哥哥叫酒楼的掌柜来，说道一应打坏的桌椅器皿，都由他赔，那老贼的酒钱也算在我们帐上。那老贼笑着道谢。我哥哥邀他过来一同喝酒。那老贼低声道：‘久慕松枫贤乔梓的英名，幸会，幸会。’我和哥哥都是一惊，心想原来他早知道了我们的来历，我们却不知他是谁。我哥哥道：‘惭愧得紧，请问老爷子尊姓大名。’那老贼笑道：‘在下徐天川，一时沉不住气，在贤乔梓跟前班门弄斧，可真见笑了。’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徐天川是什么来头，但想他殴打狗官，自然跟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。这狗官倘若不挨这一顿饱打，我兄弟俩一样的也要痛打他一顿。我们三人喝酒闲谈，倒也十分相投，酒楼之中不便深谈，便邀他到这里来吃饭。”

樊纲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徐三哥到了这里，是在府上动起手来了？”

白寒枫道：“谁说在这里动手了？在我们家里，怎能跟客人过招，那不

是欺侮人么？”

玄贞点头道：“白氏兄弟英风侠骨，这种事是决计不做的。”

白寒枫听他接连称赞自己，终于向他点点头，以示谢意，说道：“我兄弟将老贼请到这里，恭谨相待，问起他怎么认得我兄弟。他也不再隐瞒，说道自己是天地会的，我兄弟来到北京之时，他天地会已得到讯息，原是想跟我兄弟交朋友。他在酒楼上殴打狗官，一来是痛恨吴三桂，二来也是为了要和我兄弟结交。这老贼能说会道，哄得我兄弟还当他是个人。后来说到反清复明之事，三个人，不，两个人一只狗，越说越投机……”

韦小宝接口道：“两个人和一只狗越说越投机，倒也稀奇。”

众人忍不住好笑，只是碍着白寒枫的面子，不敢笑出声来。

白寒枫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小鬼，胡说八道！”樊纲道：“白二侠，这位韦香主年纪虽轻，却是敝会青木堂的香主，敝会上下，对他都是十分尊敬的。”白寒枫道：“香主便怎么样？”苏冈岔开话头，说道：“我白兄弟心伤兄长亡故，说话有些气急，各位请勿介意。韦香主，你包涵些。”他想天地会的香主身份非同小可，白寒枫直斥为“小鬼”，终究理亏。

白寒枫也非蠢人，一点便透，眼光不再与韦小宝相触，说道：“后来我们三个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不，两个人，一只狗。”白寒枫怒喝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终于忍住了，吁了口气，续道：“大家说到反清复明之事，说道日后将鞑子杀光了，扶保洪武皇帝的子孙重登龙庭。我哥哥说：‘皇上在缅甸宴驾宾天，只留下一位小太子，倒是位聪明睿智的英主，目下在深山中隐居。’那老贼却道：‘真命天子好端端是在台湾。’”

白寒枫一引述徐天川这句话，苏冈、姚春、王武通等人便知原来双方争执是由拥桂、拥唐而起。崇祯皇帝吊死煤山，清兵进关，明朗的宗室福王、唐王、鲁王、桂王分别在各地称帝，当时便有纷争，各王死后，手下的孤臣遗老仍是互相心存嫌隙。

白寒枫续道：“那时我听了老贼这句话，便问：‘我们小皇帝几时到台湾去了？’那老贼道：‘我说的是隆武天子的小皇帝，不是桂王的子孙。’我哥哥道：‘徐老爷子，你是英雄豪杰，我兄弟俩是很佩服的，只不过于天下大事，您老人家见识却差了。崇祯天子崩驾，福王自立。福王为清兵所俘，唐王不幸殉国，我永历天子为天下之王。永历天子殉国之后，自然是由他圣上的子孙继位了。’”隆武是唐王的年号，永历是桂王的年号。他们是唐王、桂王的旧臣，对主子都以年号相称。

樊纲听到这里，插口道：“白二侠，请你别见怪。隆武天子殉国之后，兄终弟及，由圣上的亲兄弟绍武天子在广州接位。桂王却派兵来攻打绍武天子。大家都是太祖皇帝的子孙，不打满清鞑子，自己打了起来，岂不是大错而特错？”

白寒枫怒道：“那老贼的口吻，便跟你一模一样！可是这到底是谁起的衅？我永历天子好好派了使臣到广州来，命唐王除去尊号。唐王非但不奉旨，反而兴兵抗拒天命。唐王这等行为明明是犯上作乱，大逆不道，可说是罪魁祸首。”

樊纲冷笑道：“三水那一战，区区在下也在其内，却不知道是谁全军覆没？”白寒枫大怒，站起身来，厉声道：“你还在算这旧帐么？”韦小宝听了樊纲的话，便知三水这一仗是唐王胜而桂王败，忙问：“樊大哥，三水一仗是怎么打的？”樊纲道：“桂王听了手下奸臣的教唆，派了一个名叫林桂

鼎的，带兵来打广州……”苏冈插口道：“樊大哥，这话与事实不符。那是唐王先派兵去攻肇庆，我永历天子才不得已起而应战。”

双方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的多是旧事，渐渐的剑拔弩张，便要动起手来。

姚春连连摇手，大声道：“多年前的旧事，还提起他干么？不论谁胜谁败，都不是什么光彩之事，最后还不是都教鞑子给灭了。”众人一听，登时住口，均有惭愧之意。

苏冈道：“白二弟，大义之所在，原是非誓死力争不可的，后来怎样？”

白寒枫道：“那老贼所说的话，便和这……这位姓樊的师傅一模一样，我兄弟俩自然要跟他剖析明白。双方越说越大声，谁也不让。我哥哥盛怒之下，一掌将一张茶几拍得粉碎。那老贼冷笑道：“你道理说不过人，便想动武么？沐王府白氏双木威名远震，我天地会的一个无名小卒，却也不惧。”他这句话显然是说，他是天地会的一个无名小卒，还胜似沐王府的成名人物。我哥哥道：“我自拍碎我家里的茶几，关你什么事了？你出言轻侮沐王府，仗的是什么势道？”双方越说越僵，终于约定，当晚子时，在天坛较量。”

苏冈叹了口气，黯黯道：“原来这场纷争，由此而起。”

白寒枫道：“当晚我们到天坛赴约，没说几句，便和这老贼动起手来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想必是二对一了，但不知是白大侠先上，还是白二侠先上？”白寒枫脸上一红，大声道：“我两兄弟向来联手，对付一个是二人齐上，对付一百个也是二人齐上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倘若跟我这小孩子动手，你两兄弟也是齐上了。”白寒枫怒吼一声，挥掌便向韦小宝头顶击落。苏冈左手伸出，抓住白寒枫手腕，说道：“白二弟，不可！”白寒枫叫道：“这……这小鬼讥刺我死了的哥哥。”韦小宝贪图口舌之便，没想到连已死的白寒松也说在其内，眼见他犹如发疯一般，心下害怕，便不敢再说。

苏冈道：“白二弟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是那姓徐的害死了白大哥，咱们只能找那姓徐的算帐。”白寒枫狠狠的向韦小宝道：“终有一日，我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。”韦小宝向他伸伸舌头，料想苏冈在旁，白寒枫不能对自己怎样，真要抽筋剥皮，总也不是今日的事。

樊纲道：“苏四哥，你说白大侠给我们徐大哥害死，这个‘害’字，恐怕还得斟酌。白二侠说道，双方在天坛比武较量，徐大哥以一敌二，既不是使什么阴谋毒计，又不是恃多为胜，乃是光明正大的动手过招，怎说得上一个‘害’字？”

白寒枫怒道：“我哥哥自然是给老贼害死的。我兄弟俩去天坛赴约之前曾经商量过。我哥哥说道，这老儿虽然头脑糊涂，不明白天命所归，终究是反清复明的同道，比武之时，须当瞧在天地会的份上，只可点到为止，不能当真伤了他。我两兄弟手下留情，哪料到这老贼心肠好毒，竟下杀手，害死了我哥哥。”

苏冈问道：“那姓徐的怎生害死了白大弟？”

白寒枫道：“我们动上手，拆了四十几招，也没分出什么输赢。那老贼跳出圈子，拱手道：‘佩服，佩服！今日不分胜败，不用再比了。沐王府武功驰名天下，果然高明。’”

樊纲道：“那很好啊，大家就不用再打了，免伤和气，岂不甚好？”

白寒枫怒道：“你又没瞧见那老贼说话的神气，你还道他真是好心吗？他嘴角边微微冷笑，显然是说，沐王府的白氏双木以二敌一，也胜不了他一

个老头儿，什么‘武功驰名天下’，只不过是吹牛而已。我当然心下有气，便道：‘不分胜败，便打到分出胜败为止。’这老头虽然灵活，长力却不及我兄弟，斗久了非输不可，他想不打，不过想乘机溜去。于是我们又打了起来，打了好一会，我使一招‘龙腾虎跃’，从半空中扑击下来。那老贼果然上当，侧身斜避。这一招我两兄弟是练熟了的，我哥哥便使‘横扫千军’，左腿向右横扫，右臂向左横击，叫他避无可避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将“横扫千军”那一招比了出来。

玄贞道人点头道：“这一招左右夹击，令人左躲不是，右躲也不是，果然厉害。”

白寒枫道：“这老贼身子一缩，忽然向我哥哥怀中撞到。我哥哥双掌一翻，按在他胸膛之上，笑道：‘哈哈，你输……’就在这时，噗的一声响，那老贼却好不毒辣，竟然使出重手。我眼见势道不对，一招‘高山流水’，双掌先后击在那老贼的背心。那老贼身子一晃，退了开去。我哥哥已然口喷鲜血，坐倒在地。我好生焦急，忙去扶起哥哥，那老贼干笑了几声，一跛一拐的走了。我本可追上前去，补上几拳，立时将他打死，但顾念着哥哥的伤势，没空去理会那老贼。我抱着哥哥回到家来，他在途中只说了四个字：‘给我报仇。’便咽了气，苏四哥……咱们此仇不报，枉自为人！”说到这里，泪如泉涌。

玄贞道人转头向一人道：“风二弟，白二侠刚才所说的那几招，咱们来比划比划。”

这姓风的名叫风际中，模样貌不惊人、土里土气。昨日在回春堂药店地窖中引见之后，从未开口说过话，韦小宝也没对他留意。他点点头站起，发掌轻飘飘的向玄贞拍出。

玄贞左掌架开，身子一缩，双手五指都拿成了爪子，活脱是只猴子一般，显是模仿“八臂猿猴”徐天川的架式。风际中左足一点，身子跃起，从半空中扑击下来。姚春叫道：“好一招‘龙腾虎跃’！”叫声未毕，玄贞已斜身闪开。便在此时，风际中倏地抢到玄贞身前，左腿向右横扫，右臂向左横掠，正是白寒枫适才比划过的那一招“横扫千军”。

风际中一身化而为二，刚使完白寒枫的一招“龙腾虎跃”，跟着便移形换位，抢到玄贞道人身前，使出白寒松那招“横扫千军”，身法之快，实是匪夷所思。众人喝彩声中，玄贞缩拢身子，直撞入对方怀中。风际中双掌急推，按在玄贞胸口，说道：“哈哈，你输……”便在这时，玄贞右拳击在风际中胸口，左掌拍中他小腹。两人拳掌都放在对方身上，凝住不动。玄贞道：“白二侠，当时情景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白寒枫尚未回答，风际中身子一晃，闪到了玄贞背后，双掌从自己脸面右侧直劈下来，虚拟玄贞的背心，说道：“高山流水！”这两掌并没碰到玄贞身子，众人眼前一花，他又已站在玄贞面前，双掌按住他胸口，让玄贞的拳掌按住自己腹部，回复先前的姿式。

这两下倏去倏来，直如鬼魅，这些人除了韦小宝外，均是见多识广之人，但风际中这等迅捷绝伦的身手，却是见所未见。众人骇佩之余，都已明白了他的用意，当时徐天川以一敌二，情势凶险无比，倘若对白寒松下手稍有留情，只怕难逃背后白寒枫“高山流水”的这一击。玄贞又道：“白二侠，当时情景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白寒枫脸如死灰，缓缓点了点头。风际中身法兔起鹘落，固然令人目眩

神驰，而他模仿自己两兄弟这几下招式，竟也部位手法丝毫无误，宛然便是自己师父教出来的一般。“龙腾虎跃”、“高山流水”和“横扫千军”三招，都是“沐家拳”中的著名招式，流传天下，识者甚多，风际中会使，倒也不奇，但以一人而使这三招拳脚，前后易位，身法之快，实所罕见，加之每一招都是清清楚楚，中规中式，法度严整，自己兄弟毕生练的都是“沐家拳”，却也远所不及。

风际中收掌站立，说道：“道长，清除下道袍，得罪了！”

玄贞一怔，不明他的用意，但依言除下道袍，略一抖动，忽然两块布片从道袍上飘了下来，却是两只手掌之形，道袍胸口处赫然是两个掌印的空洞。原来适才风际中已用掌力震烂了他道袍。玄贞不禁脸上变色，情不自禁的伸手按住胸口，心想风际中的掌力既将柔软的道袍震烂，自己决无不受内伤之理，一摸之下，胸口却也不觉有何异状。

风际中道：“白大侠掌上阴力，远胜在下。徐大哥胸口早已受了极重内伤，再加上背心受了‘高山流水’的双掌之力，只怕性命难保。”

众人见风际中以阴柔掌力，割出玄贞道袍上两个掌印，这等功力，比之适才一身化二、前后夹攻的功力，更是惊人，无不骇然，连喝彩也都忘了。韦小宝心想：“海老乌龟当日在我袍子胸口上割下一个掌印，只怕用的也是这种手段。”

苏冈和白寒枫对望了一眼，均是神色沮丧，眼见风际中如此武功，己方任谁都和他相去甚远，又给他这等试演一番，显得徐天川虽然下重手杀了人，却也是迫于无奈，在白氏兄弟厉害杀手前后夹击之下，奋力自保，算不得如何理亏。

苏冈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这位风爷武功高强，好教在下今日大开眼界。倘若我白大弟真有风爷的武功，也决不会给那姓徐的害死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白大侠的武功是极高的，江湖上众所周知，苏四侠也不必客气了。”白寒枫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可又不能说自己兄长武功不行。韦小宝又道：“白二侠的武功也是挺高的，江湖上众所周知。”

樊纲生怕他更说出无聊的话来，多生枝节，向苏冈和白寒枫拱手道：“今日多有打扰，这就别过。”玄贞道：“且慢！大伙儿到白大侠灵前去磕几个头。这件事……这件事，唉，说来大家心里难受，可别伤了沐王府跟天地会的和气。”说着迈步便往后堂走去。

白寒枫双手一拦，厉声道：“我哥哥死不瞑目，不用你们假惺惺了。”玄贞道：“白二侠，别说这是比武失手，误伤了白大侠，就算真是我们徐大哥的不是，你也不能恨上了天地会全体。我们到灵前一拜，乃是武林中同道的义气。”苏冈道：“道长说得是。白二弟，咱们不可失了礼数。”

当下韦小宝、玄贞、樊纲、风际中、姚春、马博仁等一千人齐到白寒松的灵前磕头。

韦小宝一面磕头，一面口中念念有词，磕了三个头，站起身来。白寒枫厉声道：“你刚才说些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暗暗祷祝。向白大侠在天之灵说话，关你什么事？”白寒枫道：“你嘴里不清不楚，祷祝些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说：‘白大侠，你先走一步，也没什么。在下韦小宝，给你的好兄弟打得遍体鳞伤，命不长久，过几天就来阴世，跟你老人家相会了。’”白寒枫道：“我几时打过你了？”韦小宝拉起衣袖，露出右腕，只见手腕上肿起了又黑又紫的一圈，指痕宛然，正是刚才给白寒枫捏伤的，说道：“这

不是你打的么？”

苏冈向白寒枫瞧了一眼，见他不加否认，脸上就微有责备之意，转头向韦小宝道：“韦香主，这件事一言难尽。咱们日后慢慢再说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只怕我伤重不治，一命呜呼，日后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”苏冈见他说话流利，毫无受伤之相，知他是耍无赖，心想：“天地会怎地叫这样一个小流氓做香主？”说道：“韦香主长命百岁，大伙儿都死光了，你还活上几十岁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此刻腹痛如绞，五脏六腑，全部倒转，也不知能不能活到明天。风二哥，玄贞道长，我倘若死了，你们不必找白二侠报仇。江湖上义气为重，咱们可不能伤了沐王府跟天地会的和气。”

苏冈皱起了眉头，将众人送出门外。

玄贞向马博仁、姚春、雷一啸、王武通四人道了劳，抱拳作别。

天地会一行人回到回春堂药店。刚到店门口，就见情形不对，柜台倒坍，药店中百余只小抽屉和药材散了一地。众人抢进店去，叫了几声，不听得有人答应，到得内堂，只见那胖掌柜和两名伙计都已死在地下。这药店地处偏僻，一时倒无人聚观。

玄贞吩咐高彦超：“上了门板，别让闲人进来。咱们快去看徐大哥。”拉开地板上的掩盖，奔进地窖，叫道：“徐大哥，徐大哥！”地窖中空空如也，徐天川已不知去向。

樊纲愤怒大叫：“他奶奶的，咱们去跟沐王府那些赋子拚个你死我活。”

玄贞道：“快去请王总镖头他们来作个见证。”玄贞道：“他们若要害死徐大哥，已在这里下手，既将他掳去，不会即行加害。”当下派出人去，将王武通、姚春等四人请来。

王武通等见到胖掌柜的死状，都感愤怒，齐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立即到杨柳胡同去要人。”一行人又到杨柳胡同。

白寒枫开门出来，冷冷的道：“众位又来干什么了？”樊纲大声道：“白二侠何必明知故问？这等行径，太也给沐王府丢脸。”白寒枫怒道：“丢什么脸？什么行径？”樊纲道：“我们徐大哥在哪里？快送他出来。你们乘人不备，杀死了我们回春堂的三个伙计，当真卑鄙下流。”白寒枫大声道：“胡说八道！什么回春堂、回秋堂、什么三个伙计？”

苏冈闻声出来，问道：“众位去而复回，有什么见教？”

雷一啸道：“苏四侠，这一件事，那可是你们的不是了。是非难逃公论，你们就算要报仇，也不能任意杀害无辜啊。京城之中做了这等事出来，牵累可是不小。”

苏冈问白寒枫：“他们说什么？”白寒枫道：“谁知道呢，真是莫名其妙。”

王武通道：“苏四侠、白二侠，天地会落脚之处，有三个伙计给人杀了，徐天川师傅也给人掳了去。这件事的是非曲直，大家慢慢再说，请你们瞧着我们几个的薄面，先放了徐师傅。”苏冈奇道：“徐天川给人掳了么？那可奇了！各位定然疑心是我们干的了。可是各位一直跟我们在一起，难道谁还有分身术不成？”樊纲道：“你们当然另行派人下手，那又是什么难事？”苏冈道：“各位不信，那也没法。你们要进来搜查，尽管请便。”

白寒枫大声道：“‘圣手居士’苏冈苏四哥说话向来一是一、二是二，几时有过半句虚言？老实跟你说，那姓徐的老贼倘若落在我们手里，立时就一刀两段，谁还耐烦捉了来耗费米饭养他？”苏冈沉吟道：“这中间只怕另

有别情。在下冒昧，想到贵会驻马之处去瞧上一瞧，不知道成不成？”

玄贞等见他二人神情不似作伪，一时倒拿不定主意。樊纲道：“苏四侠，大伙儿请你拿一句话出来，到底我们徐天川徐大哥，是不是在你们手上。”苏冈摇头道：“没有。我可担保，我们白二弟跟这件事也丝毫没有干系。”苏冈在武林中名声甚响，众人都知他是个正直的好汉子，他既说没拿到徐天川，应该不假。

玄贞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请两位同到敝处瞧瞧。韦香主，你说怎样？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你先邀人家去瞧瞧，再问我‘你说怎样’。”说道：“道长说怎样，就是怎样了。反正我们三个人都给人家打死了，请他们两位去磕几个头赔罪，也合道理啊。”

苏冈、白寒枫都向他瞪了一眼，均想：“你这小鬼，一口就此咬定，是我们打死了你们三个人。”

一行人来到回春堂中，苏冈、白寒枫细看那胖掌柜与两名药店店伙的死状，都是身受殴击毙命，胸口肋骨崩断，手法甚是寻常，瞧不出使的是什么武功家数。白寒枫道：“这件事大伙儿须得查个水落石出，否则我们可蒙了不白之冤。”苏冈道：“蒙上不白之冤，那也不打紧，日后总会水落石出。只是徐大哥落入了敌人手中，可得尽快想法子救人。”

众人在药店前前后后查察，又到地窖中细看，寻不到半点端倪。眼见天色已晚，苏冈、白寒枫、王武通等人告辞回家，约定分头在北京城中探访，樊纲道：“苏四侠、白二侠，你们瞧明白了没有？今晚半夜，我们可要放火烧屋，毁尸灭迹了。”苏冈点头道：“都瞧明白了。好在邻近无人，将店铺烧了也好，免得官府查问。”

苏冈和白寒枫去后，青木堂众人纷纷议论，都说徐天川定是给沐王府掳去的，否则哪有迟不迟、早不早，刚打死了对方的人，徐天川便失了踪？最多是苏冈、白寒枫二人并不知情而已。众人跟着商议如何放火烧屋。

韦小宝一听得要放火烧屋，登时大为兴奋。玄贞道：“韦香主，天色已晚，你得赶快回皇宫去。咱们放火烧屋，并不是什么大事，韦香主不在这儿主持大局，想来也不会出什么岔子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道长，自己兄弟，你也不用捧我啦。韦小宝虽然充了他妈的香主，武功见识，哪里及得上各位武林好手？我要留在这里，不过想瞧瞧热闹罢了。”

众人面子上对他客气，但见他年幼，在白家又出了个大丑，实在颇有点瞧不起他，听他这么说，却高兴起来。他这几句话说得人人心中舒畅。大家对这个小香主敬意虽是不加，亲近之心却陡然多了几分。

玄贞笑道：“咱们放火烧屋，也得半夜里才动手，还得打断火路，以免火势蔓延，波及邻居。韦香主一夜不回宫，恐怕不大方便。”韦小宝心想此言倒也有理，天一黑宫门便闭，再也无人能入，自己得小皇帝宠幸，宫中人人注目，违禁外宿，罪名可是不小，只得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这把火如果让我来点，那可兴头得紧了。”高彦超低声道：“日后咱们要是白天去烧人家的屋，一定恭请韦香主来点火。”韦小宝大喜，握住他手道：“高大哥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你……你可不能忘了。”高彦超微笑道：“韦香主吩咐过的事，属下怎敢不遵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咱们明天就去杨柳胡同，放火烧了白家的屋可好？”高彦超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这可须得从长计议。总舵主知道了，多半要大大怪罪。”

韦小宝登时意兴索然，便去换了小太监的服色。高彦超将他换下来的新

置衣服鞋帽包做一包，拿在手里。众人四下查勘，并无沐王府的人窥伺，这才将韦小宝夹在中间，送到横街之上，雇了一乘小轿，送他回宫。

韦小宝向众兄弟点点头，上轿坐好。高彦超将衣帽包好放入轿中。一个会中兄弟走到轿前，钻头入轿，低声道：“韦香主，明儿一早，最好请你到尚膳监的厨房去瞧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瞧什么？”

那人道：“也没什么。”说着便退了开去。韦小宝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，这人留着两撇鼠须，鬼头鬼脑，市井之中最多这等小商贩，到杨柳胡同时他也没跟着同去，自己一直以为他是药店中的伙计，心想他叫我明天到厨房去瞧瞧，不知有什么用意？

反正巡视御厨房正是他的职责，第二天早晨便去。顶头上司一到，厨房中的承值太监以下，人人大忙特忙，名茶细点，流水价捧将上来。韦小宝吃了几块点心，说道：“你们这里的点心，做得也挺不错了，不过最好再跟扬州的厨子学学。”承值太监忙道：“是，是。若不是韦公公指点，我们可还真不懂。”

韦小宝见厨房中无异状，正待回去，见采办太监从市上回来，后面跟着一人，手中拿着一杆大秤，笑嘻嘻的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是是，是是！公公怎么说，便怎么办，包管错不了。”韦小宝一见此人，吃了一惊，那正是昨天要他到厨房来瞧瞧之人。

采办太监忙抢到韦小宝面前，请安问好。韦小宝指着那人，问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采办太监笑道：“这人是北城钱兴隆肉庄的钱老板，今儿特别巴结，亲自押了十几口肉猪送到宫里来。”转头向钱老板道：“老钱哪，今儿你可真交上大运啦。这位桂公公，是我们尚膳监总管，当今皇上跟前的第一大红人。我们在宫里当差的，等闲也见不着他老人家一面。你定是前生三世敲穿了木鱼，恰好碰上了桂公公。”

那钱老板跪下地来，向韦小宝连磕了几个响头，说道：“这位公公是小号的衣食父母，今日才有缘拜见，真是姓钱的祖宗积了德。”韦小宝说道：“不用多礼。”寻思：“他混进宫来，想干什么了？怎地事先不跟我说？”

那钱老板站起身来，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宫里公公们作成小号生意，小号的价钱特别克己，可说没什么赚头，不过替皇上、公主、贝勒们宰猪，那是天大的面子。别人听说连皇上都吃小号供奉的肉，小号的猪肉自然天下第一，再没别家比得上了。因此上钱兴隆供奉宫里肉食也只一年多，生意可着实长了好几倍，这都是仰仗公公们栽培。”说着又连连请安。

韦小宝点点头，笑道：“那你一定挺发财啦！”那人道：“托赖公公们的洪福。”从怀中掏出两张银票来，笑嘻嘻道：“一点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请公公留着赏人罢！”说着双手送到韦小宝手里。

韦小宝接过来一看，银票每张五百两，共是一千两银子，正是自己前天分给高彦超他们的，微微一怔，只见钱老板嘴巴向着那采办太监一努，韦小宝已明其意，笑道：“钱老板好客气哪！”将两张银票交了给承值太监，笑道：“钱老板的敬意，哥儿们去分了罢，不用分给我。”众太监见是一千两银子的银票，无不大喜过望。供奉宫中猪羊牛肉、鸡鱼蔬菜的商人，平时都给回扣，向有定例，逢年过节虽有年礼节礼，也不过是四五百两，这其中尚膳房的头儿太监又先分去了一半。此刻见银子既多，韦小宝又说不要，各人摊分起来，岂不是小小一注横财？那承值太监却想，桂公公口说不要，只不过在外人面前摆摆架子，他是头儿，岂能当真省得了的，待会摊分之时，自

须仍将最大的份儿给他留着。

钱老板道：“桂公公，你这样体恤办事的公公们，可真难得。你不肯收礼，小人心中难安。这样罢，小号养得有两口茯苓花雕猪，算得名贵无比，待会去宰了，一口孝敬皇太后和皇上，另一口抬到桂公公房中，请公公细细品尝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茯苓花雕猪？名头古怪，可没听过。”钱老板道：“这是小号祖传的秘法，选了良种肉猪，断乳之后，就喂茯苓、党参、杞子等等补药，饲料除了补药之外，便只鸡蛋一味，渴了便给喝花雕酒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众太监都已笑了起来，都说：“哪有这样的喂猪法？喂肥一口猪，岂不是要几百两银子？”钱老板道：“本钱自然不小，最难的是这番心血和功夫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这等奇猪，倒不可不尝。”钱老板道：“不知桂公公今日午后什么时候有空，小人准时送来。”韦小宝心想从上书房下来，已将午时，便道：“已未午初，你送来罢！”钱老板连称：“是，是！”又请了几个安出去。

承值太监陪笑道：“桂公公，待会见了皇上，倒不可提起这回事。”韦小宝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承值太监道：“宫里的规矩，凡是希奇古怪的食物，是不能供奉给皇太后、皇上和贝勒、公主们的。倘若吃了有一点儿小小乱子，大伙儿有几颗脑袋？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承值太监又道：“皇上年少好奇，听到有这等希奇古怪的茯苓花雕猪，倘若吩咐取来尝尝，咱们做奴才的干系太大。再说，这种千辛万苦喂起来的肉猪，又不是常常都有的，要是皇上吃得对了胃口，下了圣旨，命御厨房天天供奉，大家可只有上吊的份儿了。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倒想得周到。”

承值太监道：“这是尚膳房历来相传的规矩罢了。太后和皇上的菜肴，一切时鲜果菜，都是不能供奉的。”韦小宝奇道：“时鲜菜蔬不能供奉，难道反而只供奉过时的、隔宿的果菜？”他虽当了几个月尚膳监的头儿，对御厨的事却一直不曾留心。承值太监笑道：“供奉过时隔宿的菜蔬，那是万万不敢。不过有些一年之中只有一两月才有的果菜，咱们就不能供奉了。倘若皇上吃得入味，夏天要冬笋，冬天要新鲜蚕豆，大伙儿又只好上吊了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皇太后、皇上都是万分圣明的，哪有这等事？”承值太监一凛，忙道：“是，是。太后和皇上圣明，那是决计不会的。听说那是打从前明宫里传下来的规矩。到了我大清，皇上通情达理，咱们奴才们办起事来，就容易得多啦。”心下暗暗吃惊，对先前这几句话好生后悔。

众武师舞动兵刃，斜劈直刺，横砍倒打，越使越快。平西王府十六名随从挺立不动，双臂下垂，手掌平贴大腿外侧，目光向前平视，对众武师的进袭竟恍若不见。

第十回 有狂言容数子 从高会厕诸公

韦小宝从上书房侍候了康熙下来，又到御膳房去。过不多时，钱老板带着四名伙计，抬了两口洗剥得干干净净的大肥猪到来，每一口净肉便有三百来斤，向韦小宝道：“桂公公，你老人家一早起身，吃这茯苓花雕猪最有补益，最好是现割现烤。小人将一口猪送到你老人家房中，明儿一早，你老人家就可割来烤了吃，吃不完的，再命厨房里做成咸肉。”

韦小宝知他必有深意，便道：“你倒想得周到。那就跟我来。”钱老板将一口光猪留在厨房，另一口抬到韦小宝屋中。尚膳监管事太监的住处和御厨相近，那肥猪抬入房中之后，韦小宝命小太监带领抬猪的伙计到厨房中等候，待三人走后，便掩上了门。

钱老板低声问道：“韦香主，屋中没旁人吗？”韦小宝摇了摇头。钱老板俯身轻轻将光猪翻了过来，只见猪肚上开膛之处，横贴着几条猪皮，封住了割缝。韦小宝心想：“这肥猪肚中定是藏着什么古怪物事，莫非是兵器之类，天地会想在皇宫中杀人大闹？”不由得心中怦怦而跳。果见钱老板撕下猪皮，双手拉开猪肚，轻轻抱了一团物事出来。

韦小宝“咦”的一声惊呼，见他抱出来的竟是一个人。

钱老板将那人横放在地下。只见这人身体瘦小，一头长发，却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女，身上穿了薄薄的单衫，双目紧闭，一动也不动，只是胸口微微起伏。

韦小宝大奇，低声问道：“这小姑娘是谁？你带她来干什么？”

钱老板道：“这是沐王府的郡主。”韦小宝更是惊奇，睁大了眼睛，道：“沐王府的郡主？”钱老板道：“正是。沐王府小公爷的嫡亲妹子。他们掳了徐三哥去，我们就捉了这位郡主娘娘来抵押，教他们不敢动徐三哥一根寒毛。”韦小宝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怎地捉她来的？”

钱老板道：“昨天徐天川徐三哥给人绑了去，韦香主带同众位哥哥，二次去杨柳胡同评理，属下便出去打探消息，想知道沐王府那些人，除了杨柳胡同之外，是不是还有别的落脚所在，徐三哥是不是给他们囚禁在那里；想知道他们在京城里还有哪些人，当真要动手，咱们心里可也得先有个底子。这一打探，嘿，沐王府来得人可还当真不少，沐家小公爷带头，率领了王府的大批好手。”韦小宝皱起了眉头，说道：“他妈的！咱们青木堂在京里有多少兄弟？能不能十个打他们一个？”钱老板道：“韦香主不用担心。沐王府这次来到北京，不是为跟咱们天地会打架。原来大汉奸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熊，来到了京城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沐王府要行刺这姓吴的小汉奸？”钱老板道：“是啊。韦香主料事如神。大汉奸、小汉奸在云南，动不了他们的手，一离云南，便有机可乘了。但这小汉奸自然防备周密，身边有不少武功高手保护，要杀他可也不是易事。沐王府那些人果然另有住处，属下过去查看，那些人都不在家，屋里却也没徐三哥的踪迹，只有这小丫头和两个服侍她的女人留在屋里，那可是难得的良机……”

韦小宝道：“于是你就顺手牵羊，反手牵猪，将她捉了来？”钱老板微笑道：“正是。这小姑娘年纪虽小，沐王府却当她是凤凰一般，只要这小郡主在咱们手里，徐三哥便稳如泰山，不怕他们不好好服侍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钱大哥这件功劳倒大得紧呢。”钱老板道：“多谢韦香主夸奖。”韦小宝道：

“咱们拿到了小郡主，却又怎样？”说着向躺在地下的那少女瞧了几眼，心道：“这小娘皮长得可挺美啊。”

钱老板道：“这件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要听韦香主的意思办理。”

韦小宝沉吟道：“你说怎么办？”他跟天地会的人相处的时候虽暂，却已摸到了他们的脾气。这些人嘴里尊称自己是香主，满口什么静候香主吩咐云云，其实各人肚里早就有了主意，只盼得到自己赞同，于是一切便推在韦香主头上，日后他们就不会担当重大干系。他对付的法子是反问一句：“你说怎么办？”

钱老板道：“眼下只有将这小郡主藏在一个稳妥所在，让沐王府的人找不到。这次沐家来到京城的着实不少，虽说是为了杀小汉奸吴应熊，但咱们杀了他们的人。徐大哥又给他们拿了去，这会儿咱们天地会每一处落脚之地，一定能给他们钉得紧紧的。我们便拉一泡尿，放一个屁，只怕沐王府的人也都知道了。”

韦小宝嗤的一笑，觉得这钱老板谈吐可喜，很合自己脾胃，笑道：“钱大哥，咱们坐下来慢慢商量。”钱老板道：“是，是，多谢香主。”在一张椅上坐了，续道：“属下将小郡主藏在猪肚里带进宫来，一来是为瞒过宫门侍卫的重重搜检，二来是要瞒过沐王府众人的耳目。他奶奶的，沐公爷手下，只怕真有几个厉害人物，不可不防。小郡主若不是藏在宫里，难保不给他们抢了回去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说要将小郡主藏在宫里？”

钱老板道：“属下可不敢这么说，一切全凭韦香主作主。藏在宫里，当然是普天下最稳妥的所在。沐王府的高手再多，总敌不过大内侍卫。小郡主竟会在皇宫之中，别说他们决计想不到，查不出，就算知道了，又怎有能耐冲进皇宫来救人？他们如能进宫来将小郡主救出去，那么连鞑子皇帝也能绑架去了。天下决没这个道理。不过属下胆大妄为，事先没向韦香主请示，擅自将小郡主带进宫来，给韦香主增添不少危险，不少麻烦，实在该死之极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你将人带都带进来了，自己说该死，却也没死。把小郡主藏在宫里，果然是好计，沐王府的人一来想不到，二来救不出。你胆大妄为，难道我胆子就小了？”笑道：“你这计策很好，我将小郡主藏在这里好了。”

钱老板道：“是，是，韦香主说这件事行得，那定然行得。属下又想，将来事情了结之后，小郡主总是要放还给他们的。他们得知郡主娘娘这些日子是住在宫里，也不辱没了她身份，倘若老是关在小号屠宰房的地窖之中，闻那牛血猪血的腥气，未免太对不起人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每天喂她吃些茯苓、党参、花雕、鸡蛋，也就是了。”

钱老板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再说，小郡主年纪虽然幼小，总是女子，跟我们这些臭男人住在一起，于名声未免有碍，跟韦香主在一起，就不要紧了。”韦小宝一怔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钱老板道：“韦香主年纪也轻，何况又是……又是在宫里办事的，自然……自然没什么。”言语吞吞吐吐，有些不便出口。

韦小宝见他神色忸怩，想了一想，这才明白：“原来你说我是太监，因此小郡主交我看管，于她声名无碍。你可不知我这太监是冒牌货。”只因他并不是真的太监，这才要想了一想之后方能明白，否则钱老板第一句话他就懂了。

钱老板问道：“韦香主的卧室在里进罢？”韦小宝点点头。钱老板俯身

抱起小郡主，走到后进，放在床上。房中本来有大床、小床各一，海大富死后，韦小宝已叫人将小床抬了出去。他隐秘之事甚多，没要小太监住在屋里服侍。

钱老板道：“属下带小郡主进宫来时，已点了她背心上的神堂穴、阳纲穴，还点了她后颈的天柱穴，让她不能动弹，说不出话。韦香主要放她吃饭，就可解开她穴道，不过最好先点她腿上环跳穴，免得她逃跑。沐王府的人武功甚高，这小姑娘倒不会多少武功，却也不可不防。”

韦小宝想问他什么叫神堂穴、环跳穴，如何点穴、解穴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是青木堂香主，又是总舵主的弟子，连点穴、解穴也不会，岂不是让下属们太也瞧不起？反正对付一个小姑娘总不是什么难事，点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钱老板道：“请韦香主借一把刀使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你要刀干什么？”从靴桶中取出匕首，递了给他。钱老板接了过来，在猪背上一划，没料到这匕首锋利无匹，割猪肉如切豆腐，一剑下去，直没至柄。钱老板吃了一惊，赞道：“好剑！”割下两片脊肉，两只前腿，道：“韦香主留着烧烤来吃，余下的吩咐小公公们抬回厨房去罢。属下这就告辞，会里的事情，属下随时来向韦香主禀告。”

韦小宝接过匕首，说道：“好！”向卧在床上的小郡主瞧了一眼，道：“这小娘皮睡得倒挺安稳。”他本来想说：“这小姑娘在官里耽得久了，太过危险，倘若给人发觉，那可糟糕之极。”但想天地会的英雄好汉岂有怕危险的？这等话说出口来，不免给人小觑了。

待钱老板回去厨房，韦小宝忙闩上了门，又查看窗户，一无缝隙，这才坐到床边，去看那小郡主，只见她正睁着圆圆的眼睛，望着床顶，见韦小宝过来，忙闭上眼睛。韦小宝笑道：“你不会说话，不会动弹，安安静静的躺在这里，最乖不过。”见她身上衣衫也不污秽，想是钱老板将那口肥猪的肚里洗得十分干净，不留丝毫血渍，于是拉过被来，盖在她身上。只见她脸颊雪白，没半分血色，长长的睫毛不住颤动，想是心中十分害怕，笑道：“你不用怕，我不会杀了你的，过得几天，就放你出去。”

小郡主睁开眼来，瞧了他一眼，忙又闭上眼睛。

韦小宝寻思：“你沐王府在江湖上好大威风，那日苏北道上，你家那白寒松好大架子，丝毫没将老子瞧在眼里，这当儿还不是让我手下的人打死了。他奶奶的……”想到此处，伸起手来，见手腕上黑黑一圈乌青兀自未退，隐隐还感疼痛，心道：“那白寒枫死了哥哥，没处出气，捏得老子骨头也险些断了。想不到沐王府的郡主娘娘却落在我手里，老子要打便打，要骂便骂，你半分动弹不得，哈哈，哈哈！”想到得意处，不禁笑出声来。小郡主听到笑声，睁开眼来，要看他为什么发笑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你是郡主娘娘，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你奶奶的，老子才不将你放在眼里呢！”走上前去，抓住她右耳，提了三下，又捏住她鼻子，扭了两下，哈哈大笑。

小郡主闭着的双眼中流出眼泪，两行珠泪从腮边滚了下来。韦小宝喝道：“不许哭！老子叫你不许哭，就不许哭！”小郡主的眼泪却流得更加多了。韦小宝骂道：“辣块妈妈，臭小娘皮，你还倔强！睁开眼睛来，瞧着我！”

小郡主双眼闭得更紧。韦小宝道：“哈，你还道这里是沐王府，你奶奶的，你家里刘白方苏四大家将，有他妈的什么了不起，终有一日撞在老子手里，一个个都斩成了肉酱。”大声吆喝：“你睁不睁眼？”小郡主又用力

闭了闭眼睛。韦小宝道：“好，你不肯睁眼，要这一对臭眼珠子有什么用？不如挖了出来，让老子下酒。”提起匕首，平放刃锋，在她眼皮上拖了几拖。小郡主全身打个冷战，仍不睁开眼睛。

韦小宝倒拿她没有法子，说道：“你不睁眼，我偏偏要你睁眼，咱哥儿俩耗上了，倒要瞧瞧是你郡主娘娘厉害，还是我这小流氓、小叫化子厉害。我暂且不来挖你的眼珠，挖了眼珠，倒算是你赢了，永远不能瞧我。我要在你脸蛋上用尖刀子雕些花样，左边脸上刻只小乌龟，右边脸上刻一堆牛粪。等到将来结了疤，你到街上去之时，成千成万的人围拢来瞧西洋镜，大家都说：‘美啊，美啊，来看沐王府的小美人儿，左边脸上一只王八，右边脸上一堆牛粪。’你到底睁不睁眼？”

小郡主全身难动，只有睁眼闭眼能自拿主意，听得韦小宝这么说，眼睛越闭越紧。

韦小宝自言自语：“原来这臭花娘嫌自己脸蛋儿不美，想要我在她脸上装扮装扮，好，我先刻一只乌龟！”打开桌上砚台，磨了墨，用笔蘸了墨。这些笔墨砚台都是海老公之物，韦小宝一生从未抓过笔杆，这时拿笔便如拿筷子，提笔在小郡主左脸画了一只乌龟。

小郡主的泪水直流下来，在乌龟的笔划上流出了一道墨痕。

韦小宝道：“我先用笔打个样子，然后用刀子来刻，就好像人家刻图章。对，对，郡主娘娘，咱们刻好之后，我牵了你去长安门大街，大叫：‘哪一位客官要印乌龟？三文钱印一张！’我用黑墨涂了你脸，有人给三文钱，就用张白纸在你脸上一印，便是一只乌龟，快得很！一天准能印上一百张。三百文铜钱，够花的了。”

他一面胡扯，一面偷看小郡主的脸色，见她睫毛不住颤动，显然又是愤怒，又是害怕。他甚是得意，说道：“嗯，右脸刻一堆牛粪，可没人出钱来买牛粪的，不如刻只猪，又肥又蠢，生意一定好。”提起笔来，在她右边脸颊上干划一通，画的东西有四只脚，一条尾巴就是了，也不知像猫还是像狗。他放下毛笔，取过一把剪银子的剪刀，将剪刀轻轻放在小郡主左颊，喝道：“你再不睁眼，我要刻花了！我先刻乌龟，肥猪可不忙刻。”

小郡主泪如泉涌，偏偏就是不肯睁眼。韦小宝无可奈何，不肯认输，便将剪尖在她脸上轻轻划来划去。这剪尖其实甚钝，小郡主肌肤虽嫩，却也没伤到她丝毫，可是她惊惶之下，只道这小恶人真的用刀子在自己脸上雕花，一阵气急，便晕了过去。

韦小宝见她神色有异，生怕是给自己吓死了，倒吃了一惊，忙伸手去探她鼻息，幸好尚有呼吸，便道：“臭小娘装死！”寻思：“你死也不肯睁眼，难道我便输了给你？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，韦小宝总不会折在你臭小娘手里。”拿了块湿布来，抹去她两颊上黑墨，直抹了三把，才抹得干净。但见她眉淡睫长，嘴小鼻挺，容颜着实秀丽，自言自语：“你是郡主娘娘，心中一定瞧不起我这小太监，我也瞧不起你，大家还不是扯直？”

过了一会，小郡主慢慢醒转，一睁开眼，只见韦小宝一双眼睛和她双目相距不过一尺，正狠狠的瞪着她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急忙闭眼。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终于睁开眼来，瞧见我了，是老子赢了，是不是？”他自觉得胜，心下高兴，只是小郡主不会说话，未免有些扫兴，要想去解她穴道，却又不知其法，说道：“你给人点了穴道，倘若解不开，不能吃饭，岂不饿死了？我本想给你解开，不过解穴的法门，从前学过，现下

可忘了。你会不会？你如不会，那就躺着做僵尸，一动也别动，要是会的，眼睛眨三下。”

他目不转睛的望着小郡主，只见她眼睛一动不动，过了好一会，突然双眼缓缓的连眨三下。

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我只道沐王府中的人既然姓沐，一定个个是木头，呆头呆脑，什么都不会，原来你这小木头还会解穴。”将她抱起，坐在椅上，说道：“你瞧着，我在你身上各个部位指点，倘若指得对的，你就眨三下眼睛，指得不对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动也不能动。我找到解穴的部位，就给你解开穴道，懂不懂？懂的就眨眼。”小郡主眨了三下眼睛。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很好！我来指点。”韦小宝一伸手，便指住她右边胸部，道：“是不是这里？”小郡主登时满脸通红，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哪敢眨上一眨？韦小宝又指着她左边胸部，道：“是不是这里？”小郡主脸上更加红了，眼睛睁得久了，忍不住霎了霎眼。韦小宝大声道：“啊，是这里了！”小郡主急忙大睁眼睛，又羞又急，窘不可言。这二人都是十四五岁年纪，于男女之事似懂非懂，但女孩子早识人事，韦小宝又是在妓院中长大的，平时多见嫖客和妓女的猥亵举止，虽然不明其意，总之知道这类行动极不妥当。

韦小宝见她发窘，得意洋洋，只觉昨日杨柳胡同中的一番羞辱此刻都出了气，报了仇。他在小郡主身上东指西指。小郡主拚命撑住眼睛，不敢稍瞬，唯恐不小心眨了眨眼睛，那就大事去矣，过了不多时，鼻尖上已有一滴滴细微汗珠渗了出来。幸好韦小宝这时手指指向她左腋之下，那正是解开穴道的所在，急忙连眨了三下眼睛，心中一宽，舒了口长气。

韦小宝道：“哈哈，果然在这里，老子也不是不知道，只是记性不好，一时之间忽然忘了。”心想：“解开她穴道之后，不知她武功如何，这小丫头倘若出手打人，倒也麻烦。”转过身来，拿过两根腰带，先将她双脚牢牢绑住，又将她双手反缚到椅子背后绑好。

小郡主不知他要如何大加折磨，脸上不禁流露出惊恐之极的神色。韦小宝笑道：“你怕了我，是不是？你既然怕了，老子就解开你的穴道。”伸手到了左腋下轻轻搔了几搔。

小郡主奇痒难当，偏生无法动弹，一张小脸胀得通红。

韦小宝道：“点穴解穴，我原是拿手好戏，只不过老子近来事情太忙，这种小事，也没放在心上，倒有些儿忘了。是不是这样解的？”说着在她腋下揉了几下。

小郡主又是一阵奇痒，脸上微有怒色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是我最上乘高深的解穴手法。上乘手法，用在上等人身上，这才管用。你这小丫头不是上等之人，第一流的手法用在你身上，竟半点动静也没有。好，我用第二流的手法试试。”伸手指在她腋下戳了几下。

小郡主又痛又痒，泪水又在眼眶中滚来滚去。

韦小宝道：“咦，第二流的手法也不行，难道你是第三等的小丫头？没有法子，只是用第三流的手法出来了。”伸掌在她腋下拍打了一阵，仍然不见功效。

点穴是武学中的上乘功夫。武功极有根柢之人，经明师指点，尚须数年勤学苦练，方始有成。解穴和点穴是一事之两面，会点穴方会解穴，认穴既须准确，手指上又须有刚柔并济的内劲，方能封人穴道，解人穴道。韦小宝

既无内功，点穴解穴之法又从未练过，这么乱搞一通，又怎解得开小郡主的穴道？

拍打不成，便改而为抓，抓亦不行，只得改而为扭。小郡主又气又急，忍不住泪水又流了下来。韦小宝这时倒不是有意要折磨她，但忙了半天，解不开她穴道，自己额头出汗，不免有些老羞成怒，说道：“我连第八流的手法也用出来了，却像是耗子拉王八，半点也不管用，难道你是第九流的小丫头？老子是大有身份、大有来历之人，第九流武功是决计不肯使的。看来你沐王府的人，都是他妈的烂木头，木头木脑，木知木觉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不顾

自己身份，用第九流的武功，再在你这第九流的小娘皮身上试试。”

当下弯起中指，用拇指扳住，用力弹出，弹在小郡主腋下，说道：“这是弹棉花。”唱起儿歌：“拍拍拍，弹棉花。棉花臭，炒黑豆。黑豆焦，拌胡椒。胡椒辣，起宝塔。宝塔尖，冲破天。天落雨，地滑塌，滑倒你沐家木头木脑、狗头狗脑，十八代祖宗的老阿太！”

他说一句，弹一下，连弹了十几下，说到一个“太”字时，小郡主突然“噢”的一声，哭了出来。

韦小宝大喜，纵身跃起，跳上跳下，笑道：“我说呢，原来沐王府的小丫头果然是第九流的小东西，非用第九流武功对付不可。”

小郡主哭道：“你……你才是第第第……第九流。”声音清脆娇嫩，带着柔软的云南口音，当真说不出的好听。

韦小宝逼紧了喉咙，学她说话：“你……你才是第第第……第九流。”说着哈哈大笑。

原来他伸指乱弹，都弹在小郡主腋下“腋渊穴”上。腋渊穴属足少阳胆经，在腋下三寸之处。人身头部诸穴，如丝空竹、阳白、临泣等穴道均属此经脉。他在腋渊穴上又抓又扭，又打又弹，手劲虽然不足，但搞得久了，小郡主头部诸穴齐活，说话便无窒滞。

韦小宝见居然能解开小郡主的穴道，不胜喜欢，对沐王府的仇恨之心登时消去了大半，说道：“我肚子饿了，想来你也不饱，我先给你些东西吃。”他原是馋嘴之人，既为尚膳监的头儿，属下众监拍他马屁，每日吩咐厨房送来各种各样的新鲜细点。他每天在街上闲游，街市中诸般饼饵糖食，也是见到就买，因此上屋里瓶儿、罐儿、盒儿、小竹篓儿不计其数，装的都是零星食物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，手头有几十万两银子，生来又是个胡乱花钱之人，岂有不大买零食之理？

他将糕点拿了出来，说过：“这玫瑰绿豆糕，你吃一块试试。”小郡主摇了摇头。韦小宝拿起另一只盒子，打开盒盖，说道：“这是北京城里出名的点心豌豆黄，你们云南一定没有的，吃一块罢！”小郡主又摇了摇头。韦小宝要卖弄家当，将诸般糕饼糖果堆满在桌上，道：“你瞧，我好吃的东西多不多？就算你是王府的郡主，多半也从来没吃过这么多点心。你如不爱吃甜食，就试试我们厨房的葱油薄脆，又香又脆，世上少有。连皇上都爱吃，你试了一块，包你爱吃。”

小郡主又摇了摇头。韦小宝接连拿了最好的七八种糕饵出来，小郡主总是摇头。

这一来韦小宝可气往上冲，骂道：“臭花娘，你嘴巴这样刁，这个不吃，那个不吃，到底要吃什么？”小郡主道：“我……我什么都不吃……”只说

了这句话，抽抽噎噎的又哭了起来。韦小宝给她一哭，心肠倒有些软了，道：“你不吃东西，岂不饿死了？”小郡主道：“我……我宁可饿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才不信你宁可饿死。”

正在这时，外面有人轻轻敲门。韦小宝知道是小太监送饭来，生怕小郡主叫喊起来，惊动了旁人，取出一块毛巾，绑住了她嘴，这才去开门，吩咐小太监道：“我今日想吃些云南菜，你吩咐厨房即刻做了送来。”小太监应了自去。

韦小宝将饭菜端到房中，将小郡主嘴上的毛巾解开了，坐在她对面，笑道：“你不吃，我可要吃了。嗯，这是酱爆牛肉，这是糟溜鱼片，这是蒜泥白切肉，还有镇江肴肉，清炒虾仁，这一碗口蘑鸡脚汤，当真鲜美无比。鲜啊，鲜啊！”他舀汤来喝，故意嗒嗒有声，偷眼去看小郡主时，只见她泪水一滴滴的流下来，没半分馋意。

这一来韦小宝可有些兴意索然，悻悻然的道：“原来第九流的小丫头只爱吃第九流的臭鱼、臭肉、臭鸭蛋，我这些好菜好点心，原是第一流上等人吃的。待会我叫人去拿些臭鱼、臭肉、臭鸭蛋、臭豆腐来给你吃。”小郡主道：“我不吃臭鸭蛋、臭豆腐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嗯，原来你只吃臭鱼、臭肉。”小郡主道：“你就爱瞎说。我也不吃臭鱼、臭肉。”

韦小宝吃了几筷虾仁，吃了一块肴肉，大赞：“味道真好！”见小郡主始终无动于中，便放下筷子，心下盘算，如何才能使她向自己讨吃。

过了好一会，小太监又送饭菜过来，道：“桂公公，厨子叫小人禀告公公，这过桥米线的汤极烫，看来没一丝热气，其实是挺热的。这宣威火腿是用蜜饯莲子煮的，煮得急了，或许不很软，请公公包涵。这是云南的黑色大头菜。这一碟是大理洱海的工鱼干，虽然不是鲜鱼，仍是十分名贵，用云南红花油炒的。壶里泡的是云南普洱茶。厨子说，云南的名菜汽锅鸡要两个多时辰才煮得好，只好晚上再给桂公公你老人家送来。”

韦小宝点点头，待小太监去后，将菜肴搬入房中。

御厨房在顷刻之间，便办了四样道地的云南菜，也算得功力十分到家了。原来吴三桂在云南做平西王，虽然跋扈，但逢年过节，对皇室的进贡、对诸王公大臣的节敬，却是丰厚无比，远胜他省十倍，因此朝廷里替他说好话的人也着实不少。吴三桂进贡给皇帝的，除了金银珠宝、象牙犀角等等珍贵物品外，云南的诸般土产也是应有尽有。正因如此，御厨房要在顷刻之间煮几味云南菜，并不为难。

小郡主本就饿了，见到这几味道地的家乡菜，忍不住心动，只是她给韦小宝实在欺侮得狠了，不愿就此屈服，拿定了主意：“不管这小恶人如何诱我，我总是不吃。”

韦小宝用筷子挟了一片鲜红喷香的宣威火腿，凑到小郡主口边，笑道：“张开嘴来！”小郡主牙齿咬实，紧紧闭嘴。韦小宝将火腿在她嘴唇上擦来擦去，擦得满嘴都是油，笑道：“你乖乖吃了这片火腿，我就解开你手上穴道。”小郡主闭着嘴摇了摇头。

韦小宝放下火腿，端起那碗热汤，恶狠狠的道：“这碗汤烫得要命，你如肯喝，我就等汤冷了些，一匙一匙的慢慢喂你。你不喝呢？哼，哼！”左手伸出，捏住她鼻子。

小郡主气为之窒，只得张开口来。韦小宝右手拿起一只匙羹，塞在她口里，说道：“这碗热汤我就这样倒将下来，把你的肚肠也烫得熟了！”让小

郡主喘了几口气，才将匙羹从她嘴里取出，放开左手。

小郡主知道过桥米线的汤一半倒是油，比寻常的羹汤热过数倍，如此倒入咽喉，只怕真的给他烫死了，哭道：“你划花了我的脸，我……我不要活了，这样丑怪……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原来你以为我真的在你脸上刻了一只乌龟。”微笑道：“你的脸虽然划花了，但这只小乌龟画得挺美，你走到街上，担保人人喝彩叫好！”小郡主哭道：“难看死了，我……我宁可死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唉，这样漂亮的小乌龟，你居然不要，早知如此，我也不必花那么多心思，在你脸上雕花了。”

小郡主道：“雕什么花？我……我又不是木头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明明姓沐，怎么不是木头？”小郡主道：“我家这沐字，是三点水的木，又不是木头的木。”韦小宝也分不出沐木二字有何不同，说道：“木头浸在水里，不过是一块烂木头罢了。”小郡主又哭了起来。

韦小宝道：“哪又用得着哭个不休的？你叫我三声‘好哥哥’，我就把你脸蛋儿补好，把小乌龟刮去，一点痕迹不留。”小郡主脸上一红，道：“怎么刮得去？再这么一刮，我的脸还成什么模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有灵丹妙药，第一流的英雄好汉，那是难修补些。你是第九流的小丫头，修补你的脸蛋儿，可真容易不过了。”小郡主道：“我不信。你就是爱说话损人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叫不叫？”小郡主红着脸摇摇头。

韦小宝见她娇羞的模样，不禁有些心动，说道：“小乌龟新刻不久，修补是很容易的。时间挨得久了，再要修补，如果留下一条乌龟尾巴修不去，只怕你将来懊悔。”小郡主虽然对他的话将信将疑，总是企盼一试，倘若真如他所说，将来脸上留下一条乌龟尾巴，那可仍是难看之极，当下胀红了脸，嗫嚅道：“你……你可不是骗我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骗你干什么？你越叫得早，我越早动手，你的脸蛋儿越修补得好，乖乖的快叫罢！”

小郡主道：“倘若我……我叫了之后，你补得不好呢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我加倍赔还，连叫你六声‘好妹妹’！”小郡主又是红晕满脸，说道：“你这人很坏，我不来！”韦小宝道：“好啦！你既然不放心，咱们分开来叫。你先叫我一声‘好哥哥’，诗我补好之后，你叫第二声。我用镜子给你照过，果然是一点疤痕也没有，你十分满意了，再叫第三声。说不定你开心得很，一连叫上十声。”小郡主急道：“不，不，你说叫三声，怎么又加？”韦小宝微笑道：“好，三声就是三声，那你快叫罢！”小郡主嘴唇动了几下，总是叫不出口。

韦小宝道：“叫一句‘好哥哥’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又不是要你叫‘好老公’、叫‘亲亲老公’。你再不叫，我的价钱也可越开越高啦。”小郡主倒真怕他逼自己叫什么老公、老公的，结结巴巴的道：“我先叫一个字，等你真的治好了，我再叫下面……下面两个字。”韦小宝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唉，你真会讨价还价，先给钱后给钱都是一样。那你叫罢！”

小郡主闭上眼睛，轻轻叫道：“好……”这个“好”字，当真细若蚊鸣，耳音稍稍差着半点，可再也听不出来，饶是如此，她脸上已羞得通红。

韦小宝咕哝道：“这样叫法，可真差劲得很，七折八扣下来，还有得剩的么？也不知你心中在这个‘好’字下面接上些什么，好王八蛋是好，好小贼也是好。”小郡主急道：“不是的，我心中想的，就……就是那两个字，我不骗你，真的不骗你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两个什么字？是乌龟么？是小贼

吗？”

小郡主道：“不，不！是哥……”说了一个“哥”字，急忙住口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很好，算你有良心，那我给你修补脸蛋之时，便得用出最好手段。请泥水匠去修狗洞，出上第一流的价钱，泥水匠使用第一流的手段，倘若价钱太低，泥水匠用几块烂砖头塞满了事，石灰也不粉刷一下，岂不是难看之极？”

小郡主道：“人家叫也叫过了，你还是在笑我是狗洞、烂砖头。”

韦小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这是比方。”打开海老公的箱子，取出药箱，将箱中的几十个药瓶都放在桌上，每一瓶药都倒了些粉末，像煞有其事的凝神思索，调配药粉。

小郡主本来只信得三分，眼见药瓶如此之多，不免又多信了两分。

韦小宝将药粉放进药钵，拿到外房，却倒在纸中包了起来，藏在怀里，另外拿了一块绿豆糕，一块豌豆黄，再从一个广东月饼中挖了一块莲蓉，将药钵洗干净了，不留半点药粉，才将莲蓉，绿豆糕，豌豆黄在药钵中舂烂，又加上两匙羹蜜糖，心念一动，再吐上两人口唾沫，调得匀了，拿进房中，说道：“这是生肌灵膏，其中有无数量灵丹妙药。”

想了一想，又道：“你的脸是我刻花了的，就算回复原状，也不过和从前一般，你也不见我的好。”拿起昨日在珠宝铺中所镶的帽子，将帽上四颗明珠都拉了下来，放在左手手掌之中，问小郡主道：“这珠子怎样？”

小郡主祖上世代封王袭爵，虽然出世时沐家已破，但世家贵女，见识毕竟大非寻常，见这四颗珠子都有指头大小，的溜溜地在他掌中滚动，发出柔和珠光，浑圆无瑕，赞道：“这珠子好得很，四颗一样大小，很是难得！”

韦小宝大是得意，说道：“这是我昨天花了二千九百两银子买来的，很贵，是不是？”这四颗珠子虽然珍贵，却也不值得二千九百两，其实是九百两，他加上了二千两的虚头。当下又取过一只药钵，将珠子放入钵中，转了几转，珠子和药钵相碰，互相撞击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韦小宝拿起石杵，一杵锤将下去。

小郡主“啊”的一声，叫了出来，问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韦小宝见她神情严重，一张小脸上满是诧异之色，更是意气风发。他卖弄豪阔，原是要换来这副惊诧，当下连舂得几舂，将四颗珠子舂得粉碎，然后不住转动石杵，将珠子磨成了细粉，说道：“我倘若只将你脸蛋回复原状，不显我韦……显不出我小桂子公公的本事，定要将你脸蛋儿变得比原来美上十倍，你这十声‘好哥哥’才叫得心甘情愿，没半点勉强。”

小郡主道：“三声！怎么又变成十声了？”

韦小宝微微一笑，将珍珠粉调在绿豆糕、豌豆黄、莲蓉、蜜糖加唾沫的浆糊之中，用药杵拌得均匀。小郡主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不知他搞些什么，眼见他将四颗明珠研细，这药膏之珍贵可想而知。

韦小宝道：“四颗珠子虽贵，比起其他无价之宝的药粉来，却又算不得什么了。你的相貌本来不错，但不能说是天下第一流的，等搽了我这药膏之后，多半会变成一位天下无双，羞月闭花……”小郡主道：“羞花闭月。”她听韦小宝说错了，随口改正，但话一出口，不由得很不好意思。韦小宝用错成语，乃是家常便饭，丝毫不以为意，道：“不错，变成一个闭花羞月的小美人儿，那才好呢。”说着便抓起豆泥莲蓉珍珠糊，往她脸上涂去。

小郡主一声不响，由得他乱涂，片刻之间，一张脸上除了眼耳口鼻之外，

都给她涂得满满地，只觉这药膏甜香甚浓，并无刺鼻药味，浑不觉得难受。

韦小宝见她上当，拼命地忍住了笑，心道：“这药膏中我不拉上一泡尿，算是我客气，那是瞧在你祖宗沐英沐王爷的份上。他是开国功臣，韦小宝让他三分。”

韦小宝涂完药膏，洗干净了手，说道：“等药膏干了，我再用奇妙药粉给你洗去。三涂三洗，那你非羞月……非羞花闭月不可。”

小郡主心想：“什么‘非羞花闭月不可’，这句话好不别扭。”问道：“为什么要涂三次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三次还算是少的了，人家做酱油要九蒸九晒呢。就算是煮狗肉，也要连滚三滚。小郡主抱怨道：“你又骂我是酱油狗肉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没有‘酱油狗肉’这句话，酱油煮狗肉，那就是红烧狗肉。不用酱油，是清炖狗肉。”拿筷子挟起一片火腿，送到她嘴边，道：“吃罢！”

小郡主一来也真饿了，二来不敢得罪了他，怕他手脚不清，在自己脸上留下一条乌龟尾巴，三来见他研碎珍珠，毫不可惜，不免承他的情，微一迟疑，便张口将火腿吃了。

韦小宝大喜，赞道：“好妹子，这才乖。”小郡主道：“我不……不是你好妹子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是好姐姐。”小郡主道：“也不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是我好妈妈。”

小郡主噗哧一笑，道：“我……我怎么会是……”

韦小宝自见到她以来，直到此刻，才听到她的笑声。只是她脸上涂满了莲蓉豆泥，难见如花笑靥，但单是听着她银铃般的笑声，亦足已畅怀怡神。韦小宝说她“是我好妈妈”，其实便是骂他“小婊子”，因为他自己母亲是个妓女，但听她笑得又欢畅又温柔，不禁微觉后悔，又想：“做婊子也没什么不好，我妈妈在丽春院里赚钱，未必便贱过他妈的木头木脑沐王府中的郡主。”又挟了几片火腿喂她吃了，说道：“你如答应不逃走，我就将你手上穴道也解了。”

小郡主道：“我干么逃走？脸上刻了只小乌龟，逃出去丑也丑死了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待你得知脸上其实没有小乌龟，定然是要逃走了。那钱老板也不说几时来接她出去。宫里关着这样一个小姑娘，给人发觉了可干系不小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

正凝思间，忽听得屋外有人叫道：“桂公公，小人是康亲王府里的伴当，有事求见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！”低声道：“有人来啦，你可别出声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你知不知道？”小郡主摇了摇头。韦小宝道：“说出来可吓你一大跳。那些人个个都要害你。只有我瞧着你可怜，暂且收留了你。如果给人知道你在这里，哼哼，哼哼……”心想：“说些什么重话吓她最好！她最怕什么？”一转念间，说道：“这些恶人定要剥光你的衣衫，打你屁股。打得痛得不得了。”小郡主脸上一红眼光中果然露出恐惧之色。

韦小宝见恐吓有效，便出去开门，门外是个三十来岁的内监。

那人向韦小宝请安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小人是康亲王府里的。我们王爷说，好久不见公公，很是挂念，今日叫了戏班，请公公去王府喝酒听戏。”

韦小宝听说听戏，精神一振，但自己屋中藏着一个郡主。既怕给人撞见，又怕她声张起来，诸多不便，一时颇为踌躇。那内监道：“王爷吩咐，务必要请公公光临。今日王府中可热闹着呢，掷骰子、赌牌九，什么都有。”

韦小宝听到听戏，不过精神一振，听到赌钱，那可是精神大振了。他自从发了大财之后，跟温氏兄弟、平威他们赌钱，早已无甚趣味，掷掷骰子，只是聊胜于无，康亲王府中既有赌局，自是豪赌，那还理会什么小郡主、大郡主？当即欣然道：“好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就跟你去。”

他回入房中，将小郡主松了绑，放在床上，又将她手脚绑住了，拉过被子盖在她身上，低声道：“我有事出去，过一会儿就回来。”见她眼光中露出疑虑之意，说道：“珍珠还不够，我去珠宝铺买些，研碎了给你搽脸，那才十全十美。”小郡主道：“你……你不要去。珍珠又贵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打紧的，你好哥哥有的是钱，要叫你羞花闭月，多花几千两银子算得什么。”小郡主道：“我……我在这里很怕。”

韦小宝见她楚楚可怜，略有不忍之意，但要他不去赌钱，小郡主便再可怜十倍也没用，挟了一块工鱼干给她吃了，拿过四块八珍糕，叠起来放在她嘴上，道：“你一张嘴，便有一块糕落入口中。可得小心，糕儿一跌到枕头上，便吃不到了。”

小郡主道：“你……你别去。”嘴上有糕，说话声音细微几不可闻。

韦小宝假装没听见，从箱中取出一叠银票，塞在袋里，开门出去，把门反锁了，兴匆匆的跟着内监到康亲王府去。

一到康亲王府门口，只见大门外站立着两排侍卫，都是一身鲜明锦衣，腰佩刀剑，气概轩昂，比之韦小宝第一次来时戒备森严得多了，那自是惩于“鳌拜党徒”攻入王府之失，加强了守备。

韦小宝刚进大门，康亲王便抢着迎了出来，身子半蹲，抱住韦小宝的腰，笑道：“桂兄弟，多日不见，你可长得越来越高、越来越俊了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王爷你好。”康亲王笑道：“好什么？你也不多到我家里来玩儿。我多见你就好，少见你就不好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王爷吩咐我多来，那可求之不得。”康亲王道：“你说过的话可得算数。几时我向皇上讨个情，准你的假，咱们喝酒听戏，大闹他十天八天。就怕皇上一天也少不得你。”携了韦小宝的手，并肩走进。众侍卫一齐躬身行礼。

韦小宝大乐。他在皇宫中虽然得人奉承，毕竟只是个太监，哪有此刻和王爷携手而行的风光？

至得中门，两个满洲大官迎了出来，一个是新任领内侍卫大臣多隆，通常称之为侍卫总管的，另一个便是他的结拜哥哥索额图。索额图一跃而前，抱住了韦小宝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听说王爷今日请你，我便自告奋勇要来，咱哥儿俩热闹热闹。”侍卫总管多隆也上来着实巴结。四人一踏进大厅，廊下的吹打手便奏起乐来。韦小宝从未受人如此隆重的接待，自是眉飞色舞，差一点便手舞足蹈起来。到得二厅，厅中二十几名官员都已站在天井中迎接，都是尚书、侍郎、将军、御营亲军统领等等大官。索额图一一给他引见。

一名内监匆匆走进，打了个千，禀道：“王爷，平西王世子驾到。”

康亲王笑道：“很好！桂兄弟、你且宽坐、我去迎客。”转身出去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平西王世子？那不是吴三桂的儿子吗？他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索额图挨到他耳边，低笑道：“好兄弟，恭喜你今天又要发财啦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那得看手气怎样？”索额图笑道：“手气自然是好的。除了赌钱发财，还有一注逃不了的大财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索额图在他耳边轻声道：“吴三桂差儿子来进贡，朝中大官，个个都不落空。”韦小

宝道：“哦，吴三桂是差儿子来进贡。我可不是朝中大官。”

索额图道：“你是宫里的大官，那比朝中大官可威风得多了。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精明能干，懂事得很。”低声道：“待会吴应熊不论送你什么重礼，你都不可露出喜欢的模样，只淡淡的说：‘世子来到北京，一路上可辛苦了。’他如见你喜欢，那便没了下文。你神色冷淡，他定然当你嫌礼物轻了，明天又会重重的补上一份。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低声道：“原来这是敲竹杠的法子。”索额图低声道：“云南竹杠，不砰砰嘭嘭的敲他一顿，那就笨了。他老子坐了云贵两省，不知刮了多少民脂民膏。咱哥儿们如不帮他花花，一来对不起他老子，二来可对不起云南、贵州的老百姓哪！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正是。”

说话之间，康亲王已陪了吴应熊进来。这平西王世子二十四五岁年纪，相貌甚是英俊，步履矫捷，确是将门之子的风范。康亲王第一个便拉了韦小宝过来，说道：“小王爷，这位桂公公，是万岁爷跟前最得力的公公。上书房力擒鳌拜，便是这位桂公公的大功。”

吴三桂派在北京城里的耳目众多，京城中有何大小动静，每天都有急足持信前往昆明禀报。康熙擒拿鳌拜，是这几年来头等大事，吴应熊自然早知详情，吴三桂曾和他商议，觉得皇帝铲除权要于不动声色之间，年纪虽幼，英气已露，日后做臣子的日子，只怕不大好过。吴应熊这次奉父命来京朝觐天子，大携财物，贿赂大臣，最大的用意，是在察看康熙的性格为人，以及他下下重用的亲信大臣是何等样人物。今日来康亲王府中赴宴，没料想竟会遇上康熙手下最得宠的太监，不由得大喜，忙伸出双手，握住韦小宝的右手连连摇晃，说道：“桂公公，我……在下……（他先说了个“我”字，觉得不够恭敬：想自称“晚生”，对方年纪太小：如说“兄弟”，跟他可没这个交情，若说“卑职”，对方又不是朝中大官，自己的品位可比他高得多，急忙之中，用了句江湖口吻）在云南之时，便听到公公大名。父王跟大家谈起来，都称颂皇上英明果断，确是圣明天子，还说圣天子在位，连公公这样小小年纪，也能立此大功，令人好生仰慕。父王吩咐，命在下备了礼物，向公公表示敬意。只是大清规矩，外臣不便结交内官，在下空有此心，却不敢贸然求见。今日康王爷赐此良机，当真是不胜之喜。”他口齿便捷，一番话说得十分动听。

韦小宝听得连吴三桂这样的大人物，在万里之外竟也知道自己名字，不由得骨头大松，好在这些奉承的话也听得多了，早知如何应付，只淡淡的道：“咱们做奴才的，只是奉皇上的圣旨办事，就是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而已，有什么功劳好说？小王爷的话可太夸奖了。”心想：“索额图哥哥料事如神，这小汉奸果然一见面就提到‘礼物’二字。”

吴应熊是远客，又是平西王的世子，康亲王推他坐了首席，请韦小宝坐次席。席上大官甚多，尚书将军，个个爵高位尊，韦小宝虽然狂妄，这次席却也不敢坐，连声推辞。康亲王笑道：“桂兄弟，你是皇上身边之人，大家敬重你，那也是爱戴皇上的一番忠心，你不用再客气了。”说着将他按入椅中。索额图这时已升了国史馆大学士，官位在诸人之首，便坐在韦小宝身边，其余文武大官按品级、官职高下，依次而坐。

韦小宝忽想：“他妈的！从前丽春院嫖客摆花酒，妈妈坐在嫖客背后，顺手拿几件糕饼给我，王八们还常常把我赶开，那时只想，几时老子发了达，也到丽春院来摆一台花酒，叫老鸨、王八、小娘们都来陪酒。哪知道今日居

然有亲王、王子、尚书、将军们相陪，只可惜丽春院的老鸨、王八们见不到老子这般神气的模样。”

众人坐下喝酒。吴应熊带来的十六名随从站在长窗之侧，对席上众人敬酒、挟菜，以及仆役传送酒菜的一举一动，均是目不转睛的注视。

韦小宝略一思索，已明其理：“是了，这是平西王府中的武功高手，跟随来保护吴应熊的，生怕有人行刺下毒。沐王府的人只怕早已守在外面。待会最好双方狠狠打上一架，且看是沐王府的人赢了，还是吴三桂的手下厉害。”他一肚子的幸灾乐祸，只盼双方打得热闹非凡，斗个两败俱伤。

这情形康亲王自己瞧在眼里，他身为主人，也不好说什么。

那侍卫总管多隆武功了得，性子又直，喝得几杯酒，便道：“小王爷，你带来的这十几个随从，一定都是千中挑、万中选的武功高手了。”

吴应熊笑道：“他们有什么武功？只不过是父王府里的亲兵，一向跟着兄弟，知道兄弟的脾气，出门之时，贪图个使唤方便而已。”

多隆笑道：“小王爷这可说得太谦了。你瞧这两位太阳穴高高鼓起，内功已到了九成火候。那两位脸上、颈中肌肉纠结，一身上佳的横练功夫。还有那几位满脸油光，背上垂的大辫子，多半是假发打的，你如教他们摘下帽子来，定是秃顶无疑。”吴应熊微笑不答。

索额图笑道：“我只知多总管武功高强，没想到你还有一项会看相的本事。”

多隆笑道：“索大人有所不知。平西王当年驻兵辽东，麾下很多锦州金顶门的武官。金顶门的弟子，头上功夫十分厉害。凡是功夫练到高深之时，满脸油光，头顶却是一根头发也没有的。”康亲王笑道：“可否请世子吩咐这几位尊价，将帽子摘下来，让大家瞧瞧多总管的推测到底准不准？”吴应熊道：“多总管目光如炬，岂有不准的？这几名亲兵，的确练过金顶门的功夫，但功夫没练到家，头上头发还是不少，摘下帽子，不免令他们当众出丑，望众位大人包涵。”众人哈哈一阵大笑，既见吴应熊不愿，也就不便勉强。

韦小宝目不转睛的细看这几个人，心痒难搔：“不知那大个儿头儿有多少头发？那瘦子功夫差些，想来头发一定很多。”忽然想起一事，忍不住哈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康亲王笑问：“桂兄弟，你有什么事好笑，说出来大家听听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想金顶门的师傅们大家一定很和气，既少和人家动手，自伙里更加不会打架。”康亲王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韦小宝笑道，“大家要是气了，瞪一瞪眼睛，各人将帽儿摘了下来，你数数我头发，我数数你头发，谁的头发少，谁就本事强，头发多的人只好认输。”众人哈哈大笑，都说韦小宝的想法十分有趣。韦小宝又道：“金顶门的师傅们，想必随身都要带一把算盘，否则算起头发来可不大方便。”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一位尚书正喝了口酒，还没咽下喉去，一听此言，满口酒水喷了出来，生怕喷在桌上失礼，一低头，都喷在自己衣襟之上，不住的咳嗽。

多隆说道：“康王爷，上次鳌拜那厮的余党到你王府骚扰，听说你这几个月来着实招揽了不少高手。”康亲王右手慢慢捋着胡子，脸有得色，缓缓的道：“当真是有身份、有本事的高手，那是极难招得到的，肯应官府聘请的，多半只是二三流的角色而已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总算小王求贤若渴，除了重金礼聘之外，还帮他们办了几件事，这才请到了几个真正顶尖儿的高手。只不过每日须得好好侍候他们，可也费心得很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多隆道：“王爷聘请高人这个秘诀，可肯传授么？”康亲王微笑道：“多总管自己便是一等一的高手，还聘请武学高手来干甚么？”多隆道：“多谢王爷称赞。想那年咱们满洲武将在大校场较技，摄政亲王亲自监临，王爷和小将都曾得到摄政王的赏赐。听说这次鳌拜的余孽前来滋扰，王爷箭不虚发，亲手射死了二十多名乱党。”

康亲王微微一笑，并不答话。那日他确是发箭射死了两名天地会会众，二十多名云云，未免多了十倍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件事我是亲眼瞧见的。那时我耳边只听得飐飐乱响，前面不住大叫：‘哎唷，哎唷！’后面大叫‘好箭，好箭！’”

一个文官不明韦小宝话中意思，问道：“桂公公，怎地前面的人大叫‘哎唷’，后面的人大叫‘好箭’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康王爷射箭，百发百中，前面给射中之人大叫‘哎唷’，后面是咱们自己人，当然大赞‘好箭’了。不过叫‘好箭’之人，又比叫‘哎唷’的多了几倍，大人可知道其中缘故？”那官儿捻须道：“想必是咱们这一边的人，比之乱党要多了几倍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大人这一下猜错了。当时乱党大举来攻，康王爷以少胜多，人数是对方多。不过有些乱党给康王爷一箭射中咽喉，这一声‘哎唷’只到了喉头，钻不出口来，而康王爷箭法如神，乱党之中有不少人打从心坎里佩服出来，忍不住要大叫‘好箭’！明知不该，可便是熬不牢！”那官儿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吴应熊举起酒杯，说道：“康王爷神箭，晚生佩服之至。敬王爷一杯。”众人都举起酒杯，饮尽为敬。康亲王大喜，心想：“小桂子这小家伙知情识趣，难怪皇上喜欢他。”

多隆道：“王爷，你府中聘到了这许多武林高手，请出来大家见见如何？”

康亲王原要炫耀，便吩咐侍从：“这边再开两席，请神照上人他们出来入席。”

过不多时，后堂转出二十余人，为首一人身穿大红袈裟，是个胖大和尚。康亲王站起身来，笑道：“众位朋友，大家来喝一杯！”席上众宾见康亲王站起，也都站立相迎。

那神照上人合十笑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列位大人请坐。”说话声若洪钟，单是这份中气，便知内功修为甚是了得。余人高高矮矮，或俊或丑，分别在新设的两席中入座。

多隆既好武，又性急，不待众武师的第一巡酒喝完，便道：“王爷，小将看王府这些武林高手，个个相貌堂堂，神情威武，功夫定是极高的了。可否请这些朋友们施展一下身手？平西王世子 and 桂公公都是难得请到的贵客，料来也想瞧瞧康亲王门下的手段。”

韦小宝首先附和。吴应熊鼓掌叫好。其余欢宾也都说：“是极，是极！”

康亲王笑道，“众位朋友，许多贵宾都想见见各位的功夫，却不知怎样个练法。”

左首武师席上一个中年汉子霍地站起，朗声说道：“我只道康王爷爱重人才，这才前来投靠，哪知却将我们当作江湖上卖把式的人看待。列位大人要瞧耍猴儿、走绳索的，何不到天桥上去？告辞！”说着左手一起，击在椅背之上，拍的一声，椅背登时粉碎，大踏步便向门外走去。

众人愕然失色。

那汉子同席中一个瘦小老者身子一晃，已拦在他面前，说道：“郎师傅，

你这般说话，太也岂有此理。王爷对咱们礼敬有加，要咱们献献身手，郎师傅如果肯练，固然很好，倘若不愿，王爷也不会勉强。你在王府大厅之上拍台拍凳，打毁物件，王爷就算宽宏大量，不加罪责，别的兄弟们这张脸，却往哪里搁去？”

那姓郎的冷笑道：“人各有志。陶师傅爱在王府里耍把式，尽管耍个够。兄弟可要少陪了。”说着走上了一步。那姓陶的老者道：“你当真要走，也得向王爷磕头辞行，王爷点了头，你才得走。”那姓郎的冷笑道：“我又不是卖身给了王府的奴才，两只脚生在我自己身上，要走便走，你管得着吗？”说着向前便走。

那姓陶老者竟不让开，眼见他便要撞到自己身上，伸手便往他左臂抓去，说道：“说不得，也只好管管。”姓郎的左臂一沉，倏地翻上，往他腰里击去。姓陶的右脚飞出，踢他胸口。姓郎的右手疾伸，托在那姓陶老者踢高的右腿膝弯之中，乘势一送，向外推了出去。姓陶老者仰面便跌，总算他身手敏捷，右手在地下一撑，已然跃起，虽没跌了个仰八叉，却已出丑，一张老脸胀得通红。那姓郎汉子嘿嘿冷笑，飞步奔向厅口。

突然之间，本来空无一人的厅口多了个瘦削汉子，拱手道：“郎兄请回。”那姓郎的奔得正快，收势不住，便往他身上撞去。那瘦子却不闪避，波的一声响，两人已撞在一起，姓郎的一个踉跄，连退了三步。向左斜行两步，蓦地转右，向右首长窗奔出。将到门槛处，只见那瘦子又已拦在身前。姓郎的适才和他这一撞，知道厉害，不敢再向他撞去，急忙住足，胸膛和他胸膛相距不过两寸，鼻尖和他鼻尖已然碰了一碰。那瘦子纹丝不动，连眼睛也不瞬一下。姓郎的倏地向左闪去，可是只一站定，那瘦子便已挡在他身前。

姓郎的大怒，呼的一拳向他面门击去，两人相距既近，这一拳劲力又大，眼见那瘦子不是侧身，便须低头。却见他左掌在自己脸前一竖，拍的一声响，这一拳打在他掌心。他只手掌微弯，姓郎的已被弹得连退数步。厅上众人齐声喝彩，都道：“好功夫！”

姓郎的神色十分尴尬，走是走不脱，上前动手又和他武功相差太远，一时手足无措。那瘦子拱手道：“郎兄请坐。王爷吩咐咱们练几手，咱两个这可不是练过了吗？”说着便坐入右首一席的原位。众人又是喝彩。姓郎的满脸羞惭，低头入座。

那姓郎的这么一闹，康亲王本来大感面目无光，幸好这瘦子给他挣回了脸面，逼得这姓郎的武师回席，吩咐侍从：“拿些五十两银子的元宝来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这位师傅的武功了不起，这么一下恶……恶……恶虎拦路（他本来想说“恶狗拦路”），那家伙便说什么也走不了。不知他叫什么名字？”康亲王摸了摸腮帮，想不起这瘦子叫什么，这人几时来到王府，他心中也已全然没了影子，笑道：“小王记性不好，一时可想不起来了。”

少顷侍从托着一只大木盘，盘上垫以红绸，放了二十只五十两的大元宝，银光闪闪，甚是耀眼，站在康亲王身边。康亲王笑道：“众位武师露了功夫，该当有个彩头。这位朋友，请过来拿一只元宝去。”那瘦子走上前来，请了个安，从康亲王手中接过一只元宝。

韦小宝问道：“朋友，你贵姓？大号叫什么？”那瘦子道：“小人齐元凯，多蒙大人垂问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武功可高得很啊。”齐元凯道：“教大人见笑了。”

多隆道：“康王爷府中的武师，果然身负绝艺，咱们很想见识见识平西

王手下武师们的功夫。小王爷，你挑一人出来，跟这位齐师傅过招如何？”他见吴应熊沉吟未应，又道：“这当然是点到为止，不能伤了大家和气。谁胜谁败，都不相干。”

康亲王是个十分爱热闹的人，说道：“多总管这主意挺高。让双方武师们切磋切磋，胜的赏两只大元宝，不胜的也有一只，把元宝放在桌上罢。”

一盘十九只大元宝放在筵前，烛光照映，银气衬以红绸，更显灿烂。

康亲王笑道：“敝处仍由这位齐元凯师傅出手，平西王府中不知是哪一位师傅下场？”

众人都是兴高采烈，瞧着吴应熊手下的十六名随从，均知这虽是武师们一对一的比武，实则是康亲王和平西王两处王府的赌赛。这瘦子齐元凯适才露了这手功夫，武功确然了得，恐怕云南的武士未必有人敌得过他。

吴应熊沉吟未答。他手下十六人中有一人越众而出，向康亲王躬身说道：“启禀王爷：小人们武艺低微，决不是王爷府上这些师傅们的对手。我们随同世子来京，只是服侍世子的起居饮食。”

平西王吩咐过的，决不可得罪了京里王爷大臣们的侍从。这是平西王的将令，小人们决计不敢违犯。”康亲王笑道：“平西王可小心谨慎得很哪！今日只是演一演武，又不是打架生事。你们王爷问起，说是我定要你们出手的好了。”那人又躬身道：“王爷恕罪，小人不敢奉命。”康亲王暗暗恼怒：“你心中就只有平西王，不将我康亲王放在眼里。只怕便是皇上下旨，你也不听。”说道：“难道别人伸拳打在你们身上，你们也不还手么？”

那人道：“小人在云南常听人说，天子脚下文武百官、军民人等，个个都讲道理。我们是远地边疆的乡下人，来到京城，万事退让，说什么也不敢得罪旁人，想来别人好端端的，也不会打到我们身上。”这人身材魁梧，一脸精干之色，言辞锋利，这几句话一说，倘若康亲王定要叫手下武师挑衅，倒似是不讲道理了。

康亲王愈加恼怒，转头说道：“神照上人、齐师傅，他们云南来的朋友硬是不肯赏脸，咱们可没法子了。”

神照上人哈哈一笑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王爷，这位云南朋友只不过怕输，生怕失了脸面。难道旁人真的打到他们要害之上，他们也不还手招架？”说毕身形晃处，已站在那人身畔，笑道：“贫僧掌上力道，平平而已，但比那位要走又不走的姓郎朋友，说不定还强着这么一点儿。王爷，贫僧弄坏您厅上一块砖头，王爷不会见怪罢？”

康亲王知道众武师中以神照武功最高，内外功俱臻上乘，听他这么说，自是要显功夫来着，喜道：“上人请便，就弄坏一百块砖头，也是小事一桩。”

神照一矮身，左掌轻轻在地下一拍，提起手来时，掌上已粘了一块大青砖。这青砖一尺五寸见方，虽不甚重，却牢牢的嵌在地上，将青砖从地下吸起，平平粘在掌上，竟不落下，掌力甚是了得。韦小宝大叫一声：“好啊！”众人一齐鼓掌。

神照微微一笑，左掌一提，掌上吸力散去，那青砖便落将下来，待落到胸口之时，他两臂自外向内一合，双掌合拍，正好拍在青砖的边缘，波的一声，一块大青砖都碎成了细粒，纷纷落地。众人又是大声喝彩。大家都看了出来，青砖边缘只不过四五寸处受到掌击，但掌力弥散，竟将整块青砖震碎，最大的碎块也不过一、二寸见方，内力之劲，实是非同小可。

神照走到吴应熊那随从身畔，合十说道：“尊驾高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

“大师掌力惊人，当真令小人大开眼界。小人边鄙野人，乃是无名小卒。”神照笑道：“边鄙野人，就没姓名么？”

那人双眉一轩，脸上闪过一层怒色，但随即若无其事的道：“山野匹夫，就算有名字，也不过是阿猫、阿狗，大师知道了也是无用。”神照笑道：“阁下好涵养功夫。康亲王今日大宴宾客，高朋满座，是北京城中罕有的盛会。王爷有命，要咱们献丑，以博王爷、世子以及众位嘉宾一笑。尊驾定是不肯赐教，大扫王爷与众位大人的兴头，岂不是太也自重身价了吗？”那人道：“在下只学过几年乡下佬庄稼把式，如何是沧州铁佛寺神照上人的对手？大师定要比试，在下算是输了，大师去领两只大元宝便是。”说着转身便欲返回。

神照喝道：“且慢！贫僧定欲试试尊驾的功夫，双拳‘钟鼓齐鸣’，要打尊驾两边太阳穴，请还手罢！”那人摇了摇头。神照大喝一声，大红袈裟内僧袍的衣袖突然胀了起来，已然鼓足了劲风，双臂外掠，疾向内弯，两个碗口大的拳头便向那人两边太阳穴撞去。

众人适才见他掌碎青砖的劲力，都忍不住“咦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心想此人闪避已然不及，若不出手招架，这颗脑袋岂不便如那青砖一般，登时便给击得粉碎？

岂知那人竟然一动不动，手不抬、足不提、头不闪、目不瞬，便如是泥塑木雕一般。神照上人出手之际，原只想逼得他还手。并无伤他性命之意，双拳将到他太阳穴上，却见他呆呆的不动，心中一惊：“我这两拳击出，几有千斤之力。平西王世子是康亲王的贵宾，倘若鲁莽打死了他的随从，可大大不妥。”便在双拳将碰上他肌肤之际，急忙向上一提，呼的一声响，从他两边太阳穴畔擦过，僧袍拂在他面上。那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师好拳法！”

厅上众人都瞧得呆了，心想此人定力之强，委实大非寻常，倘若神照上人这两拳不是中途转向。而是击在他太阳穴上，此刻哪里还有命在？这人以自己性命当儿戏，简直疯了。

神照拳劲急转，震得双臂一酸，不由得向他瞪视半晌，不知眼前此人到底是个狂人，还是白痴，倘若就此归座，未免下不了台，说道：“尊驾定是不给面子，贫僧无法可想，只好得罪。下一拳‘黑虎偷心’，要打向尊驾胸口。”“钟鼓齐鸣”、“黑虎偷心”这些招数，原是最粗浅的拳招，寻常学过几个月武功的人都曾练过，他又在发拳之前先叫了出来，本意只是要以劲力取胜，而使用最粗浅的功夫，也颇有瞧不起对手之意。

那人微微一笑，并不答话。神照心下有气，寻思：“我这一拳将你打成内伤，并不立毙于当场，却叫你三四天之后才死，那就不算扫了平西王的脸面。”坐个马步，大声吆喝，右拳呼的一声打了出去，拍的一声，正中他胸口。那人身子一晃，退了一步，笑道：“大师赢了，我已退了一步。”神照这一拳虽未用全力，却也是劲道甚厉，不料这人浑如不觉，这两句话说来轻描淡写，显然全没受伤。文官们不懂其中道理，但学武之人，个个都知他是有意容让。韦小宝不文不武，也就在似懂非懂之间。

神照自负在武林中颇具声望，怎肯就此算赢？他脸面涌上一层隐隐黑气，说道：“那么再吃我一拳。”呼的一拳，仍向他胸口击去，这一次用上了六成劲力，纵然将他打得口喷鲜血，那是他自讨苦吃，那也是无可奈何了。

神照这一拳将抵那人衣襟，那人胸部突然一缩，身子向后飘出半丈，似乎给拳力震了出去，其实是乘势避开他的拳劲。神照这一拳又打了个空，愈

益恼怒，抢上两步，大喝一声，右腿飞起，向他小腹猛踢过去。那人叫道：“啊哟！”眼见这一腿已非踢中不可。

众人不约而同的都站了起来，只见那人身子向后，双足恰如钉在地上一般，身子齐着膝盖折屈，自大脚以至脑袋，大半个身子便如是一根大木头横空而架，离地尺许。神照这一腿踢了个空，在他双腿之上数寸处凌空踢过。神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鸳鸯连环，左腿“乌龙扫地”，掠地横扫，踢他双腿胫骨。那人姿势不变，仍是摆着那“铁板桥”势，双足一蹬，全身向上搬了一尺。神照的左腿在他脚底扫过。那人稳稳落下，身子仍不站直。

厅上众人彩声如雷。神照到此地步，已知自己功夫和他差着老大一截，对方倘若还手，自己势必输得一塌糊涂，只得合十说道：“好功夫，佩服、佩服！”那人站直身子，躬身还礼，说道：“大师拳脚劲道厉害之极，在下不敢招架，只有闪避。”

康亲王道：“两人武功都是极高。世子殿下，尊价客气得很，一定不肯还手，比武是比不成了。来啊，两人都领两只大元宝去。”那人躬身道：“无功不受禄。”神照见他不肯去拿元宝，自己也不便上前具领。康亲王转头向侍问道：“给两位送过去。”那人这才谢了赏钱，神照也讪讪的收了。

康亲王明知刚才这一场虽非正式比武，其实是己方输了，也赏两锭大银给神照，不过既替他遮羞，也为自己掩饰，表示不分胜败。他心有不甘，又看得太不过瘾，心想：“这高个儿的功夫固然不错，但吴应熊带来的其余随从，定然及不上他。我手下众武师却各有惊人绝艺，单是那齐元凯的功夫，比之神照和尚恐怕就只高不低。”他本来称神照为上人，适才一显武功之后，心中对他打了折扣，“上人”登时变成了“和尚”，朗声道：“刚才比武没比成，不免有点……有点那个美中不足。齐师傅，请你邀十五位武师，大家拿了兵刃，十六个对十六个，跟平两王世子带来的十六位随从过过招。小王爷，你吩咐他们亮兵刃罢！”

吴应熊道：“来到王爷府上作客，怎敢携带兵刃？”康亲王笑道：“世子可太客气了。令尊和小王都是武将，一生在刀枪剑戟之间讨生活，可不用这些婆婆妈妈的忌讳。来啊，把十八般兵器都拿几件来，让平西王府的高手们挑选。”

康亲王本是战将，从关外直打到中原，府中兵刃一应俱全。一声呼唤，众侍从登时去搬了一大堆兵器出来，长长短短，都放在那十六名侍从面前。

齐元凯邀集了十四名武师，却要神照率领。神照要挣回面子，只客气了几句，便不再推辞，心想：“好歹也要砍伤几个南蛮子，出一口胸中恶气。”什么平西王世子是客、须得顾全他的脸面等等，早已全然置之脑后。这时神照、齐无凯等人的兵刃，也已由手下拿到了厅上。神照双掌之间倒挟两柄青钢戒刀，向康亲王一席合十行礼。

康亲王等微微欠身，颌首还礼。

韦小宝心下得意：“他妈的，这些人个个武艺高强，是江湖上大有来头的人物，却要向老子行礼。老子大模大样的坐着，点一点头就算了事，可比他们威风十倍了。”

神照转过身来，大声道：“云南来的朋友，挑兵刃罢！”先前接过他五招的高身材汉子说道：“我们奉有平西王将令，在北京城里，决不和人动手。”神照道：“别人钢刀砍到头上，难道也小处手？别人要砍下你们的脑袋，你们只是伸长了脖子？还是将脑袋缩进了脖子去？”此言一出，平西王府的众

随从均有怒色。说他们将脑袋缩进脖子，自是骂他们为乌龟了。那为首的长身汉子却仍淡淡的道：“平西王军令如山。我们犯了将令，回到云南，一样也要砍头。”

神照道：“好，咱们就试试。”他招了招手，将十五名武师召在大厅一角，低声商议。神照悄声道：“咱们将兵刃尽往他们身上要害招呼，瞧他们还不还手？”齐元凯道：“当真伤了人，那可不妥。咱们只是逼他们还手。”另一人道：“大家手下留神些。”神照喝道：“好，动手罢！”一声长啸，舞动戒刀，白光闪闪，抢先向平西王府十六名随从砍杀过去。其余十五人或使长剑，或挺花枪，或挥钢鞭，或举铜锤，十六般兵刃纷纷使动。

那十六名随从竟然挺立不动，双臂垂下，手掌平贴大腿外侧，目光向前平视，对康王府十六名武师的进袭恍若不见。

那十六名武师眼见对方不动，都要在康亲王和众宾之前卖弄手段，各人施展兵刃上最精熟巧妙的招数，斜劈直刺，横砍倒打，兵刃反映烛光，十六般兵器舞了开来，呼呼风声，组成一张光幕，将十六名随从围在垓心。

众文官不住说：“小心！小心！”武学之士见这些兵刃每一招都是递向对方要害，往往只数寸之差，不要多用上半分力气，立时便送了对方性命，尽皆心惊。

那十六名随从向前瞪视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对方倘若真要下手，也只好将性命送了。

神照等人的兵刃越使越快，偶尔兵刃互相撞击，便火花四溅，叮当作声，这一来更增危险。他们虽然无意杀伤平西王的手下，但刀剑鞭锤互相碰撞，劲力既大，相距又如此之近，反弹出去伤到了人，却不由自主。

果然拍的一声，一柄铁铜和另一人的铜锤相撞，荡了出去，打中一名平西王府随从的肩头。跟着有人挥刀斜劈，在一名随从右脸旁数寸处掠过，旁边长剑削来，刀剑相交，钢刀回转，砍在那随从脸上，立时鲜血长流。两名随从受伤不轻，仍是一声不哼，直立不动。

康亲王知道再搞下去，受伤的更多，又见比武不成，有些扫兴，叫道：“好武功，好武功！大家收手罢！”

神照一声大叫，两柄戒刀横掠过去。将一名随从的帽子劈了下来。余人跟着学样，刀枪剑戟，纷纷将众随从的帽子击落。十六人哈哈大笑，收起兵刃，向后跃开。

韦小宝见那些随从之中果然有七个是秃顶，头上亮得发光，不禁拍手大笑，说道：“多总管，你眼光真准，果然是一大批秃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一瞥眼间，只见平西王府的十六名随从仍是挺立不动，但脸上恼怒之极，眼中如欲喷出火来。

韦小宝自幼在市井中厮混，自然而然的深通光棍之道，觉得神照这批人做事太不漂亮，没给人留半分面子。市井间流氓无赖尽管偷抢拐骗，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干，但与人争竞，总是留下三分余地，大江南北，到处皆然，妓院中遇上痴迷的嫖客，将携来的成万两银子在窑姐儿身上散光，老鸨还是给他几十两银子的盘缠，以免他流落异乡，若非挺而走险，便是上吊投河。那也不是这些流氓无赖良心真好，而是免得事情闹大，后患可虑。

韦小宝与人赌钱，使手法骗干了对方的银钱，倘若赢他一两，最后便让他赢回一二钱；倘若赢了一百文，最后总给他翻本赢回一二十文。一来以便下回还有生意，二来教对方不起疑心，又免得他老羞成怒，拔出老拳来打架。

他见到平西王府众随从的神情，心下老大过意不去，便即离座走到众人身前，俯身拾起那长身汉子的帽子，说道：“老兄当真了不起。”双手捧了，给他戴在头上。那人躬身道：“多谢！”

韦小宝跟着将十五顶帽子一顶顶拣起，笑道：“他们这样子，岂不是得罪了朋友吗？”他分不清楚哪一顶帽子是准的，捧在手里，让各人取来戴上。

这些随从眼见韦小宝坐于本府世子身侧，是康亲王这次宴请的大贵客，虽然年纪幼小，但席上人人对他十分恭敬，先前已听人说起，是擒杀鳌拜的桂公公，见他替自己抬帽子，忙请安行礼，连说：“不敢当，折杀小人了！”

韦小宝对平西王府之人本来毫无好感，原盼吴三桂的手下倒个大霉，但神照等人一再进逼，这些人始终容忍，激发了他锄强扶弱之意，见他们感激之情十分真诚，心下更喜，转头向康亲王道：“王爷，向你借几两银子使使。”康亲王笑道：“桂兄弟尽管拿去使，五万两够了吗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哪用得着这许多？”向王府的一名侍从道：“快去买十六顶最好的帽子来，越快越好！”那侍从答应着去了。吴应熊拱手道：“桂公公爱屋及乌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韦小宝拱手还礼，心道：“什么爱屋及乌？及什么乌，及你这只小乌龟吗？”

康亲王见神照等人削落平西王府众随从的帽子，心中也早觉未免过分，生怕得罪了吴应熊，但如出口道歉，又觉不妥。韦小宝这么一来，深得其心，说道：“来人哪！吴世子的手下，每人赏五十两银子。”又想：“单赏对方，岂不教我手下的众武师失了面子？”又道：“咱们府里的十六位武师，每人也是五十两银子！”大厅之上，欢声大作。

索额图站起身来，给席上众人都斟了酒，说道：“小王爷，令尊用兵如神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令尊军令森严，部属人人效死，无怪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来来来，大伙儿遥敬平西王一杯！”

吴应熊急忙站起，举杯道：“晚生谨代家严饮酒，多谢各位厚意。”众人都举杯饮干。吴应熊又道：“家严镇守南疆，边陲平靖，那是赖圣上洪福，再加朝中王公大臣措置得宜，指导有方。家严只是尽忠为皇上效力，秉承朝中各位王公大臣的训示，不敢偷懒而已。实不敢说有什么功劳。”

酒过数巡，王府侍从已将十六顶帽子买来，双手捧上，送到韦小宝面前。韦小宝向康亲王笑道：“王爷，你府中的师傅们失手打落了人家的帽子，你该赔还一顶新帽子罢。”康亲王笑道：“当得，当得，还是桂兄弟想得周到。”吩咐侍从，将帽子给吴应熊的随从送去。众随从接过了，躬身道：“谢王爷，谢桂公公！”将帽子折好放在怀内，头上仍是戴着旧帽。康亲王和索额图对望了一眼，知道这些人不换新帽，乃是尊重吴应熊的意思。

又饮了一会，王府戏班子出来献技。康亲王要吴应熊点戏。吴应熊点了出《满床笏》，那是郭于仪做寿，七子八婿上寿的热闹戏。郭子仪大富贵亦寿考，以功名令终，君臣十分相得。吴应熊点这出戏，既可说祝贺康亲王，也是为他爹爹吴三桂自况，颇为得体。

康亲王待他点罢，将戏牌子递给韦小宝，道：“桂兄弟，你也点一出。”韦小宝不识得戏牌上的字，笑道：“我可不会点了，王爷，你代我点一出，要打得结棍的武戏。”尿亲王笑道：“小兄弟爱看武戏，嗯，咱们来一出少年英雄打败大人的戏，就像小兄弟擒住鳌拜一样。是了，咱们演《白水滩》，小英雄十一郎，只打得青面虎落花流水。”

《满床笏》和《白水滩》演罢，第三出是《游园惊梦》。两个旦角啊啊

啊的唱个不休，韦小宝听得不知所云，不耐烦起来，便走下席去，见边厅中有几张桌子旁已有人在赌钱，有的是牌九，有的是骰子。骰子桌上做庄的是一名军官，是康亲王的部属，面前已赢了一大堆银子，见韦小宝走近，笑道：“桂公公，您也来玩几手？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好！”瞥眼间见吴应熊手下那高个子站在一旁，心中对此人颇有好感，便向他招了招手。那人抢上一步，道：“桂公公有什么吩咐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赌台上没父子，你不用客气。老哥贵姓，大号怎么称呼？”刚才神照问他，他不肯答复，但韦小宝在众宾客之前很给了他们面子，问得又客气，便道：“小人姓杨，叫杨溢之。”韦小宝不知“溢之”两字是什么意思，随口道：“好名字，好名字！杨家英雄最多，杨老令公、杨六郎、杨宗保、杨文广、杨家将个个是英雄好汉。杨大哥，咱哥儿来合伙赌一赌！”

杨溢之听他称赞扬家祖宗，心中甚喜，微笑道：“小人不大会赌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怕什么？我来教你！你那两只大元宝拿出来。”杨溢之便将康亲王所赏的那两只元宝拿了出来。韦小宝从怀里摸出一张银票，往桌上一放，笑道：“我和这位杨兄合伙，押一百两！”庄家笑道，“好，越多越好！”他们赌的是两粒骰子，一掷定输赢。庄家骰子掷下来，凑成张和牌，韦小宝掷了个七点，给吃了一百两银子。韦小宝道：“再押，一百两！”这一次却赢了。

掷得十六七手后，来来去去，老没输赢。韦小宝焦躁起来：“我输几百两银子不打紧，累得这姓杨的输了那两只元宝，可对不住人。”一手掷出一个六点，已输了九成，不料庄家掷了个五点。韦小宝哈哈大笑，此后连赢几铺，一百两变二百两，二百两变四百两，三把骰子，已赢了四百两银子。

做庄的那军官笑道：“桂公公好手气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你说我好手气吗？咱们再试两把！”将四百两银子往前一推，一把骰子掷下去，出来一只四六。庄家掷成个长三，又是输了。韦小宝转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们再押不押？”杨溢之道：“但凭桂公公的主意。”

韦小宝原来的四百两银子再加赔来的四百两，一共八百两银子，向前一推，笑道：“索性赌得爽快些。”喝一声：“赔来！”

骰子掷下去，骨溜溜的乱转，过得片刻，一粒骰子已转成了六点，另一粒却兀自不住滚动。韦小宝手上使了暗劲，要这粒骰子也成六点，成为一张天牌，但骰子不是自己带来的，他掷骰的本事毕竟没练到炉火纯青，那粒骰子定将下来，却是两点，八点是输多赢少的了。韦小宝大骂：“直你娘的臭骰子，这么不帮忙。”

庄家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桂公公，这次只怕要吃你的了。”一把掷下去，一粒骰子是五点，另一粒转个不休。韦小宝叫道：“二，二，二！”这一粒骰子掷出来倘若是一点，那是么五，三点则凑成八点，八吃八，庄家赢，四点则成九点，五点凑成梅花，六点凑成牛头，都比他的八大，只有掷出个两点，庄家才输了。韦小宝不住吆喝，说也凑巧，骰子连翻几个身，在碗中定下来，果然是两点。

韦小宝大喜，笑道：“将军，你今天手气不大好。”那军官笑道：“霉庄，霉庄。桂公正当时得令，什么事都得得心应手，自然赌你不过。”赔了三张二百两银票，再加上两只一百两的元宝。

韦小宝手中捏了把汗，笑道：“叨光，叨光！”向杨溢之道：“杨大哥，咱们没出息，摘青果子，可不赌啦。”将八百两银子往他手中一塞。

杨溢之平白无端的发了一注财，心下甚喜，道：“桂公公，这位将军是什么官名？”韦小宝一怔，低声道：“倒没问起。”转头问那军官道：“大将军，你尊姓大名啊？”那军官笑逐颜开，站起身“来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小将江百胜，记名总兵，一直在康亲王爷麾下办事的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江将军，你打仗是百战百胜，赌钱可不大成。”江百胜笑道：“小将和旁人赌，差不多也说得是百战百胜。只不过强中还有强中手，今天遇上公公，江百胜变成江百败了。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走了开去，忽然心想：“那姓杨的为什么要我问庄家名字？”一沉吟间，远远侧眼瞧那江百胜掷骰子的手法，只见他提骰、转腕、弯指、发骰，手法极是熟练，正是江湖上赌钱的一等一好手，适才赌得兴起，没加留神，登时恍然大悟：“原来这家伙是故意输给我的。怪不得我连赢五记，哪有当真这么运气好的？他妈的，老子钱多，不在乎输赢，否则的话，一下场就知道了。这云南姓杨的懂得窍门，他也不是羊牯，是杀羊的。”

又想：“为什么连一个素不相识的记名总兵，也要故意输钱给我？自然因为我在皇上跟前有面子，大家盼我为他们说好话。就算不说好话，至少也不捣他们的蛋。操你奶奶的，他花一千四百两银子，讨得老子的欢心，可便宜得紧哪！”

他既知人家在故意输钱，胜之不武，也就不再去赌，又回到席上，吃菜听戏。这时唱的是一出《思凡》，一个尼姑又做又唱，旁边的人又不住叫好，韦小宝不知她在捣什么鬼，大感气闷，又站起身来。

康亲王笑道：“小兄弟想玩些什么？不用客气，尽管吩咐好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自己找乐子，你不用客气。”眼见廊下众人呼么喝六，赌得甚是热闹，心下又有些痒痒地，心想：“眼不见为净：今日是不赌的了。”

他上次来过康亲王府，依稀识得就中房舍大概，顺步向后堂走去。

府中到处灯烛辉煌，王府中众人一见到他，便恭恭敬敬的垂手而立。韦小宝信步而行，忽然便急，想要小解，他也懒得问人厕所的所在，见左首是个小花园，推开长窗，到了黑暗角落里，拉开裤子，正要小便，忽听得隔着花丛有人低声说话。

一人说道：“银子先拿来，我才带你去。”另一人道：“你带我去，找到了那东西，银子自然不会少你的。”先一人道：“先银后货。你拿到东西后，要是不给银子，我又到哪里找你去？”另一人道：“好。这里是一千两银子，先付一成。”韦小宝心中一动：“一千两银子只是一成，那是什么要紧物事？”当即忍住小便，侧耳倾听。

只听那人道：“先付一半，否则这件事作罢。这是搬脑袋的大事，你当好玩吗？”另一人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，五千两银票，你先收下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多谢。”跟着发出悉索之声，当是在数银票，接着道，“跟我来！”

韦小宝好奇心起，寻思：“什么搬脑袋的大事、倒不可不跟去瞧瞧。”听得二人脚步声向西走去，便从花丛中溜了出来，远远跟在后面。眼见两人背影在花丛树木间躲躲闪闪，走得数丈，便停步左右察看，生怕给人发觉。韦小宝心想，“鬼鬼祟祟，干的定然不是好事。康亲王待我极好，今晚给他拿两个贼骨头，也显得我桂公公的手段。”第一摸，摸一摸靴桶子中那柄削铁如泥的匕首；第二摸，摸一摸身上那件刀枪不入的宝贝背心，胆子又大了些。只见两人穿过花园，走进了一间精致的小屋。韦小宝蹑着脚步走近，见雕花的窗格中透出灯光，绕到窗后，伸手指蘸了唾液，湿了窗纸，就一只眼

向内张去。

里面是座佛堂，供着一尊如来佛像，神座前点着油灯。一个仆役打扮的人低声道：“我花了一年多时光，才查到这件物事的所在，你这一万两银子。可不是好赚的。”另一人背向韦小宝，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那仆役道：“拿来！”那人转过身来，问道：“拿什么？”这人脸孔瘦削，正是适才在大厅上阻止那姓郎武师出去的齐元凯。那仆役笑道：“齐师傅明知故问了，自然是男五千两啦。”齐元凯道：“你倒厉害得很。”从怀中取了一叠银票出来。那仆役在灯光下一张张的查看。

韦小宝心中害怕，知道这齐元凯武功甚高，而他们所干的定是一件干系重大的勾当，倘若给知觉了，立刻便会杀了自己灭口，心中一急，一泡尿就撒了出来，索性顺其自然，让尿水顺着大腿流下，倒没半点声息。

那仆役数完了银票，笑道：“不错。”压低了声音，在齐元凯耳边说了几句话，齐元凯连连点头，韦小宝却一句也没听见。

只见齐元凯突然纵起，跃上供桌，回头看了看，便伸手到佛像的左耳中去摸索。他掏了一会，取了一件小小物事出来，跃下地来，举起在烛光下一看，却是一枚钥匙，金光闪闪，似是黄金所铸。但这钥匙不过小指头长短，还不足一两黄金。齐元凯笑容满面，低下头来数砖头，横数了十几块，又直数了十几块，俯下身来，从靴桶中取出一柄短刀，将一块方砖撬起、低低的欢呼了一声。那仆役道：“货真价实，没骗你罢！”

齐元凯不答，将金钥匙轻轻往下插去，想是方砖之下有个锁孔。喀的一声，锁已打开。齐元凯一呆，说道，“怎么拉不开，恐怕不对。”那仆人道：“怎么会拉不开？王爷亲自开锁，我在窗外看得清清楚楚的。”说着俯下身去，拉住了什么东西，向上一提。

蓦听得飐的一声，一枝机弩从下面射了出来。正中那仆人胸口。那仆人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向后便倒，手中提着的那块铁盖也脱手飞出。齐元凯斜身探手，接住铁盖，免得掉在地下，发出巨响。他蹲在那仆人身后，右手按住了他嘴，防他呻吟呼叫，惊动旁人，左手握着仆人的左腕，又伸到地洞中掏摸。

韦小宝看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：“原来地洞中另有机关，这姓齐的可厉害得很。”

这一次不再有机弩射出。齐元凯自己伸手进去，摸出了一包物事，却是个包袱。他右手一甩，将那仆人推在地下，长身站起，右足一抬，已踏在那仆人口上，不让他出声，侧身将包袱放上神座的供桌，打了开来。

韦小宝深深吸了口气，只见包袱中是一部经书。世上书本何止万千，他识得书名的，却只有《四十二章经》一部，而这一部却正便是《四十二章经》。经书形状，和罄拜府中抄出来的一模一样，只是书函用红绸子制成。

齐元凯迅速将经书仍用包袱包好，提起左足，在那弩箭尾上用力一踹，扑的一声轻响，弩箭没入了那仆役胸中。那仆役本已重伤，这一来自然立时毙命，嘴巴又被他右脚踏着，只一声闷哼。身上扭了几下，便不动了。

韦小宝只吓得心中怦怦乱跳，小便本已撒完，这时禁不住又撒了许多在裤裆之中。

只见齐元凯俯身到仆役怀中取回银票，放入自己怀里，冷笑道：“你这可发财哪！”微一沉吟，将金钥匙放入那仆役尸首的右掌心，卷起死尸的手指拿住钥匙，这才快步纵出。韦小宝心想：“他这就要逃，我要不要声张？”

突然间人影一晃，齐元凯已上了屋顶。韦小宝缩成一团，不敢有丝毫动弹，却听得屋顶有搬动瓦片之声，过得片刻，齐元凯又跃了下来，大模大样的走了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是了，他将经书藏在瓦下，回头再来拿，哼，可没这么便宜。”候了一会，等齐元凯去远，他可没能耐一下子便跃上屋顶，沿着廊下柱子爬上，攀住屋檐，这才翻身上了屋顶，回想适才瓦片响动的所在，翻得十几张瓦片，夜色朦胧中已见到包袱的一角。

他将包袱取出，仍将瓦片盖好，寻思：“这部《四十二章经》到底为什么这样值钱？老乌龟，皇太后，这姓齐的，还有鳌拜、康亲王，个个都当它是无价之宝。我韦小宝若不顺手牵羊，发这注横财，这韦字可是白姓了。”解开包袱，将经书乎平塞在腰间，收紧腰带。他袍子本来宽大，竟一点也看不出来，将包袱掷入花丛，又回去大厅。

大厅上仍和他离去时一模一样，赌钱的赌钱，听曲的听曲，饰尼姑的旦角兀自在扭扭捏捏的唱个不休。韦小宝问索额图：“这女子装模作样，搞什么鬼？”

索额图笑道：“这小尼姑在庵里想男人，要逃下山嫁人，你瞧她脸上春意荡漾，媚眼一个一个的甩过来……”突然想起韦小宝是太监，不能跟他多讲男女之事，以免惹他烦恼，说道：“这出戏没什么好玩。桂公公（他二人虽是结拜兄弟，但在外人之前，决不以兄弟相称），我给你另点一出，嗯，咱们来一出《雅观楼》，李存孝打虎，少年英雄，非同小可。然后再来一出‘钟馗嫁妹’，钟馗手下那五个小鬼，武打功夫热闹之极，”

韦小宝拍手叫好，说道：“只是我赶着回宫，怕来不及瞧。”

一斜眼间，见齐元凯正在和一名武师豁拳，“五经魁首”，“八仙过海”，叫得甚是起劲。他豁了一会拳，大声问道：“神照上人，那姓郎的家伙呢？”席上众武师都道：“好久没见他了，只怕溜了。”神照冷笑道：“这人不识抬举，谅他也没脸在王府里再耽下去。”齐元凯道：“多半是溜了，这人鬼鬼祟祟，别偷了什么东西走才好。”一名武师道：“那可难说得很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这姓齐的做事周到之极，先让那姓郎的丢个大脸，逼得他非悄悄溜走不可。待得王府中发见死了人，丢了东西，自然谁都会疑心到姓郎的身上。很好，这一个乖须得学学，干事之前，先得找好替死鬼。”

眼见天色已晚，侍卫总管多隆起身告辞，说要入宫值班。韦小宝跟着告辞。康亲王不敢多留，笑嘻嘻的送两人出去。吴应熊、索额图等人也都直送到大门口。

韦小宝刚入轿坐定，杨溢之走上前来，双手托住一个包袱，说道：“我们世子送给公公一点微礼，还望公公不嫌菲薄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多谢了。”双手接过，笑道：“杨大哥，咱们一见如故，我当你是好朋友，倘若给你赏钱什么，那是瞧你不起了。改天有空，我请你喝酒。”杨溢之大喜，笑道：“公公已赏了七百两银子，难道还不够么？”韦小宝大笑，说道：“这是人家代掏腰包，作不得数。”

轿子行出巷子不远，韦小宝性急，命轿夫停轿，提起灯笼在轿外照着，便打开包袱来看礼物，见是三只锦盒，一只盒中装的是一对翡翠鸡，一公一母，雕工极是精细；另一盒装着两串明珠，每一串都是一百粒，虽没他研碎了给小郡主涂脸的珍珠那么大，难得是两百颗一般大小，浑圆无暇，他心中一喜：“我骗小郡主说去买珍珠，吴应熊刚好给我圆谎。”第三只锦盒中装

的却是金票，每张黄金十两，一共四十张，乃是四百两黄金。

韦小宝心道：“下次见到吴应熊这小汉奸，我只冷冷淡淡的随口谢他一声，显得嫌他的礼物也太差劲，他非再大大补一笔不可。这是索大哥所教的妙法。这小汉奸要是假装不懂，老子就挑他的眼：‘喂，小王爷，你送了我一对小小绿鸡儿，倒也挺有趣的，就只不怎么像鸡。’小汉奸一定要问，‘桂公公，怎地不像鸡哪？’老子就说：‘世上的公鸡母鸡，哪有这么小的？麻雀儿也还大得多。再说，绿色的鹦鹉、孔雀倒见得多了，绿鸡就是没见过，不知你们云南有没有？’小汉奸只有苦笑。老子又说：‘就算有绿鸡，公鸡的鸡冠总该是红的罢？话又说回来啦，这母鸡老是不下蛋，那算是什么宝贝了？’哈哈，哈哈！”

韦小宝回到皇宫，匆匆来到自己屋里，闩上了门，点亮蜡烛，揭开帐子，笑道：“等得好气闷吗？”只见小郡主一动不动的躺着。双眼睁得大大地，嘴上仍是叠着那几块糕饼，竟一块也没吃。他取出那两串珍珠，笑道：“你瞧我给你买了这两串珍珠，研成了末给你一搽上，你若不是天下第一的小美人儿，我不姓……不姓桂！你饿不饿？怎么不吃糕？我扶你起来吃罢！”伸手去扶她坐起，突然间肋下一麻，跟着胸口又是一阵疼痛。

韦小宝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双膝一软，坐倒在地，全身酸麻，动弹不得。

注：本回回目“每从高会厕诸公”的“厕”字，是“混杂在一起”的意思。《史记乐毅传》：“厕之宾客之中。”

